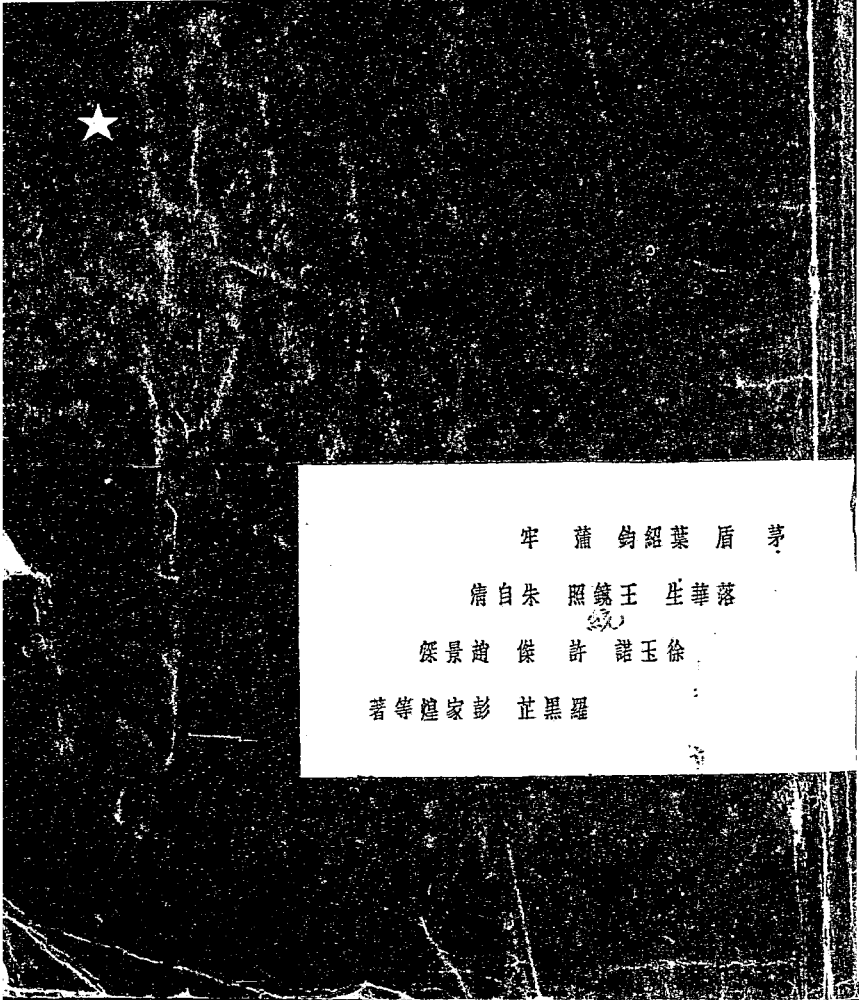


小說

中華民國新文藝叢刊



茅盾葉紹鈞蕭軍

落華生王鏡照朱自清

徐玉諾許傑趙景深

羅黑芷彭家煌等著



3 0528 2929 2

小引

新文藝運動的前驅，要推小說，可是在新青年雜誌的時代，大部份的創作小說，還不脫鴛鴦蝴蝶派的窠臼，而且描寫黑幕以引人入勝，還談不上文學的作品。到新青年新潮等雜誌的時候，創作小說漸漸地多起來了。在民國十年，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大事革新小說月報，在從前所登載的，不是才子佳人的小說，便是瓜架豈棚的掌故。那時卻成爲新小說的中心，差不多一切文學研究會的健將，都是在這本雜誌上露頭角的。文學研究會因爲是最早提倡新文藝的團體，一時濟濟跼跼，人才極盛，如葉紹鈞（聖陶）、謝婉瑩（冰心）、許地山（落華生）、王統照等，都博得一般青年們的嚮往。後來又出了文學週報，其中大部份的寫作者，也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國內的新文藝團體，文學研究會可以獨執牛耳了。會員的作品，差不多全由國內的大出版家商務印書館出版，自然勢力也非常雄厚。那時和文學研究會站在相對地位的，是創造社，兩方面的人才也很相像，可以說旗鼓相當。但是創造社的作家，富於熱烈奔放的感情，兼有浪漫頹廢的行爲，爲一般保守派的人士所

不喜。而文學研究會的諸家作品，尤其在小說方面，和平中正，彷彿深得中庸之道，大概老先生讀了，也不會有什麼非議。在這一點上，所以文學研究會的作風，一時瀰漫了民國十三四年的中國中等學校裏。

文學研究會的主張，據一般人的意見，以為文學研究會是『爲人生的藝術』和創造社的『爲藝術的藝術』是對立的。這一個理論，當然也有一部份的理由。在文學研究會的發起宣言裏，他們提出了三點主張：一是聯絡感情，二是增進智識，三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這三點主張，是很空泛而平淡的，因為他始終沒有說明他們著作的目標，我們也不能從這裏看到他們共同的主張。我們還是看他們自己怎樣說。沈雁冰（矛盾）是文學研究會最早的發起人，也是關係最深切的一位。他給良友圖書公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小說一集，在導言裏這樣說：『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自始即不會提出集團的主張，後來也永遠不會有過。它不像外國各時代文學上新運動初期的一些具有確定的綱領的文學會，它實在正像它宣言所希望似的，是一個著作同業公會……；同時也因爲只是著作同業公會的性質，所以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從來不會有過對於某種文學理論的團

體的行動，而且文學研究會對於它的會員，也從來不加以團體的約束；會員個人發表過許多不同的對於文學的意見，然而團體只說過一句話，就是宣言裏的「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這一句話，不妨說是文學研究會集團名下有關係的人們的共通的基本的態度。這一個態度，在當時是被理解作「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這個態度，在冰心、盧隱、王統照、葉紹鈞、落華生，以及其他許多被目爲文學研究會派的作家的作品裏，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從沈雁冰的話裏，我們可以知道，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在有意無意之間，的確是向「爲人生的藝術」路上走。但是文學研究會的份子也太龐雜了，到得後來，經不起時代狂浪的衝擊，它不特離開了最初的主張，而且作家也分化了。就是沈雁冰自己，他的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跟早期文學研究會的長篇小說一葉（王統照作）相較，也要爽然自驚吧？

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時期在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十一月，地點是在北平。它在最初發表過一篇宣言，由周作人、朱希祖、耿濟之、鄭振鐸、瞿世英、王統照、沈雁冰、蔣百里、葉紹鈞、郭紹虞、孫伏園、許

地山等十二人署名，宣言是由周作人起草的。一時加入的頗形踴躍，上海和廣州先後成立了分會，也出過刊物。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革新後，兩個主編者沈雁冰和鄭振鐸，都是文學研究會的主要人物，所以小說月報更成了文學研究會活動的中心。到了國民革命北伐的時候，文學研究會的份子既然分化起來，當然分道揚鑣，文學研究會已真的像一個著作同業公會的模樣，它那出版的東西，也不像先前那樣豐富了。小說月報也漸漸成爲國內新文藝的中心雜誌，不復是文學研究會會員的舞台。一二八的炸彈，結束了小說月報，也結束了文學研究會最後的陣營。到北平的文學季刊（立達書局）和上海的文學（生活書店）出現時，已另換一批面目了。

文學研究會的人物，主要的都被收羅在本編裏，兩位女作家冰心和廬隱，因爲另有丁編，暫且割愛。我們現在依次介紹下去吧。

葉紹鈞，字聖陶，江蘇吳縣人，早年的生活，完全在小學校裏執教鞭，所以他的小說，描寫小學教師最深切，從幾本短篇集和長篇的倪煥之裏，都可以看得出來。他是一個多產的而且前進的作家，在文學研究會中，可稱白眉，他的小說，反映着小市民智識份子的灰色生活。他站在客觀的立場，用

寫實的手腕，冷靜地描寫着卑瑣的事跡。他的作品，有隔膜、火災線、下城中、未厭集、倪煥之（長篇）等。這裏選了飯和潘先生在難中兩篇。前者寫鄉村小學的教師，後者寫小鎮裏醉生夢死的小市民，都恰到好處。

茅盾，即沈雁冰。他在主編小說月報時代，只是一個文學的介紹者和批評者，自己很少創作。可是從事國民革命失望歸來，首先用了茅盾的筆名，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滅幻、搖動、追求，即三部曲。他一時震驚了文壇。他的短篇集紅鬍和春蠶，也很有名。兩三年之前，又有長篇子夜出版，彷彿爲事業的奮鬥，使他成了一個多產的作家。這裏選了創造和詩與散文兩篇。蒲牢據說也是他的筆名，確否待證，可是這裏選的石碣，雖是舊皮鑿裝的新酒，作風卻很像他的手筆。

許地山的筆名叫落華生，他是一個研究宗教的人，他出過短篇集綴網勞蛛，現在有時也仍舊有作品發表。他的題材和作風，很有獨樹一幟的意味。在他的作品裏，他寫出他所認爲合理的人生觀。本編裏選了他的作品三篇。

王統照是山東人，可是他初期的作品，筆調溫柔，追求着人生的真意義，憧憬着美和愛，頗不像

齊，魯人剛強的氣魄。他的長篇小說一葉就在他的理想裏創造出來。這裏選了他的一篇遺音，也可以窺見他的作風。

鄭振鐸以他的大作文學大綱著名，他主編小說月報多時，總管筆政，不啻文壇上的祭酒。他自己的短篇創作家庭的故事，誠如題目所示，以描寫瑣屑的家事見長。這裏的兩篇，全是從那裏選出來的。

朱自清筆名佩弦，以詩人的姿態，出現於初期的文壇。他的散文和小說，同樣地富有詩意。這裏選的一篇別，實在是優美的隨筆。

徐玉諾也以詩人的姿態，出現於初期的文壇，寫了一本詩集將來之花園。他的小說，因為像詩一樣寫法，缺少緊密的組織，可是帶着熱情和真率，另有一種風味。

許傑是浙江臨海人，他的故鄉，是浙東未脫封建社會的地方，那裏的一切，正是他創作的題材，而且寫得很逼真。他的慘霧，寫兩個村莊的械鬥，氣魄非常雄厚，結構也很緊密。他在民國十四年以後，放開了農村生活的描寫，去寫都市中流浪的青年了，可是並不見得成功。

趙景深以介紹外國文學而成名，他曾翻譯柴霍甫的全集和安徒生的童話。他的短篇小說集叫梔子花，球本編內紅腫的手，就是從那裏選下來的。

羅黑芷是湖南人，他的短篇創作，在小說、月報和文學週報上發表的很多。筆致非常細膩，從這裏選的兩篇裏，也可以看出。

彭家煌，湖南人。他和羅黑芷一樣，在國民革命之後，因為遭逢不遇，抑鬱而死。他以純客觀的態度，描寫鄉下地方的人物。尤其是那篇慾，可以稱得上那時的傑作。

汪靜之是安徽人，他以蕙的風詩集而成名。他的小說耶穌的吩咐和翠英及其夫的故事，也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這裏選的人肉，是洪楊亂時的故事。

本編的材料，大致如此。文學研究會的諸家，作品當然不止短篇小說；就是短篇小說，也當然不止這幾個人和這幾篇。可是篇幅所限，只好揀出公認最成熟的東西，以公同好。至於取捨未能盡愜人意，那只能說『見仁見智，各自不同』吧了。

編者

857.61
936

目次

小引	(一)	編者
飯	(一)	葉紹鈞
潘先生在難中	(八)	葉紹鈞
創造	(二三)	茅盾
詩與散文	(四六)	茅盾
石碣	(五八)	蒲牢
黃昏後	(六三)	落華生
綴網勞蛛	(七三)	落華生
命命鳥	(九〇)	落華生
遺音	(一〇四)	王統照
三年	(一一二)	鄭振鐸
書之幸運	(一二四)	鄭振鐸
別	(一三四)	朱自清
祖父的故事	(一四〇)	徐玉諾
慘霧	(一四九)	許傑
紅腫的手	(一八一)	趙景深
醉裏	(一八七)	羅黑芷

目次

二

在澹鶴裏	(一九一)	羅黑芷
請客	(一九七)	彭家煌
愆惠	(二〇四)	彭家煌
人肉	(二二〇)	汪靜之

飯

葉紹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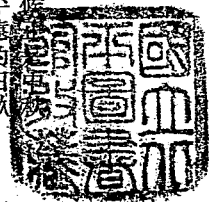
『現在是上課的時候了！你們的先生呢？』

兩間屋子，已經上了年紀向前傾斜，如人佝僂的樣子。門前是通到田岸和村集的泥路。這時候的天氣，淡藍的天空浮着鱗紋的白雲，朝陽射在幾棵柳樹上，葉色轉成嫩綠，像是春光裏所見的，平遠的田畝裏，稻穗和稻葉一樣地輕，微風過時順風偃倒，遂成波紋。更遠的村樹像一個大環，靜穆且秀美。微微聽得犬吠，這真是詩人的節令和境地呵！

可惜住在這裏的都不是詩人，屋子裏六七個孩子正抱着不可推想的恐怖呢。入秋水漲，他們的田裏盛着過量的水，和河水併了家，露出水面的稻止有三四寸長。他們的父母整天愁歎，或者說：『餓死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孩子們很以為奇，有的說：『我們種田的，怎會餓死？』父母說：『你不見稻全浸在水裏，一粒穀都沒有結實麼？』有的說：『去年很多的穀若不糶去，今年就好了。』父母說：『誰歡喜糶去，你懂得什麼？』更有說：『我們不要到學校，大家拚命踏水車，把水車了出去就得了。』父母說：『車到那裏去呢？河面同田水一樣平了！』於是孩子們相信自己的見識不及父母，餓死就在眼前是千真萬確的了。他們想：『死像睡眠一樣，模糊且黑暗，被他蒙住的時候，飯是吃不成了，玩也玩不成了，並且不能動一動，大概被什麼東西縛着，不知幾時才得解開！』

他們想得異常害怕，因為餓死究竟是什麼滋味實在不能料定，然而牠一定要來了！他們不自覺地改掉平常的態度，似乎互相追趕並沒有什麼意思，提高喉嚨大喊也覺得不大高興，反而靜默地坐在室內低低講捉蟋蟀的經歷，聲音裏含着驚恐且煩悶的氣息。



靠左一間屋裏架着一個牀鋪。赤裸的一張桌子靠着牀頭。牆角堆着鍋竈罐薪柴等東西。一切埋藏在陰暗裏不能見清楚的面目。止從不到尺方的壁洞裏射進斜方柱體的陽光，照在地上顯出高低不平的泥土。一道板壁把兩間屋子分開。右面一間卻光亮得多，兩面都有板窗，現在正開着。板壁上一塊小黑板歪斜地挂着。十幾副桌椅，一張破舊的長方桌外，屋內更沒有別的東西，也擺得不十分整齊。

六七个孩子就坐在那些椅子上。他們都歪着身子，面對着面，講那捉蟋蟀的事情。起先聲息很低，講了一會，他們覺得世界上止有蟋蟀了，便起勁起來。一個孩子拍着桌高聲說：『好一頭大蟋蟀！他在玉蜀黍的根的近旁，這麼一把就被我按住了。以前的三頭都被牠咬得要死，牠……』

這個當兒，從黑板旁邊的門走進一個人。孩子們瞥見，齊對他看，高聲講蟋蟀的也就自然地停了聲音。他們對於這個人有點兒知道，但是不大清楚。他們的父母這樣說：『這位先生很有點力道，他在衙門裏出進時常同縣官講話。』又說：『他是管先生的先生，先生還怕他。』他們所知於他的，止有這少許了。可是他們並不覺得他可怕，他一身耀眼的衣服倒是很好玩的。

這個人走進室內，隨意看了一眼，忽然眉頭一皺，目光四注，似是偵察而帶忿怒的樣子。隨着發出鄙夷的聲氣問學生們，就是篇首的兩句話。

吳先生一手提着方的竹絲籃，籃裏盛着雪裏紅，豆腐，油瓶等東西，一手提着一條長不到八寸的醃魚，從爛濕的田岸匆匆走來。他瘦削的面孔紅到頸際，失神的目光時時瞪視他的前路，呼吸異常急促，竟成喘息。原來他已得了消息。一個婦人告訴他：『你須快一點走，管你的那位先生來了，我剛才看他向學堂走去，他的船就停在東棚外。』這是何等可怕的消息，使他周身起一種拘攣的感覺，腦際全沒有意念。他兩足急急的搬動，眼睛的頻頻前望，似乎並不出於他的主宰。

吳先生能得在兩間屋子裏當教師，很不是容易的事。他由一位紳士懇切地介紹，才得在學務委員處記

個名。一綫的希望就在他腦子裏發起芽來，專等後繼的好消息來到。他本來處一個鄉村的館地，一節有五千錢光景的進款。家計的擔子壓在他肩上，使他覺悟決計支持不下，非得換一條路走不可。新的路已在前面了，他怎不希望着呢？

這應希望了一年，夢裏也不會想到，學務委員竟寫了一封信來。裏面的話是叫他到他家裏去，有事面談。這分明是紳士的懇切的介紹發生影響了。他把這封信攔了又看好幾回，自信料想不錯，就得趕緊去才是，但不免懷着一腔的餒怯。

他第三回去的時候，那位學務委員居然在家了。於是他坐在客廳下首的一把椅子上，止點着了一邊，上身前俯，保持全體的穩定，他的眼睛本是迷矇的，現在又止顧下注，或者他所處的客廳和對話的那人都沒有看得清楚。那位學務委員穿着汗衫，斜躺在籐椅子上，右手枕着頭，眼睛斜睨着他。鄙夷的思想，忽然來襲學務委員的心，不知爲什麼，總覺吳先生不適於自己的眼光。他不情願的樣子說道：「教小孩子不是容易的事呢。」吳先生汗珠被面，全身感覺不安，心想這確是不容易的事呵，便發很輕的顫音答道：「是。」

「鄉立第二國民學校缺一個教員，我想叫你去，——但是你沒有進過師範學校吧？」

「沒有。」吳先生異常懊悔，但問句逼迫着，不由得不得回答。

「那就爲難了！該校學生都是鄉村人家的孩子，教員不懂得教授法，簡直不會有效果。」

室中靜默了一會，吳先生卻聽得自己的脈搏儘管響了。他好容易鼓着一口氣，努力地說：「講教授法總該有書籍，我可以買一本看看，還願意得先生的指教。」

「再說吧，」學務委員的話就此止了。

吳先生退出來的時候覺得希望的芽遭損傷了，失意引他回到昏暗的路去。他恐怖非常，惟有再去請託那位紳士，紳士替他寫了一封信，由這封信的引導，他又坐在學務委員的客廳裏。

「我本想請一個師範畢業生，」學務委員嚴重的樣子說：「現在既有這封介紹信，我就任用了你。」

『沒有錯，聽得很清楚，他答應了，』吳先生這麼想，他心裏止覺浮盪，回答不出什麼。他的頭顱卻自然地向前俯得更低了。

『我們辦學的規矩，非師範畢業生月薪六元。後天你就可以到校開學去。』

吳先生答應了幾個『是』，便退出來，他的新生活從此開始了。一月以後，他遇見一樁不可解的事故：他到學務委員家裏領薪，拿到了三塊多，還有三塊須待十天以後；可是學務委員叫他寫了一張十元的收據。『何以數目不符呢？』他這樣想，自疑和滿足的心使他不敢開口便問。『我不是師範生呵！外邊師範生多着呢。六塊錢比較以前處館地優裕得多了。』他就把疑念埋藏在腦子裏，帶着三塊錢回去。

小孩們聽了學務委員的問話，三四個發嘈雜的語音回答道，『他買東西去，買豆腐，買葱。』有幾個在那裏匿笑。

『不成個樣子，這時候還不回來。』學務委員喃喃地自語，停了一會，他又問道，『他天天這樣的麼？』

『天天是這樣，他要吃飯呢。』一個拖着大辮子的孩子說。

又有一個孩子說，『我的媽媽有時同他帶買點東西。』

『不要信他，不過……』

一個耳戴銀圈意氣很粗的孩子還沒有說完，吳先生已趕了進來，兩手空着，他的東西大概已在鍋竈旁邊了。他看見學務委員含怒的樣子，立在黑板之側，簡直不明白自己應當怎樣才是，身體向左右搖了幾搖，拱手俯首地招呼。

學務委員點了一點頭，冷冷地說：『上課的時間早到了，你此刻才來！』

吳先生頗欲想出幾句適宜的話回答，可是那裏想得出，他的踟躕不寧的態度引得孩子們吱吱地笑。這節是無望了，止得顫抖而含糊地說老實話：『我去買東西，不料回來遲了。』

「買東西！」學務委員的語音很高，「時刻到了，學生都坐在那裏了，卻等你買東西！」
「以後不買就是了。」吳先生不自主地這麼說。孩子們忽然大笑起來，指點着他互相低語道，「先生不吃東西了，先生不吃東西了。」

學務委員覺得吳先生真是個壞教員，越看越不配自己的眼光，因為他不熱心於教育，對職務沒有盡忠的觀念。但是他想到了重要的事情，爲此而來的，也就耐着。他站得累了，想得歇一歇，先在一把空椅子上面吹了幾口氣，又鄭重地攬起長褂的後幅，恐怕攤了皺了，然後慢慢地坐下來。他右手支着頭，眉頭微微皺着，卻裝做沒事的樣子說：「你這裏太不成個樣子，止有這幾個學生！日內省視學快來視察，他見學生這樣少，就可以斷定這是個不良的學校。爲你的面子計，你得去借十幾個孩子來才行，——不論那一家的孩子都好，止須教他們坐着不要動。這本不關我的事，和你關切，所以提起了一聲。」他說完了，左手撫摩上唇，像老人搖鬚的樣子，目光注視着吳先生。

吳先生一身無形的繩索差不多全解除了，覺得寬鬆了好多，溫熱的銘感的心換去了恐懼，興奮到不可說的程度。他雖然不明白怎樣去借孩子，但也想不到問了。他止拱手過胸喃喃地說：「承先生指教，承先生指教。」

他忽又想起：「這不是個很好的機會麼？」去了兩回沒有遇見，現在他走上門來了。」一種衝動使他隨口就說：「上月的……」他才覺得不好意思，便縮住了。

「什麼？」學務委員以勁捷的語音這麼問。

「上月的……」吳先生無可奈何，目光不敢正對學務委員，依舊沒有勇氣說下去。
「你儘管說就是了。」

吳先生知不說也是個不了，只得硬着頭皮說：「請把上月未發的半份薪金見惠。」他再也不能多說一字了。

「你有什麼用處呢？」

「吃用都等着這一筆錢呢。」

「你剛才不是買了吃的東西回來麼？怎麼還等着呢？」

「家裏的人——家裏還有三口，我怎能止顧自己，他們等着呢。」

「吃」字的聲浪傳到孩子們的耳官格外地清楚，他們看先生和客人談話，本已忘了一切，現在卻被喚醒了。拖大辮子的孩子牽着前坐的孩子的衣，低語道：「聽見麼？先生家裏等着這個人給東西吃，不然，快要餓死了。」

戴銀圈子的孩子不贊成這個推測，斥他道：「先生比我們發財得多，我們的骨頭爛了，他肚子還飽漲呢。你偏要亂說！」

「我們一定要餓死爛骨頭麼？」一個很小的孩子接着問，他有驚怖的眼光。

「你今天回去就沒有飯吃，明天餓死，後天爛骨頭，爛得像爛泥一樣。」戴銀圈的孩子非常得意的樣子這麼說。

很小的孩子不再問了，他已沈入了神祕恐悸的幻想。

吳先生難過極了，他希望孩子們坐着不要動，他們卻非但要動，還旁若無人地亂說，對他們看了幾眼，全然沒有效果。孩子們真頑鈍，他們竟不能感應吳先生的心，暫耐這一刻，吳先生只得把手一揮，含怒呵斥道：「靜！」

孩子們絮絮的語聲像秋雨初收的樣子，零零碎碎地停了。大家看了吳先生一眼，略微坐正身軀，椅子不耐震搖，作咕咕格格格的呼聲。

學務委員放下右手，挺直上體，上眼皮擡了一擡，表示莊嚴的樣子，說：「教員不盡職，照例有相當的懲罰，你今天應當罰俸三分之一！」他在衣袋中摸出一塊錢，墮手向桌上一擲，清亮的聲音引得孩子們同時射出

異樣的眼光來。他說，『這是你應得的，拿了去吧。』
吳先生那裏料得到有這麼一回事！欲待申辯，不但話語說不出，連思路也沒有。桌子上雪白光亮的究竟是一塊大洋呢。他不期然而然地取在手裏，手心起冷和硬的感覺。

一九二一，九，二四。
原載《火災》商務版

有理
刻
一九二一
十月
四日

一九二五年

潘先生在難中

葉紹鈞

車站裏擠滿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現出異樣的神色，腳夫的兩手插在號衣的袋裏，睡着一般地站着；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空氣沉悶得很，人們略微感到呼吸的受壓迫，大概快要下雨了。電燈亮了一歇了，彷彿比平時昏黃一點，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

揭示處的黑漆版上標明西來的快車須遲到四點鐘。這個報告在幾點鐘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沒有一個人再望牠一眼。像這種報告，在這一個禮拜裏，幾乎每天每趟的行李車都有。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大家也習以為當然了。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為擾擾的境界。來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腳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着個黑漆皮包，左手牽着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尚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

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也不能全乎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湧向車門，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鋒，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四個窗洞的地方，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坐椅的中間，一動不能動；

兩臂一前一後，伸得很長，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握臂膊拉了去的樣子。他急得直喊：『阿！我的臂膊！我的臂膊！』

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方才知道腰下擠着個孩子，留心一看，見他們四個人一串，手聯手牽着一個客人呵斥道：『趕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兩半了！』

『怎麼弄的，孩子不抱在手裏！』又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攔得向前進行的機會。『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再轉一念，妙用豈是人人能夠了解的，向他們辯白，也不過徒勞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罷，就把以下的話嚥了下去。而七歲的孩子還是『臂膊！臂膊！』喊着，潘先生前進後退都沒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你們看着我！你們看着我！』車輪一頓，在軌道上立定了，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潘先生覺得前頭鬆動了些，但是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腳作不得一點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也不得自由，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你們跟着我！你們跟着我！』

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旋轉身子看，後面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心知他們還擠在車中，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又下來了百多人，方才看見腳踏上人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的上半身，承着電燈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來。再等了一歇，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她吁吁地呼着氣，連喊『阿唷，阿唷』，悽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潘先生到底鎮定，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重又發命令道：『我們仍舊同剛才這樣聯起來，你們看月台上的人這麼多，收票處又擠得厲害，不是聯着，就要走散了！』

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攔住他的膝頭說：『爸爸，抱！』

『沒用的東西！』潘先生頗有點憤怒，但隨即耐住，蹬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來，同時關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一手要緊緊牽着母親，因為他自己一隻手也沒得空了。

潘師母向來不曾受過這樣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車，卻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不禁發怨道：『早知道這樣子，寧可死在家裏，再也不要逃難的了！』

『悔什麼！』潘先生一半發氣，一半又覺得憐惜。『到了這裏，懊悔也是沒用，並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罷，當心腳下。』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

一陣的擁擠，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出了收票處的隘口，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沒有迴旋側向的餘地，只有順着大衆的勢，腳不點地地走。一會兒，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跨過了電車軌道，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慌忙地回轉身來，只見數不清的給電燈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一齊向自己這邊湧來，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有了，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心頭悵惘到不可說，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轉了幾回，一絲影蹤也沒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銳，他瞥見母親的疏疏的額髮，便認識了，舉起手來指點道：『媽媽，那邊。』

潘先生一喜，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後望去。搜尋了一歇，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連喊着『阿大！』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的旁路上。於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暢地吐一口氣，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現在好了！』的確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鐵柵欄，就有人保着險，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福得很，一尋即着，豈不是四條性命，一個皮包，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豈不是『現在好了！』

『黃包車！』潘先生很入調地喊着。

車夫們聽見了，一齊拉着車圍攏來，問他到什麼地方。

他昂起一點頭，似乎增加好幾分威嚴，伸出兩個指頭揚着說：『只消兩輛！兩輛！』他想了想，續說：『十

個銅子，四馬路去的就去！」這分明表示他是個「老上海」。

辯論了好一會，終於講定十二銅子一輛。潘師母帶着大的孩子坐一輛，潘先生帶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輛。

車夫剛欲拔腳前奔，一個背鎗的印度巡捕一臂在前面一橫，只得縮住了。小的孩子看這個人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過臉來，貼着父親的胸際。

潘先生領悟了，連忙解釋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紅包頭。我們因為本地沒有他，所以要逃到這裏來，他背着鎗保護我們。他的鬍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羅漢的鬍子一個樣子。」

孩子總覺得怕，便是同羅漢一樣的鬍子也不想看。直到聽見嚕嚕的聲音，才從側邊斜睨過去，只見很亮很亮的一個房間一閃就過去了；那邊一家家都是花花燦燦的，都點得亮亮；他於是不再貼着父親的胸際。到了四馬路，一連問了八九家旅館，都大大的寫着客滿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沒有用，因為客堂裏都搭起牀鋪，可知確實是住滿了。最後到一家也標着客滿，但是一個夥計懶懶地開口道：「找房間麼？」

「是找房間，這裏還有麼？」一縷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週身，彷彿到了家的樣子。

「有是有一間，客人剛剛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遲來一刻，說不定就沒有有了。」

「那一間就是我們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來說：「我們總算運氣好，居然有房間住了！」隨即付車錢，慷慨地照原價加上一個銅子；他相信運氣好的時候多給人一些好處，以後好的運氣會繼續而來的。但是車夫偏不知足，說跟着他們回來回去走了許多時，非加上五個銅子不可。結果旅館裏的夥計出來調停，潘先生又多破費了四個銅子。

這房間就在樓下，有一個牀，一盞電燈，一桌，兩椅，此外就只有煙霧一般的一間的空氣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進去時，立刻聞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間又混着陣陣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語道：「討厭的氣味！」

隨聽見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鍋的聲音，才知道原是一間廚房。再一思想，氣味雖討厭，究比吃鎗子睡露天好多

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舒舒泰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用晚飯吧！』茶房擺下皮包回頭問。

『我要吃火腿湯淘飯。』小的孩子咬着指頭說。

潘師母馬上對他看個白眼，凜然說：『火腿湯淘飯是逃難呢，有得吃就好了。還要這樣那樣點戲。』

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風色，夾着潘先生說：『今天到上海了，你可給我吃大菜。』

潘師母竟然發怒了，她回頭呵斥道：『你們都是沒有心肝的，只配什麼也沒得吃，活活地餓……』

潘先生有點兒窘，卻作沒事的樣子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便吩咐茶房道：『我們在路上吃了東西了，現在只消來兩客蛋炒飯。』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點頭就走，剛出房門，潘先生又把他喊回來道：『帶一斤紹興，一毛錢燻魚來。』

茶房的腳聲聽不見了，潘先生舒快地對着潘師母道：『這一刻該得樂一樂，喝一杯了。你想，從兵禍凶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見，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乖覺（他說着，把阿二拖在身邊，一手輕輕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見了你，於是我迎上來，這是第二件可樂，樂哉樂哉，陶陶酌一杯。』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着。

潘師母不響，她正想着家裏呢，細軟的雖然已經帶在皮包裏以及寄到教堂裏去了，但是留下的東西究竟還不少，不知王媽到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窮人家會不會知曉他們一家統出來了，只賸個王媽在家裏看守，又不知王媽睡覺時，要不要忘記關上一扇門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裏的三隻母雞，沒有做完的阿二的袴子，廚房的一碗白燒鴨……真同通了電一般，一刻之間，種種的事情都湧上心頭，覺得異樣地不舒服，便嘆口氣道：『不知弄到怎樣呢！』

兩個孩子都懷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覺得這樣的上海沒有平時父母嘴裏的上海來得好玩而有味。疎疎的兩點從窗外灑進來，潘先生站起來說：『果真下雨了，幸虧在這一刻下，』就把窗關上，突然看見

本來給窗子掩沒的旅客，須知單，他便想起一件頂緊要的事情，一不眨地直注着那單子看。
『不折不扣兩塊！』他驚訝地喊。回轉頭時，眼珠瞪視着潘師母，一段舌頭從嘴裏伸了出來。

二

明天早上，走廊中茶房們正跪在幾條長凳上熟睡，狹得止有一條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來，幾許房間裏的電燈還是昏黃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婦兩個已經在那裏談話了，兩個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許比昨晚的好一點，也醒了一歇了，只因父母教他們再睡一會，所以還躺在牀上，彼此呵癢爲戲。

『我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師母焦心地說，『這報紙上的話知道牠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難萬難地逃了出來，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也料到的。顧局長的脾氣就是一點不肯媽虎。』地方上又沒有戰事，學自然照常要開的，『這句話確然是他的聲口。這個通信員我也認識，就是教育局裏的職員，又那裏會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曉得，回去危險呢！』潘師母悽然地說。『說不定三天兩天他們就會打到我們那地方去，你就回去開學，有什麼學生來念書？就是不打到我們那地方，將來教育局長怪你爲什麼不開學時，你也有話回答。你只要問他，到底性命要緊還是學堂要緊，他也是一條性命，想來決不會對你過不去。』

『你懂得什麼？』潘先生頗懷着鄙薄的意思。『這種話只配躲在家裏，伏在牀角裏，由你這種女人去說。』
『你道我們也說得出口的麼？你切不要攔阻我。』這時候他已轉爲撫慰的聲調。『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決定沒有一點危險，我自自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的靈捷，微微笑着，你不是很放心家裏的東西麼？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得定心定意住在這裏了。等到時局平定了，我馬上來接你們回去。』
潘師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萬無挽回的了。回去能得照看東西固然很好，但是風聲這樣地緊，一去之後，

猶如珠子拋在海裏，誰保得定必能撈回來呢！生離死別的哀感湧上她的心頭，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淚早在眼角邊偷偷地想跑出來了。她又立刻想起這不大吉利，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怎能悽慘地流起淚來。於是勉強忍住，聊作自慰的請求道：『那麼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長並沒有照常開學這句話，如還來得及，你就趁了今天下午的車來，不然，趁了明天的早車來。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淚落在手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裏也着實有點煩亂，局長的意思照常開學，自己萬無主張暫緩開學之理，回去當然是天經地義，但是又怎麼放得下這裏！看他夫人這樣的依依之情，決計一走，未免太沒有恩義。又況一個女人兩個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無依傍，寄住在外邊，怎能斷言決沒有意外！他這樣想時，不禁深深地發恨：恨這人那人調兵遣將，須備作戰，恨教育局長主張照常開課，又恨自己沒有個已經成年，可以幫助一臂的兒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從利害遠近種種方面着想，覺得回去終於是天經地義，便把惱恨攔在一旁，臉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順着夫人的口氣點頭道：『假若打聽明白局長並沒有這意思，依你的話，就趁了下午的車來。』

兩個孩子約略聽得回去和再來的話，小的就伏在牀沿作嬌道：『我也要回去。』

『我同爸爸媽媽回去，賸下你獨個住在這裏，』大的孩子扮着鬼臉說。

小的聽着，便迫緊喉嚨喊作嗚哭的腔調，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裏實在沒有眼淚。

『你們都跟着媽媽留在這裏，』潘先生提高了聲音說，『再不許胡鬧了，好好兒起來待吃早飯罷。』說罷，又囑咐了潘師母幾句，逕出僱車，趕往車站。

模糊地聽得行人在那裏說鐵路已斷火車不開的話，潘先生想：『火車如果不開，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職也只得由他了。』同時又覺得這消息很使他失望，因想他若是運氣好，未必會逢到這等失望的事，那麼行人的話也未必可靠，欲決此疑，只希望車夫三步併作一步跑。

他的運氣誠然不壞，趕到車站一看，並沒有火車不開的通告；揭示處只標明夜車要遲四點鐘才到，這一刻還沒有到呢。買票處絕不擁擠，時時有一兩個人前去買票。聚在站中的人卻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爲看看來的，也有帶着照相器具的，專等夜車到時攝取車站擁擠的情形，好作將來風雲變幻史的一頁。行李房滿滿地堆着箱子鋪蓋，各色各樣，幾乎碰到鉛皮的屋頂。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點悵悵，頓了一頓，終於前去買了張三等票，就走入車箱裏坐着。晴明的陽光照得一車通亮，溫溫地不嫌燥熱；坐位很寬舒，就是勉強要躺躺也可以。他想：『這是難得逢到的，倘若心裏沒有事，真是趨愉快的旅行呢。』

這趟車一路耽擱，聽候軍人的命令，等待兵車的通過。直到抵達讓里，已是下午三點過了。潘先生下了車，急忙趕到家，看見大門緊緊關着，心便一定，原來昨天再四叮囑王媽的就是這一件。

扣了十幾下，王媽方才把門開了一見潘先生，出驚地說：『怎麼先生回來了！不用逃難了麼？』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進裏面四週一看，便開了房門的鎖，闖進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沒有變更，一點沒有變更，什麼都同昨天一樣。於是他吊起的一半心放下了。還有一半心沒放下，便又鎖上房門，回身出門，吩咐王媽道：『你照舊好好把門關上了。』

王媽摸不清頭緒，關了門進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們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了去，所以騙她說逃到上海去。『不然，怎麼先生又回來了？奶奶同兩個孩子不同來，又躲在什麼地方呢？但是，他們爲什麼不讓我跟了去？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們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紅房子裏，那些兵都講通的，打起仗來不打那紅房子。——其實就是老實告訴我，要我跟了去，我也不高興呢。我在這裏一點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這裏來，橫豎我的老衣早做好了。』她隨即想起甥女兒送她的一雙繡鞋花真好看，穿了這鞋子上西方，閩王一定另眼相看，於是她感到一種微妙的舒快，不復想那主人究竟在那裏的問題。

潘先生出門，就去訪那當通信員的教育局職員，問他局長究竟有沒有照常開學的意思。那人回答道：

「怎麼沒有！他還說有一些教員只顧逃難，不顧職務，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業，不配他們幹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處。」潘先生聽了，彷彿覺得一凜，但又讚賞自己的有主意，決定回來到底是不錯的，一口氣奔到自己的學校裏，提起筆來就草送給學生家屬的通告。意思是說兵亂雖然可慮，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廢離的，現在暑假期滿，我按照常開學。從前歐洲大戰的時候，他們天空裏佈着禦防炸彈的網，下面學校裏卻依然在那裏上課，這種非常的精神，我們應當不讓他們專美於前，希望家長們能夠體諒這一層意思，如無其事地依舊把子弟送來，這不但是家庭和學校的益處，實也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

他起完這草，往復看了三遍，覺得再沒有可以增損，局長看見了，至少也得說一聲「先得我心。」便得意地踏上蠟紙，又自己動手印刷了百多張，命校役向一個個學生家裏送去。公事算是完筆了，開始想到私事，既要開學，上海是去不成了，他們母子三個住在旅館裏怎麼弄得下去！但也沒有辦法，惟有教他們一切留意，安心住着。於是蘸着剛才的殘墨寫寄與夫人的信。

明天，他從茶館裏得到確實的信息，鐵路真個不通了！他心頭突然一洗，似乎覺得最親熱的一妻兩兒忽地乘風飄去，飄得很遠，幾至於渺茫，沒精沒采地蹣跚到學校裏，校役回報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派通告，有二十多家是關上大門的，打也打不開，只好從門縫裏插了進去，有三十多家只有用人在家裏，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當然跟着去，不一定幾時才能回來念書，其餘的都說知道了；有的又說性命還保不定安全，讀書的事情再說罷。」

「哦，知道了。」潘先生並不留心在這些上邊，更深的憂慮正縈繞於心曲，抽完了一支香煙以後，應走的路途決定了，便趕到紅十字會分會的辦處事。

他繳納會費願做會員，又宣言自己的學校房屋還寬闊，也願意作為婦女收容所，到萬一的時候收容婦女。這是慈善的舉措，當然受熱誠的歡迎，更兼潘先生本來是體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辦事處就給他紅十字的旗子，好在學校門前張起來；又給他紅十字的徽章，標明這是紅十字會的一員。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如捧着救命的神符，心頭起一種神秘的快感。「現在什麼都安全了！但是：」想到這裏，便笑向辦事處的職員道：「多給我一面旗，幾個徽章罷！」他的理由是學校還有個側門，也得張一面旗，而徽章這東西不很大，恐怕偶爾遺失了，不如多拿幾個備在那裏。

辦事員同他說笑話，這些東西又不好吃的，拿着玩也沒什麼意思，多拿幾份仍舊只作一個會員，不如不要多拿罷。但是終於依他的話給了他。

兩面紅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輕風中招展着；可是學校的側門上並沒有，原來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門上去了。一枚紅十字徽章早已跳上潘先生的衣襟，閃耀着慈善莊嚴的光，給與潘先生一種新的勇氣。其餘幾枚呢，潘先生重重包裹着，藏在貼身小衫的一個口袋裏。他想：「一個是她的，一個是阿大的，一個是阿二的。」雖然他們離處在那渺茫難接的上海，但是彷彿給他們加保了一重穩當可靠的險，他們也就各各增加一種新的勇氣。

三

碧莊地方兩軍開火了！

讓里的人家很少有開門的，店鋪自然更不用說，路上時時有兵士經過，他們快要開拔到前方去，覺得最高的權威附靈在自己的身上，什麼東西都不在眼裏，只要高興提起腳來踏，總可踏做泥團踏做粉。這就來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脫逃，便用長繩一個聯一個縛着臂膊，幾個弟兄在前，幾個弟兄在後，一串一串牽着走，因此，大家對於出門這事都覺得危懼，萬不得已時，也只從小巷僻路走，甚至佩有紅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輩，也不免懷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樣地踱來踱去。於是讓里的街道見得清靜且寬闊起來了。

上海的報紙好幾天沒有來。本地的軍事機關卻常常有前方的戰報公布出來，無非是些「敵軍大敗，我軍進攻若干里」的話，街頭巷口貼出一張新鮮的來時，慢慢聚集，也有好些人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罷以後依

然不能定心，好似這布告的背後還伏着許多的話，於是悵悵地各自散了，眉頭照舊皺着。

這幾天潘先生無聊極了。最難堪的自然是妻兒的遠離，而且不通消息，而且似乎有永遠難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問題，槍子破彈劫掠放火都是真傢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聽多走門路才行。他於是這裏那裏探聽前方的消息，只要這消息與外間傳說的不同，便覺得真實的分數越多，即根據着盤算對於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個人神色倉皇急忙行走時，他便突地一驚，以為這個人一定探得確實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與他不相識，『什麼』就在喉際嚥住了。

紅十字會派人在前方辦理救護的事情，常有人附着兵車回來，要打聽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雖然是一個會員，卻不常到辦事處去探聽，以為這樣就對公眾表示膽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紅十字會究竟是可以得到真消息的機關，舍此他求未免有點僥，於是每天傍晚，到姓吳的辦事員家裏打聽去。姓吳的告訴他沒有什麼，或者說前方抵住在那裏，他才透了口氣回家。

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吳的家裏等了好久，姓吳的才從外面走進來。

『沒有什麼罷？』潘先生急切地問。『照布告上說，昨天正向對方總攻擊呢。』

『不行，』姓吳的憂愁地說，但隨即嚥住了，捻着唇邊僅有的幾根二三分長的鬚鬚。

『什麼！』潘先生心頭突地跳起來，週身有種拘牽不自由的感覺。

姓吳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聽了去的樣子，『確實的消息，正安（距碧莊八里的一個鎮）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發狂似地喊出來，頓了一頓，回身就走，一壁說道，『我回去了！』

路上的電燈似乎特別昏暗，背後又彷彿有人追趕着的樣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趕到了家，叮囑王媽道，『你關着門就可安睡，我今夜有事，不回來住了。』他看見衣櫃裏有件縐紗的舊棉袍，當時沒有收拾在寄出

去的箱子裏，丟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幾件布夾衫，仔細看實在還可以穿穿；又有潘師母的一條舊綢裙，她不一定捨得便不要牠，便胡亂包在一起，提着出門。

「車！車！福星街紅房子，一毛錢。」

「那裏有一毛錢的？」車夫嫵媚地說。「你看這幾天路上有幾輛車，不是拼死尋飯吃的，早就躲起來了。隨你不要，三毛錢。」

「就是三毛錢？」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腳踏坐穩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點！」

「潘先生，你到那裏去？」一個姓黃的同業在途中瞥見了他，立定了問。

「哦，先生，到那邊……」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這是誰的聲音；忽然想起回答他實是多事，——車輪滾得絕快，那個人決不至於趕上來再問，——便縮住了。

紅房子裏早已住滿了人，大部是十天以前就搬來的，兒嗶人語，燈火這邊那邊亮着，頗有點熱鬧的氣象。主人翁相見之後，說：「這裏實在沒有餘屋了。但是先生的東西都寄在這裏，卻也不好拒絕。剛才有幾位匆忙地趕來，也因不好拒絕，權且把一間做飯吃的廂房給他們安頓。現在去同他們商量，總可以多插你先生一個。」

「商量商量總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一般地安慰。「況且在這麼的時候，我也不預備睡覺，隨便坐坐就得了。」

他提着包裹跨進廂房的當兒，疑惑自己受驚太厲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錯覺。但是閉了一閉再張開來時，所見依然如前，這靠窗坐着，在那裏同對面的人談話，上唇翹起兩筆濃鬚的，不就是教育局長麼？

他頓時躊躇起來，已跨進去的一隻腳想要縮出來，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長也望見了他，尷尬的臉上故作笑容說：「潘先生，你來了，進來坐坐。」主人翁聽了，知道他們是相識的，轉身自去。

「局長先在這裏了，還方便罷，再容一個人。」

『我們只三個人，當然還可以容你。我們帶着席子，好在天氣不很涼，可以輪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覺得今晚的局長特別可親，全不同平日那幅莊嚴的神態，便忘形地直跨進去說，『那麼不客氣，就要陪三位先生過一夜了。』

這廂房不很寬闊，地上鋪着一張席，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絕無欲睡的意思。鍋灶等東西貼着一壁，靠窗一排擺着三隻凳子，局長坐一隻，頭髮梳得很光的二十多歲的人，局長的表弟，坐一隻，一隻空着。那邊的牆角有一隻柳條箱，三個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帶來的，僅僅這些，房裏已沒有空地了。電燈的光本來很弱，又蒙上了一層灰塵，照得房裏的人物都昏黯模糊。

潘先生也把衣包擺在那邊的牆角，與三位的東西合夥。回過來謙遜地坐上那隻空凳子。局長給他介紹了自己的同伴，隨說，『你也聽到了正安的消息麼？』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莊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這方面對於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證。那方面從正安襲取碧莊是最便當的，說不定此刻已被他們得手了。要是這樣，不堪設想！』

『要是這樣，這里非糜爛不可！』

『但是，這方面的杜統帥不是庸碌無能的人，他是著名善於用兵的，大約見得到這一層，總有方法抵當得住。也許就此反守為攻，勢如破竹，直擄那方面的巢穴呢。』

『但得這樣，戰事便收場了，那就好了！——我們辦學的就可以開起學來，照常進行。』

局長一聽到辦學，立刻感得自己的尊嚴，捻着濃鬚嘆道，『別的不要講，這一場戰爭，大大小小的學生吃虧不小呢！』他把坐在這廂小廂房裏的侷促不舒的感覺遺忘了，彷彿堂堂地坐在教育局的辦公室裏。

坐在席上的中年人仰起頭來含恨似地說，『那方面的朱統帥實在可惡！這方面打過去，他抵抗些什麼，——他沒有不終於吃敗仗的。他若肯漂亮點兒讓了，戰事早就沒有了。』

『他是傻子，』局長的表弟順着說，『不到盡頭不肯死心的。只是連累了我們，這當兒坐在這又暗又窄的房間裏。』他帶着玩笑的神氣。

潘先生卻想念起遠在上海的妻兒來了。他不知他們可安好，不知他們出了什麼亂子沒有，不知他們此刻已經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像也極模糊，因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悽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聲。

『不知到底怎樣呢！』他又轉想到那個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險，不自主地吐露了這一句。『難說，』局長表示富有經驗的樣子說。『用兵全在趁一個機，機是刻刻變化的，也許竟不被我們所料，此刻已……所以我們……』他對着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長的表弟同潘先生三個已經領會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這地方總不至於有什麼，也各安慰地一笑。

小院子裏長滿了草，是蚊蟲同各種小蟲的安適的國土。廂房裏燈光亮着，牠們齊向那裏飛去。四位懷着驚恐的先生就夠受用了，撲頭撲面的全是那些小東西，蚊蟲突然一鍼，痛得直跳起來。又時時停語側耳，惶惶地聽外邊有沒有槍聲或人衆的喧譁。睡眠當然是無望了，只實做了局長所說的輪流躺着歇歇。

明天清最，潘先生的眼球上添了幾縷紅絲，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冷。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獨個閃出紅房子的大門，路上同平時的早晨一樣，街犬豎起了尾巴高興地這頭那頭望，偶爾走過一兩個睡眼惺忪的人。他走過去，轉入又一條街，也不聽見什麼特別的風聲。回想昨天的匆忙情形，不禁心裏好笑。但是再轉一念，又覺得實在並無可笑，小心一點總比冒險好。

二十餘天之後，戰事停止了。大眾點頭自慰道，『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麼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還不大滿意，鐵路還沒有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兒接回來。信是來過兩封了，但簡略得很，比較不看他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沒有先見之明，不然，這一筆冤枉的逃難費可以省下，又免得幾十天的孤單。

他知道教育局裏一定要提到開學的事情了，便前去打聽，跨進招待室，看見局裏的幾個職員在那裏裁紙磨墨，像是辦喜事的樣子。

一個職員喊出來道：「巧得很，潘先生來了！你寫得一手好顏字，這個差就請你當了罷。」

「這麼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寫不可。」其餘幾個人附和着。

「寫什麼東西？我完全茫然。」

「我們這裏正籌備歡迎杜統帥凱旋的事務。車站的兩頭要搭起對對的四個綵牌坊，讓統帥的花車在中間通過。現在要寫的就是牌坊上的幾個字。」

「我那裏配寫這上邊的字。」

「當仁不讓。」「一致推舉。」幾個人一闕地說，筆桿便送到潘先生的手裏。

潘先生覺得這當兒很有點滋味，接了筆便在墨盆裏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筆來在蠟箋上一並排寫「功高岳牧」四個大字。第二張寫的是「威鎮東南。」又寫第三張，是「德隆恩溥。」——他寫到「溥」字，彷彿覺得許多的影片，拉夫，開砲，燒房屋，淫婦人，菜色的男女，腐爛的屍屍，在眼前一閃。

旁邊看寫字的一個人讚嘆說：「這一句更見懇切。字也越來越好了。」

一九二四，一一，二七。
(原載線下商務版)

靠着南窗的小書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帶了幾分『你奈我何』的神氣，冷笑着對角的一壘正襟危坐的洋裝書，牠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養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潔的吸墨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紙版的一隻皮套角裏含着一封舊信。那邊西窗下也有個小書桌。幾本捲皺了封面的什麼雜誌，亂丟在桌面，把一座茶綠色玻璃三稜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桿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頰上，其處凝結了一大點黑水，像是牠的黑淚，在悲傷牠的筆帽的不知去向；一隻刻鏤得很精緻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紅眼睛，怨艾地瞅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自然爲的是紙扇太無禮，把牠擠倒了，——現在牠撒嬌似的橫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細綠字：『嫵嫵三八初度紀念，她的親愛的丈夫君實贈。』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片刮過的。

織金綢面的沙發榻躡在東壁正中的一對窗下，左右各有同色的沙發椅做牠的侍衛。更左，直挺挺貼着牆壁的，是一口兩層的木櫃，上半層較狹，有一對玻璃門，但仍舊在玻片後襯了紫色綢，和這木櫃對立的，左右首的沙發椅之右，是一個衣架，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類。再過去，便是東壁的右窗，當窗的小方桌擺着茶壺茶杯香煙盒等什物。更過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妝台了。這裏有一扇小門，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橢圓大鏡門的衣櫥，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對窗前的大柚木牀，和那珠絡紗帳子，和睡在牀上的兩個人。和衣櫥成西斜角的，是房門，現在嚴密的關着。

沙發榻上亂堆着一些女衣。天藍色沙丁綢的旗袍，玄色綢的旗馬甲，白棉線織的胸襟，還有緋色的褲管口和褲腰都用寬緊帶的短褲，都捲作一團，極像是洗衣作內正待落漂白缸，想見主人脫下時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鍍花灰色細羊皮女鞋的發光的尖頭，可是牠的同伴卻遠遠地躲在梳妝台的矮腳邊，須得主人耐煩的去找。牀右，近門處，是一個停火几，琥珀色綢罩的檯燈莊嚴地坐着，旁邊有的是角上繡花的小手帕，香水紙，粉紙，小鏡子，用過的電車票，小銀元，百貨公司的發票，寸半大的皮面金頭懷中記事冊，寶石別針，小名片——凡是少婦手袋裏找得出來的小物件，都在這裏了。一本展開的雜誌，靠了檯燈的支撐，又犧牲了燈罩的正確的姿勢，異樣地直立着。檯燈的古銅座上，有一對小小的展翅作勢的鴿子，側着頭，似乎在猜詳雜誌封面的一行題字：婦女與政治。

太陽光透過了東窗上的薄紗，灑射到桌上椅上牀上。這些木器，本來是漆的奶油色。現在都鍍上了太陽的斑剝的黃金了。突然一輛急馳的汽車的駛駛的聲音——響得作怪，似乎就在樓下——驚醒了牀上人間的一個，他睜開倦眼，身體微微一動。濃郁的髮香，沖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轉過頭去，看見夫人還沒醒，兩頰緋紅，像要噴出血來。身上的夾被，早已擦在一邊，這位少婦現在是側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織的長及膝彎的貼身背心（Vest），所以臂和腿都裸露在晨氣中了，珠絡紗篩碎了的太陽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動的水珠。

——太陽光已經到了牀裏，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實想，又打了個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來，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時他還覺得很倦，無非因為今晨三點鐘醒過來後，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見窗上泛出魚肚白色，纔又朦朧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這半睡狀態中，也做了許多短短的不連續的夢，其中有一個，此時還記得個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複閉了眼，回想那些夢，同時輕輕地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

夢，有人說是日間的焦慮的再現，又有人說是下意識的活動；但君實以為都不是。他自說，十五歲以後沒

有夢；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這句話：

「夢是不會沒有的，大概是醒後再睡時遺失了。」她常常這樣說。

「你是多夢的，不但睡時有夢，開了眼你還會做夢呵！」君實也常常這麼反駁她。

現在君實居然有了夢，他自覺是意外，並且又證明了往常確是無夢，不是遺忘，所以他努力要回憶起那些夢來。以便對夫人講。即使是這樣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輕輕放過，他肯讓夫人在心底裏疑惑他的話是撒謊，他是要人時時刻刻信仰他，看着他聽着他，攤出全靈魂來受他的擁抱。

他輕快地吐了口氣，再睜開眼來，凝視窗紗上跳舞的太陽光；然後，沙發榻上的那團衣服吸引了他的視線，然後迅速的在滿房間掠視一周，終於落在夫人的臉上，不知道爲什麼，這位熟睡的小婦，現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閉合得緊緊的，正是昨天和君實嘔氣時的那副面目了，近來他們倆常有意見上的不合，嫻嫻對於丈夫的議論常常提出反駁，而君實也更多的批評夫人的行動，有許多批評，在嫻嫻看來，簡直是故意立異，嫻嫻的女友李小姐，以爲這是嫻嫻近來思想進步，而君實反倒退步之故。這個論斷嫻嫻頗以爲然，君實卻絕對不承認，他心裏暗恨李小姐，以爲自己的一個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壞了，昨天便借端發洩，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評了一番，最使嫻嫻不快的，是這幾句：

「……李小姐的行爲，實在太像滑頭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謂政治活動，究竟她明白什麼是政治？嫻嫻我並不反對女子留心政治，從前我是很熱心勸誘你留心政治的，你現在總算是知道幾分什麼是政治了。但要做實際活動——嚇！主觀上能力不敷，客觀上條件未備，況且李小姐還不是把政治活動當作電影跳舞一樣，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時髦玩意罷了。又說女子要獨立，要社會地位，咳，少說些門面話罷！李小姐獨立在什麼地方？有什麼社會地位？我知道她的地位是在卡爾登，在月宮跳舞場！現在又說不滿於現狀，要革命，咳，革命，這一向看厭了革命，卻不道還有翻新花樣的在影戲院跳舞場裏叫革命……」

君實說話時的那種神氣——看定了別人是永遠沒出息的神氣，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罵槐，更使嫻

嫻難受；她那時的確動了真氣。雖然君實隨後又溫語撫慰，可是嫻嫻整整有半天納悶。

現在君實看見夫人睡中猶作此態，昨日的事便兜上心頭；他覺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離開他，覺得自己再不能獨佔了夫人的全靈魂。這位長久擁抱在他思想內精神內的少婦，現在已經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見解了。這在自負很深的君實，是難受的，他愛他的夫人，現在也還是愛；然而他最愛的是以他的思想爲思想，以他的行動爲行動的夫人。不幸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嫻嫻非復兩年前的嫻嫻了。

想到這裏，君實忍不住微微啣了口氣。他又閉了眼，冥想夫人思想變遷的經過。他記得前年夏天在莫千山避暑的時候，嫻嫻會就女子在社會中應盡的職務一點發表了獨立的意見，難道這就是今日趨向各異的起點麼？似乎不是的；那時嫻嫻還沒認識李小姐。似乎又像是的；此後嫻嫻確是一天一天的不對了。最近的半年來，她不但思想變化，甚至舉動也失去了優美細膩的常態，衣服什物都到處亂丟，居然是『成大事者不修邊幅』的氣派了。君實本能的開眼向房中一瞥，看見他自己的世界縮小到僅存南窗下的書桌；除了這一片『乾淨土』，全房到處是雜亂的痕跡，是嫻嫻的世界了。

在沉鬱的心緒中，君實又回憶起嫻嫻和他的一切瑣屑的齟齬來。莫千山避暑是兩心最融洽的時代，是幸福的頂點，但命運的黑絲，似乎也便在那時走進了他們的生活；似乎嫻嫻的變態，最初是在趣味方面發動的，她漸漸的厭倦了靜的優雅的，要求強烈的刺激；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實意見相反了。買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戲，上一回菜館，都成爲他們倆爭執的題材；常常君實喜歡甲，嫻嫻偏喜歡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張完全勝利，結果總是犧牲了一方面。因爲他們都覺得『各行其是』的辦法徒然使兩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輪替着都有失敗都有勝利，那時，勝利者果然很滿意，失敗者亦未始沒有相當的報償，事過後的求諒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敗者的愉快。這樣的爭執，當第一二次發生時，兩人的確都會認真的煩惱過，但後來發現了和解時的澈骨的美趣，他們又默認這也是愛的生活不可少的波瀾。所以在習慣了以後，君實常常對嫻嫻說：

『這回又是你得了勝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嬌養的小姐，你不要以為你的勝利是合理的，是久長的。』於是在軟顫的笑聲中，嫻嫻假在君實的懷中，給他一個長時間的吻。這是她的勝利的代價，也是她對於丈夫為愛而讓步的熱忱的感謝。

但是不久這種愛的戲謔的神祕性也就磨鈍了。當給與者方面成為機械的照例的動作時，受者方面便覺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張失敗的隱痛卻在心裏跳動了。況且嫻嫻對於自己的主張漸漸更堅持，差不多每次非她勝利不可，於是本不願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實行了。這便是現在君實臥室中的勢力範圍只剩了一個書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來了。這是個無聲的痛苦的鬭爭。君實曾經用盡能力，企圖恢復他在夫人心窩裏的獨佔的優勢，然而徒然。嫻嫻的心裏已經有一道堅固的壁壘，頑抗他的攻擊，並且嫻嫻心裏的新勢力又是一天一天擴張，驅逼舊有者出來。在最近一月中，君實幾次感到了自己的失敗，他承認自己在嫻嫻心中的統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終不很明白，為什麼兩年他那樣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佔有了她的全靈魂，而現在卻失之於不知不覺，並且恢復又像是無望的。兩年前的夫人，好比是一塊海棉，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現在這同一的心，卻不知怎的已經變成一塊鐵，雖然他用了熱情的火來鍛鍊，也軟化不了牠。『神祕的女子的心呵！』君實納悶時常常這樣想。他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諷刺，希望諷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嫻嫻心裏的鐵。於是李小姐成了諷刺的目標。君實認定夫人的心質的變化，完全是李小姐從中作怪。有時他也覺得諷刺不是正辦，許會使嫻嫻更離他遠些。但是，除了這條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呵，神祕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嘆着氣這麼想。

君實陡然煩躁起來了。他抖開了身上的羊毛毯，向牀沿翻過身去；他竟忘記了自己的左手還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嫻嫻也驚醒了。她定下了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邊，又輕輕的翹起頭來，從丈夫的肩頭瞧他的臉。君實閉了眼不動，他覺得有一隻柔軟的臂膊放到胸口來了。他又覺得耳根邊被毛茸茸的細髮拂着作

癢了。他還是閉着眼睛不動，卻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個身體壓上來，另一個心的跳聲也清晰地聽得，君實再忍不住了，睜開眼來，看見嫻嫻用兩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對面的瞧着他的臉，像一匹貓偵伺一隻詐死的老鼠。君實不禁笑了出來。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嫻嫻微笑地說，同時兩臂一鬆，全身落在君實的懷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從長背心後透出來，淪浹了君實的肌骨；他委實有些搖搖不能自持了。但隨即一個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這溫軟的胸脯，這可愛的面龐，這善盛的長眉，這媚眼，這誘人的熟透櫻桃似的嘴唇——一切，這迷人的一切，都是屬於他的，確確實實屬於他的，然而在這一切以內，隱藏得很深的，有一顆心，現在還感得牠的跳動的心，卻不能算是屬於他的了！他能够接觸這名為嫻嫻的美麗的形骸，但在這有形嫻嫻之外，還有一個無形的嫻嫻——她的靈魂，已經不是他現在所能接觸了！這便是所謂戀愛的悲劇麼？在戀愛生活中，這也算是失戀麼？

他無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會嫻嫻的疑問的注視。突然一隻手掩在他的眼上；細而長的手指映着陽光，彷彿是幾枝透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細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貼的圍繞着，凡三匝。這是他們在莫干山消夏的紀念品，前幾天斷了線，新近才換好的。君實輕輕的拉下了嫻嫻的手，細珍珠給他的手指一種冷而滑的感覺，他的心靈突然一震，呵，可紀念的珠串！可紀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樂！祝福這再不能回來的快樂！

君實的眼光惘惘然在這些細珠上徘徊了半晌，然後，像感觸了什麼似的，倏地移到嫻嫻的臉上。這位少婦的微帶惺忪的眼睛卻也正在有所思的對他看。

『我們過去的生活，那些日子你覺得頂快活。』

君實慢慢的說，像是每個字都經過深長的咀嚼的。

『我覺得現在頂快活。』

嫻嫻笑着回答，把她的身體更貼緊些。

「你不要隨口亂說，嫻嫻，想一想罷——仔細的想一想。」

「那麼，我們結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確的說，是第一個月，最快活。」

「爲什麼？」

嫻嫻又笑了。她覺得這樣的考試太古怪。

「爲什麼不爲什麼。只因爲那時候我的經驗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頁空白，到那時方才填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感到特別興味，而且也很模糊了。只有結婚後的生活——唔，應該說是結婚後第一個月，即使是頂瑣細的一衣一飯，我似乎都記得明明白白。」

君實微笑着點頭，過去的事也再現在他眼前了，然而接踵來了感傷。難道過去的歡樂就這麼永遠過去，永遠喚不回來麼？」

「那麼，你呢？你覺得——那些日子頂快活？」

嫻嫻反問了。她把左手撫摩君實前額的頭髮，讓珍珠手串的短尾巴在君實眉間擺盪。

「我不反對你的話，但是也不能贊成。在我，新結婚的第一年——或照你說，第一月，只是快樂的起點，不是頂點。我想把你造成爲一個理想的女子，那時正是我實現我的理想的開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並未達到真的快樂。」

「我聽你說過這些話好幾次了。」

嫻嫻淡淡的插進來說，雖然從前聽得了這些話，也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現在卻不樂意聽說自己被按照了理想而創造。

「可是你從來沒問過我的理想究竟是成功呢抑是失敗。嫻嫻，我的理想是成功的，但是也失敗了。莫干山避暑的時候，你的創造剛好成功，嫻嫻，你記得我們在銀鈴山瀑布旁邊大光石頭上的事麼？你本來是頗有

些拘束的，但那時，我們坐在瀑布旁邊，你穿了件 Veit，正和你現在一樣。自然這是一件小事，但很可以證明你的創造是完成了，我的理想是實現了。」

君實突然停止，握住了嫻嫻的臂膊，定着眼睛對她瞧。這位少婦現在臉上熱烘烘了，她想起了當時的情形，她轉又自怪爲什麼那時對於此等新奇的刺戟並不感得十分的需要。如果在現今呀……

但是君實早又繼續說下去了：

『我的理想是實現了，但又立即破碎了！我已經引滿了幸福之杯。以前，我們的生活路上，是一片光明，以後是光明和黑暗交織着了。莫干山成了我們生活上的分水嶺。從山裏回來，你就漸漸改變了。嫻嫻，你是從那時起，一點一點的改變了。你變成了你自己，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創造成的你了。我引導你所讀的書，在你心裏形成了和我各別的見解，我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相信書裏的真理會有兩個。嫻嫻，你是在書本子以外——在我所引導的思想以外，又受了別的影響，可是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

君實的臉色變了，又閉了眼；理想的破滅使他十分痛苦，如夢的往事又加重了他的悵悶。

二

君實在二十歲時，滿腦子裝着未來生活的憧憬。他常常自說，二十歲是他的大紀念日；父親死在這一年，遺給他一份不算小的財產，和全部的生活的自由。雖然只有二十歲，卻沒有半點浪漫的氣味；父親在日的諄諄不倦的『庭訓』，早把他的青春情緒剝完，成爲有計畫的實事求是的人。在父親的靈牀邊，他就計畫如何安排未來的生活，也含了哭父的眼淚，凝視未來的夢像。旅行者計畫明日的行程似的，他詳詳細細的算定了如何實現未來的夢，他要研究各種學問，他要找一個理想的女子做生活中的伴侶，他要遊歷國內外考察風土人情，他要鍛鍊遺大投艱的氣魄，他要動心忍性，他要在三十五六年富力強意志堅定的時候生一子一女，然後，過了四十歲爲祖國爲社會爲人類服務。

這些理想，雖說是君實自己的，但也不能不感謝他父親的啓示。自從戊戌政變那年落職後，老人家就無意仕進，做了『海上寓公』，專心整理產業，管教兒子。他把滿肚子救國強種的經綸都傳授了兒子，也把這大擔子付託了兒子。他老了，少壯時奔走衣食，不曾定下安身立命的大方針，想起來是很後悔的，所以時常教兒子先須『立身』。他也計畫好了兒子將來的路，他也要照自己的理想來創造他的兒子。他只創造了一半，就放手去了。

君實之稟有父親的創造慾的遺傳，也是顯然的。當他選擇終身的伴侶時，很費了些時間和精神；他本有個『理想的夫人』的圖案，他將這圖案去校對所有碰在他生活路上的具有候補夫人資格的女子，不知怎的，他總覺得不對——社會還沒替他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蹉跎了五六年工夫，親戚們爲他焦慮，朋友們爲他搜尋，但是他總不肯決定。後來他的『苛擇』成了朋友間的譚助，他們見了君實時，總問他有沒有選定，但答案總是搖頭。一天，他的一個舊同學又和他譚起了這件事。

『君實，你選擇夫人，總也有這麼六七年了罷，單就我介紹給你的女子，少說也有兩打以上了，難道竟沒有一個中意麼？』

『中意的是儘有，但合於理想的卻沒有一個。』

『中意不就是合於理想麼？有分別麼？倒要聽聽你的界說了。』

『自然有分別的。』君實微微笑，倒要聽聽你的回答。『中意，不過是也還過得去而已，和理想的，差得很遠哪！如果我僅求中意，何至七年而不成？』

『那麼，你所謂理想的——不妨說出來給我聽聽罷。』

舊同學很有興味的問，他燃着一枝煙捲，架起了腿，等待着君實的高論。

『我所謂理想的，是指她的性情見解在各方面都和我一樣。』

君實還是微微笑的說。

「沒有別的條件——咳，別的說明了麼？」

「沒有就是這簡單的一句話。」

「舊同學很失望似的看着君實，想不到君實所謂『理想的』竟是如此簡單而且很像不通的。但他轉了話頭又問：

「性情見解相同的，似乎也不至於竟沒有罷；我看來，張女士就和你很配，王女士也不至於和你說不來。爲什麼你都拒絕了呢？」

「在學問方面講，張女士很不錯；在性情方面講，王女士是好的，但即使她們倆合而爲一，也還不是我的理想。她們都有若干的成見——是的，成見在學問上在事物上都有的。」

舊同學不得要領似的睜大了驚異的眼。

「我所謂成見，是指她們的偏激的頭腦，是的，新女子大都有這毛病。譬如說，行動解放些也是必要的，但她們就流於輕浮放浪了；心胸原要闊大些，但她們又成爲專門齷齪，不屑注意家庭中爲妻爲母的責任；舊傳統思想自然要不得的，不幸她們大都又新到不知所云。」

「哦——這就難了；但是，也不至於竟沒有罷！」

舊同學沉吟地說：他心裏卻想道：原來理想的，只是這麼一個半新不舊的女子！

「可是你不要誤會我是寧願半新不舊的女子。」君實再加以說明，似乎他看見了舊同學的意思。「不是的，我是要全新的，但是不偏不激，不帶危險性。」

「那就難了。混亂矛盾的社會，決產生不出這樣的女子。」

君實同意地點着頭。

「你不如娶一個外國女子罷。」舊同學像發見了新理論似的高聲說，「英國女子，大都是合於你的想像的。得了，君實，你可以留意英國女子。你不是想遊歷歐洲麼，就先到倫敦去找去。」

「這原是一條路，然而也不行。沒有中國民族性做背景，沒有中國五千年文化做遺傳的外國女子，也不是我的理想的夫人。」

「呵！君實！你大概只好終身不娶了！或者是等到十年二十年後，那時中國社會或者會清明些，能夠產生你的理想的夫人。」

舊同學慨歎似的作結論，意要收束了本問題的討論，但君實卻還收不住，他豎起大拇指霍地在空中畫了個半圓形，鄭重的說：

「也不然。我現在有了新計畫了。我打算找一塊璞玉——是的，一塊璞玉，由我親手雕琢而成器。是的，社會既然不替我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來創造一個！」

君實眼中閃着躊躇滿志的光，但舊同學卻微笑了；創造一個夫人，未免近於笑話，罷！然而君實確是這麼下了決心了。他早已盤算過：只要一個混沌未鑿的女子，只要是生長在不新不舊的家庭中，即使不曾讀過書，但得天資聰明，總該可以造就的，即使有些傳統的性習，也該容易轉化的罷。

又過了一年多，君實居然找得了想像中的璞玉了，就是嫻嫻，原是他的姨表妹；他的理想的第一步果然實現了。

嫻嫻是聰明而豪爽，像她的父親；溫和而精細，像她的母親。她從父親學通了中文，從母親學會了管理家務。她有大的學習能力；無論什麼事，一上了手，立刻就學會了。她很能感受環境的影響，她實在是君實所見的一塊上好的「璞玉」。在短短的兩年內，她就讀完了君實所指定的書，對於自然科學，歷史，文學，哲學，現代思潮，都有了常識以上的了解。當她和君實遊莫干山的時候，在那些避暑的「高等華人」的太太小姐隊中，她是個出色的人兒。她的優雅的舉止，有教育的譚吐，廣闊的知識，清晰的頭腦，活潑的性情，都證明她是君實的卓絕的創造品。

雖則如此，在創造的過程中，君實也煞費了苦心。

嫻嫻最初不喜歡政治，連報紙也不願意看；自然因為她父親是風流名士，以政治爲濁物，所以嫻嫻是沒有政治頭腦的遺傳的。君實卻素來留心政治，相信人的政治的動物，以爲不懂政治的女子便不是理想的完全無缺的女子。他自己讀過各家的政治理論，從柏拉圖以至浩布士、羅素，甚至於克魯泡特金、馬克思、列寧；然而他的政治觀念是中正健全的，合法的。他要在嫻嫻的頭腦裏也創造出一個政治觀念。他對於女子的政治運動的見解，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如果大多數女子自己來要求參政權，我就給她們。』英國的已頗激烈的『藍襪子』的參政權運動，在君實看來是不足取的。

他抱了嚴父望子成名那樣的熱心，誘導嫻嫻讀各家的政治理論；他要嫻嫻留心國際大勢，用苦心去記人名地名年月日；他要嫻嫻每天批評國內的時事，而他加以糾正。經過了三個月的奮鬥，他果然把嫻嫻引上了政治的路。

第二件事使君實極感困難的，是嫻嫻的樂天達觀的性格；不用說，這是名士的父親的遺傳了。並且也是君實所不及料的。嫻嫻這種性格，直到結婚半年後一個明媚的四月下午，第一次被君實發見。那一天，他們夫婦倆遊龍華，坐在泥路旁的一簇桃樹下歇息。嫻嫻仰起了面孔，接受那些悠悠然飄下來的桃花瓣。那淺紅的小圓片落在她的眉間，她的嘴唇旁，她的頸際，——又從衣領的微開處直滑下去，黏在她的乳峯的上端。嫻嫻覺得這些花瓣的每一個輕妙的接觸，都像初夜時君實的撫摸，使她心靈震撼，感集甜美的奇趣；似乎大自然的春氣已經電化了她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纖微，每一枝極細極細的血管，以至於她能够感到最輕的拂觸，最弱的聲浪，使她記憶起塵封在腦角的每一件最瑣屑的事。同時一種神祕的活力在她腦海裏翻騰了；有無數的感想滔滔滾滾的湧上來，有一種似甜又似酸的味兒灌滿了她的心；她覺得有無數的話要說，但一個字也沒有。她只抓住了君實的手，緊緊地握着，似乎這便是她的無聲的話語。

從路那邊來了個衣衫襤褸的醉漢來了，映着酩酊的酒臉，耳槽裏橫插着一小枝桃花。他跟踉地高歌而來，他楞起了血紅的眼睛，對嫻嫻他們瞥了一眼，然後更提高了嗓子唱着，轉向路的西頭去了。

『哈哈，哈哈！』

醉漢狂笑着睨視路角的木偶似的挺立着的哨兵。似乎他說了幾句什麼話。然後，他的簸盞的身形沒入桃林裏不見了。

『哈哈，哈哈……』

遠遠的還傳來了漸與漸細的笑聲，像扯細了的糖絲，裊裊地在空中迴旋。嫻嫻鬆了口氣，把遙矚的目光從泥路的轉角收回來，注在君實的臉上。她的嘴角上浮出一個神祕的忘我的笑形。

『醉漢神游乎六合之外的醉漢！』嫻嫻贊頌似的說，『這就是莊子所說的別足的王駘，沒有腳指頭的叔山無趾，生大瘤的璽瓮大癩那一類的人罷……君實，你看見他的眼光麼？他的對於一切都感得滿足的眼光呀！在他眼前，一切我們所崇拜的，富貴，名譽，威權，美麗，都失了光彩呢。因為他是藐視這一切的，因為他是把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是非，小大，都一律等量齊觀的，所以他對於一切都感得那樣的滿足罷！爸爸常說：醉中始有「全人」，始有「真人」。』今天我纔深切的體認出來了。我們，自以為聰明美麗，真是井蛙之見，我們的精神真是可笑的貧乏而且破碎呵！』

君實驚訝地看着他的夫人，沒有回答。

『記得十八歲的時候，爸爸給我講莊子我聽到「藐姑射仙子」那一段，我神往了；我想起人家稱贊我的美麗聰明那些話，我慚愧得什麼似的，我是個不堪的濁物罷哩。後來爸爸說，藐姑射仙子不過是莊子的比喻，大概是指「超乎物外」的元神；可是我仍舊覺得自己是不堪的濁物。我常常設想，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的看法，應該像是站在雲端裏俯矚下面的景物，一切都是平的，分不出高下來。我會經試着要持續這個心情，有時竟覺得我確已超出了人間世，夷然忘了我的存在，也忘了人的存在。』

嫻嫻凝眸望着天空，似乎他看見那象徵的藐姑射仙子冷冷然御風而行就在天的那一頭。

君實此時正也忙亂地思索着。他此時方才知道嫻嫻的思想裏竟隱伏着樂天達觀出世主義的毒。他回

想不久以前，嫻嫻看了西洋哲學上的一元二元的辯論，曾在書眉上寫了這麼幾句：『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物畢同畢異。』這不是莊子的話麼？他又記得嫻嫻看了各派政論家對於『國家機能』的駁難時，曾經笑着對他說：『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都是的，也都不是的。』當時以為她是說笑，現在看來，她是有莊子思想作了底子的；她是以站在雲端看『蠻觸之爭』的心情來看世界的哲學問題。政治爭論的君實認定非先掃除嫻嫻的達觀思想不可了。

從那一天起，君實就苦心的誘導嫻嫻看進化論，看尼采，看唯物派各大家的理論。他鑑於從前把兩方面的學說給她看所得的不好的結果，所以只把一方面給她了。雖然唯物主義應用在社會學上是君實自己所反對的，可是為的要醫治嫻嫻的唯心的虛無主義的病，他竟不顧一切的投了唯物論的猛劑了。

這一度改造，君實終於又奏了凱旋。

然而還有一點小節須得君實去完工。不知道為什麼，嫻嫻雖則落落有名士氣，然而差於流露熱情。當他們第一次在街上走，嫻嫻總是離開君實的身體有半尺光景。當在許多人前她的手被君實握着，她總是一陣面紅，於是在幾分鐘之後便藉故洒脫了君實的手。她這種舊式女子的嬌羞的態度，常常為君實所笑。經過了多方的陶冶，後來嫻嫻膽大些了，然而君實總還嫌她的舉動不甚活潑。並且在閨房之內，她常常是被動的，也使君實感到平淡無味。他是信仰遺傳學的，他深恐嫻嫻的腴腆的性格將來會在子女身上種下了怯弱的根性，所以也用了十二分的熱心在嫻嫻身上做工夫。自然也是有志者事竟成呵，當他們遊莫干山時，嫻嫻已經出落得又活潑又大方，知道了如何在人前對丈夫表示細膩的呢愛了。

現在嫻嫻是『青出於藍』。有時反使君實不好意思，以為未免太肉感些，以為她太需要強烈的刺戟了。

三

這麼着在剎那間追溯了兩年來的往事，君實懶懶地倚在牀欄上，悶悶的趕不去那兩句可悲的話：『你

破壞了你自己的，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二十歲時的美妙的情懷，現在是隔了濃霧似的愈看愈模糊了。嫵媚卻先已起身，像小雀兒似的在滿房間跳來跳去，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

太陽光已經退到沙發榻的靠背上，和風送來了遠遠的市聲，說明此時至少有九點鐘了。兩杯牛奶靜靜的候在方桌上，幽幽然噴出微笑似的熱汽。衣櫥門的大鏡子，精神飽滿地照出女主人的活潑的情影。梳粧台的三連鏡卻似乎有妒意，牠以爲照映女主人的雪膚應該是屬於牠的職權範圍的。

房內的一切什物浸落在五月的晨氣中，都是活力瀰滿的一排一排的肅靜地站着，等候主人的命令。牠們似乎也暗暗納罕着今天男主人的例外的晏起。

牀發出低低的嘆聲，抱怨牠的服務時間已經太長久。

然而墜入了幻滅的君實，卻依舊惘惘然望着帳頂，毫無起身的表示。

「君實，你很倦罷？你想什麼？」

嫵媚很溫柔的問，此時她已經坐在靠左的一隻沙發椅裏，拉一隻長統絲襪到她腿上；羊毛的貼身長背心的下端微微張開，盪漾出肉的熱香。

君實苦笑着搖頭，沒有回答。

「你還在咀嚼我剛才說的話麼？是不是我的一句『是你自己的手破壞了你的理想』使你不高興麼？是不是我的一句『你召來了魔鬼，但是不能降服他』使你傷心麼？我只隨便說了這兩句話，想不到更使你煩悶了。喂，傻孩子，不用胡思亂想了！你原來是成功的，我並沒走到你的反對方向。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我確是比你走先了一步了，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沒有回答。

「我是馴順的依着你的指示做的，我的思想行動，全受了你的影響。然而你說我又受了別的影響。我自然知道你是指着李小姐。但是，君實，你何必把一切成績都推在別人身上，你應該驕傲你自己的引導是不錯

的呀！你剝了我的樂天達觀思想，你引起了我的政治熱，我成了現在的我了，但是你倒自己又看出不對來了。哈，君實，傻孩子，你真真的玩了黃道士召鬼的把戲了，黃道士燒符念咒的時候，惟恐鬼不來，等到鬼當真來了，他又怕得什麼似的，心裏抱怨那鬼太猶惡，不是他的理想的鬼了。」

嫻嫻撲嗤地笑了，雖然看見君實皺起了眉頭，已經像是很生氣，但她只顧格格地笑着。她把第二隻絲襪的長統也拉上了大腿，隨即走到牀前，捧住了君實的面孔，很嫵媚的說：

「那些話都不用再提了。誰知道明天又會變出什麼來呀？君實，明天——不，我應該說下一點鐘，下一分鐘，下一刻那，也許你變了思想，也許我變了思想，也許你和我都變了；也許我們更離遠些，但也許我們倒又接近了。誰知道呢！昨天是那麼一會事，今天是一會事，明天又是一會事，後天怎樣自己還不會夢到；這就是現在光榮的流行病了。只有，君實，你，還抱住了二十歲時的理想，以為推之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君實，你簡直的有些傻氣了。好了，再不要獸頭獸腦的癡想罷。過去的，讓牠過去，永遠不要回顧，未來的，等來了時再說，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君實，好孩子，嫻嫻和你親熱，和你玩玩罷。」

用了緊急處置的手腕，嫻嫻又壓在君實的身上了。她的綿軟而健的壯肉體在他身上揉研，笑聲從她的喉間汨汨地泛出來，散在滿房，似乎南窗前書桌角的那一疊正襟危坐的書籍也忍不住有些心跳了。

君實卻覺得那笑聲裏含着勉強——含着隱痛，是嗔，是歎，是咒詛，可不是麼！一對淚珠忽然從嫻嫻的美目裏迸出來，落在君實的鼻鬚邊，又順勢淌下，鑽進他的口吻，君實像觸電似的全身一震，緊緊的抱住了嫻嫻的腰支，把嘴巴埋在剛剛側過去的嫻嫻的頸頸裏了。他感得了又甜又酸又辣的奇味，又愛又恨又憐惜的混合的心情，那只有嚴父看見敗子回頭來投到他腳下時的心情，有些相像。

然而這個情緒只現了一刹那，隨即另一感想抓住了君實的心。

——這便是女手的所以為神祕麼？這便是女子的靈魂所以畢竟成其為脆弱的麼？這便是女子之所以

成其爲 *Sentimentalist* 麼？這便是女子的所以不能發展中正健全的思想，而往往流於過或不及麼？這便是近代思想給與的所謂興奮緊張和徬徨苦悶麼？這便是現代人的迷亂和矛盾麼？這便是動的熱的刺戟的現代人人生下面所隱伏的疲倦、驚悸和沉悶麼？

於是君實更加確信自己的思想是健全正確，而嫻嫻毀壞了她自己了！爲了愛護自己的理想，爲了愛嫻嫻他必須繼續奮鬥，在嫻嫻心靈中奮鬥，和那些危險思想，那些徒然給社會以騷動給個人苦悶的思想爭最後之勝利，希望的火花，突又在幻滅的冷灰裏爆出來，君實又覺得勇氣百倍，如同十年前站在父親靈牀前的時候了。

他本能的斜過眼去看嫻嫻的臉，嫻嫻也正在偷偷的看他。

『嘻嘻……嘻嘻！』

嫻嫻又軟聲的笑起來了。她的頰上泛出淡淡的紅暈，她的半閉的眼皮邊的淡而細，媚而含嗔的笑紋，就如攝魄的符籙，她的肉感的熱力簡直要使君實軟化，呵，魅人的怪東西！近代主義的象徵！即使是君實，也不免搖搖的有些把握不定了。可是理性逼迫他離開這個嬌冶的誘惑，經驗又告訴他這是嫻嫻躲避他的嘮叨的慣技。要這樣容易的就蒙過了他是不可可能的。他在那噴紅的嫩頰上印了個吻，就鎮定地說：

『嫻嫻，你的話，正像你的思想和行動，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們鼓勵小孩子活潑，但並不希望他們爬到大人的頭髮梢，小孩子玩着一件事，非到哭散場不休，他們是沒有寸量的，不知道什麼叫做適可而止。嫻嫻，可是你的性格近來愈加小孩子化了。我引導你留心政治，但並不以爲當即可以鑽進實際政治——而況又是不健全不合法的政治運動。比如現在大家都說「全民政治」，但何嘗當真想把政治立即全民化呢，無非使大家先知道有這麼一句話而已，聽的人如果認真就要起來，那便是胡鬧了。嫻嫻，可是你近來就有點近於那樣的胡鬧，你不知道你是多麼的幼稚，你不知道你已經身臨險地了。今天早上我就做了一個可怕的夢——關於你的夢……』

君實不得不停止了；嫻嫻的忍俊不住的連續的小聲的笑，使他說不下去；他疑問地又有幾分不快地，看着嫻嫻的眼睛。

「你講下去哪。」

嫻嫻忍住了笑說；但從她的乳房的細微的顫動，可以知道他還在無聲的笑着。

「我首先要曉得你爲什麼笑？」

「沒有什麼呀！關於小孩子的——既然你認真要聽，說說也不妨。我聽了你的話，就連想到滿足小孩子的慾望的方法了；對八歲大的孩子說：『好孩子，等你到了十歲，一定買那東西來給你。』可是對十歲大的孩子又說是須得到十一歲了。永久是預約，永久是明年，直到孩子大了，不再要了，也就沒有事。君實——對不對？」

君實不很願意似的點了點頭。他彷彿覺得夫人的話裏有刺。

「你的夢一定是很好聽的，但一定也是很長的，和你的生活一般長。留着罷，今天晚上細細講罷。你看，鐘上已經九點二十分。我還沒洗臉呢。十點鐘又有事。」

不等君實開口，像一陣風似的，這位活潑的少婦從君實的擁抱中滑了出來；她的長背心也倒捲上去了，露出神祕的肉紅色，恰和霍地坐起來的君實打了個照面。嫻嫻來不及扯平衣服，就同影子一般引了開去。君實看見她跑進了梳粧台側的小門，砰的一聲，將門碰上。

君實愕然走到嫻嫻的書桌前坐下，隨手翻弄那些縱橫斜亂的雜誌。嫻嫻的兀突的舉動，使他十分難受。他猜不透嫻嫻究竟存了什麼心。說她是不顧一切的要實行她目前的主張罷，似乎不很像，她還不能擺脫舊習慣，她究竟還是奢侈嬌貴的少奶奶；說她是心安理得的樂於她的所謂活動罷，也似乎不像，她在動定後的剎那間時常流露了中心的彷徨和焦灼，例如剛才她雖則很灑脫的說：『過去的，讓她過去罷；未來的，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然而她狂笑時有隱痛，並且無端的滴了眼淚。他更猜不透嫻嫻對於他的態度。說她是有些異樣罷，她仍舊和他很親熱很溫婉；說她的沒有異樣罷，她至

少是已經不願意君實去顧問她的事，並且不耐煩聽君實的批評了。甚至於剛才不願意聽君實講關於她的夢。

——呵，神祕的女子的！君實不自覺地又這麼想。

神祕！他想來是不錯的，女子是神祕的，而嫻嫻尤其甚！她的構成，本來是複雜的。他於是細細分析現在的嫻嫻，再考察嫻嫻被創造的過程。

久被塵封的記憶，一件一件浮現出來；散亂的不連續的觀念，一點一點凝結起來；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他的所謂創造，只是破壞。並且他所以破壞的手段卻就在嫻嫻的腦子裏生了根。他破壞了嫻嫻的樂天達觀思想，可是唯物主義代替着進去了；他破壞了嫻嫻的厭惡政治的名士氣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盤踞着不肯出來；他破壞了嫻嫻的嬌羞嫻靜的習慣，可是肉感的，要求強烈刺激的習慣又同時養成了。至於他自己的思想卻似乎始終不會和嫻嫻的腦筋發生過關係。嫻嫻的確善於感受外來的影響，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對於嫻嫻卻是一絲一毫的影響都沒有。往常他自以為創造成功，原來只騙了自己！他自始就失敗了，何曾有過成功的一瞬。他還以為莫干山避暑時代是創造嫻嫻的成功期，咳，簡直是夢話而已！幾年來他的勞力都是白費的！

他又想起剛才嫻嫻說的『你自己的手破壞了自己的理想』那句話來了。他不得不承認這句話是對的。他覺得實在錯怪了李小姐。

他恨自己為什麼那樣糊塗！他自以為有計畫去實現他的憧憬的，而今卻發現出來他實在是有計畫去破壞自己的憧憬；他煞費苦心自以為按照了自己的理想而創造的，而今卻發現出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迷亂矛盾的社會，斷乎產生不出那樣的人。

舊同學的這句話閃上他的心頭了。他恨這社會就是這迷亂矛盾的社會破壞了他的理想的！可不是麼！在迷亂矛盾空氣中，什麼事都做不好的。他真真的絕望了！

霍浪霍浪的水聲從梳粧台側的小門後傳出來，說明那漂亮聰明的少婦正在那裏洗浴了。

君實下意識地轉過臉去望着那個小門。水聲暫時打斷了他的思緒。忽然衣櫥門的大鏡子裏探出一個人頭來。君實急轉眼看房門時，見那門推開了一條縫，王媽的頭正退出一半，她看見房裏只有君實不衫不履，呆呆地坐着，心下明白現在還不是她進來的時候。

突然一個新理想撞上了君實的心了。

爲什麼他要絕望呢？雖說是迷亂矛盾的社會產生不出中正健全思想的人，但是他自己，豈不是也住在這社會麼？他爲什麼竟產生了呢？可知社會對於個人的勢力，不是絕對的。

爲什麼他要喪失自信心呢？雖說是兩年來他的苦心是白費，但反過來看，豈不是因爲他一向只在嫻嫻身上做破壞工作，卻忽略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她，所以嫻嫻成其爲現在的嫻嫻麼？只要他從此以後專力於介紹自己所認爲健全的思想，難道不能第二次改變嫻嫻把她贏回來麼？一定的。從前爲要掃除嫻嫻的樂天達觀名士氣派的積滯，所以冒險用了破壞性極強的大黃巴豆，弄成了嫻嫻現在的昏瞶邪亂的神氣，目下正好用溫和健全的思想來扶養她的元氣。希望呀！人生是到處充滿着希望的，哪！只要能夠認明已往的過誤，『希望』是不騙人的！

現在君實的樂觀，是最近半個月來少有的了；而且這樂觀的心緒，也使他能够平心靜氣地檢查自己近來對於嫻嫻的態度。他覺得自己的冷諷辦法很不對，徒然增加嫻嫻的反感；他又覺得自己近來似乎有激而然的過於保守的思想也不大好，徒然使嫻嫻認爲丈夫是當真一天一天退步；他又覺得一向因爲負氣故意拒絕參加嫻嫻所去的地方，也是錯誤的，他應該和她同去，然後冷靜公正地地下批評，促起嫻嫻的反省。

愈想愈覺得有把握似的，君實不時望着浴室的小門；新計畫已經審慎周詳，只待嫻嫻出來，立即可以開始實現了。他像考生等候題紙似的，很焦灼，但又鼓舞。

房門又輕輕的被推開了。王媽慢慢的探進頭來，烏溜溜的眼睛在房裏打了個圈子。然後，她輕輕地走進

來抱了沙發榻上的一團女衣，又輕輕的去了。

君實還在繼續他的有味的沉思，嫻嫻剛才說過的話，也被他喚起來從新估定價值了。當時被忽略的兩句，現在跳出來要求注意：

——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是我先走了一步，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君實推敲那句『先走了一步』他以為從這一句看來，似乎嫻嫻自己倒承認確是受過他的影響，跟着他走，僅僅是現在軼出他的範圍罷了。他猛然又記起誰——大概是李小姐罷——也說過同樣意義的話，彷彿說他本是嫻嫻的引導，但現在他覺得乏了，在半路上停息下來，而被引導的嫻嫻便自己上來了。當真是這般的麼？自信很深的君實不肯承認。他絕對自信他不是中道而廢的軟背脊的人兒。他想：如果自己的思想而確可以算作執中之道呢，那也無非因為他曾經到過道的極端，看着覺得有點不對，所以又回來了；然而無論如何，嫻嫻的受過他的影響，卻又像是可信了，她自己和她的密友都承認了。可是他方才的推論，反倒以為全然沒有呢，反倒以為從前是用了別人的虎狼之藥來破壞了固有的嫻嫻，而現在須得他從頭做起了。

他實實在在迷住了，他覺得自己的推論很對，但也沒有理由推翻嫻嫻的自白，雖則剛才的樂觀心緒尙在支撐他，但不免有點彷徨了。他自己策勵自己說：『這個謎，總得先揭破，不然，以後的工作，無從下手。』然而他的苦思已久的發脹的頭腦，已不能給他一些新的煙土披里純了。

房門又開了，王媽第二次進來，怪模怪樣的在房裏張望了一會；後來走到梳粧台邊，抽開一個小抽屜，拿了嫻嫻的一雙黃皮鞋出去了。

君實下意識的看着王媽進來，又看着她出去；他的眼光定定地落在房門上半响，然後又收回來，在嫻嫻的書桌上徘徊，終於那象牙小兔子邀住了君實的眼光。他隨手拿起那兔子來，發見了『丈夫』二字被刀刮過的祕密了。但是他倒也不以為奇。他記得嫻嫻發過議論，以為『丈夫』二字太富於傳統思想的臭味，提到『丈夫』總不免令人聯想到『夫者天也』等等話頭，所以應該改稱『愛人』——卻不料這裏的兩個字

也在避諱之例！他不禁微笑了，以為嫻嫻太稚氣。於是，他想起嫻嫻為什麼還不出來。他覺得已經過了不短時候，並且似乎好久不聽得霍浪霍浪的水聲了。他注意聽，果然沒有異常寂靜。竟像是嫻嫻已經睡着在浴室裏了。

君實走到梳粧台旁的時候，愈加確定嫻嫻準是睡着在浴盆裏了。他剛要旋轉那小門的瓷柄，門忽然自己開了。一個人捧了一大堆毛巾浴衣走出來。

不是嫻嫻卻是王媽！

「是你……呀！」

君實驚呼了出來。但他立即明白了：浴室通到外房的門也開得直蕩蕩，嫻嫻從這里下樓去了。他，夫人——就是愛人也罷，卻像暴徒逃避了偵探的尾隨一般，竟通過浴室躲開了！他這纔明白王媽兩次進來取嫻嫻的衣服和皮鞋的背景了。他覺得嫻嫻太會和他開玩笑。

「少奶奶早已洗好了，叫我收拾浴盆。」

王媽看着君實的不快意的面孔，加以說明。

君實只覺得耳朵裏的血管轟轟地跳。王媽的話，他是聽而不聞。他想起早晨不祥之夢裏的情形。他嗅得了惡運的氣味，他的泛泡沫的情熱，突然冷了；他的尊嚴的自許，受傷了；而他的跳得更快的心，在敲着警鐘。

「少奶奶在樓下麼？」

便是王媽也聽得出這問句的不自然的音調了。

「出去了。她叫我對少爺說：她先走了一步了，請少爺趕上去罷。」——少奶奶還說，倘使少爺不趕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哦——」

這是一分多鐘後，君實喉間發出來的滯澀的聲浪。小小的象牙兔子又闖入他的意識界，一點一點放大

了，直到成爲人形，傲慢地斜起了紅眼睛對他瞧，他恍惚以爲就是嫵媚終於連紅眼睛也沒有了，只有白肚皮上『丈夫』的刀刮痕更清晰地在他面前搖擺。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野蓋薇）

詩與散文

茅盾

青年丙再向桌上的鮮花睇了一眼，嘴邊浮出個滿意的微笑，繼續在房中踱着。他的眼光注在自己的腳尖，跟住那黃皮靴的狹長的亮頭忽起忽落。他彷彿看見靴尖的每一翹送，便飄起了一朵彩霞，一朵粉紅色的鮮花，正是表妹送來的現在擱在書桌上的那樣的鮮花。

他忍不住又醉醺醺地微笑了，因為他看見腳尖上飄浮出來的花朵現在也幻出迷人的笑靨來；他立刻辨認得這可愛的笑靨卻就是佔據了他的全心靈的表妹的容貌。佔據了他的全心靈！『全』——心靈麼？青年丙此時是毫無愧怍地自信着。兩星期前初次遇見表妹的時候，他便在心裏對自己說：『到底來了，一個抓得住我的心靈的女子！』那時，他像煩渴到眼中冒火星的人驟然暢飲了清泉，像溺水的人抓得了一塊木板。『靈魂洗了個澡！』他用這句話來形容自己心境上的甜美清快。而冰雪聰明的表妹也似乎早已窺見他的隱衷，所以今天送來鮮花的時候，她那微風振幽篁似的可愛的聲音對他說：

『丙哥，你歡喜這些白玫瑰麼？希望你只看見潔白芬芳的花朵，莫想起花柄上的尖利的刺罷！人生的路上，有潔白芬芳的花，也有尖利的刺，但是自愛愛人的人兒會忘記了有刺，只想看有花！』

那時他的眼睛也溼了，他的心裏膨脹着銘感，他的喉頭被快樂擠滿，竟說不出一句話。如果不是這樣端麗溫柔的表妹，他一定要直前擁抱了，用無數的親吻來代替回答，然而在天女樣的表妹跟前，他只能噙着眼淚遙送感謝的熱忱。他時時覺得在表妹前他便變成了高尚聖潔些，似乎他的隱祕的罪愆也減輕了壓迫了。這剎那的閃電似的回憶，使他止步在書桌前；他惘然低下頭去在那束白玫瑰上輕輕地印了一個吻，然

後轉身對一面大衣鏡看着。

在鏡子裏對他展笑的，是一個修短合度，豐韻瀟灑的少年；一對不大不小的眼睛，凝眸時盪漾出幽波，瞬動時燃熾着情熱，玲瓏的口輔，便是不語的時候也像有溫柔絮語在低低傾訴。

青年丙忍不住獨自笑出聲來。像他這樣的俊偉的人物該算是不辱沒了表妹罷，並且亦惟有像他這樣的人物纔能懂得什麼是女性的精神美罷，他自己真難自信曾有一時竟會顛倒於一個徒有肉體的女子。他想來那該是一個夢，清醒的他，是決不會那樣庸劣卑污的罷。

突然他看見鏡子裏的他的身後探出個人頭來了。黑而多的頭髮，長的眉毛和長的眼睛，眉目之間的紅暈，半開的笑口，都像電流似的通過他全身，使他震了一下。他本能地退後一步，同時心裏說：『自然只是幻覺而已。難說會是真的她又來了麼？』然而鏡子裏的人頭亦引前一步，半曠半怨的目光從鏡子裏射定了他。這宛如一道烈火，燒毀了他的空想的網，又引燃了他的憤怒。他霍地轉過身來，便和一位身材苗條的婦人面對面了；他皺了眉，睜大了眼睛，似乎是氣得說不出話來。

二

『我知道你的心已經變了，我知道你十分討厭我——十分，正好像你從前的十分愛我，可是不肯放鬆你。你們那些新名詞，我全不懂，我沒有學問，沒有思想，沒有你們那些的新思想，我是被你們所謂紳士教育弄壞了的人，可是我知道有我自己。如果我不是不樂意，從前你休想近我的身體；如果我還是樂意你，現在你也休想一腳踢開我，我不能讓你睡在別個女人的懷裏。』

這是從玫瑰一般可愛的嘴唇裏吐出來的尖針似的話語。青年丙禁不住心頭發抖。她的挑釁的眼光現在萎縮了，偷偷地從長眉毛間滑下去，經過了雖曠猶媚的小口，彎彎的下頰，半袒露的白緞子似的胸頸，終於停留在薄紗衫下輕輕地跳動的一對小阜的尖頂。於是有別一滋味的顫抖驀地兜上了心頭。

「哎，何必多說這些廢話呢？」

青年丙希求和解似的說，同時在心裏打了個寒噤。他自恨這一次又被抓住了。他無論如何掙不脫身。他近來纔意識到自己的脆弱；即使是已經澈骨地恨着眼前這個迷人的女子，卻沒有能力抵禦她的魅惑。在背後時，他幾次決意要丟開她，甚至不惜演悲劇；但是一見了面，他就只剩得「但願她莫再來惹我」的苟安而惶恐的心情了。再經過幾分鐘，他又將無助地倒在她腳下，像一個可憐的俘虜。他現在唯一的遁路是不看見她，又有個渺茫的希望則是想從表妹那裏得些力量。該「是表妹的聖潔的靈魂來將我拔出這可怖的煩惱罷！」他常常這麼想。

「廢話！我想來我應該多使用我的舌頭纔好呢。可是不許你多說話！我不是空話喂得飽的。我要實實在在的事兒！就是你第一次要求我的時候所說的實實在在的事兒。」

這尖媚的聲音打斷了青年丙的悵惘的思索。女子一面說，一面微微笑着，用左手攬住了青年丙的肩胛，隨即伸過猩紅的小口去，在他頰上啄了幾下。

大衣鏡映出這一對偎倚着的人兒的面容：男子臉上有「沒奈何」的神氣，女子嘴角浮着勝利的微笑。「怎麼你總是這幾句話？」丙軟弱地企圖抗議了。「桂，那些話從你的嘴裏說出來，多少總有點不相宜罷！」他慢慢地撫弄桂的頭髮，接下去說，「你怨我變了心，你怨我沒有從前那樣的待你親熱，你甚至說我已經十分討厭你，桂，你這些猜測究竟對不對，我不願意多分辨，但是桂，你也得自己知道你近來確已變了，大大的變了。你是一天一天的肉感化，一天一天的現實化，一天一天的粗淺化，哎，桂，你是太快地進了平凡醜惡的散文時代了。」

回答是長聲的蕩人的魂的冷笑。

「男女間的關係應該是「詩樣」的——「詩意」的；永久是空靈，神祕，合乎旋律，無傷風雅，這種細膩纏綿，詩樣的感情，本來是女性的特有品。可是桂，不知你怎地喪失了這些美點了；你說你要「實實在在的事

兒。」你這句話，把你自己裝扮成十足的現實，醜惡，散文一樣——用正面字眼來說，就是淫蕩……」

丙的議論不得不中途停止了。小小的清脆的「拍」的一聲，報告桂的肥手掌正落在丙的嘴巴上，而且乘勢握着那兩片紅唇，不讓牠們再鼓動了。丙似乎突然一驚，但隨即坦然自若地把眼光斜到右邊，看一下書桌上的玫瑰花，他心裏盼望有一場惡鬧——一場可使他們倆不能再晤見不好意思再晤見的惡鬧，同時卻亦未始不感得溫軟的胸脯的慰貼，又是難以割捨，徘徊在這矛盾的情緒間，他不敢正視桂，只偷偷地向大衣鏡瞥了一眼。然而大衣鏡中映出來桂的面容，並沒生氣，她反而得意地笑着，更緊緊地抱住了丙，她很嫵媚然而又威嚴地說：

「不許你再開口了！爲的你太會說謊。」

「什麼謊？可是你也不能不承認你近來自己的變相！」

「你說的什麼變相，我不承認，我只知道心裏要什麼，口裏就說什麼，你呢，嘴裏歌頌什麼詩樣的男女關係，什麼空靈，什麼神祕，什麼精神的愛，然而實際上你見了肉就醉，你顛狂於肉體，你喘息垂涎，像一條狗！我還記得，就同昨天的事一樣，你曾經怎樣崇拜我的乳房，大腿，我的肚皮！你的斯文，清高，優秀，都是你的假面具，你沒有膽量顯露你的本來面目，你還想教訓我，你真不怕羞！」

又意外地笑了幾聲，桂突然將丙推在近旁的沙發上，自己就跨坐在他膝頭。她的眉梢泛起了兩片紅暈，她的眼睛有些潮溼。這在平時往往會引起丙的興奮，但現在則桂的一番話似乎很傷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身受着這樣肉感的女性的愛撫，並不覺得愉快，反像是被侮辱了似的。他很想發作一下，然而沒有足夠的勇氣，他只好委屈地忍受。

這種神情，自然躲不過桂的銳眼，她勝利地笑了起來，又輕聲說：

「你們男子，把嬌羞，幽媚，柔媚，諸如此類一派的話，奉承了女子，說這是婦女的美德，然而實在這是你們用的香餌，我們女子，天生的弱點是喜歡恭維，不知不覺吞了你們的香餌，便甘心受你們的宰割。在學校的時

候，老師們也教導我們要知道嬌羞，幽嫻，柔媚，我崇拜這三座偶像，少說也有十年，直到兩個月前纔被你打破了！你……」

「我打破了你的！」

青年丙急口插進來分辯。他真心確信並沒做過這樣的事。桂俯下頭去在丙的嘴唇上輕輕地咬了一口，同時長眉毛一挺，格格地豔笑着說：

「還不是你麼？如果我那時不打破那三座偶像，我一個體面人家的寡媳，怎麼會倒在你——一個寄住在家裏的少年的懷抱呀？你聰明的人兒，引誘我的時候，惟恐我不淫蕩，惟恐我怕羞，惟恐我有一些你們男子所稱爲婦人的美德；但是你，既然厭倦了我的時候，你又惟恐我不怕羞，不幽嫻柔媚，惟恐我纏住了你不放手，你，剛才竟說我是淫蕩了！不差，淫蕩，我也承認，我也毫沒羞怯；這都是你教給我的！你教我知道青春快樂的權利是神聖的，我已經遵從了你的教訓，這已成爲我的新偶像。在這新偶像還沒破壞以前，我一定纏住了你，我永不放手！」

更沒有回答了，和她的宣言一致，桂現在是取了更熱烈的旋風似的動作，使青年丙完全軟化，完全屈伏。黑暗漸漸從房子的四角爬出來，大衣鏡卻還明晃晃地蹲着，照出桂的酡紅的雙頰耀着勝利之光，也照出丙的力疾喘氣的微現蒼白的嘴角。

三

電燈亮時，青年丙頹然躺在牀上，光着眼看帳頂。苗條身材的女子已經去了，然而書桌角上，和玫瑰花並排地，還留有一方淺綠色的印花手帕，很驕蹇地躺在那裏，似乎就是女主人的代表，又像是監視青年丙的坐探。

多色的輕煙和飄浮無定的金星，尙掛在青年丙眼前，像東洋式的煙火。他覺得身下的牀架還是在漸漸

地漸漸地向上浮；他又覺得軟癱無力的四肢還是沉浸在一種所謂暈眩的奇趣裏。同時也有個半自覺的意念在他的甜醉的腦膜上掠過；比從前何如！近來他每次和桂有了沾染時，總忍不住要發生這個感想——「妥當些說是追問，他在暈眩的奇趣中也常常半意識地這樣自問。然而每次都使他出驚的，是永不會有過否定的消極的答案。他委實找不出理由來說今不如故；他不能不承認每次的經驗都和第一度同樣地甜美，同樣地使他酥軟，使他沉醉。所不同者，第一度時還有些新鮮的驚喜的探險的意味，因而增加了說不明白的神祕的美感。這在第二度時已經褪落至於幾乎沒有，現在則自然完全消失了。每次追想到這一點，他總不免有些惆悵，他稱這第一度爲『靈之顫動』，稱以後的爲『肉的享宴』。」

『再給我一次靈之顫動罷！——如果能夠再有那樣一次，够多麼好！』

這樣的話，青年丙也曾對桂說過。現在他已經企圖要在表妹處覓取所謂『靈之顫動了』，但是間或想起了桂不無歉然的時候，他仍舊自以爲假使桂能够給他『靈之顫動』像第一度那樣，或者他未必『多此一舉』，再舍近而求遠罷。

青年丙的眼光落在書桌角的玫瑰花上；一陣惶恐的情緒驀地兜上心來了。玫瑰的蓓蕾好像就是表妹的笑靨；而花柄上的刺，也彷彿就是表妹笑中的譏諷。他趕快轉過臉去，暗暗噓了口氣。『我的行爲是不道德的麼？』他忍不住自問。他的在此等時的第一念大都是屬於桂。他覺得既然已經全心靈愛着表妹，就不應該再和桂有往來；仍舊接受桂，便是欺騙了桂。『以前的事，自可不論，但現在還和她沾染，至少是太欺負了她罷。』青年丙十分真誠地懺悔。此時他不但沒有憎恨桂的意思，反倒可憐她了；他痛罵自己是墮落到極頂的懦夫，他承認自己的態度是兩面欺騙。

他自暴自棄似地翻過身去，把臉孔對着牆壁。他的心頭像是壓着一塊鉛；他的眼眶有些紅了。他痛苦地承認，像他這樣的人，果然不配愛表妹，也不配被桂所愛。他認識了自己是如何的脆弱，沒有向善的決心，也沒有作惡的勇氣。他直覺到自己將來的不可避免的失敗；他恍惚看見表妹冷冷地掉頭自去，他又看見桂怒容

戟指向着他。

青年丙瞿然一跳，兩眼睜得大大地，什麼幻象都沒有了。他慢慢地用手背來拭去了額上的幾滴冷汗，較為鎮靜地反省着。暫時怔了半晌，空蕩蕩地毫無感念；然後他拾起了愁思的端緒。他從桂的『怒容戟指』想到了桂近來的情意以及他自己對於桂的態度。他在心裏分辨說：『從前愛她，現在不愛她，這在道德上成問題麼？』說是現在既不愛她，就不應該再和她有沾染麼？不錯，然而她自己要來苦苦地纏住我，又有什麼辦法說我擁抱她的時候卻在想念別人，便是欺騙的行爲麼？但是她卻賴有此欺騙而感到快樂呢！如果能使人幸福，便是欺騙也該不算壞事罷；而況不是我居心要欺騙她，這是她迫得我不得不欺騙呀！於是青年丙覺得眼前一亮，心頭也輕鬆了許多。他翻過身去，突然那豔麗照眼的玫瑰花束又引起了他的不安。一大串問題像亂箭似的攢在他心頭了：『可是這豈非成了欺騙表妹麼？這該不會使表妹也感到快樂罷！欺騙在桂那方面，即使不算壞事，但在表妹這方面，至少不能算是好事罷。』於是他覺得已經損害了表妹的什麼權利；似乎他從表妹那裏偷了什麼東西轉給了桂了。

他反覆自問，又自己作答，他剛以為自己的一切行動並沒損害了誰，但轉念一想又覺得這實在是主觀的自解嘲，別人家決不會如此存想的。再過一會兒，他又勇敢地確信自己的不錯，並且以為別人的如何看法是大可不管了。他迷惘地機械地想着，儘繞着一正一反的圈子；直到後來不再能思索，只有『正』『反』兩個觀念在腦膜上霍霍地閃爍。

忽然彈指聲輕輕地從門上來了；輕輕地，然而像地震似的撼動人心。青年丙趕快跳起來開了門。門外是一片黑暗，對照着房裏的光亮，使這門口宛如個無底的深洞。頗長的一個白的人形，直立在黑洞中央，凝然不動。青年丙驚愕了幾秒鐘，便悄悄地上前一步，牽引那白的人形從黑洞口到光線下。他的全身細胞都在快活地發跳，然而他的舌頭蜷伏着不敢搖動；他疑惑只是一個快意的好夢。

默然相對了半晌，還是他先掙扎出一句話。

「桂奶奶！聽候您的吩咐！」

回答是幽然的一聲低嘆，可是長眉毛梢也淡淡地引起了紅暈了。

這都像電流那樣快，那樣有力，通過了青年丙的全軀壳，從腦海以至最渺小的腦神經纖維，都在發脹，都在冥冥地跳躍。他伸出左手去輕輕地圍繞了她的腰；他畏怯地企圖要使那軟綿綿高突的只有一層輕紗罩護着的胸脯貼到他自己的心頭；他的被醉意醺朦矓了的眼睛看見無數小金星從她的眉目間，鼻孔裏，口輔邊，乃至頸際髮梢，泡沫似的浮出來，飛滿了全房子。他又看見同樣的泡沫在他自己身上迸射出來，也躍着金光。然後他又聽得鼻鼻的管弦和鏗鏗的金鼓在不知什麼地方響出來，也充滿了全房子。

「生命的舞蹈呀！靈魂的舞蹈呀！」

在陶醉中，他這樣想。然而他也沒有忘卻問一句要緊話：

「白天我已經失望了，你是那樣的峻拒！」

「你怨不怨？」

「但現在是感多於怨了。」

他不知道怎樣纔能表示他的感激，他的愉快，他的興奮；他發狂似的汲取感官的快樂。然後，在旋風樣的官能刺戟的頂點，他忽然像跌入了無底的深坑……

他驚跳着醒過來，第一眼便看見並排地蹲在書桌角的綠手帕和玫瑰花。他呆呆地望了半晌，然後低聲嘆一口氣，他想：「便是好夢，也去得太匆匆；不可再得的靈之顫動，只能在夢中再現了；然而夢亦去的太匆匆呀！」

夢中的詩樣的情趣，金色的泡沫，全都消散了，只有灰暗沉重的現實，壓在他心靈。

四

玫瑰花束已經萎了，綠手帕依舊並排地蹲在旁邊。再過去是一封已經撒開了口的信，很侷促沮喪地斜躺在左側，似乎不會受到任何樣的歡迎。

房裏沒有人。太陽從西窗裏進來，獨自在花褥單上跳舞。

忽然房門輕輕地開了。青年丙昂起了頭進來，頗有些自得的神氣。他剛從一個朋友那邊來，帶的半天歡喜在心裏。朋友是舊同學，現在正當『裘馬輕肥』對青年丙說了許多『借重』的話。論到用世的才調，青年丙是當仁不讓的；現在他向大衣鏡立正，對鏡中人微微頷首一笑，便宛然是橫縱捭闔，手揮目送的風雲兒的姿勢。他看着鏡中人的挺得直直的胸膛，便想到朋友身上的斜皮帶。他扭轉身子向左向右顧盼了一會兒，他忍不住那躊躇滿志的微笑浮上眉梢。

然而他的眉頭條地皺緊了。他看見那影子似的苗條女子的面容又出現在鏡子裏了。她又跟着釘着來了！青年丙盪氣轉過身去，斜眼瞭了一下，摹仿他的朋友看勤務兵時的神氣。

『愛，何必生氣呢？也犯不着生氣呀！』

意外地俏媚溫柔的口吻使他臉上的皮不得不放鬆了一些些。雖然此時他有老朋友的一番『借重長才』的話頭在心窩支撐，因而也就出奇地鎮定些，但是慣了的惟恐又被抓住的畏怯，又已經像薄霧似的展布開來了。

『我是來請罪的。我今天想明白了。丙少爺，直到今天我纔明白呢！』

接着是極嫵媚地一笑。青年丙茫無頭緒地看着她。

『昨天我說了些什麼話呢？我真是發瘋罷？那些話，都不是我應該說的。現在我明白過來了。我是個「未亡人」，沒有什麼活人的快樂幸福可說的；可是，丙少爺，你給了我一個月光景的快樂。這大概已經是太多了。再不知足，更要釘住你，就是太不自量了罷！今天我是想明白過來了。』

現在青年丙的臉紋完全展平了。一絲的慚愧，從他心深處搖曳而上，漸漸到了腦膜，可是未及在兩頰上

表白出來，就被老朋友的「借重」格住了，並且慢慢地被壓了下去

「哦，那個——」

他只能含糊地回答，看着桂的發粉光的圓臉和烏溜溜的俏眼睛，便覺得更其迷惘，難置答詞。同時，那種意外遇赦的驚喜交併的情緒，確也壓住了他的舌頭。

「所以今天我是來請罪。今天是最後一次到這房裏。今天，再讓我最後一次叫你丙，以後是——仍然是丙少爺了。我也希望最後一次聽你叫我桂。」

聲音是簡直有點迷人了。過去的最珍貴的時間，突又復活在青年丙心上了；他又看見金色的泡沫從桂身上翻騰着飛出來，他又覺得自己全身的細胞都在跳動了。他驕地繞住了桂的細腰，把嘴湊上她的。

「不，不能再這樣了。已經太多了！」

桂扭轉頭去說，同時拔開了腰間的丙的手臂。

「這也是最後一次都不行麼？」

青年丙顫着聲問，依舊把手纏到那熟習的腰間去。他心裏的感想很複雜，但沒有一個浮現到他意識上，所以他只是單純的跟着血的衝動。

「自然不行！」

「一次也不能再多麼？」

「已經嫌太多時，便是半次也不行！況且，你如果想着了桌子上的玫瑰花是什麼人的，那就知道半次的半次也不能再有了。你看，玫瑰花已經焦了；你不應該讓牠們枯死的呀！」

很敏捷地脫離了丙的扭纏，桂斜倚在門楣，把右手托住了下頰。她的胸脯微微波動，她的眼睛有些紅，她的小嘴唇卻變了白。這一切，青年丙都沒注意到，他的眼光正跟着桂的話聲轉到書桌角，於是那個怪可憐相地躺着的信封映進了他的眼簾。他立刻認出這是表妹的信！他攪了過來時，看見封口已破，便不自覺地舉眼

望着桂一瞧。

『丙少爺，再會了。』

桂異樣的笑了一笑，就和影子似的退出房外，隨手將門帶上。

一個感想霍霍地在丙心上閃動。他恍然於桂今天的態度轉變的原因了；他斷定是桂先拆開了他的信，他又斷定是信中的消息使桂不得不放棄了死纏住的妄想。對於桂的竟去，他原有幾分不捨，然而亦未始不感到釋去重荷似的爽快。他微笑地抽出信紙來，看了兩行，忽然臉色變了。信是很簡短。

『表哥，明天要跟父親到北平去了，行色匆匆，不能面辭爲歉，請你也不必來送。因爲從此刻起，就有許多事要辦，並且還有幾處地方要去辭行。』

表妹啓。』

信箋是掉落在地上了，青年丙默坐在牀上，癡癡地看着大鏡子。

鏡子映出房門慢慢地開了一條縫，桂的惡意的但是迷人的笑臉，端端正正嵌在縫中間，對着牀上。青年丙像觸電似的直跳起來，一步跳到門邊，想捉住了這迷人的笑容。但是門已經關了。只有吃吃的豔笑聲被關進在房裏。這笑聲像一條軟皮鞭，一下一下的打在青年丙的心窩。他再不能支持了，腳下一挫，就讓書桌抵住了背脊。

房門又意外的很快地開了。同時房裏的電燈也亮了出來。桂莊嚴地站在門框中，電燈光落在她的頭髮上和嘴唇上，閃閃地耀着。電燈光又透過了薄紗，映出一對熟透櫻桃似的乳頭的顫動。

『什麼時候也到北平去呢，丙少爺？』

回答是撲到門前抱住了她。這一回，她並沒拒絕，只是屹然立着，臉上冷冷地沒有一些表情。青年丙不覺噙然垂下手去。

『散文該不再是你所希罕的罷！我也不想再演喜劇做丑角呢！』

隨着這冷冷的聲音，桂飄飄然去了。

青年丙懷喪地把兩手掩了面孔。他不知道怎樣纔好，他覺得地板在他腳下搖動。然後，一個新理想撞上了他的心。他慢慢走到大衣鏡前，立正，兩眼疾向前一望，便很神氣的舉手到額角，行一個軍禮。他似乎是第三者的評判人，對鏡子裏的自己微微一笑，『尙稱滿意』地點一下頭。同時，從他的嘴角流出了下面的幾個字，『還不如到老同學處，「幫」他的「忙」罷，那便是「史詩」的生活呢！』

一九二八，一二，一五。（野薔薇）

石碣

蕭牢

玉臂匠金大堅還沒刻完半個字，忽地又是撲嗤一聲的笑起來，擡頭望到他的祕密工作中的伙伴。

「金二哥，又笑，怎的？」

靠在太師椅上慢慢地摸鬚子的聖手書生蕭讓輕聲說：鬚子原來只有稀落落的幾根，又很短，然而只要左手空閒着，他蕭讓就總得去摸，這和他的歡喜輕聲兒，慢慢兒，兩字三字一頓的說話的方式，都是新近纔有的習慣。

「蕭大哥，你真是活像智多星吳用了！再過幾天，我就管你叫智多星罷！」

算是回答了蕭讓的詢問，玉臂匠金大堅簡直的放下了刻字刀，雙手按在石碣上，呵呵大笑起來。

蕭讓得意地搖着頭，隨即把臉色放得更莊嚴：

「我說，金二哥，怨不得，吳軍師那樣叮囑我來，你只是心直口快！」

玉臂匠呆了一下，似乎突然醒悟過來，他收起笑容，拿過刻字刀，低着頭便又幹他的一點一畫的工作。

「慢着，金二哥，剛纔，你又笑，到底爲的甚麼？」

「想到你和我躲在這裏幹這個，就要笑。」

「你真是！」蕭讓頓一頓，「呵，金二哥，不應該笑。我們這，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是水泊裏的機密呀！全夥兒，一百單八位弟兄，就只有你，我，吳軍師，參預這機密，便是宋公明宋大哥，他自己，也兀自睡在鼓裏頭呵！」

從工作中再擡起頭來的金大堅本已有一句話衝到口邊，正因爲怎地，更加鬪人要笑呵！可是望見蕭讓的那樣莊重的臉色，便不好說出來，只撮起嘴唇做了一個怪相，算是百分之幾的抗議。

這也瞞不過精明的蕭讓，料到這玉臂匠還有幾分不了解，——幾分不懂得吳軍師的「策略」的奧妙，

他蕭讓猛可地擔起心事來了，和玉臂匠原是老朋友，知道這位朋友的嘴巴原來靠得住，和他手裏的刻字刀一樣可靠——從沒放鬆一絲一毫，但是眼前這『石碣』的事兒太重大了，他蕭讓便覺得很有再切實叮囑一番的必要。

然而要把吳用的『策略』解釋明白也頗困難，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的強盜勾當，本來全靠的『公平』二字叫大家心悅誠服，都是受不過冤屈，總來這水滸裏落草的，失卻了『公平』也就不配做強盜。同是頭領，同是忠義堂上的虎皮交椅，誠然也還有個第一第二之分，但這是紀律呀沒有不守『紀律』的強盜，而況『主座』屬誰，也該付之公議，不應當有私心，弄詭詐。不幸的是軍師吳用，今回の『策略』看起來太像是詭計了。

這麼想着，蕭讓的想要說服金大堅的勇氣很不體面地便短了一半。他偷眼看他的伙伴，刀尖落在石頭上發出『滋拉，滋拉』的聲音，彷彿是金大堅的暗笑；然而金大堅當真並沒笑，他在那裏認真地工作。

這使得蕭讓心裏略略安定一點，畢竟這位老朋友還可靠。摸着稀落落的幾根短鬍子，蕭讓再把軍師吳用囑咐過的話語想了一遍，然後輕聲兒慢慢兒說：

『金二哥，你看，玉麒麟，比宋大哥如何？』

『都是江湖上聞名的好漢呵！』

玉臂匠頭也不擡地回答了。

『哦——金二哥，好歹，總有個，高下罷！』

只有急促的刀尖落在石面上的剝落剝剝的聲音代替了回答。

『衆多兄弟都說，玉麒麟仗義疏財，一身好武藝，心地又直爽；宋大哥兀自佩服。金二哥，看來遮莫是玉麒麟強些罷！』

這回卻把玉臂匠的頭掀起來了，對於蕭讓忽然議論到宋盧的短長，金大堅深覺得詫異，自己不是屢次

承蒙他告誡，莫要臧否水泊內的大頭領。今兒他自己亦犯了規，應和他的刻字技術同樣地古樸的金大堅的心，忍不住暗笑，老沒有機會發洩的幾句話便脫口衝出來了：

「人總是成羣打夥的，和盧員外親近的一夥兒自然說盧員外好哪。」

「不，不，金二哥是和盧員外出身相彷彿的人，纔都說盧員外好。」

玉臂匠不很了解似的定睛瞅着蕭讓。

「金二哥，你總知道我們一百單人，不是一樣的出身呀。如像白勝兄弟，他原是破落戶潑皮；阮氏三兄弟，石碣村的遊民；孫二娘開黑店；公孫軍師是遊方道士；李俊、張橫，做水面上的勾當；這算是一夥兒。五虎將的鬪勝，呼延綽，他們原是朝廷命官，派來打梁山的，便是盧員外自己，先前何嘗不是跟我們作對麼？所以這是一夥了，金二哥，現在，你該明白吳軍師的妙計了罷。」

沒有回答。蕭讓悠然摸着鬍子，仍是微笑，自己得意剛纔的一番從吳軍師那裏拾來的話語。

有這石碣，兩夥人便會合成一夥兒麼？這樣的意思也曾在金大堅心中一動，但是不失自知之明的他素來知道自己的嘴巴不濟事，所以還是不出聲，只眯着眼睛，用半個臉笑。

突然蕭讓站起來，趑到房門口，在門縫裏張望了一會兒，然後又回到金大堅身邊，滿臉莊重勇氣象，湊着金大堅的耳朵急促地輕輕地說：

「二哥，俺水泊裏這兩夥人，心思也不一樣。一夥是事到臨頭，借此安身；另一夥卻是立定主意要在此地替天行道，二哥，依你說，該是誰來做山寨之主？」

「哦，原來卻是恁地！何不依了黑旋風的說法，爽爽快快地排定了座位，卻又來這套把戲，鳥石碣，害得俺像是做了私事，當着衆兄弟面前，心裏難受！」

玉臂匠再也忍不住了，嘴的一下，把刻字刀擲在石碣上，大聲叫將起來。這一爆發，真是聖手書生蕭讓所不料的，他往後退了一步，學着軍師吳用的神氣，只管摸鬍子。

「二哥，話雖如此說，事情卻不能如此辦。也須叫人心服呀。單是替天行道杏黃旗上的一個「天」字，還不夠，總得再找出些「天意」來。這便是吳軍師的神算妙計！」

「天意！天意渺茫，就叫我們來替「天」行意！」

蕭讓沉吟着踱方步。他時時把眼光往金大堅身上溜。軍師吳用的高見是不错的。玉臂匠金大堅無論如何不會了解這「策略」的作用。但自己曾在吳軍師跟前力保的是什麼呢？金大堅的嘴巴靠得住。是憑了十多年的老交誼，他蕭讓纔敢這麼擔保的。然而現在，好像有些不穩。他偷眼再瞅着他的伙伴。沒有什麼異樣。溜溜溜溜地又在那裏刻字，一條好臂膊上的肌肉突起來像是些槽枘兒。

總算放下一半心，蕭讓再回到太師椅上時，猛聽得金大堅又擲過來一個怪問題：

「旁的不管，只是蕭大哥，我們算是那一夥？」

蕭讓愕然了。軍師吳用從來不會和他譚到這個。倉卒間他搬不出吳用的話語來應付。很想說是屬於宋大哥那一夥，可是又覺得礙口。

看見蕭讓也有對答不來的時候，金大堅卻呵呵笑了。這笑像是一瓢冷水，澆得聖手書生毛髮直豎。

「我們——我，既不是趙官兒的什麼將軍，教練，教頭；也不會像雞摸狗，開黑店，大江心裏請客官吃板刀麵；我們是靠手藝過活的，我刻東嶽廟的神碑，也刻這替天行道的鳥碼。這是這們一回事。提起什麼天呀道呀地呀，倒是怪羞人呢！」

彷彿抖落了一口袋子的金錢似的，金大堅自己也不很相信竟會這樣地滔滔發議論。他的拿着刻字刀的右手突在空中劃一個圓圈。又興奮地加了幾句：

「看來我們水泊裏最利害的傢伙還是各人的私情——你稱之爲各人的出身；我們替「天」行的就是這個「道」呢！」

蕭讓楞着眼睛，只能摸鬍子。直到金大堅的刀尖和石頭相觸的聲音再鼓動他的耳膜時，他這纔醒過來。

似地率然問：

『是機密呢！金二哥！』

『我當作從前給人家私刻關防一樣，決不走漏半個字！』

黃昏後

落華生

承歡承權兩姊妹在山上採了一籃羊齒類的乾草，是要用來編造果筐和花籃底。她們從那條崎嶇的山徑一步一步地走下來，剛到山腰，已是喘得很厲害，二人就把籃子放下，歇息一會。

承歡底年紀大一點，所以她底精神不如妹妹那麼活潑，只坐在一根橫露在地面底榕樹根上頭，一手拿着手巾不歇地望臉上和額項上揩拭。她妹妹坐不一會，已經跑入樹林裏低着頭，慢慢找她心識中底寶貝去了。

喝醉了底太陽在臨睡時，雖不能發出他固有的本領，然而還有餘威把他底妙光長箭射到承歡這裏。滿山底巖石、樹林、泉水，受着這妙光底賞賜，越覺得秋意闌珊了。汐漲底聲音，一陣一陣地從海岸送來；遠地的歸鳥和落葉混着在樹林裏亂舞。承歡當着這個光景，她底眉、目、唇、舌也不覺跟着那些動的東西在她那被日光薰黑了底面龐飛舞着。她高興起來，心中底意思已經禁止不住，就順口念着：『……碧海無風濤自語；丹林映日葉思飛……』還沒有念完，她妹妹就來到跟前，衣裾裏兜着一堆底葉子，說：『姊姊，你自己坐在這裏，和誰說話來？你也不去幫我檢檢葉子，那邊還有許多好看的哪。』她說着，順手把所得底枯葉一片一片地拿出來，說：『這個是蚶殼……這是海星……這是沒脊鱗底翻車魚……這掩得更好看，是爸爸吸底淡芭菰……這是……』她還要將那些受她想像變化過底葉子，一一給姊姊說明；可是這樣的講解，除她自己以外，是沒人願意用工夫去領教底。承歡不耐煩地說：『你且把他們擱在籃裏罷，到家才聽你底，現在我不願意聽咧。』承權斜着眼瞧了姊姊一下，一面把葉子裝在籃裏，說：『姊姊不曉得又想什麼了。在這裏坐着，願意自己喃喃地說話，就不願意聽我所說底。』承歡說：『我何嘗說什麼，不過念着爸爸那首秋山晚步罷了。』她站起來，說：『時候不早了，咱們走罷。你可以先下山去，讓我自己提這籃子。』承權說：『我不，我要陪着你去。』

二人順着山徑下來。從秋的夕陽渲染出來等等的，美麗已經佈滿前路：霞色、水光、潮音、谷響、草香、等等，更不消說；卽如承歡那副不白的臉龐，也要因着這個就增了幾分本來的姿色。承歡雖是走着，腳步卻不肯放開，生怕把這樣晚景錯過了似的。她無意中說了一聲：「呀，妹妹，秋景雖然好，可惜太近殘年咧。」承歡底年紀只十歲，自然不能懂得這位十五歲的姊姊所說底是什麼意思。她就接着說：「挨近殘年，有什麼可惜不可惜的？越近殘年越好，因為殘年一過，爸爸就要給我好些東西玩，我也要穿新做的衣服——我還盼望他快點過去哪。」

她們底家就在山下，門前朝着南海；從那裏，有時可以望見遠地裏一兩艘法國巡艦在廣州灣駛來駛去。姊妹們也說不清她們所住的到底是中國地，或是法國領土；不過時常理會那些法國水兵愛來村裏胡鬧罷了。剛進門，承歡便叫一聲：「爸爸，我們回來了！」平常她們一回來，父親必要出來接她們；這一次不見他出來，承歡以爲她父親底注意是貫注在書本或彫刻上頭，所以教妹妹不要聲張，只好靜靜地走進來。承歡把篋子放下，就和妹妹到父親屋裏。

她們底父親關懷所住底是南邊那間屋子，靠壁三五架書籍。又陳設了許多大理石造像——有些是買來底，有些是自己創作底。從這技術室進去就是臥房。二人進去，見父親不在那裏。承歡向壁上一望，就對妹妹說：「爸爸又拿着『基達爾』出去了。你到媽媽墳上，瞧他在那裏不在，我且到廚房弄飯等着你們。」

她們母親底墳墓就在屋後自己底荔枝園中；承歡穿過幾棵荔枝樹，就聽見一陣基達爾底樂音，和着她父親底歌。她知道父親在那裏，不敢驚動他底彈唱，就躡着脚步上前。那裏有一座大理石的墳頭，形式雖和平常一樣，然而西洋的風度是很濃的。瞧那建造和彫刻底工夫，就知道平常的工匠決做不出來，一定是關懷親手所造底。那墓碑上不記年月，只刻着「良人關山恆媚」下面一行小字是「夫關懷手泐」。承歡到時，關懷只管彈唱着，像不理會他女兒站在身傍似的。直等到西方底迴光消滅了，他才立起來，一手挾着樂器，一手牽着女兒，從園裏慢慢地走出來。

一到門口，承權就嚷着：「爸爸回來了！」她姊姊走出來，把父親手裏底樂器接住，且說：「飯快好啲，你們先到廳裏等一會，我就端出來。」關懷牽着承權到廳裏，把頭上底義辮脫下掛在一個衣架上頭，回頭他就坐在一張藤椅上和承權談話。他底外貌像一位五十歲左右底日本人，因為他底頭髮很短，兩撇鬚子也是含着外洋的神氣。停一會，承歡端飯出來，關懷說：「今晚上咱們都回得晚，方才你妹妹說你在山上念什麼詩，我也是在書架上偶然檢出十幾年前你媽媽寫給我底自君之出矣，我會把這十二首詩入了樂譜，你媽媽在世時很喜欢聽這個，到現在已經十一二年不彈這調了。今天偶然被我翻出來，所以拿着樂器走到她墳上再唱給她聽，唱得高興，不覺反復了幾遍，連時間也忘記了。」承歡說：「往時爸爸到墓上奏樂，從沒有今天這麼久，這詩我也不會聽過……」承權插嘴說：「我也不會聽過。」承歡接着說：「也許我在當時年紀太小不懂得，今晚上底飯後談話，爸爸就唱一唱這詩，且給我們說說其中底意思罷。」關懷說：「自你四歲以後，我就不彈這調了，你自然是不會聽過底。」他撫着承權底頭，笑說：「你方才不是聽過了嗎？」承權搖頭說：「那不算，那不算。」他說：「你媽媽這十二首詩沒有什麼可說底，不如給你們說咱們在這裏住着底緣故罷。」

吃完飯，關懷仍然倚在藤椅上頭，手裏拿着一枝雪茄，且吸且說。這老人家在燈光之下說得眉飛目舞，教姊妹們底眼光都貫注在他臉，好像癡在葉下底貓兒，凝神守着那翩飛的蛺蝶一般。

關懷說：「我常願意給你們說這事，恐怕你們不懂得，所以每要說時，便停止了。咱們住在這裏，不但鄰舍覺得奇怪，連阿歡你底心裏也是很詫異的，現在你底年紀大了，也懂得一點世故了，我就把一切的事告訴你們罷。」

「我從法國回到香港，不久就和你媽媽結婚。那時剛要和東洋打仗，鄧大人聘了兩個法國人做顧問，請我到兵船裏做通譯。我想着，我到外洋是學彫刻底，通譯那裏是我做得來底事，當時就推辭他。無奈鄧大人一定要我去，我礙於情面也就允許了。你媽媽雖不願意，因為我已應許人家，所以不加攔阻。她把腦後底頭髮截下來，為我做成那條假辮。」他說到這裏，就用雪茄指着衣架，接着說：「那辮子好像叫賣底幌子，要當差事非得

帶着他不可。那東西被我用了那麼些年，已修理過好幾次，也許現在所有的頭髮沒有一根是你媽媽底哪。」

「到上海底時候，那兩個法國人見勢不佳，沒有就他底聘，他還勸我不用回家，日後要用我做別的事，所以我就暫住在上海。我在那裏，時常聽見不好的消息，直到鄧大人在威海衛陣亡時，我才回來，那十二首詩就是我入門時，你媽媽送給我底。」

「承歡說：『詩裏說底都是什麼意思？』關懷說：『互相贈與底詩，無論如何，第三個人是不能理會，連自己也不能解釋給人聽底。那詩還擱在書架上，你要看時，明天可以拿去念一念。我且給你說此後我和你媽媽底事。』自那次打敗仗，我自己覺得很羞恥，就立意要隔絕一切的親友，跑到一個孤島裏居住，爲底是要避掉等等不體面的消息，教我底耳朵少一點刺激。你媽媽只勸我回回州去，但我很不願意回那裏去，以後我們就定意要搬到這裏來。這裏離州雖是不遠，鄉裏底人卻沒有和我往來，我想他們必是不知道我住在這裏。」

「我們買了這所房子，連後邊的荔枝園。二人就在這裏過很歡樂的日子。在這裏住不久，你就出世了。我們給你起個名字叫承歡……」承歡緊接着問：「我呢？」關懷說：「還沒有說到你咧。你且聽着，待一會才給你說。」

他接着說：「我很不願意雇人在家裏做工，或是請別人種地給我收利，但田插秧底事都不是我和你媽媽做得來底，所以我們只好買些果樹園來做生產底源頭；西邊那叢椰子林也是在你一週歲時買來做紀念底。那時你媽媽每日的功課就是乳育你；我在技術室做些經常的生活以外，有工夫還出去巡視園裏果樹。好幾年的工夫，我們都是這樣地過，實在快樂啊。」

「唉，好事是無常的。我們在這裏住不上五年，這一片地方又被法國佔據了！當時我又想搬到別處去，爲底是要迴避這種羞恥，誰知這事不能由我做主，好像我底命運就是這樣，要永遠住在這蒙羞的土地似的。」

關懷說到這裏，聲音漸漸低微，那憂憤的情緒直把眼臉根下一半；同時他底視線從女兒底臉上移開，也被地心引力吸住了。

承權不明白父親底心思，儘說：『這地方很好，爲什麼又要搬呢？』承歡說：『啊，我記得爸爸給我說過，媽媽是在那一年去世底。』關懷說：『可不是從前搬來這裏底時候，你媽媽正懷着你，因爲風波底顛播，所以臨產時很不順利。這次可巧又有了阿權，我不願意像從前那麼唐突，要等她產後才搬。可是她自從得了租借條約簽押底消息以後，已經病得支持不住了。』那聲音底顫動，早已把承歡底眼淚震盪出來，然而這老人家卻沒有顯出什麼激烈的情緒，只皺一皺他底眉頭而已。

他往下說：『她產後不上十二個时辰就……』承權急急地問：『是養我不是？』他說：『是。因爲你出世不久，你媽媽便撇掉你，所以給你起個名字做阿權。權就是憂而無告底意思。』

這時，三個人緘默了一會，門前底海潮音，後園底蟋蟀聲，都順着微風從窗戶間送進來，桌上那盞油燈本來被燈花堵得火焰如豆一般大，這次因着微風，更是閃爍不定，幾乎要熄滅了。關懷說：『阿歡，你去把窗戶關上，再將油燈整理一下……』小妹妹也該睡了，回頭就同她到臥房去罷。

不論什麼人都歡喜打聽父母怎樣生育他，好像念歷史底人愛讀開天闢地底神話一樣，承權聽到這個去處，精神正在活潑，那裏肯去安息，她從小凳子站起來，順勢跑到父親面前，且坐在他底膝上，盡力地搖頭說：『爸爸還沒有說完哪，我不困，快往下說罷。』承歡一面關窗，一面說：『我也願意再聽下去，爸爸就接着說罷。今晚上遲一點睡也無妨，』她把燈心弄好，仍回原位坐下，注神瞧着她底父親。

油燈經過一番收拾，越顯得十分明亮，關懷底眼睛忽然移到屋角一座石像上頭，他指着對女兒說：『那就是你媽媽去世前兩三點鐘底樣子。』承權說：『姊姊也會給我說過那是媽媽，但我準知道爸爸屋裏那個才是。我不信媽媽底臉難看到這個樣子。』他撫着承歡底顛頂說：『那也是好看的，你不懂得，所以說她不好看。』他越說越遠，幾乎把方才所說底忘掉，幸虧承歡再用話語提醒他，那老人家才繼續地說下去。

他說：『我底搬家計畫，被你媽媽這一死就打消了。她底身體已藏在這可羞的土地，而且你和阿權年紀又小，服事你們兩個小姊妹還忙不過來，何況搬東挪西地往外去呢？因此，我就定意要終身住在這裏，不想再

搬了。

「我是不願意雇人在家裏爲我工作底。就是乳母，我也不願意雇一個來乳育阿權。我不信男子不會養育嬰孩，所以每日要親自嘗試些乳育底工夫。」承權問：「爸爸，當時你有奶子給我喝嗎？」關懷說：「我只用牛乳餵你，然而男子有時也可以生出乳汁底……」阿歡我從前不曾對你說過孟景休底事麼？」承歡說：「是，他是一個孝子，因爲母親死掉，留下一個幼弟，他要自己做乳育底工夫，果然有乳漿從他底乳房溢出來。」關懷笑說：「我當時若不是一個書獃子，就是這件事一定孝子才辦得到，貞夫是不許做底。我每每抱着阿權，讓她啜我底乳房，看看能够溢出乳漿不能，但試來試去，都不成功。養育底工夫雖然是苦，我卻以爲這是父母二人應當共同去做底事情，不該讓爲母底獨自擔任這番勞苦。」

承歡說：「可是這事要女人去做才合宜。」

「是的。自從你媽媽沒了以後，別樣事體倒不甚棘手，對於你所穿底衣服總覺得骯髒和破裂得非常的快。我自己也不會做針黹，整天要爲你求人縫補，這幾乎又要把我所不求人底理想推翻了。當時有些鄰人勸我爲你們續娶一個……」

承歡說：「我們有一位後娘倒好。」

那老人家瞪着眼，口裏盡力地吸着雪茄，少停，他底聲音就和青煙一齊冒出來。他鄭重地說：「什麼！一個人能像禽獸一樣，只有生前的恩愛，沒有死後的情懷嗎？」

從他口裏吐出來底青煙早已觸得承權，嘩嘩地咳嗽起來。她斷續地說：「爸爸底口直像王家那個破灶，悶得人家底眼睛和喉嚨都不爽快。」關懷拍着她的背，說：「你真會用比方……這是從外洋帶回來底習慣，不吸他也罷，你就拿去擱在煙盃裏罷。」承權拿着那枝雪茄，忽像想起什麼事似的。她走到屋裏把所檢底樹葉拿出來，對父親說：「爸爸吸這一枝罷，這比方才那枝好得多。」她父親笑着把葉子接過去，仍教承權坐在膝上，眼睛望着承歡說：「阿歡，你以再婚爲是麼？」他底女兒自然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這重要的問題。她只

嘿嘿地望着父親兩隻靈活的眼睛，好像要聽那兩點微光底回答一樣。那回答底聲音果如從父親底眼光中發出來——他凝神瞧着承歡說：『我想你也不以為然。一個女人再醜，若是人家要輕看她，一個男子續娶，難道就不應當受輕視嗎？所以當時凡有勸我續絃底，都被我拒絕了。我想你們沒有母親，雖是悲哀，然而有一個後娘更是不幸的。』

門前底海潮音，後園底蟋蟀聲，加上檐牙底鐵馬，和樹上底夜啼鳥，這幾種聲音直像強盜一樣，要從門縫窗隙間闖進來搗亂他們底夜談。那兩個女孩子雖不理會，關懷底心卻被他們搶掠去了。他底眼睛注視着窗外那似樹如山的黑影，耳中聽着那種錚錚鏘鏘，嘶嘶嚶嚶，汨汨噫噫的雜響，口裏說：『我一聽見鐵馬底音響，就回想到你媽媽做新娘時，在洞房裏走着，那腳釧鈴鏘底聲音。那聲音雖有大小底分別，風味卻差不多。』

他把射到窗外底目光移到承歡身上，說：『你媽媽姓山，所以我在日間或夜間偶然瞧見尖錐形的東西就想着山，就想着她。在我心目中底感覺，她實在沒死，不過是怕遇見更大的羞恥，所以躲藏着；但在人靜底時候，她仍是和我在一處底。她來底時候，也去瞧你們，也和你們談話，只是你們都像不大認識她一樣，有時還不敬睬她。』承歡說：『媽媽一定是在我們睡熟時候來底，若是我醒時，斷沒有不敬睬她底道理。』那老人家撫着這幼女底背說：『是的，你媽媽常誇獎你說你聰明，喜歡和她談話，不像你姊姊越大就越發和她生疏起來。』承歡知道這話是父親造出來教妹妹喜歡底，所以她笑着說：『我心裏何常不時刻惦念着媽媽呢？但她一來，我怎麼就不知道，這真是怪事。』

關懷對着承歡說：『你和你媽媽離別時年紀還小，也許記不清她底模樣，可是你須知道不論要認識什麼物體都不能以外貌為準的，何況人面是最容易變化的呢？你要認識一個人，就得在他底聲音容貌之外找尋，這形體不過是生命中極短促的一段罷了。樹木在春天發出花葉，夏天結了果子，一到秋冬，花葉果子多半失掉了；但是你能說沒有花葉底就不是樹木麼？池中底蝌蚪，漸漸長大成爲一隻蝦蟆，你能說蝌蚪不是小蝦蟆麼？無情的東西變得慢，有情的東西變得快，故此，我常以你媽媽底墳墓爲她底變化身。我覺得她底身體已

經比我長得大，比我長得堅強；她底聲音，她底容貌，是偏一切處的。我到她底墳上，不是盼望她那臥在土中底肉身從墓碑上挺起來；我瞧她底身體就是那個墳墓，我對着那墓碑就和在這屋對你們說話一樣。」

承權說：「哦，原來媽媽不是死，是變化了。爸爸，你那麼愛媽媽，但她在這變化底時節，也知道你是疼愛她底麼？」

「她一定知道底。」

承權說：「我每到爸爸屋裏，對着媽媽底造像叫喚，撫摩，有時還敲打她幾下。爸爸，若是那像真是媽媽，她肯讓我這樣撫摩和敲打麼？她也能疼愛我，像你疼我一樣麼？」

關懷回答說：「一定很喜歡你媽媽連我這麼高大，她還十分疼愛，何況你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小孩子！媽媽底疼愛比爸爸大得多。你睡覺底時候，爸爸只能給你墊枕，蓋被；若是媽媽，一定要將她那隻滑膩而溫暖的手臂給你枕着；還要摟着你，教你不驚不慌地安睡在她懷裏。你吃飯底時候，爸爸只能給你預備小碗，小盤；若是媽媽，一定要把她那軟和而常搖動的膝頭給你做凳子；還要親手遞好吃的東西到你口裏；你所穿底衣服，爸爸只能為你買些時式的和貴重的；若是媽媽，一定要常常給你換新樣式，她要親自剪裁，親自刺繡，要用最好看的顏色——就是你最歡喜底顏色——給你做上。媽媽底疼愛實在比爸爸底大得多！」

承權坐在父親膝上，一聽完這段話，她底身體底跳盪好像騎在馬上一樣。她一面搖着身子，一面拍着自己兩隻小腿，說：「真的嗎？她為何不對我這樣做呢？爸爸，快叫媽媽從墳裏出來罷，何必爲着這蒙羞的土地就藏起來，不教她親愛的女兒和她相會呢？從前我以為媽媽底脾氣老是那個樣子，兩隻眼睛瞧着人，許久也不轉一下；和她說話也不答應，要送東西給她，她兩隻手又不知道往那裏去，也不會伸出來接，一接，所以我想她一定是不懂人情底。現在我就知道她不是無知的爸爸，你爲我到墳裏把媽媽請出來罷；不然，你就把前頭那扇石門挪開，讓我進去找她。爸爸會說她在晚間常來待一會，她會來麼？」

關懷把她親了一下，說：「好孩子，你方才不是說你會叫過她，摩過她，有時還敲打她麼？她現在已經變成

那個樣子了，縱使你到墳墓去找她也是找不着底。她常在我屋裏，常在那裏（他指着屋角那石像，）常在你心裏，常在你姊姊心裏，常在我心裏。你和她說話或送東西給她時，她雖像不理你，其實她疼愛你，已經領受你底敬意。你若常常到她面前，用你底孝心，你底誠意，供獻給她，日子久了，她必喜歡讓你見着她底容貌。她要用嫉媚的眼睛瞧着你，要開口對你發言，她那堅硬而白的皮膚要化為柔輒嬌嫩，好像你底身體一樣。待一會，她一定來，可是不讓你瞧見她，因為她先要瞧瞧你對於她底愛心怎樣，然後教你瞧見她。」

承歡也隨着對妹妹證明說：「是，我像你那麼大底時候，也很願意見媽媽一面，後來我照着爸爸底話去做，果然媽媽從石像座兒走下來，撲着我和我談話，好像現在爸爸撲着你和談話一樣。」

承權把右手底食指含在口裏，一雙伶俐的小眼射在地上，不歇地轉動，好像了悟什麼事體，還有所發明似的。她擡頭對父親說：「哦，爸爸，我明白了。以後我一定要格外地尊敬媽媽，那座造像，盼望她也能下來和我談話。爸爸，比如我用盡我底孝心來服事她，她準能知道麼？」

「她一定知道底。」

「那麼，方才所檢那些葉子，若是我好好地把他們藏起來，一心供養着，將來他們一定也會變成活的海星，瓦楞子或翻車魚了。」關懷聽了，莫明其妙。承歡就說：「方才妹妹檢了一大堆的乾葉子，內中有些像魚底，有些像螺貝底，她問底是那些東西。」關懷說：「哦，也許會，也許會。」承歡要立刻跳下來，把那些葉子搬來給父親瞧，但她底父親說：「你先別拿出來，明天我才教給你保存他們底方法。」

關懷生怕他底愛女晚間說話過度，在睡眠時作夢，就勸承歡說：「你該去睡覺啦，我和你到屋裏去罷。明早起來，我再給對說些好聽的故事。」承歡說：「不，我不。爸爸還沒有說完呢，我要聽完了才睡。」關懷說：「媽媽底事長着呢，若是要說，一年也說不完，明天晚上再接下去說罷。」那小女孩於是從父親膝上跳下來，拉着父親底手，說：「我先要到爸爸屋裏瞧瞧那個媽媽。」關懷就和她進去。

他把女兒安頓好，等她睡熟，才回到自己屋裏，他把外衣脫下，手裏拿着那個鑿鑿囊，和腰間底玉佩把玩

得不忍撒手，料想那些東西一定和他底亡妻關山恆媚很有關係。他們底恩愛公案必定要在臨睡前復訊一次。他走到石像前，不歇用手去摩弄那堅實而無知的物體，且說：『多謝你爲我留下這兩個女孩，教我底晚景不至過於慘淡。不曉得我這殘年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過去，速速地和你同住在一處，唉！你底女兒是不忍離開我底，要她們成人，總得在我們再會之後。我現在正浸在親的情愛中，實在難以解決要怎樣經過這衰弱的殘年，你能爲我和從你身體分化出來底女兒們打算麼？』

他靜靜地站在那裏，好像很注意聽着那石像底回答。可是那用手造底東西怎樣發出她底意思，我們底耳根太鈍，實在不能聽出什麼話來。

他站了許久，回頭瞧見承歡還在北邊的廳裏編織花籃，兩隻手不停地動來動去，口裏還低唱着她底工夫歌。他從窗門對女兒說：『我兒，時候不早了，明天再編罷。今晚上妹妹話說得過多，恐怕不能好好地睡，你得留神一點。』承歡答應一聲，就把那個做未成底籃子攔起來，把那盞小油燈拿着到自己屋裏去了。

燈光被承歡帶去以後，滿屋都被黑暗充塞着。秋螢一隻兩隻地飛入關懷底臥房，有時歇在石像上頭。那光底閃爍，可使關山恆媚的臉對着她底愛者發出一度一度地的流盼和微笑。但是從外邊來底，還有汨噫的海潮音，嘶嘶的蟋蟀聲，錚錚的鐵馬響，那可以說是關山恆媚爲這位老鯨夫唱底催眠歌曲。

（原載綴網勞蛛，商務版）

綴網勞蛛

落華生

『我像蛛蚋，

命運就是我的網。』

我把網結好，

還住在中央。

呀，我的網甚時節受了損傷！

這一壞，教我怎地生長？

生的巨靈說：『補綴補綴罷。』

世間沒有一個不破的網。

我再結網時，

要結在玳瑁梁棟。

珠璣簾櫳，

或結在斷井頽垣，

荒煙蔓草中呢！

生的巨靈按手在我頭上說：

『自己選擇去罷。』

綴網勞蛛

你所在的地方無不興隆，亨通。」

雖然，我再結的網還是像從前那麼脆弱，敵不過外力衝撞。

我網的形式還要像從前那麼整齊——

平行的絲連成八角，十二角的形狀嗎？

他把「生的萬花筒」交給我，說：

「望裏看罷。」

你愛怎麼，就結成怎樣。」

呀，萬花筒裏等等的形狀和顏色

仍與從前沒有什麼差別！

求你再把第二個給我，

我好謹慎地選擇。

「咄咄：貪得而無智的小蟲！

自而今回溯到濛鴻，

從沒有人說過裏面有個形式與前相同。

去罷，生的結構都由這幾十顆「彩琉璃屑」幻成種種。不必再看第二個生的萬花筒。」

那晚上底月色格外明朗，只是不時來些微風把滿園的花影移動得不歇地作響。素光從椰葉下來，正射在尚潔和她的客人史夫人身上。她們二人的容貌在這時候自然不能認得十分清楚，但是二人對談的聲音卻像幽谷的回響，沒有一點模糊。

周圍的東西都沈默着，像要讓她們密談一般。樹上的鳥兒把喙插在翅膀底下，草裏的蟲兒也不敢做聲；就是尚潔身邊那隻玉狸，也當主人所發的聲音爲催眠歌，只管蹶蹶地沈睡着。她用纖手撫着玉狸，目光注在她的客人身上，懶懶地說：「奪魁娘子，外間的閒話是聽不得的。這事我全不計較——我雖不信任命的說法，然而事情怎樣來，我就怎樣對付，毋庸在事前預先謀定什麼方法。」

她的客人聽了這場冷靜的話，心裏很是着急，說：「你對於自己的前程太不注意了！若是一個人沒有長久的顧慮，就免不了遇着危險，外人的話雖不足信，可是你得把你的態度顯示得明瞭一點，教人不疑惑你才是。」

尚潔索性把玉狸抱在懷裏，低着頭，只管摩弄。一會兒，她才冷笑了一聲，說：「嚇嚇，奪魁娘子，你的話差！危險不是顧慮所能閃避的。後一小時的事情，我們也不敢說準知道，那里能顧到三四個月，三兩年那麼長久呢？你能保我待一會不遇着危險，能保我今夜裏睡得平安麼？縱使我準知道今晚會遇着危險，現在的謀慮也未必來得及。我們都在雲霧裏走，離身二三尺以外，誰還能知道前途的光景呢？經裏說：『不要爲明日自誇，因爲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這句話，你忘了麼……唉，我們都是從渺茫中來在渺茫中住，望渺茫中去，若是怕在這條雲封霧鎖的生命路程裏走動，莫如止住你的腳步，若是有你漫游的興趣，縱然前途和四圍的光景曖昧，不能使你賞心快意，你也是要走的，橫豎是往前走，顧慮什麼！」

「我們從前的事，也許你和一般僑寓此地的人都不十分知道。我不願意破壞自己的名譽，也不忍教他出醜。你既是要我把態度顯示出來，我就得略把前事說一點給你聽，可是要求你暫時守這個祕密。」

「論理我也不是他的……」

史夫人沒等她說完，早把身子挺起來，作很驚訝的樣子，回頭用焦急的聲音說：「什麼，這又奇怪了！」

「這倒不是怪事，且聽我說下去；你聽這一點，就知道我的全意思了。我本是人家的童養媳，一向就不曾和人行過婚禮——那就是說，夫婦的名分，在我身上用不着；當時我並不是愛他，不過要仗着他的幫助，救我脫出殘暴的婆家。走到這個地方，依着時勢的境遇，使我不能不認他爲夫……」

「原來你們的家有這樣特別的歷史……那裏，你對於長孫先生可以說沒有精神的關係，不過是自然的結合罷了。」

尙潔莊重地回答說：「你的意思是說我沒有愛情嗎？誠然我從不會在別人身上用過一點男女的愛情；別人給我的，我也不會辨別過那是真的，這是假的。夫婦，不過是名義上的事；愛與不愛，只能稍微影響一點精神的生活，和家庭的組織是毫無關係的。」

「他怎樣想法子要奉承我，凡認識我的人，都覺得出來。然而我卻沒有領他的情，因爲他從沒有把自己行爲檢點一下。他的嗜好多，脾氣壞，是你所知道的。我一到會堂去，每聽到人家說我是長孫可望的妻子，就非常地慚愧，我常想着從不自愛的人所給底愛情，都是假的。」

「我雖然不愛他，然而家裏的事，我認爲應當替他做的，我也樂意去做。因爲家庭是公的，愛情是私的。我們兩人的關係，實在就是這樣。外人說我和譚先生的事，全是不對的。我的家庭已經成爲這樣，我又怎能把他破壞呢？」

史夫人說：「我現在才看出你們的真相，我也回去告訴史先生，教他不要多信閒話。我知道你是好人，是一個純良的女子，神必保佑你。」說着，用手輕輕地拍一拍尙潔底肩膀，就站立起來告辭。

尙潔陪她在花蔭底下走着，一面說：「我很願意你把這事的原委單說給史先生知道。至於外間傳說我和譚先生有祕密的關係，說我是淫婦，我都不介意。連他也好幾天不回來啦。我估量他是爲這事生氣，可是我並不辯白。世上沒有一個人能够把真心拿出來給人家看；縱然能够拿出來，人家也看不明白。那麼，我又何必

多費唇舌呢！人對於一件事情一存了成見，就不容易把真相觀察出來。凡是人都有成見，同一件事，必會生出歧異的評判，這也是難怪的。我不管人家怎樣批評我，也不管他怎樣疑惑我，我只求自己無愧，對得住天。上帝星辰和地下底螻蟻便了。你放心罷，等到事情臨到我身上，我自自有方法對付。我的意思就是這樣，若是有工夫，改天再談罷。」

她送客人出門，就把玉狸抱到自己房裏。那時已經不早，月光從窗戶進來，歇在椅桌、枕席之上，把房裏的東西染得和鉛製的一般。她伸手向牀邊按了一按鈴子，須臾，女傭安娘就上來。她問：「佩荷姑娘睡了麼？」安娘在門邊回答說：「早就睡了。消夜已預備好了，端上來不？」她說着，順手把電燈擰着，一時滿屋裏都着上顏色了。

在燈光之下，才看見尚潔斜倚在牀上。流動的眼睛，軟潤的頰，玉葱似的鼻，柳葉似的眉，桃綻似的唇，襯着蓬鬆的頭髮……凡形體上各樣的美都湊合在她頭上。她的身體，修短也很合度。從她口裏發出來的聲音，都合音節，就是不懂音樂的人，一聽了她的話語，也能得着許多默感。她見安娘把燈擰亮了，就說：「把他擰滅了罷。光太強了，更不舒服。方才我也忘了留史夫人在這裏消夜，我不覺得十分飢餓，不必端上來，你們可以自己方便去。把東西收拾清楚，隨着給我點一枝洋燭上來。」

安娘遵從她的命令，立刻把燈滅了，接着說：「相公今晚也許又不回來，可以把大門扣上嗎？」

「是，我想他永遠不回来了，你們吃完，就把門關好，各自歇息去罷，夜很深了。」

尚潔獨坐在那間充滿月亮的房裏，桌上一枝洋燭已燃過三分之二，輕風頻拂火焰，眼看那枝發光底小東西要淚盡了。她於是起來，把燭火移到屋角一個窗戶前頭的小几上。那裏有一個軟墊，几上擱幾本經典和祈禱文。她每夜睡前的功課就是跪在那墊上默記三兩節經句，或是誦幾句禱詞。別的事情，也許她會忘記，惟獨這聖事是她所不敢忽略的。她跪在那裏冥想了許久，掙眼一看，火光已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從燭臺上逃走了。

她立起來，把臥具整理妥當，就躺下睡覺。可是她怎能睡着呢？呀，月亮也循着賓客的禮，不敢相擾，慢慢地辭了她，走到園裏和他的花草朋友，木石知交周旋去了。

月亮雖然辭去，她還不轉眼地望着窗外的天空，像要訴她心中的秘密一般，她正在牀上展來轉去，忽聽園裏「囉嘩」一聲，響得很利害。她起來，走到窗邊，往外一望，但見一重一重的樹影和夜霧把園裏蓋得非常嚴密，教她看不見什麼。於是她躡步下樓，喚醒安娘，命她到園裏去察看那怪聲的出處。安娘自己一個人，那裏敢出去。她走到門房把團哥叫醒，央他一同到圍牆邊察一察。團哥也就起來了。

安娘去不多會，便進來回話。她笑着說：「你猜是什麼呢？原來是一個蹇運的竊賊，摔倒在我們底牆根。他底腿已摔壞了，腦袋也撞傷了，流得滿地都是血，動也動不得了。團哥拿着一枝荊條正在抽他哪。」

尚潔聽了，一霎時前所有的恐怖情緒一時盡變為慈祥的心意。她等不得回答安娘，便跑到牆根。團哥還在那裏，「你這該死的東西……不知利害底壞種……」一句一鞭，打罵得很高興。尚潔一到，就止住他，還命他和安娘把受傷的賊扛到屋裏來。她吩咐讓他躺在貴妃牀上，僕人們都顯出不願意的樣子；因為他們想着一個賊人不應該受這麼好的待遇。

尚潔看出他們的意思，便說：「一個人走到做賊的地步是最可憐憫的，若是你們不得着好機會，也許……」她說到這裏，覺得有點失言，教她的傭人聽了不舒服，就改過一句說話：「若是你們明白他的境遇，也許會體貼他。我見了一個受傷的人，無論如何，總得救護的。你們常常聽見「救苦救難」的話，遇着憂患的時候，有時也會脫口地說出來，為何不從「他是苦難人」那方面體貼他呢？你們不要怕他的血沾髒了那墊子，儘管扶他躺下罷。」團哥只得扶他躺下，口裏沈吟地說：「我們還得爲他請醫生去嗎？」

「且慢，你把燈移近一點，待我來看一看。救傷的事，我還在行。安娘，你上樓去把我們那個「常備藥箱」捧下來。」又對團哥說：「你去倒一盆清水來罷。」

僕人都遵命各自幹事去了。那賊雖閉着眼睛，方才尚潔所說的話，卻能聽得分明。他心裏的感激可使他自

忘是個罪人，反覺他是世界裏一個最能得人愛惜的青年。這樣的待遇，也許就是他生平第一次得着的。他呻吟了一下。用低沈的聲音說：『慈悲的太太，菩薩保佑慈悲的太太！』

那人的太陽邊受了一傷很重，腿部倒不十分利害。她用藥綿蘸水輕輕地把傷處周圍的血跡滌淨，再用綑帶裹好。等到事情做得清楚，天早已亮了。

她正轉身要上樓去換衣服，驀聽得外面敲門底聲很急，就止步問說：『誰這麼早就來敲門呢？』

『是警察罷。』

安娘提起這四個字，教她很着急。她說：『誰去告訴警察呢？』那賊躺在貴妃牀上，一聽見警察要來，恨不能立刻起來跪在地上求恩。但這樣的行動已從他那雙勞倦的眼睛表白出來了。尙潔跑到他跟前，安慰他說：『我沒有叫人去報警察……』正說到這裏，那從門外來底腳步已經踏進來。

來底並不是警察，卻是這家底主人長孫可望。他見尙潔穿着一件睡衣站在那裏和一個躺着的男子說話，心裏底無明業火已從身上八萬四千個毛孔裏發射出來。他第一句就問：『那人是誰？』

這個問題在教尙潔不容易回答，因為她從不曾問過那受傷者底名字，也不便說他是賊。

『他……他是受傷的人……』

可望不等說完，便拉住她的手，說：『你辦的事，我早已知道。我這幾天不回來，正要偵察你的動靜，今天可給我撞見了。我何嘗辜負你呢……一同上去罷，我們可以慢慢地談。』不由分說，拉着她就望上跑。

安娘在旁邊，看得着急，就大聲嚷着：『他是賊！』

『我是賊，我是賊。』那可憐的人也嚷了兩聲。可望只對着他冷笑，說：『我明知道你是賊。不必報名，你且歇一歇罷。』

一到臥房裏，可望就說：『我且問你，我有什麼對不起的地方，你要入學堂，我便立刻送你去；要到禮拜堂聽道，我便特地為你豫備車馬。現在你有學問了，也入教了，我且問你，學堂教你這樣做，教堂教你這樣做

麼？」

他的話意是要詰問她爲什麼變心，因爲他許久就聽見人說尙潔嫌他鄙陋不文，要離棄他去嫁給一個姓譚的，夜間的事，他一概不知，他進門一看尙潔底神色，老以爲她所做的是一段愛情把戲，在尙潔方面，以爲他是不喜歡她這樣待遇竊賊，她的慈悲性情是上天所賦的，她也覺得這樣辦，於自己的信仰和所受的教育沒有衝突，就回答說：『是的，學堂教我這樣做，教會也教我這樣做，你敢是……』

『是嗎？』可望喝了一聲，猛將懷中小刀取出來向尙潔的肩膊上一擊，這不幸的婦人，立時倒在地上；那玉白的面龐已像噴在胭脂膏裏一樣。

她雖不說什麼，但用一種沈靜的和無抵抗的態度，就足以感動那愚頑的兇手，可望當此情景，心中恐怖的情緒已把凶猛的怒氣克服了，他不再有什麼動作，只站在一邊出神。他看尙潔動也不動一下，估量她是死了；那時，他覺得自己底罪惡壓住他，不許再逗留在那裏，便溜煙似地望外跑。

妾娘見他跑了，知道樓上必有事故，就趕緊上來，她看尙潔那樣子，不由得『啊，天公！』喊了一聲，一面上去，要把她攙扶起來，尙潔這時，眼睛略略睜開，像要對她說什麼，只是說不出，她指着肩膊示意，妾娘才看見一把小刀插在她肩上，妾娘底手便即酥軟，過身發抖，待要扶她，也沒有氣力了，她含淚對着主婦說，『容我去請醫生罷。』

『史……史……』妾娘知道她是要請史夫人來，便回答說：『好，我也去請史夫人』她教團哥看門，自己雇一輛車找救星去了。

醫生把尙潔扶到牀上，慢慢施行手術；趕到史夫人來時，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啦。醫生對史夫人說：『長孫夫人的傷不甚要緊，保養一兩個星期便可復元，幸而那刀從肩胛骨外面脫出來，沒有傷到肺葉，——那兩個創口是不緊要的。』

醫生辭去以後，史夫人便坐在牀沿用法子安慰她。這時，尙潔的精神稍微恢復，就對她的知交說：『我不

能多說話，只求你把底下那個受傷的人先送到公醫院去；其餘的，待我好了再給你說……唉，我的嫂子，我現在不能離開你，你這幾天得和我同在一塊兒住。」

史夫人一進門就不明白底下爲什麼躺着一個受傷的男子。安娘去時，也沒有對她詳細地說。她看見尚潔這個樣子，又不便往下問。但尚潔的穎悟性從不會被刀所傷，她早明白史夫人猜不透這個悶葫蘆，就說：「我現在沒有氣力給你細說，你可以向安娘打聽去，就要速速去辦，若是他回來，便要害了他的性命。」

史夫人照她所吩咐的去做，回來，就陪着她在房裏，沒有回家。那四歲的女孩佩荷更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還是啼啼笑笑，過她的平安日子。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在她病中嘿嘿地過去。她也漸次復元了。她想許久沒有到園裏去，就央求史夫人扶着，她慢慢走出來。她們穿過那晚上談話的柳陰，來到園邊一個小亭下，就歇在那裏。她們坐的地方滿開了玫瑰，那清靜溫馨的景色委實可以消滅一切憂悶和病害。

「我已忘了我們這裏有這麼些好花，待一會，可以折幾枝帶回屋裏。」

「你且歇歇，我爲你選擇幾枝罷。」史夫人說時，便起來折花。尚潔見她腳下有一朵很大的花，就指着說，「你看，你腳下有一朵很大，很好看的，爲什麼不把他摘下？」

史夫人低頭一看，用手把花提起來，便嘆了一口氣。

「怎麼啦？」

史夫人說：「這花不好。」因爲那花只賸地上那一半，還有一邊是被蟲傷了。她怕說出傷字，要傷尚潔底心，所以這樣回答。但尚潔看底，明明是一朵好花，直教遞過來給她看。

「奪魁嫂，你說他不好麼？我在此中找出道理咧！這花雖然被蟲傷了一半，還開得這麼好看，可見人的命運也是如此——若不把他的生命完全奪去，雖然不完全，也可以得着生活上一部分的美滿，你以爲如何呢？」

史夫人知道她連想到自己的事情上頭，只回答說：『那是當然的。命運的優蹇和亨通，於我們的生活沒有多大關係。』

談話之間，妥娘領着史奪魁先生進來。他向尚潔和他的妻子問過好，便坐在她們對面一張凳上。史夫人不管她丈夫要說什麼，頭一句就問：『事情怎樣解決呢？』

史先生說：『我正是爲這事情來給長孫夫人一個信。昨天在會堂裏有一個很激烈的紛爭，因爲有些人說可望底舉動是身孫夫人迫他做成的，應當剝奪她赴聖筵的權利。我和我奉真牧師在席間極力申辯，終歸無效。』他望着尚潔說：『聖筵赴與不赴也不要緊。因爲我們的信仰決不能爲儀式所束縛；我們的行爲，只求對得起良心就算了。』

『因爲我沒有把那可憐的人交給警察，便責罰我麼？』

史先生搖頭說：『不，不。現在的問題不在那事上頭。前天可望寄一封長信到會裏，說到你怎樣對他不住，怎樣想棄絕他去嫁給別人。他對於你和某人，某人往來的地點，時間都說出來。且說，他不願意再見你的面，若不與你離婚，他永不回家。信他所說的人很多，我們怎樣申辯也挽不過來。我們雖然知道事實不是如此，可是不能找出什麼憑據來證明。我現在正要告訴你，若是要到法庭去的話，我可以幫你的忙。這裏不像我們祖國，公庭上沒有女人說話的地位。況且他的買賣起先都是你拿資本出來，要離異時，照法律，最少總得把財產分一半給你……像這樣的男子，不要他也罷了。』

尚潔說：『那事實現在不必分辯，我早已對嫂子說明了。會裏因爲信條的緣故，說我的行爲不合道理，便禁止我赴聖筵——這是他們所信的，我有什麼可說的呢？』她說到末一句，聲音便低下了。她的顏色很像爲同會的人誤解她，和誤解道理惋惜。

『唉，同一樣道理，爲何信仰的人會不一樣？』

她聽了史先生這話，便奮興起來，說：『這何必問你不常聽見人說：『水是一樣，牛喝了便成乳汁，蛇喝了』

「硬成毒液」嗎？我管保我所得能化為乳汁，那能干涉人家所得的變成毒液呢？若是到法庭去的話，倒也不必。我本沒有正式和他行過婚禮，自毋須乎在法庭上公布離婚。若說他不願意再見我的面，我儘可以搬出去。財產是生活的贅瘤，不要也罷，和他爭什麼……他賜給我底恩惠已是不少，留着給他……」

「可是你一把財產全部讓給他，你立刻就不能生活，還有佩荷呢？」

尚潔沈吟半晌便說：「不妨，我私下也會積聚些少，只不能支持到一年罷了。但不論如何，我總得自己掙扎。至於佩荷……」她又沈思了一會，才續下去說：「好罷，看他的意思怎樣，若是他願意把孩子留住，我也不和他爭，我自己一個人離開這裏就是。」

他們夫婦二人深知道尚潔的性情，知道她很有主意，用不着別人指導，並且她在無論什麼事情上頭都有一種宗教的精神去安排。她的態度常顯出十分冷靜和沈毅，做出來的事，有時超乎常人意料之外。

史先生深信她能够解決自己將來的生活，一聽了她的話，便不再說什麼，只略略把眉頭繃了一下而已。史夫人在這兩個星期間，也很爲她費了些籌畫。他們有一所別業在土華地方，早就想教尚潔到那裏去養病，到現在她才開口說：「尚潔妹子，我知道你一定有更好的主意，不過你的身體還不甚復原，不能立刻出去做什麼事情，何不到我們的別莊裏靜養一下，過幾個月再行打算？」史先生接着對他妻子說：「這也好，只怕路途遠一點，由海船去，最快也得兩天才可以到，但我們都是慣於出門的人，海濤的顛播當然不能制服我，若是要去的話，你可以陪着去，省得寂寞了長孫夫人。」

尚潔也想找一個靜養的地方，不意他們夫婦那麼仗義，所以不待躊躇便應許了。她不願意爲自己的緣故教別人麻煩，因此不讓史夫人跟着前去，她說：「寂寞的生活是我嘗慣的，史嫂子在家裏也有許多當辦的事情，那裏能够和我同行？還是我自己去好一點，我很感謝你們二位的高誼，要怎樣表示我的謝忱，我卻不懂得，就是懂，也不能表示得萬分之一。我只說一聲「感激莫名」便了。史先生，煩你再去問他要怎樣處置佩荷，等這事弄清楚，我便要動身。」她說着，就從方才摘下的玫瑰中間選出一朵好看的遞給史先生，教他插在胸

前底鈕門上。不久，史先生也就起立告辭，替她辦交涉去了。

士華在馬來半島底西岸，地方雖然不大，風景倒還幽緻。那海裏出的珠寶不少，所以住在那裏的多半是搜寶之客，尚潔住的地方就在海邊一叢棕林裏，在她的門外，不時看見采珠的船往來於金的塔尖和銀的浪頭之間。這采珠的工夫賜給她許多教訓，因為她這幾個月來常想着人生就同入海采珠一樣，整天冒險入海裏去，要得着多少，得着什麼，采珠者一點把握也沒有。但是這個感想決不會妨害她的生命。她見那些人每天迷朦朦地搜求，不久就理會她在世間的歷程也和采珠的工作一樣，要得着多少，得着什麼，雖然不在她的權能之下，可是她每天總得入海一遭，因為她的本分就是如此。

她對於前途不但沒有一點灰心，且要更加奮勉。可憐雖是剝奪她們母女的關係，不許佩荷跟着她，然而她仍不忍棄掉她的責任，每月要託人暗地裏把吃的用的送到故家去給她女兒。

她現在已變主婦的地位為一個珠商底記室了。住在那裏的人，都說她是人家的棄婦，就看輕她，所以他所交游的都是珠船裏的工人。那班沒有思想的男子在休息的時候，便因着她的姿色爭來找她開心，但她的威儀常是調伏這班人的邪念，教他們轉過心來承認她是他們的師保。

她一連三年，除幹她的正事以外，就是教她那班朋友說幾句英吉利語，念些少經文，知道些少常識。在她的團體裏，使令，供養，無不如意。若說過快活日子，能像她這樣，也就不劣了。

雖然如此，她還是有缺陷的。社會地位，沒有她的分，家庭生活，也沒有她的分；我們想想，她心裏到底有什麼感覺？前一項，於她是不甚重要的；後一項，可就繚亂她的衷腸了！史夫人雖常寄信給她，然而她不見信則已，一見了信，那種說不出來的傷感就加增千百倍。

她一想起她的家庭，每要在樹林裏徘徊，樹上的照勞常要幻成她女兒底聲音對她說：『母思兒耶？母思兒耶？』這本不是奇迹，因為發聲者無情，聽音者有意，她不但對於那些小蟲的聲音是這樣，即如一切的聲音

和顏色，偶一觸着她的感官，便幻成她的家庭了。

她坐在林下，遙望着無垠的波浪，一度一度地掀到岸邊，常覺得她的女兒踏着浪花踴躍而來，這也不止一次了。那天，她又坐在那裏，手拿着一張佩荷的小照，那是史夫人最近給她寄來的。她翻來翻去地看，看得眼昏了。她猛一擡頭，又得着常時所現的異象。她看見一個人攜着她的女兒從海邊上來，穿過林樾，一直走到跟前。那人說：「長孫夫人，許久不見，貴體康健啊！我領你的女兒來找你哪。」

尚潔此時，限一限眼睛，才理會果然是史先生攜着佩荷找她來。她不等回答史先生的話，便上前用力摟住佩荷，她的哭聲從她愛心的深密處殷雷似地震發出來。佩荷因為不認得她，害怕起來，也放聲哭了一場。史先生不知道感觸了什麼，也在旁邊只儘管擦眼淚。

這三種不同情緒的哭泣止了以後，尚潔就嗚咽地問史先生說：「我實在喜歡，想不到你會來探望我，更想不到佩荷也能來……」她要問的話很多，一時摸不着頭緒，只摟定佩荷，眼望着史先生出神。

史先生很莊重地說：「夫人，我給你報好消息來了。」

「好消息！」

「你且鎮定一下，等我細細地告訴你。我們一得着這消息，我的妻子就教我和佩荷一同來找你。這奇事，我們以前都不知道，到前十幾天才聽見我奉真牧師說的。我牧師自那年為你底事卸職後，他的生活，你已經知道了。」

「是。我知道。他不是白天做裁縫匠，晚間還做製餅師嗎？我信得過，神必要幫助他，因為神的兒子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他的事業還順利嗎？」

「倒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他不但日夜勞動，在合宜的時候，還到處去傳福音哪。他現在不用這樣地吃苦，因為他底老教會看他的行為，請他回國仍舊當牧師去，在前一個星期已經動身了。」

「是嗎？謝謝神！他必不能長久地受苦。」

「就是因為我牧師回國的事，我才能到這裏來。你知道長孫先生也受了他的感化麼？這事詳細地說起來，倒是一種神迹。我現在來，也是爲告訴你這件事。」

「前幾天長孫先生忽然到我家裏找我，他一向就和我們很生疏，好幾年也不過訪一次，所以這次的來教我們很詫異。他第一句就問你的近况如何，且訴說他的懊悔。他說這反悔是忽然的，是我牧師警醒他的。現在我就將他的話照樣地說一遍給你聽。」

「在這兩三年間，我牧師常來找我談話，有時也請我到他的麵包房裏去聽他講道。我和他來往那麼些次，就覺得他是我的好師傅。我每有難決的事情或疑慮的問題，都去請教他。我自前年生事，二人分離以後，每疑惑尚潔的操守，又常聽見家裏傭人思念她的話，心裏就十分懊悔。但我總想着，男人說話將軍箭，事已做出，那裏還有臉皮收回來？本是打算給他一個錯到底的，然而日子越久，我就越覺得不對。到我牧師要走，最末次命我去領教訓的時候，講了一章經，教我很受感動。散會後，他對我說，他盼望我做的是請尚潔回來，他又念馬可福音十章給我聽，我自得着那教訓以後，越覺得我很卑鄙，凶殘，淫穢，很對不住她。現在要求你先把佩荷帶去見她，盼望她爲女兒的緣故赦免我。你們可以先走，我隨後也要親自前往。」

「他說懊悔底話很多，我也不能細說了。等他來時，容他自己對你細說罷。我很奇怪我牧師對於這事，以前一點也沒有對我說過，到要走時，才略提一提，反教他來到我那裏去，這不是神迹嗎？」

尚潔聽了這一席話，卻沒有顯出特別愉悅的神色，只說：「我的行爲本不求人知道，也不是爲要得人家的憐恤和讚美；人家怎樣待我，我就怎樣受，從來是不計較的，別人傷害我，我還饒恕，何況是他呢？他知道自己的鹵莽，是一件極可喜的事。」你願意到我屋裏去看一看嗎？我們一同走走罷。」

他們一面走，一面談。史先生問起她在這裏的事業如何，她不願意把所經歷的種種苦處盡說出來，只說：「我來這裏，幾年的工夫，也不算浪費，因爲我已找着了許多失掉底珠子了！那些靈性的珠子，自然不如入海去探求那麼容易，然而我竟能得着二三十顆。此外，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

尚潔把她的事情結束停當，等可望不來，打算要和史先生一同回去。正要到珠船裏和她的朋友們告辭，在路上就遇見可望，跟着一個本地人從對面來。她認得是可望，就堆着笑容，搶前幾步去迎他，說：「可望，平安哪！」可望一見她，也就深深地行了個敬禮，說：「可敬的婦人，我所做的一切的事都是傷害我的身體，和你我二人的感情，此後我再不敢了。我知道我多多地得罪你，實在不配再見你的面，盼望你不要把我的過失記在心中。今天來到這裏，爲的是要表明我悔改的行爲，還要請你回去管理一切所有的。你現在要到那裏去呢？我想你可以和史先生先行動身，我隨後回來。」

尚潔見他那番誠懇的態度，比起從前簡直是兩個人，心裏自然滿是愉快，且暗自謝她的神在他身上所顯底奇迹。她說：「呀，往事如夢中之煙，早已在虛幻裏消散了，何必重行提起呢？凡人都不可積聚日間的怨恨，怒氣和一切傷心的事到夜裏，何況是隔了好幾年的事，請你把那些事情擱在腦後罷。我本想到船裏去，向我那班同工的人辭行，你怎樣不和我們一起回去，還有別的事情要辦麼？史先生現時在他的別業——就是住的地方——我們一同到那裏去罷，待一會，再出來辭行。」

「不必，不必，你可以去你的，我自己去找他，就可以因爲我還有有些正當的事情要辦，恐怕不能和你們一同回去，什麼事，以後我才教你知道。」

「那麼，你教這土人領你去罷，從這裏走不遠就是。我先到船裏，回頭再和你細談。再見哪！」

她從土華回來，先住在史先生家裏，意思是要等可望來到，一同搬回她的舊房子去。誰知等了好幾天，也不見他的影，她才知道可望在土華時，所說的話意有所含蓄。可是他到那裏去呢？去幹什麼呢？她正想着，史先生拿了一封信進來，對她說：「夫人，你不必等可望了，明後天就搬回去罷。他寄給我這一封信說，他有許多對不起你的地方，都是出於激烈的愛情所致，因他愛你的緣故，所以傷了你。現在他要把從前那惡的行爲和暴躁的脾氣改過來，且要償還你這幾年來所受的苦楚，故不得不暫時離開你。他已經到檳榔嶼了，他不直接寫信給你的緣故，是怕你傷心，故此寫給我，教我好安慰你；他還說從前一切的產業都是你的，他不應獨自霸佔

了許久，要求你盡量地享用，直等到他回來。」

「這樣看來，不如你先搬回去，我這裏派人去找他回來如何呢？想不到他一會兒就能悔改到這步田地！」

她遇事本來很沈靜，史先生說時，她的顏色從不會顯出什麼變態，只說：「爲愛情麼？爲愛而離開我，這是當然的，愛情本如極利的斧子，用來剝削命運常比用來整理命運的時候多一些。他既然規定他自己的行程，又何必費工夫去尋找他呢？我是沒有成見的事情，怎樣來，我怎樣對付就是。」

向潔搬回來那天，可巧下了一點雨，好像上天使園裏的花木特地沐浴得很妍淨來迎接他們的舊主人一樣。她們長時，安娘正在整理廳堂，一見她來，便嚷着：「奶奶，你回來了！我們很想念你，你的房間亂得很，等我把各樣東西安排好再上去。先到花園去看看罷，你手植各樣的花木都長大了。後面那棵釋迦頭長得像羅傘一樣，結果也不少，去看看罷。」史夫人早和佩荷姑娘來了，她們現時也在園裏。」

她和安娘說了幾句話，便到園裏。一拐灣，就看見史夫人和佩荷坐在樹蔭底下，一張凳上，——那就是幾年前，她要被刺那夜，和史夫人坐着談話的地方。她走來，又和史夫人並肩坐在那裏。史夫人說來說去，無非是安慰她的話。她像不相信自己這樣的命運不甚好，也不信史夫人用定命論的解釋來安慰她，就可以使她滿足。然而她一時不能說出合宜的話，教史夫人明白她心中毫無憂鬱在內。她無意中一擡頭，看見佩荷拿着樹枝，把結在玫瑰花上一個蜘蛛網擦破了一大部分。她注視許久，就想出一個意思來。

她說：「呀，我給這個比喻，你就明白我的意思。」

「我像蜘蛛，命運就是我的網。蜘蛛把一切有毒無毒的昆蟲吃入肚裏，回頭把網組織起來。他第一次放出來的游絲，不曉得要被風吹到多麼遠，可是等到黏着別的東西的時候，他的網便成了。」

「他不曉得那網什麼時候會破，和怎樣破法。一旦破了，他還暫時安安然然地藏起來；等有機會再結一個好的。」

「他的破網留在樹梢上，還不失爲一個網。太陽從上頭照下來，把各條細絲映成七色；有時黏上些少水珠，更顯得燦爛可愛。」

「人和他的命運，又何常不是這樣？所有的網都是自己組織得來，或完或缺，只能聽其自然罷了。」

史夫人還要說時，妥娘來說屋子已收拾好了，請她們進去看看。於是她們一面談，一面離開那裏。圍裏沒人，寂靜了許久。方才那隻蜘蛛悄悄地从葉底出來，向着網的破裂處，一步一步，慢慢補綴。他補這個幹什麼？因爲他是蜘蛛，不得不如此！

（原載綴網勞蛛，商務版）

命命鳥

落華生

敏明坐在席上，手裏拿着一本八大人覺經，流水似地念着。她的席在東邊的窗下，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臉上，照得她的身體全然變成黃金的顏色。她不理會日光曬着她，卻不歇地擡頭去瞧壁上的時計，好像等什麼人來似的。

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會的法輪學校，地上滿鋪了日本花蓆，八九張矮小的几子橫在兩邊的窗下。壁上掛的都是釋迦應化的事跡，當中懸着一個卍字徽章和一個時計。一進門就知那是佛教的經堂。

敏明那天來得早一點，所以屋裏還沒有人。她把各樣功課念過幾遍，瞧壁上的時計正指着六點一刻。她用手擋住眉頭，望着窗外低聲地說：「這時候還不來上學，莫不是還沒有起牀。」

敏明所說的是一位男同學加陵。他們是七八年的老同學，年紀也是一般大。他們的感情非常地好。就是新來的同學也可以瞧得出來。

「鑿鏘……鑿鏘……」一輛電車循着鐵軌從北而來，駛到學校門口停了一會。一個十五六歲的美男子從車上跳下來。他的頭上包着一條蘋果綠的絲巾；上身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下身圍着一條紫色的絲裙，腳下踏着一雙芒鞋，儼然是一位緬甸的世家子弟。這男子走進院裏，腳下的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響。那聲音傳到屋裏，好像告訴敏明說：「加陵來了！」

敏明早已瞧見他，等他走近窗下，就含笑對他說：「哼哼，加陵請你的早安。你來得算早，現在才六點一刻咧。」加陵回答說：「你不要譏諷我，我還以為我是第一早的。」他一面說一面把芒鞋脫掉，放在門邊，赤着腳走到敏明跟前坐下。

加陵說：「昨晚上父親給我說了好些故事，到十二點才讓我入睡，所以早晨起得晚一點。你約我早來，到

底有什麼事？」敏明說：「我要向你辭行。」加陵一聽這話，眼睛立刻瞪起來，顯出很驚訝的模樣，說：「什麼？你要往那裏去？」敏明紅着眼眶回答說：「我的父親說我年紀大了，書也念够了，過幾天可以跟着他專心當戲子去，不必再像從前念幾天唱幾天那麼勞碌。我現在就要退學，後天將要跟隨他上普朗去。」加陵說：「你願意跟他去嗎？」敏明回答他：「我爲什麼不願意我家以演劇的職業是你所知道的，我父親雖是一個很有名，很能賺錢的俳優，但這幾年間他的身體漸漸軟弱起來，手足有點不活動，所以他願意我和他一塊兒排演。我在這事上很有長處，也樂得順從他的命令。」加陵說：「那麼，我對於你的意思就沒有挽回的餘地了。」敏明說：「請你不必爲這事納悶，我們的離別必不能常久的。仰光是一所大城，我父親和我必要常在這裏演戲。有時到鄉村去，也不過三兩個星期就回來。這次到普朗去，也是要在那裏耽擱八九天，請你放心……」

加陵聽得出神，不隄防外邊早有五六個孩子進來，有一個頑皮的孩子跑到他們的跟前說：「請『玫瑰』和『蜜蜂』的早安。」他又笑着對敏明說：「玫瑰花裏的甘露流出來咧。」——他瞧見敏明臉上有一點淚痕，所以這樣說。西邊一個孩子接着說：「對呀！怪不得蜜蜂捨不得離開她。」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被敏明攔住，她說：「別和他們胡鬧，我們還是說我們的罷。」加陵坐下，敏明就接着說：「我想你不久也得轉入高等學校，盼望你在念書的時候要忘了我，在休息的時候要記念我。」加陵說：「我決不會把你忘了。你若是過十天不回來，或者我會到普朗去找你。」敏明說：「不必如此，我過幾天準能回來。」

說的時候，一位三十多歲的教師由南邊的門進來，孩子們都起立向他行禮。教師蹲在席上，回頭向加陵說：「加陵，學摩婢和尚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現在六點半了，你快去罷。」加陵聽了這話，立刻走到門邊，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隨手拿了一把油傘就要出門。教師對他說：「九點鐘就得回來。」加陵答應一聲就去了。加陵回來，敏明已經不在她的席上，加陵心裏很是難過，臉上卻不露出什麼不安的顏色。他坐在席上，仍然念他的書。晌午的時候，那位教師說：「加陵，早晨你走得累了，下午給你半天假。」加陵一面謝過教師，一面檢點他的文具，慢慢地走回家去。

加陵回到家裏，他父親婆多瓦底正在屋裏嚼檳榔。一見加陵進來，忙把紅沫唾出，問道：「下午放假麼？」加陵說：「不是。是先生給我的假。因為早晨我跟曇摩婢和尙出去乞食，先生說我太累，所以給我半天假。」他父親說：「哦，曇摩婢在道上會告訴你什麼事情沒有？」加陵答道：「他告訴我，我的畢業期間快到了，他願意跟他當和尙去。他又說這意思已經向我父親提過了。父親啊，他實在向你提過這話麼？」婆多瓦底說：「不錯，他曾向我提過。我也很願意跟你去。不知道你怎樣打算？」加陵說：「我現時有點不願意。再過十五六年，或者能够從他。我想再入高等學校念書，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點西洋的學問。」他父親詫異說：「西洋的學問啊！我的兒，你想差了。西洋的學問不是好東西，是毒藥。你若是有那學問，你就要藐視佛法了。你試瞧瞧在這裏的西洋人，多半是幹些殺人的勾當；做些損人利己的買賣；和開些誹謗佛法的學校。什麼聖保羅、因斯提、聖約翰、海斯、苦爾，沒有一間不是誹謗佛法的。我說你要求西洋的學問會發生危險。就在這裏。」加陵說：「誹謗與否，在乎自己，並不在乎外人的煽惑。若是父親許我入聖約翰、海斯、苦爾，我準保能持守得住，不會受他們的誘惑。」婆多瓦底說：「我是很愛你的，你要做的事情，若是沒有什麼妨害，我一定允許你。要記得昨晚我和你說的話。我一起起當日你叔叔和你的白象主（緬甸王尊號）提婆的事，就不由得我。不恨西洋人。我最沉痛的是他們在蠻得勒將白象主擄去；和在瑞大光塔設駐防營。瑞大光塔是我們的聖地，他們竟然叫些行兇的人在那裏住，豈不是把我們的戒律打破了嗎？……我盼望你不要入他們的學校。還是清清淨淨去當沙門：一則可以為白象主懺悔；二則可以為你的父母積福；三則為你將來往生極樂的預備。出家能得這幾種好處，總比西洋的學問強得多。」加陵說：「出家修行，我也很願意。但無論如何，現在決不能辦。不如一面入學，一面跟着曇摩婢學些經典。」婆多瓦底知道勸不過來，就說：「你既是決意要入別的學校，我也無可奈何。我很喜歡你跟曇摩婢學習經典。你畢業後就轉入仰光高等學校罷。那學校對於緬甸的風俗比較的保存一點。」加陵說：「那麼，我明天就去告訴曇摩婢知法輪學校的教師。」婆多瓦底說：「也好。今天的天氣很清爽，下午你又沒有功課，不如在午飯後一塊兒到湖裏逛逛。你就叫他們開飯罷。」婆多瓦底說完就

進臥房換衣服去了。

原來加陵住的地方離綠綺湖不遠。綠綺湖是仰光第一大，第一好的公園，緬甸人叫他做千多支，綠綺的名字是英國人替他起的。湖邊滿是熱帶植物。那些樹木的顏色，形態，都是很美麗，很奇異。湖西遠遠望見瑞大光，那塔的金色光襯着湖邊的椰樹，蒲葵，直像王后站在水邊，後面有幾個宮女持着羽葆隨着她一樣。此外好的景緻隨處都是。不論什麼人，一到那裏，心中的憂鬱立刻消滅。加陵那天和父親到那裏去，能得許多愉快，是不消說的。

過了三個月，加陵已經入了仰光高等學校。他在學校裏常常思念他最愛的朋友敏明。但敏明自從那天早晨一別，老是有消息。有一天加陵回家，一進門，僕人就遞封信給他。拆開看時，卻是敏明的信。加陵才知道敏明早已回來，他等不得見父親的面，翻身出門，直向敏明家裏奔來。

敏明的家還是住在高加因路。那地方是加陵所常到的。女僕瑪彌見他推門進來，忙上前迎他說：「加陵君，許久不見啊！我們姑娘前天才回來的，你來得正好，待我進去告訴她。」她說完這話就迅速進裏邊去，大聲嚷道：「敏明姑娘，加陵君來找你呢。快下來罷。」加陵在後面慢慢地走，待要踏入廳門，敏明已迎出來。

敏明含笑對加陵說：「誰教你來的呢？這三個月不見你的信，大概因為功課忙的原故罷。」加陵說：「不錯，我已經入了高等學校，每天下午還要到曼摩那裏……唉，好朋友，我就是有工夫，也不能寫信給你。因為我抓起筆來，就沒了主意，不曉得要寫什麼才能叫你覺得我的心常常有你在裏頭。我想你這幾個月沒有信給我，也許是和我一樣地犯了這種毛病。」敏明說：「你猜的不錯，你許久不到我屋裏了，現在請你和我上去坐一會。」敏明把手搭在加陵的肩膊上，一面吩咐瑪彌預備檳榔，淡巴菝和些少細點，一面攜着加陵上樓。敏明的臥室是樓西。加陵進去，瞧見裏面的陳設還是和從前差不多。樓板上鋪的是土耳其絨氈，窗上垂着兩幅很細緻的帷子。她的奩具就放在窗邊。外頭懸着幾盆風蘭，瑞大光的金光遠遠地從那裏射來。靠北是臥榻，離地約一尺高，上面用上等的絲織物蓋住，壁上懸着一幅提婆和率裴雅洛觀劇的畫片，還有好些繡墊。

散布在地上。加陵拿一個墊子到窗邊，剛要坐下，那女僕已經把各樣吃的東西捧上來。「你嚼檳榔哦。」敏明說完這話，隨手送了一個檳榔到加陵嘴裏，然後靠着她的鏡臺坐下。

加陵嚼過檳榔，就對敏明說：「你這次回來，技藝必定很長進，何不把你最得意的藝術演奏起來，我好領教一下。」敏明笑說：「哦，你是要瞧我演戲來的。我死也不演給你瞧。」加陵說：「有什麼妨礙呢？你還怕我笑你不成？快演罷，完了咱們再來談心。」敏明說：「這幾天我父親剛剛教我一套雀翎舞，打算在湟般節期到比古演奏，現在先演你瞧瞧。我先舞一次，等你瞧熟了，再和我奏樂。這舞蹈的譜可以借用「達撒羅撒」歌調借用「恩斯民。」這兩枝譜，你會嗎？」加陵忙答應說：「都會，都會。」

加陵擅於奏「巴拉拉」(一種竹製的樂器詳見大清會典圖)他一聽見敏明叫他奏樂，就立刻叫瑪彌把那種樂器搬來。等到敏明舞過一次，他就跟着奏起來。

敏明兩手拿住兩把孔雀翎，舞得非常的嫺熟，加陵所奏的「巴拉拉」也還跟得上，舞過一會，加陵就奏起「恩斯民」的曲調，只聽敏明唱道：

「孔雀孔雀！你不必讚我生得俊美；
我也不必嫌你長得醜劣。

咱們是同一個身心，
同一副手脚。

我和你永遠同在一個身裏住着，
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別人把咱們的身體分做兩個，
是他們把自己的指頭壓在眼上，
所以會生出這樣的錯。

你不要像他們這樣的眼光。
要知道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敏明唱完，又舞了一會。加陵說：「我今天才知道你的技藝精到這個地步，你所唱的也是很好，且把這歌曲的故事說給我聽。」敏明說：「這曲倒沒有什麼故事，不過是平常的戀歌，你能把裏頭的意思聽出來就夠了。」加陵說：「那麼，你這枝曲是爲我唱的。我也很願意對你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他們二人的感情幾年來就漸漸濃厚。這次見面的時候，又受了那麼好的感觸，所以彼此的心裏都承認他們求婚的機會已經成熟。

敏明願意再幫父親二三年才嫁，可是她沒有向加陵說明。加陵起先以爲敏明是一個很信佛法的女子，怕她後來要到尼庵去實行她的獨身主義，所以不敢動求婚的念頭。現在瞧出她的心志不在那裏，他就決意回去要求婆多瓦底的同意，把她娶過來。照緬甸的風俗，子女的婚嫁本沒有要求父母同意的必要。加陵很尊重他父親的意見，所以要履行這種手續。

他們談了半响的工夫，敏明的父親宋志從外面進來，擡頭瞧見加陵坐住窗邊，就說：「加陵君，別後平安啊！」加陵忙回答他，轉過身來對敏明說：「你父親回來了。」敏明待下去，她父親已經登樓，他們三人坐過一會，談了幾句客套，加陵就起身告辭。敏明說：「你來的時間不短，也該回去了。你且等一等，我把這些舞具收拾清楚，再陪你在街上走幾步。」

宋志眼瞧着他們出門，正要到自己屋裏歇一歇。恰好瑪彌上樓來收拾東西，宋志就對她說：「你把那盤檳榔送到我屋裏去罷。」瑪彌說：「這是他們剩下的，已經殘了。我再給你拿些新鮮的來。」

瑪彌把檳榔送到宋志屋裏，見他躺在席上，好像想什麼事情似的。宋志一見瑪彌進來，就起身對她說：「我瞧他們兩人實在好得太利害，若是敏明跟了他，我必要吃虧。你有什麼好方法教他們二人的愛情冷淡沒有？」瑪彌說：「我又不是蠱師，那有方法離間他們？我想主人你也不必想什麼方法，敏明姑娘必不致於

嫁他。因為他們一個是屬蛇，一個是屬鼠的；（緬甸的生肖是算日的。禮拜四生的屬鼠，禮拜六生的屬蛇。）就算我們肯將姑娘嫁給他，他的父親也不願意。」宋志說：「你說的雖然有理，但現在生肖相剋的話，好些人都不注重了。倒不如請一位蠱師來，請他在二人身上施一點法術更爲得計。」

印度支那間，有一種人叫做蠱師，專用符咒替人家製造命運。有時叫沒有愛情的男女，忽然發生愛情；有時將如膠似漆的夫婦化爲讎敵。操這種職業的人，以暹羅的僧侶最多，且最受人信仰。緬甸人操這種事業的也不少。宋志因爲瑪彌的話提醒他，第二天早晨他就出門找蠱師去了。

晌午的時候，宋志和蠱師沙龍回來。他讓沙龍進自己的臥房，瑪彌一見沙龍進來，木雞似的站在一邊，她想到昨天無意之中說出蠱師，引起宋志今天的實行，實在對不起她的姑娘。她想到這裏，就一直上樓去告訴敏明。

敏明正在屋裏念書，聽見這消息，急和瑪彌下來。躡步到屏後，傾耳聽他們的談話。只聽沙龍說：「這事很容易辦，你可以將她常用的貼身東西拿一兩件來，我在那上頭畫些符，念些咒，然後給回她用，過幾天就見功效。」宋志說：「恰好這裏有她一條常用的領巾，是她昨天回來的時候忘記帶上去的。這東西可用嗎？」沙龍說：「可以的，但是能夠得着……」

敏明聽到這裏已忍不住，一直走進去向父親說：「阿爸，你何必擺弄我呢？我不是你的女兒嗎？我和加陵沒有什麼，意請你放心。」宋志驀地裏瞧見他女兒進來，簡直不知道要用什麼話對付她。沙龍也停了半晌才說：「姑娘，我們不是談你的事，請你放心。」敏明斥他說：「狡猾的人，你的計我已知道了。你快去辦你的事罷。」宋志說：「我的兒，你今天瘋了嗎？你且坐下，我慢慢給你說。」

敏明那裏肯依父親的話，她一味和沙龍吵鬧，弄得她父親和沙龍很沒趣。不久沙龍垂着頭走出來，宋志滿面怒容，蹲在牀上吸煙，敏明也忿忿地上樓去了。

敏明那一晚上沒有下來和父親用飯。她想父親終久會用蠱術離開他們，不由得心裏難過。她躺在牀上

翻來覆去，繡枕早已被她的眼淚濕透了。

第二天早晨，她到鏡臺梳洗，從鏡裏瞧見她滿面都是鮮紅色，——因為繡枕退色，印在她的臉上——不覺笑起來。她把臉上那些印迹洗掉的時候，瑪彌已捧一束鮮花，一杯咖啡上來。敏明把花放在一邊，一手倚着窗櫺，一手拿住茶杯向窗外出神。

她定神瞧着圍繞瑞大光的彩雲，不理會那塔的金光向她的眼臉射來，她精神因此就十分疲乏。她心裏感想，和目前的光融洽，精神上現出催眠的狀態。她自己覺得在瑞大光塔頂站着，聽見底下的護塔鈴叮叮噹噹地響。她又瞧見上面那些王侯所獻底寶石，個個都發出很美麗的光明。她心裏喜歡得很，不歇用手去摩弄，無意中把一顆大紅寶石摩掉了。她忙要俯身去檢時，那寶石已經掉在地上。她定神瞧着那空兒，要求那寶石掉下底原故，不覺有一種更美麗的寶光從那裏射出來。她心裏覺得很奇怪，用手扶着金壁，低下頭來要瞧瞧那空兒裏頭底光景。不隄防那壁被她一推，漸漸向後，原來是一扇寶石底門。

那門被敏明推開之後，裏面的光直射到她身上。她站在外邊，望裏一瞧，覺得裏頭的山水、樹木，都是她平生所不曾見過的。她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向前走了幾十步。耳邊恍惚聽見有人對她說：『好啊！你回來啦！』敏明回頭一看，覺得那人很熟悉，只是一時不能記出他底名字。她聽見『回來』這兩字，心裏很納悶，就向那人說：『我不住在這裏，爲何說我回來？你是誰？我好像在那裏與你會過似的。這是什麼地方？』那人笑說：『哈哈！去了這些日子，連自己家鄉和平日間往來的朋友也忘了。肉體底障礙真是大喇！』敏明聽了這話，簡直莫名其妙。又問他說：『我是誰？有那麼好福氣住在這裏，我真是在這裏住過嗎？』那人回答說：『你是誰？你自己知道。若是說你不曾住過這裏，我就領你到處逛一逛，瞧你認得不認得。』

敏明聽見那人要領她到處去逛逛，就忙忙答應。但所見底東西，敏明一點也記不清楚，總覺得樣樣都是新鮮的。那人瞧見敏明那麼迷糊，就對她說：『你既然記不清，待我一件一件告訴你。』

敏明和那人走過一座碧玉牌樓，兩邊底樹羅列成行，開着很好看的花。紅的，白的，紫的，黃的，各色都備。樹

上有些鳥聲，唱得很好聽。走路時，有些微風慢慢吹來，吹得各色的花瓣紛紛掉下；有些落在人底身上；有些落在地上；有些還在空中飛來飛去。敏明的頭上和肩膀上也被花瓣貼滿，遍體盡得很香。那人說：『這些花木都是你的老朋友；你常和他們往來。他們的花是長年開放的。』敏明說：『這真是好地方，只是我總記不起來。』走不多遠，忽然聽見很好的樂音。敏明說：『誰在那邊奏樂？』那人回答說：『那裏有人奏樂，這裏的聲音都是發於自然的。你所聽的是前面流水的聲音。我們再走幾步就可以聽見。』進前幾步果然有些泉水穿林而流。水面浮着奇異的花草，還有好些水鳥在那裏游泳。敏明只認得些荷花、鸕鶿，其餘都不認得。那人很不憚煩，把各樣的東西都告訴她。

他們二人走過一道橋，迎面立着一片玻璃牆。敏明說：『這牆真好看，是誰在裏面住？』那人說：『這裏頭是喬答摩宣講法要底道場。現時正在演說，好些人物都在那裏聆聽法音。轉過這個牆角就是正門。到的時候，我領你進去聽一聽。』敏明貪戀外面的風景，不願意進去。她說：『咱們逛逛才進去罷。』那人說：『你只會聽粗陋的聲音；看簡陋的顏色；和聞污劣的香味。那更好的更微妙的，你就不理會了……好，我再和你走走，瞧你了悟不了悟。』

二人走到牆的盡頭，還是穿入樹林。他們踏着落花一直進前，樹上的鳥聲，叫得更好聽。敏明擡起頭來，忽然聽見南邊的樹枝上有一對很美麗的鳥，呆立在那裏，絲毫的聲音也不從他們的嘴裏發出。敏明指着問那人說：『一隻隻鳥兒都出聲吟唱，爲什麼那對鳥兒不出聲音呢？那是什麼鳥？』那人說：『那是命命鳥。爲什麼不唱？我可不知道。』

敏明聽見『命命鳥』三字，心裏似乎有點覺悟。她注神瞧着那鳥，猛然對那人說：『那可不是我和我的好朋友加陵麼？爲何我們都站在那裏？』那人說：『不是，你自己覺得。』敏明搶前幾步，看來還是一對狀鳥。她說：『還是一對鳥兒在那裏，也許是我底眼花了。』

他們繞了幾個灣，當前現出一節小溪把兩邊的樹林隔開。對岸的花草，似乎比這邊更新奇。樹上的花瓣

也是常常掉下來。樹下有許多男女，有些躺着的，有些站着的，有些坐着的，各人在那裏說說笑笑，都現出很親密的樣子。敏明說：『那邊的花瓣落得更妙，人也多一點。我們一同過去逛逛罷。』那人說：『對岸可不能去。那落底叫做情塵，若是望人身上落得多了就不好。』敏明說：『我不怕。你領我過去逛逛罷。』那人見敏明一定要過去，就對她說：『你必要過那邊去，我可不能陪你了。你可以自己找一道橋過去。』他說完這話就不見了。敏明回頭瞧見那人不在，自己循着水邊，打算找一道橋過去，但找來找去總找不着，只得站在這邊瞧過去。

她瞧見那些花瓣越落越多，那班男女幾乎被葬在底下。一個男子坐在對岸的水邊，身上也是滿了落花。一個紫衣的女子走到他跟前說：『我很愛你。你是我的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過別人。』那男子回答說：『我對於你的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會愛過別的女人。』紫衣女子聽了，向他微笑，就離開他，走不多遠，又遇着一位男子站在樹下，她又向那男子說：『我很愛你。你是我的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過別人。』那男子也回答說：『我對於你的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會愛過別的女人。』

敏明瞧見這個光景，心裏因此發生了許多問題，就是那紫衣女子爲什麼當面撒謊，和那兩位男子底回答爲什麼不約而同。她回頭瞧那坐在水邊底男子還在那裏，又有一個穿紅的女子走到他面前，還是對他說紫衣女子所說的話。那男子的回答和從前一樣，一個字也不改。敏明再瞧那紫衣女子，還是挨着次序向各個男子說話，她走遠了，話語的內容雖然聽不見，但她的形容老沒有改變。各個男子對她也是顯出同樣的表情。敏明瞧見各個女子對於各個男子所說的話都是一樣，各個男子的回答也是一字不改，心裏正在疑惑，忽然來了一陣狂風，把對岸的花瓣颳得乾乾淨淨。那班男女立刻變成很凶惡的容貌，互相嚼食起來。敏明瞧着這個光景，嚇得冷汗直流。她忍不住就大聲喝道：『噯呀！你們的感情真是反覆無常。』

敏明手裏那杯咖啡被這一喝，全都瀉在她的裙上。樓下的瑪彌聽見樓上的喝聲，也趕上來。瑪彌瞧見敏明週身冷汗，仆在鏡臺上頭，忙上前把她扶起，問道：『姑娘你怎樣啦？燙着了沒有？』敏明醒來，不便對瑪彌細說，胡亂答應幾句就打發她下去。

敏明細想剛才的異象，擡頭再瞧窗外的瑞大光，覺得那塔還是被彩雲繞住，越顯得十分美麗。她立起來，換過一條絳色的裙子，就坐在她的臥榻上頭。她想起在樹林裏忽然瞧見命命鳥變做她和加陵那回事，心中好像覺悟他們兩個是這邊的命命鳥，和對岸自稱爲命命鳥的不同。她自己笑着說：『好在你不在那邊。幸虧我不能過去。』

她自經過這一場恐慌，精神上遂起了莫大的變化。對於婚姻另有一番見解；對於加陵的態度更是不像從前。加陵一點也覺不出來，只猜她是不舒服。

自從敏明回來，加陵沒有一天不來找她。近日覺得敏明的精神異常，以爲自己沒有向她求婚，所以不高興。加陵覺得他自己有好些難解決的問題，不能不對敏明說。第一是他父親願意他去當和尙。第二，縱使準他娶妻，敏明的生肖和他不對，頑固的父親未必承認。現在瞧見敏明這樣，不得不把衷情吐露出來。

加陵一天早晨來到敏明家裏，瞧見她的態度越發冷靜，就安慰她說：『好朋友，你不必憂心，日子還長呢。我在咱們的事情上頭已經有了打算。父親若是不肯，咱們最終的辦法就是「照例逃走」。你這兩天是不是爲這事生氣呢？』敏明說：『這倒不值得生氣。不過這幾晚睡得遲，精神有一點疲倦罷了。』

加陵以爲敏明的話是真，就把前日向父親要求的情形說給她聽。他說：『好朋友，你瞧我的父親多麼固執。他一意要我去當和尙，我前天向他說些咱們的事，他還要請人來給我說法，你說好笑不好笑？』敏明說：『什麼法？』加陵說：『那天晚上，父親把曇摩婢請來，我以為有別的事要和他商量，誰知他叫我到跟前教訓一頓。你猜他對我講什麼經呢？好些話我都忘記了。內中有一段是很有趣，很容易記的。我且念給你聽。』

佛問摩鄧曰：『女愛阿難何似？』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音；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氣不淨。』曇摩婢說得天花亂墜，我只是偷笑。因爲身體上的污穢，人人都有，那能因着這些小事，就把愛情割斷呢？況且這經本來不合對我說；若是對你念，還可以解釋得去。』

敏明聽了加陵末了那句話，忙問道：『我是糜鄧嗎？怎樣說對我念就可以解釋得去？』加陵知道失言，忙回答說：『請你原諒，我說錯了。我的意思不是說你是糜鄧，是說這本經合於對女人說。』加陵本是要向敏明解嘲，不意反觸犯了她，敏明聽了那幾句經，心裏更是明白。他們兩人各有各的心事，總沒有盡情吐露出來，加陵坐不多會，就告辭回家去了。

湮般節近啦，敏明的父親直催她上比古去。加陵知道敏明明日要動身，在那晚上到她家裏，爲的是要給她送行。但一進門，連人影也沒有。轉過角門，只見瑪彌在她屋裏縫衣服。那時候約在八點鐘的光景。

加陵問瑪彌說：『姑娘呢？』瑪彌擡頭見是加陵，就陪笑說：『姑娘說要去找你，你反來找她，她不會到你家去嗎？她出門已有一點鐘的工夫了。』加陵說：『真的麼？』瑪彌回了一聲：『我還騙你不成。』低頭還是做她的活計。加陵說：『那麼，我就回去等她……你請。』

加陵知道敏明沒有別處可去，她一定不會趁瑞大光的熱鬧。他回到家裏，見敏明沒來，就想着她一定和女伴到綠綺湖上乘涼，因爲那夜的月亮得很，敏明和月亮很有緣，每到月圓的時候，她必招幾個朋友到那裏談心。

加陵打定主意，就向綠綺湖去。到的時候，覺得湖裏靜寂得很。這幾天是湮般節期，各廟裏都很熱鬧，綠綺湖的冷月沒人來賞玩，是意中的事。加陵從愛華德第七的造像後面上了山坡，瞧見沒人在那裏，心裏就有幾分詫異。因爲敏明每次必在裏那坐，這回不見她，諒是沒有來。

他走得累，就在凳上坐一會。他在月影朦朧之中瞧見地下有一件東西，檢起來見時，卻是一條蟬翼紗的領巾。那巾的兩端都繡一個吉祥海雲的徽識，所以他認得是敏明的。

加陵知道敏明還在湖裏，把領巾藏在袋裏，就抽身去找她。他踏一彎虹橋，轉到水邊的冷亭，瞧沒有人，又折回來。他在山邱上注神一望，瞧見西南邊隱隱有個人影，忙上前去，見有幾分像敏明。加陵躡步到野薔薇垣後面，意思是要嚇她。他瞧見敏明，好像是找什麼東西似的，所以靜默伏在那裏看她要做什麼。

敏明找了半天，隨在樂亭傍邊摘了一枝優鉢曇花，走到湖邊，向着瑞大光合掌禮拜。加陵見了，暗想她爲什麼不到瑞大光膜拜去？於是再躡足走近湖邊的薔薇垣，那裏離敏明禮拜的地方很近。

加陵恐怕再觸犯她，所以不敢做聲，只聽她的祈禱。

『女弟子敏明，稽首三世諸佛。我自萬劫以來，迷失本來智性，因此墮入輪迴，成女人身。現在得蒙大慈，示我三生因果。我今悔悟，誓不再戀天人，致受無量苦楚。願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礙，轉生極樂國土。願勇猛無畏阿彌陀，俯聽懇求，接引我，南無阿彌陀佛。』

加陵聽了她這番祈禱，心裏很受感動，他沒有一點悲痛，竟然從薔薇垣裏跳出來，對着敏明說：『好朋友，我聽你剛才的祈禱，知道你厭棄這世間，要離開他。我現在也願意和你同行。』

敏明笑道：『你什麼時候來的？你要和我同行，莫不你也厭世嗎？』加陵說：『我不厭世。因爲你的原故，我願意和你同行。我和你分不開。你到那裏，我也到那裏。』敏明說：『不厭世，就不必跟我去。你要記得你父親願你做一個轉法輪的能手。你現在不必跟我去，以後還有相見的日子。』加陵說：『你說不厭世就不必死，這話有些不對。譬如我要到蠻得勒去，不是嫌惡仰光，不過我未到過那城，所以願意去瞧一瞧。但有些人很厭惡仰光，他巴不得立刻離開才好。現在，你是第二類的人，我是第一類的人。爲什麼不讓我和你同行？』敏明不料加陵會來，更不料他一下就決心要跟從她。現在聽他這一番話語，知道他與自己的覺悟雖然不同，但她常感得他們二人是那世界的命命鳥，所以不甚阻止他。到這時，她才把前幾天的事告訴加陵。加陵聽了，心裏非常的喜歡說：『有那麼好的地方爲何不早告訴我？我一定離不開你了，我們一塊兒去罷。』

那時月光更是明亮，樹林裏螢火無千萬地閃來閃去，好像那世界的人物來赴他們的喜筵一樣。

加陵一手搭在敏明的肩上，一手牽着她，快到水邊的時候，加陵回過臉來向敏明的唇邊啜了一下。他說：『好朋友，你不觀我一下麼？』敏明好像不曾聽見，還是直地走。

他們走下水裏，好像新婚的男女攜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不現點畏縮。在月光水影之中，還聽見加陵說：

『咱們是生命的旅客，現在要到那個新世界，實在叫我喜樂得很。』
現在他們去了！月光還是照着他們所走的路，瑞大光遠遠送一點鼓樂的聲音來；動物園的野獸也都爲他們唱很的雄壯歡送歌；惟有那不懂人情的水，不願意替他們守這旅行的祕密，要找機會把他們的軀殼送回來。

(綉網勞蛛)

遺音

王統照

遼遠的一帶楓樹林子，擁抱着一個江邊的市鎮，這個市鎮在左右的鄉村中，算是一個人口最多風景最美的地方。鎮前便是很彎曲而深入的江灣，灣的北面，卻有所比較着還整齊而潔淨的房子，房子中也有用磚石砌成的二層樓的建築。正午的日影將樓影斜照在樓前的一片草場上，影子卻很修長，原來這所建築，是鎮中公立小學校的校舍。這鎮上人，知識卻較高明，所以他們尋得這個全鎮風景最佳的江邊，設立了這所學校。校裏的男女兒童，也有三百人。

校舍的西角，便是教員住室，這也是校內特為教員所建築的，預備教員家眷的住處。再往西去，就是些沙土陵阜，有些矮樹野草，綠茸茸的一望皆是。這日正是星期的上午，江邊的風，受了水氣的調和，雖是秋末冬初，尚不是十分冷冽，有時吹了些樹葉子落到江波上，便隨着微細的浪花，無蹤影的流去。

教員住宅靠江的一間屋子裏，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對着許多書籍稿紙坐着發呆。他不是本地人，然而他在這個校裏，當高等部教員主任，已將近三年。自近兩年來，連他的母親，妻子，都搬來同住。他的性格是最高的。小學教員的性格，他雖是不到三十歲的青年，然作這等粉筆黑板的生活，已經是有七年多了。他自從二十歲在師範學校畢業以後，為生活問題所逼迫，便拋棄遠大的希望，情願經營這種生活。可是他性情縝密而恬退，獨勤於教育事業，終日與那些紅顏可愛的兒童為伍的事業，他是非常樂意。他不願在都市裏同一般人亂混。他覺得他的生活的興味，這樣也很滿足的。他的教育的學問，也研究得非常完全，就使教授中學校的學生，也能勝任，不過他是沒有這種機會，他也不找這種機會，他情願一生都是這樣的平淡、閒靜、自然。可是他的境遇，現在雖是平淡、閒靜、自然，他的心中，卻終沒有平淡、閒靜、自然的時候。因為在他二十歲以後的生活裏，忽然起了一次情海的波紋，這層波紋，在他的精神裏，永不能泯去痕跡。他從前是活潑的、愉快的，然而這幾年來，

他是沈鬱的多！時時若有一個事物，據在他的靈魂裏，使他對於無論甚麼事物，都發生一種很奇怪而不可解的疑問，因此他的心經，越發沈澁了！

這日是休假的日子，校裏的兒童，都已放假回他們快樂的家庭裏去，忙碌一星期的那些教員，也都各自找着他們的朋友，出去閒玩了，他這時候卻坐在自己的書室裏，對着一層層的書籍出神。原來他爲教育報作的稿子須於三天以內作完，他想作一篇關於性慾教育的文章。早已參考了許多書，立了許多條目，這日用過早飯以後，他母親和他妻與一個三週歲的小孩，都到鎮中人家去閒談去了。他獨自坐在這裏，想要將他的教育思想，趁着這一天的閒工夫，慢慢的寫出。

他坐在一把竹椅子上，排好了書籍，鋪正了稿紙，方要拿筆來寫，但只是覺得身上陡的冷了一陣，覺得從窗隙鑽進來的風，使他心戰，頭上痛了一會子，總是不舒服得很，他不知怎的，把着一枝毛筆，只是望着對面綠色刷的壁上掛的五年前自己照的像片發呆。那張像片，雖是裝在鏡框裏，然五年以來，片上的顏色，已有些陳舊，隔了一層細塵，更顯得有些模糊，就像他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暗淡一樣。他看着像片框子上嵌鑲的花紋，很彎曲而美麗，像那一點曲線裏也藏着一個生命的小影在裏面流轉一般。他想這必是一個有名的美術家的作品，他不禁嘆了一口微微的氣，自己尋思，這就是一個人的精神剩餘嗎？想到這裏，低頭看着一張草稿上，仍然沒寫上一個字，便很勉強的拔出筆，向紙上很抖戰的寫了『性慾』兩個字。那知這支筆尖，先是禿了半截，寫得認不清楚，他很愁悶的將筆往案上一擲，心裏宛同有塊石頭塞住了似的，漸漸的立起來，抽開書案下層的抽屜，檢了半天，方檢出一支筆來，又一翻檢，他不禁很驚訝皇急的說出一個『咳……』字來，這個音由他喉中嘆出，然而非常急促而沈着，便靜默無語，拿出一張硬紙紅字的美麗信片，用盡目力去注視。室中一點聲浪沒有，只是兩個雲雀，在窗外的細竹枝子上，一遞一聲的嬌鳴。

信片雖是保存的非常嚴密，而紅色的字跡，經過幾年的空氣侵蝕，也將顏色褪得淡了許多。他這時無意中將這個信片找出，便使他靠在椅背上，幾乎全體都沒得絲毫氣力。原來那張信片裏，藏了許多熱烈而沈摯

的泪，和愛，和不幸的命運，以及生活的幻影在裏邊，也就是他的情海中的一層波紋。是他永不能忘記的波紋。他呆呆的看了一會，很沒氣力的將那信片輕輕放在案上，自己想道：這是她最後的遺音了！這是她最後的遺音了！卻再也不能够想起別的事情來，無意中將剛由抽屜裏找出來的那支新筆，掉在地上，他便俯着身子拾起來，一擡頭含着泪痕的眼光，卻與那會看見壁上掛的像片接觸着，猛然又想起是五年半的光陰了！那時我這張像片，比較現在的面色，卻差得多，宛同她這紙最後的遺音是當年一樣鮮明的顏色，少年的容貌，卻一年一年的暗淡消失了！而生活的興味，也一年一年的減去了！環境的變遷，真快呀……他想到這裏，不禁那很細瑣很雜亂的前事，都如電影片子，一次一次的在他的腦子中映現而顫動了。

他想：他自從在學校畢業的那一個月裏，他父親死在銀行的會計室中，他本來可以再升學的。但那時不能有了希望了。他父親死了，家中又沒有甚麼收入，他有個姊姊，有四十多歲，身體很不康健的母親，不能不離去學校，謀一家人的生計。於是他便由一個朋友的介紹，往一個極小的外縣的農村裏，充當一所女子高等小學的歷史國文教員。那時他剛二十一歲，然而他在學校裏，成績既好，性情又和藹，所以人家很信任他。他記得第一次由家裏去到這個遠地的農村學校的時候，他母親和姊姊在門首送他，他母親，逆着很勁烈的北風，咳嗽了幾聲，及至咳完，眼中早含着滿眶的泪痕。他姊姊替他將外衣披好，一繼一續的似乎說：『兄弟，你現在要出去作事了，第一次的作事，身體也不……要勞着！免得……媽……老遠的紀念着……』這幾句話沒說完，一陣風就將他姊姊的話，咽回去了。

他想到這種念頭，記起他自小時最親愛的姊姊來，可是他姊姊已經同她的丈夫到北方去了，遠隔着幾千里的路程呢！

他在那個極僻陋的農村子裏，作一個月二十元的教員，卻平平的過了一個年頭，第二年他姊姊同他母親也因為家中生活上困難，便也搬來同他住在一處，後來他姊姊就同他的一個同事的少年，結了婚。

他想了這一些往年的事，便用手點着那張信片的拆角，心裏很酸楚的想：『我若不遇見你，我的精神當

沒有一點反騰，可是啊！你是一個鄉村中天真很活潑而自然的女孩子，設使我不在那裏去，你也可以很安貼的作一個無知無識的鄉村婦人，到現在，在你的平靜家庭裏安享點幸福，不比着飄零受苦，好得多嗎！」

他回憶到他第二次在那個農村裏，與她無意中相遇見的時候，是在他到那裏第二年的二月裏。有一天下午，校中的女學生都散學走了，他拿了一本詩集，穿了短衣，出了村子，就在河岸上一個桃樹林子裏，坐在草地上讀去。那時桃花已經有一半是開好了，紅色和白色相間爛漫得實在可愛，他檢着書集，精神極愉快，頭髮蓬着，從花影中現出了他的面貌。河灘裏一羣男女孩子，在那裏遊戲，她從山裏探了一筐子茶芽，同他的女伴沿着河岸走來，恰巧一個頑皮的孩子，揚起一把沙泥，向空中撒去，於是她的眼眯了，一失足跌在岸旁，觸在塊石頭上，便暈去了。小孩子嚇得跑了，她的女伴，都是十六七歲的女子，也急得在那裏一齊亂喊，有的哭了，他也看見了，便走去幫着她們，將她用人急救法治醒了。不多時她的寡母也來了，便扶她回去，向着他道謝了好多話，請明天到她家裏去，他這時第一次認識她，他是第一次看見她清秀而跌麗的面龐，神光很安靜的眼睛，便給他留下了一個不可洗刷的印象，在他腦子裏，她們走了，日影也落到河水的沙底裏去了，他只是看着撒下的碧綠鮮嫩的茶芽凝想。

自此以後，他在這個鄉村裏，便得了一種有興趣而愉快的新生活！她是這鄉村中很窮苦的女子，她比他小了四歲，她的家庭，就是她母親和她，是村中人口最少的家庭。她是天然的美麗，天然的聰明，而又有豐厚而纏綿的感情，她的言詞見解，處處都能見出她的天真未鑿的女子。她每與他作種種談話，都帶了詩人的神思，她實在是自然的好女子。他母親很以誠懇的態度對他，不過他家中非常清苦，他去時只可坐在她那後園裏桑樹蔭下的石頭上，飲着很苦而顏色極濃的茶。

她又識得幾個字，又加上他的指教，不半年的工夫，他便將她介紹到學校一年級裏去讀書。但她還是有暇便去採茶，飼蠶紡織，作針線，去補助她家的生活，他每月給她幾元錢的補，但是別人都不知道。

她讀書的天資，別的女孩子都趕不上，他也非常喜歡，於是一年的光陰，由溫和的春日，到了年末，她的智

識已經增加了許多，可是她那爛漫天真的性格，卻依然如舊。在這一一年中，真是她與他最安慰而最快樂的一年了！他在這一天一天的光陰裏過去了，他只覺得似乎是在甜蜜與醇醪中度過，因為他們的靈魂早已作了精神的接觸，便於無意中得了戀愛的情感，這是他到了現在，方悟過來。那時只知是彼此的精神情緒，都十分安慰罷了。

他回想了半天，想到那時，他與她游泳於自然的愛河中的愉快。到如今還若即在昨天，或是剛才的事一般。但他又記起由喜劇而變為悲劇的情況，悲劇開幕的原因，即在她母親的死。

她母親自青年便受了情緒與生活的失調和壓迫，早種下了肺結核的病根，這幾年來雖然看着她自己，便在她女兒入校讀書的第二年四月裏死去了！她家裏沒有餘錢，更沒個人幫助，她哭得幾次暈昏過去，幸得他姊姊也同他去十分慰勸，他省了一個月的薪水，方得將她母親殮葬。然而她成了孤女了！他的姊姊又恰在這時，隨他的姊夫到別處去了。他與他母親商好，便將她搬到他家去住着。她終日裏長是哭泣，他母親也非常的可憐她，究竟是有些防嫌的意思，他覺得了，她又不是蠢笨的女子，自然也明白，更是終日自覺不安，所以他們自從經過這番變動以後，除了在學校以外，形式上更是疎遠，而他們的精神上，卻彼此都添了一層說不出的奇異而恐懼的感覺！

這個鄉村的人，是非常尊重舊道德的，雖有女子學校，也是不得已方請了幾個男教員。他很純潔而誠篤的，所以自到這裏，無論是農夫啊，私塾的老學究啊，對於他沒有甚麼惡意，自從他將她介紹到女校裏去念書，有些人便都不以為然，不過還沒有公然的反對；自她母親死後，經此一番變動，村子裏便造出許多的謠言來，說他兩個人，尤其以鄉村婦女為甚，她們都向他的母親亂說，他母親更是着急，那時女學生也不大去聽他的教授了，於是村中的校董，便着急起來，直接的將他的職務辭掉，他遂不能繼續他在這個村子的教育生活。但他卻也不以為意，商同母親願同她一同回到別地方去謀生活去，不料他話還沒說完，他母親便給他幾句極

堅決的話道：『你自幼時，你父親便已爲你訂過婚的，現在你爲她竟然丟了職務，也好！我就趁此機會，去回家去與你完婚……再打算法子……她……你不必有甚麼思想……』

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他與她生命之花的打擊，使他昏了半天，原來他在高小學校的時候，他的父母，便看
好一個親戚的姑娘，就暗地裏將婚定妥，因他素來主張婚姻自由，所以直至於他父親死後，他當了教員，他母親纔將這個消息說與他知道。他這時方明白他母親雖是愛惜她，卻防閒她的原因，他這時看見婚書聘禮，擺滿了一桌子——他母親給他的證明——他心裏直覺得一口口的涼氣，滲透了肺腑，可是他不能捨棄了他母親，便不能毀了這個婚約，他覺着這時什麼思想也沒有，只是身子搖搖不定，手足都沒點氣力，後來她進來了，看明白了，他與他母親的情形都在她聰明而有定力的眼光裏，她乍一見時，有一疊淚波，在眼裏作了一個紅暈，即時便現出滿臉的笑容，和他母親看戒指，問名字，還忙着給他賀喜，他也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便很悲酸而顫慄的倒在牀上。

這一下午，他這個小小家庭裏，異常清寂，她在屋子裏寫了半天的信件，晚飯後，便親往郵局去了。他呢，癡癡的趁着月明下弦的殘光，披件夾衫，步出村子，到樹林子裏依着樹，細細的尋思。但是他的尋思，是復亂，也不曉得怎樣才好！

末後她也來了，星光暗淡之下，嗅着林中野薔薇的香味與自然的夜氣，兩個人互握着手立着，總覺得彼此的手指，都是有同速率的顫動，而各人手腕上脈搏跳的也越發急促，他們這時卻不能說一句什麼話，也不知是酸是苦，總以爲如明天上戰線去的軍人一樣，覺得前途是有一重黑而深覆的幕，將要落下來了！他們這樣悲悽的靜默，若有四十多分鐘的工夫，後來還是她用極淒咽而顫的音，說出一種忍心而堅決的話，這話他現在回思，如在耳邊有個人梳着雙髻，嗚咽着在他肩頭上，說的一般的清楚，可是他這時沒有勇氣，敢再去追想。但記得她末後說的幾句話是：『不能在你家了……我要赴都會裏謀生活去……這村子的人都拿我……無恥……那封信，是寄與我一個表姊的……她是在那邊當保姆教員……但是我……永不……訂婚！』

……也不……願你……還記……」他記得說到這裏，兩個人便一齊暈倒在草地上！

以後的事，他也不願想了。這是明白的事，她竟自獨身走了！他也作了戀愛的犧牲者了！結過婚了！但他這位用紅絲繫定的妻，卻也是高等女學校畢業過業的學生，性情，才，貌，都很與他相合。若使他未曾經過那番情海的波紋，他也沒有甚麼。但是他自此以後，雖她——他的妻——對他，有極美滿的愛情，他終是覺得心裏有個東西成日裏刺着作疼。一年一年的過去了，他起初和她通過幾次信，可是她來信總是些泛泛的平常話，對於過去的事蹟，卻一句也不提及了！後來他充當了江邊市鎮學校的主任教員，她便寄這一張最後的遺音與他，說她近在某公司裏充當打字生，——但不知是那家公司——後面她說她現在立誓不願與男子通信，情願一輩子過這種流浪生涯，並他也往後不再通信，即去見她，她也絕不願再見他，她說他的小影，早已嵌往在她的心頭，從此就算永沒有關係！她這封信，連個地址，也不寫上，他一連寫了幾封沈痛的信，往她的舊地址寄去，卻是沒見一個回字，他爲她到過那個都會兩次，卻沒找到一點關於她的消息。

過了二三年，他有了個小孩子，生活上不能拋了職務，家庭上也多了牽累，他與他妻子的愛情，在長日融冷裏，不知不覺的比初婚時增加了好些，但他心頭上的痛苦，終難除去！

他這半日的回思使他少年的熱淚，溼透了那張最厚的信片，洩痕滲在紅鋼筆寫出的字跡上，宛同血一般的鮮豔。

二點鐘三點鐘四點鐘也快過了，他坐在竹椅上，也不起立，也不動作；草稿上還只是有很草率而不清楚

的兩個『性慾』的大字。
日影漸漸落下去了，風聲漸漸息了，一對嬌鳴的雲雀也拍着翅兒，回他們的窠巢去了，但他這個傷心夢影，卻永沒有醒回的一日！

院子的外門響了，他的妻穿了一身極雅淡的衣裙抱着三歲的孩子，孩子手裏弄着一支白菊花，很嫵娜的從枯盡葉子的籐羅架下走進來，他們進屋來了，那小孩子呀呀道：『爸爸……爸爸……一朵花呢……』

說着便將鮮嫩的小手，向空中一撲，將這朵花，丟在他的膝上。他這才醒悟過來，將那封最後的遺書，往屜中一掉，猛回頭，卻見他妻看了看草稿上『性慾』二字，朝着他從微紅的腮渦裏現出了一點微微的笑容。

十，三月。

（原載春雨之夜商務版）

三年

鄭振鐸

月白風清之夜，漁火隱現，孤舟遠客。「忽聞江上琵琶聲，」這嘈嘈切切之音，勾引起的是無限的淒涼；繁燈酣宴，酒肴狼藉，絮語瑣切，高談驚座，以箸擊桌而歌，若醉，若醒，這歌聲所引起的是煥暖繁華之感；至若流泉淙淙，使人有崇潔之意，松風颯颯，令人生高曠之思，洞簫幽細，益增午夜之靜悄，胡琴低昂嗚咽，奏出難消的愁緒，這些聲調都是可知的，現世的，是現世的悲歡，是現世的懣悶，是現世的情懷。獨有在沈寂寂的下午，紅紅的午日曬在東牆，樹影花影交錯的印在地上，而街頭巷尾，隨風飄來了一聲半聲的盲目的算命先生的三絃聲，而你是獨坐在沈寂寂的書室裏，這簡單而熟悉的錚錚嚶嚶之聲，將勾引起你何等樣子的心緒呢？這心緒是不知的是神祕的，是渺茫的，是非現世的。這錚錚嚶嚶的簡單而熟悉的三絃聲，彷彿是一個白衣天使的幽微的呼喚，呼喚你由現世而轉眼到第二世界，呼喚你由狹窄的小室而游心於曠蕪無邊的原野，這錚錚嚶嚶的簡單而熟悉的三絃聲，彷彿是命運她自己站在你面前和你叨叨絮絮的談着，你不能避開了她的灰白如死人的大而淒慘的臉，你不能不聽她那些淡泊無味而單調的語聲。呵，這錚錚嚶嚶的簡單而熟悉的三絃聲，雖只是一聲半聲，由街頭巷尾而飄來你的書室裏，卻使你受傷了，一枝兩枝無形的毒箭，正，中在你的心。

誰都會這樣的受傷過，就是十七嫂的麻木笨重的心裏，也不由得不深深的中了一箭。她茫然的擡起板澀失神的眼來，無目的地注在牆角的蛛網上，這蛛網已破損了一角，黑色的蜘蛛，正忙着在修補，桃樹上正滿綴着紅花。階下的一列美人蕉，也盛放着，紅色黃色而帶着黑斑的大朵的花，正伸張了大口，向着燦爛的春光微笑。天井裏石子縫中的蒼苔，還依舊的蒼綠，花臺裏的芍藥，也正怒發着紫芽。十七嫂離開這裏的家，不覺的已經三年了。如今重來時，家裏的一切都還依舊，只有她卻變了，變了！這短短的三年，使她由少女而變爲婦人，而無憂無慮的心，乃變而爲麻木笨重，活溜溜的眼珠，乃變而板澀失神，微笑的桃

紅色的臉乃變而枯黃，憔悴，慘悶。這短短的三年，使她經歷了一生。她便是這樣的停滯了，不再前展了，如一池死水似的，灰色而穢濁的停儲着。她這樣茫然的站在天井裏。由街頭巷尾隨風飄來一聲半聲算命先生的三絃聲，便在她麻木笨重的心裏，也不由得不深深的中了一箭。運命她自己似乎正和她面對面的站着。

「姑姑，快來看，新娘子回來了！」她的一個五歲的姪女，圓而紅潤的臉上微笑着，由大廳裏跑跳了來向她道。她的小手，強塞入她姑姑的手裏，「姑姑，去看，快去，新娘子還帶了紅紅金金的許多匣子東西回來呢。」

她渺茫的，空虛的，毫無心緒的，勉強牽了這個孩子的小手，同到前面大廳裏來。

新娘子是她的第三弟媳，前三天才娶進門的。她自出嫁後，三年中很少歸寧到兩天以上。這一次是破例，因為有了喜事，所以四孀，她婆婆，特別允許她多住幾天。

十七嫂在九歲時，她母親曾有一天特別的叫了一個算命先生進門，爲她算算將來的運命。錚錚噹噹的三絃聲，爲小丫頭的叫聲。『算命的，算命的，』而中止。小丫頭執着盲目的算命先生的探路竹棒的一端，引了他進門來。他坐在大廳的椅上，說道：『太太，要替誰算命？男命？女命？』

她母親道：『是女命，九歲，屬虎，七月十六日生。』

算命先生自言自語的念了許多人家不懂的術語後，便向她母親道：『太太，我是喜歡說直話的，有凶說凶，有吉說吉，不能瞎說騙錢。太太，是麼？這命可是不大好，命中注定要尅……太太，這命，雙親都在麼？』

『父親已故，母在。』

『是的，命中注定要尅父。不要出嫁得太早，二十四五歲正當時。出嫁早了，要尅子。太太，這命實在硬，太太，我是喜歡說直話的，有凶說凶……』

小丫頭仍舊領了這瞎子出門。錚錚噹噹的三絃聲又作了，由近而漸遠，漸漸的消失於街頭的喧聲中。這時，天井裏幾樹桃花正盛開着，花裏裏的芍藥，正怒發紫芽，而蜘蛛也正忙着在牆角佈網。十七嫂帶着紅紅的一個蘋果臉，正在階前太陽光中追逐着一隻小黑貓。她毫不望着她未來的運命。煩惱她的，只有她的一雙

耳片，還隱隱的作痛。前天她母親才請隔壁的顧太太替她穿了耳環孔，紅色的細線，還掛在空中。顧太太的手不會發抖，短短的針，很俐落的便在粉嫩的耳片中穿過了，當時並不覺得怎麼痛，所以咸串和鄰居都喜歡請她穿女孩子們的耳環孔。十七嫂的兩個姊妹，也都前後由顧太太的手，替她們穿了耳環孔。她是她家裏最小的女孩，顧太太穿了她的耳片後，要等她家第二代的她孩子們長成後，才再有這個好買賣呢。

春天，秋天，如在北海上面溜冰的人似的，很快的，很快的一個個滑過去了，十七嫂不覺的已經二十歲，這正是出嫁之年，也許已經是太遲了些。十七哥這時正由北京學校裏畢業回家。四叔和四嬸忙着替他找一房好媳婦，而十七嫂遂由媒婆的撮合，做了十七哥的新娘子。

新房裏放着一張大銅牀，是特別由上海買來的，嶄新的綠羅帳子，方整的張在牀架上。兩隻白銅的帳鉤，光亮的勾起了帳門。帳眉是繡了許多許多花的紅色緞子，還有兩個繡花的花籃式的飾物，懸了帳門兩邊。桌子，椅子，衣架，皮箱，鏡櫥，鎖櫃，都是嶄新的，幾乎可以聞得出那「新」味來。窗前的桌上，放一對高大的錫燭臺上面插着寫着金字的大紅燭，還放着幾隻嶄新的茶碗茶杯。牀底下是重重疊疊的堆着大大小小的金漆的衣盆，腳盆之類，這房間一走進去便覺得沈沈迷迷的，似有無限的喜氣，「新」氣。

四嬸看待新娘子又是十分的細心體貼。新少奶長，新少奶短，一天到她房裏總有七八趟。吃飯時，總要把好菜揀在她碗裏，「新少奶不要客氣，多吃些菜。」早上，十七嫂到上房間好時，她總要說：「新少奶起得這末早，沒事不妨多睡睡。」

六嫂看見婆婆特別的寵愛新來的媳婦，心裏嫉妒得說不出，竊竊的對張媽說道：「怪稀罕的，三天的新鮮！」

然而十七嫂過門一個月後，四叔便署理了天台縣。四叔在浙江省做了二十年的小官僚，候補的賦閒的時間總在十二三年以上，便放出差來也是苦差，短差，從沒有握過正印。這一次的署理天台縣正堂，直把全家都喜歡得跳起來，四嬸竟整三天的笑得合不攏嘴。她在飯桌上說道：「都是靠新少奶的福氣！」

她過門的第三個月，又證明有了孕在身。這使四孀格外得高興。她說道：「大房媳婦，娶了幾年了，還不生育一男半女。新少奶過門不久，便有了身。菩薩保佑她生了男孩子，周家香火無憂了！」

她自此待十七嫂更好，更體貼得入微。新少奶要保養自己，不要勞動。要吃什麼儘管說，叫大廚房去買。晚上廚子周三到上房間太太明天要添什麼菜時，她在想好了老爺少爺要吃的菜後，總要叫李媽去問。新少奶要吃什麼不，新少奶總回說不要，然而四孀卻自作主張的吩咐道：「周三，明天爲新少奶買一隻嫩雞，清燉。燉好了叫李媽送到她房裏。好菜放在飯桌上，你一箸，他一箸，一會兒便完了，要吃的人反倒沒份！」

她每天到新少奶房裏去的時間更多了，坐在窗前的桌上，絮絮叨叨的談着家常細故，訴說六嫂的不敬婆婆，好吃懶做，又問她家中的小事。看她桌上放着正在繡花的鞋面，便道：「樣子真好，誰畫的花？新少奶真有本事。」臨出房門時，便再三的吩咐道：「不要多做事，不要多坐，有事叫李媽，張媽做好了，不要自己勞動。」

十七嫂是過着她的黃金時代。六嫂是嫉妒得說不出。面子上和她敷衍敷衍。背地是竊竊絮絮的罵着。也不知是男是女，還只三四個月呢，便這末嬌貴吃這個，吃那個，好快活。婆婆也不像婆婆的樣子，只是整天在媳婦房裏跑，也不知是男是女，便這麼愛惜她！」

十二月，雪花飄飄揚揚的落了滿屋瓦，滿天井，四叔正忙着做他的五十雙壽。這是他生平最熱鬧的一次壽辰。前半個月，合家便已忙碌起來。前三天，家前已經搭起紅色的牌坊，大天井上面是搭蓋了明瓦的天篷。請了衙門裏的兩位要好的司爺，經理賬房裏的事。送禮的人，紛至踏來。十幾個戴着紅纓帽，穿着齊整的新衣的底下人，出出進進，如蚨蝶之在花叢中穿飛着。幾個親戚們也早幾天便來做客了，幾個孩子，全身嶄新的紅衣綠衣，在大廳裏，天井裏，跑着笑着，或簇集在一塊看着挑送進來的禮擔。火腿是平放在擔中，雞屈伏在鞭炮紅燭之間，鴨子伸出頭來，呷呷的四顧着；間或有白色的鵝，頭頂着紅冠，而長項上還圍了一圈紅紙；間或有立在地上比桌子還高大的麵盆，大饅頭盆，盆上是裝飾着八仙過海，麻姑獻壽等等故事中的米麵做的人物。暖壽那一夜，已有十幾桌酒席。大廳上，花廳裏，書房裏，坐滿了男客；而新少奶的房裏，四孀的房裏，六嫂的房裏，也都

擁擠着太太們，小姐們，紅燭十幾對的高燒着，大廳裏，花廳裏，書房裏，紅紅的掛滿了壽幛，壽聯，壽屏。本府張大人也送了一軸紅緞幛子來，而北京做着侍郎的二伯也有一對壽聯寄來。上席時，鞭炮燃放了不止數萬，震得客人耳朵幾聾，連說話也聽不見。門外是雪花飄飄的揚揚的落下，而這裏是喜氣融融的暖暖的和，一點也不覺得是冬天，一點也不覺在下雪。第二天是正壽，客人更多了，更熱鬧了，連府尊也很早的便來拜壽，晚上是三十桌以上的酒席。連大天井裏也都擺滿了桌子。包辦酒宴的是本城最大的一個酒館，他們已有三四天不做別的生意，而專力來籌備這周公館的壽宴。殘羹賸酒，一碟一碗的送給打雜的吃，大爺們，老媽子們還不屑吃這些呢！

四叔滿臉的春風，四嬸滿臉的春風，十七哥滿臉的春風，十七嫂也終日的微笑着，忙着招呼客人，連六嫂也在長而愁悶的臉上顯着笑容。老人家周升更是神氣旺足的，大呼小叱，東奔西走，似乎主人的幸福便是他的幸福，主人的光榮便是他的光榮。

直到了深夜，很晏很晏的深夜，客人方才散盡，而合家的人都輕鬆的舒暢了一口氣，如心上落下一塊石頭。這繁華無比的壽辰是過去了。

第三天，彩紮店裏來拆了天篷彩坊去，而天井角裏還紅紅的堆積了無數的鞭炮的殘骸和不少的瓜子殼，梨皮。

四嬸又在飯桌上說道：『新少奶的福氣真好，今年一進門，老爺便握了正印，便見這樣熱鬧的做壽。今年福官（十七哥的小名）也要有好差使才好，明年小娃娃是會笑會叫公公了，做壽一定更要熱鬧！』

十七嫂低了頭，不說什麼，而六嫂心裏是嫉妒得說不出。

果然，不到半個月，而十七哥有事了，是上海的一家公司找他去幫忙的，雖然不是什麼頂好的事，而在初出學校門的人得有這樣的事做，已經很不壞了。忙了三四天的收拾行李，而十七哥動身赴上海了。

四嬸含笑的說道：『新少奶，我的話沒說錯麼？說福官有事，便真的有事了。新少奶，你的福氣真好！』

這時，十七嫂的臉上是紅潤的，肥滿的，待人是客客氣氣的，對下人也從不叱罵。她還是一個新娘子的樣子。四嬸常道：「她的臉是很有福相的。怪不得一娶進門，周家便一天天的興旺。」

然而黃金時代卻延長了不久，如一塊紅紅的剛從爐中取出的熱鐵在冷水中一樣。黃金時代的光與熱，一時都滅熄了，永不再來了。

四叔做五十大壽後，不到二月，忽然覺得胃痛病大發。把舊藥方撮來煎吃，也沒有效驗。請了邑中幾個有名的中醫來，你一點，我一劑，也都無用。病是一天一天的沉重。他終日躺在牀上呻吟着，有時痛得翻來滾去。合家都洗着臉，皺着眉頭。一位司爺薦舉了天主堂裏的外國人，說他會看病，很靈驗。四嬸本來不相信西醫西藥，然到了中醫治不好時，只好沒法的請他來試試。他來了，用聽筒聽了聽胸部，問了問病狀，搖搖頭，只開了一個藥方，說道：「這病難好，是胃裏生東西，姑且配了這藥試試看。」西藥吃下去了，病痛似乎還是有增無已，彷彿以桶水救車薪，一點效力也沒有。

病後的八九天大家都明顯的知道四叔的病是無救的了。連中醫也搖搖頭，不大肯開方了。電報已拍去叫十七哥趕回來。

正當這時，不知是誰，把十七嫂幼時算命先生算她命硬要尅什麼什麼的話傳到周家來。六嫂便首先咕嚕着說道：「命硬的人，走一處，尅一處，公公要有什麼變故，一定是她尅的！」四嬸也聽見這話了，她還希望不至於如此。然而到了病後十天的夜裏，四叔的症候卻大變了，只有吐出的氣，沒有吸進的氣，臉色也灰白的，兩眼大大的似釘着什麼看，嘴唇一張一張的，似竭力要說什麼，然而已一句話都不能說了。四嬸大哭着。周升和司爺們忙着預備後事，再過半點鐘四叔便死去了。合家號啕的大哭着，四嬸哭得尤凶，「老爺呀，老爺呀！」雙足頓跳着的哭叫。兩個老媽子在左右扶着她，小丫頭不住的絞熱手巾給她揩臉。沒有一個人敢去勸她。在一「七」裏，十七哥方才趕回來，然而他說：「那邊的事太忙了，不能久留在家。外國人不好說話，留久了，一定要換人的。」所以到了三「七」一過，他便回到上海去。

家裏只是幾個女人，要帳的紛至踏來，四叔雖說是做了一任知縣，然而時間不長，且本來虧空着，娶十七嫂時又借了錢，做壽時又用多了錢，要填補，一時也填補不及，所以他死後，遺留的是不少的債。連做壽時的酒席賬，也只付了一半，四嫂一聽見要賬的來便哭，只推說少爺不在家，將來一定會還的。底下人是散去了一大半。

在「七」裏，每天要在靈座前供祭三次的飯，每一次供飯，四嫂便哀哀的哭，合家便也跟她哭。而她在絕望的，痛心的悲哭間，「疑慮」如一條蛇似的，便游來鑽進她的心裏。她愈思念着四叔，而這蛇愈生長得大。於是她不知不覺的也跟隨了六嫂的意見，以為四叔一定是十七嫂剋死的。她過門不一年，公公便死了，不是她剋死的還有誰！「命硬的人，走一處剋一處」這話幾乎成了定論。而家中又紛紛藉藉的說，新娘子頸骨太大，眼邊又有一顆黑痣，都是剋人的相。且公公肖羊，她肖虎，羊遇了虎，還不會被剋死麼？於是四嫂便把思念四叔的心，一變而為恨怨十七嫂的心，彷彿四叔便是十七嫂親自執刀殺死一樣。於是終日指桑罵槐的發閒氣，不再進十七嫂房間裏閒坐閒談，見面時，冷板板的，不再「新少奶，新少奶」的叫着，不再問她要吃什麼，也不再揀好菜往她的飯碗裏送。她肚子很大，時時要躺在牀上，四嫂便在房外罵道：「整天的躲在房裏，好不舒服，吃了飯一點事也不做，好舒服的少奶奶！」有時她要買些雞子或蹄子燉着吃，便拿了私房的錢去買。四嫂知道了，便叨叨囉囉的罵道：「家用一天天的少了，將來的日子不知怎樣過，她倒闊綽，有錢買雞鴨吃，在房裏自在的受用。」

十七嫂一句句話都聽得清楚。她第一次感到了她的無告的苦惱。她整天的躲在牀上，放下了帳門，幽鬱的低哭着，滿腔的說不出的冤曲。而婆婆又明譏暗罵了：「哭什麼！公公都被你哭死了，還要哭！」

新房裏桌子，椅子，櫃子，箱子以及金漆的衣盆，腳盆，都還新嶄嶄的，而桌上卻不見了高大的錫燭臺與寫着金字的紅紅的大燭，牀上卻不見了綠羅帳子，而用白洋布帳子來代替，繡了許多許多花的紅緞帳眉以及花籃式的飾物，也都收拾起來，走進房來，空洞洞的，冷清清的，不復如前之充滿着喜氣。而她終日坐在這間房

裏，如坐臥在愁城中。

在這愁城中，她生了一個孩子，一個男孩子！當她肚痛得利害，穩婆已經叫來時，四嬸忙忙碌碌的在臨水陳夫人香座前，在觀音菩薩香座前，在祖宗的神廚前，都點了香燭，虔誠的禱告着許願着，但願祖先，菩薩保佑一個男孩子，母子平安！她心裏擔着千斤重的焦急，比產婦她自己還苦悶。直等到呱的一聲，孩子墮地，而且是一個男孩子，她方才把這千斤擔子從心上放下，而久不見笑容的臉上，也微微的耀着微笑。穩婆收生完畢後，抱着新生的孩子笑祝道：『官官，快長快大，多福多壽！』而四嬸喜歡得幾乎下淚，不再吝惜賞錢。十七嫂聽見是男孩，在慘白如死人的臉上，也微微的現着喜色。自此，四嬸似乎又看待得她好些。一天照舊進房來好幾次，也許比前來得更勤，且照舊的天天的問：『少奶要吃什麼呢？要多吃些東西，奶才會多，會好！』『明天吃什麼呢？蹄子呢？雞呢？清燉呢？紅燒呢？』然而這關切，這殷勤，都是爲了寶寶，而不是爲了十七嫂。譬如，她一進房門，必定先要叫道：『寶寶，乖乖！讓你婆婆抱抱痛痛！』而她的買雞買蹄子，也只爲了要奶多，奶好！

寶寶只要呱呱的一哭，她便飛跑進十七嫂的房門，說道：『寶寶爲什麼哭呢？寶寶別哭，你婆婆在這裏抱你，痛你，寶寶別哭！』而寶寶的哭，卻似乎是先天帶來的習慣，不僅白天哭，而且晚上也哭。靜沈沈的深夜，她在上房聽見孩子哭個不止，便披了衣，走到十七嫂房門口，說道：『少奶，少奶，寶寶在哭呢！』

『曉得了，婆婆，寶寶在吃奶呢。』

直等到房裏十七嫂一邊拍着孩子，一邊念着：『寶寶，乖乖，別哭，別哭！貓來了，耗子來了，睡吧，睡吧！』念了千遍百遍，使孩子漸漸的無聲的睡去時，她方才復回到上房寬衣睡下。

『少奶，少奶，寶寶爲什麼又哭個不停呢？』她在睡中又聽見孩子哭，又披衣坐起了。

十七嫂一邊撫拍得孩子更急，一邊高聲答道：『沒有什麼，寶寶正在吃奶呢，一會兒便好的。』

每夜是這樣的過去。四嬸是一天一天的更關心寶寶的事，十七嫂是一天天的更憔悴了。當午夜，孩子哭個不止，十七嫂左拍，右撫，這樣驅，那樣哄，把奶頭塞在他嘴裏，把銅鈴給他玩，而他還是哭個不了時，她便在心

底嘆了一口氣，低低的說道：『冤家，要磨折死了我！』而同時又怕婆婆聽見，起來探問，只好更耐心的撫着，拍着，騙着，哄着。

母親是臉色焦黃，孩子也是焦黃而瘦小。已是百日以上的孩子了，還只是哭，從不見他笑過，從不見他高興的對着燈光望着，呀呀的喜叫着，如別的孩子一樣。

有一夜，寶寶直哭了一個整夜，十七嫂一夜未睡，四嫂也一夜未睡。他手腳亂動着，啼哭不止，摸摸頭上，是滾燙的發燒。四嫂道：『寶寶怕有病呢，明早叫小兒科來看看。』

小兒科第二天來了，開了一個方子，說道：『病不要緊的，只不要見風，吃了藥，明天就會好些。』

藥香達於全屋，煎好了，把黑黑的水汁，倒在一個茶碗裏，等到溫和了，用了一把小茶匙，捏了孩子的鼻孔，強灌進口。孩子哭着，掙扎着，四嫂又把他的手足把握住，黑汗流得孩子滿鼻孔，滿嘴邊。等到一碗藥吃完，孩子已是奄奄一息，疲倦無比，只是啼哭着。

來不及再去請小兒科來，而孩子的症候大變了。哭聲漸漸的低了，微細了，聲帶是啞了，小手小足無力的顫動着。一雙小腿，光光的望着人，漸漸的翻成了白色，遂在他婆婆的臂上絕了呼吸。

十七嫂躲在牀上，帳門放下，在嗚嗚的哭着，四嫂也哭得很傷心。小衣服一件件穿得很整齊後，這個小小的屍體，便被裝入一個小小的紅色棺中。這小棺由一個襁褓的人，挾在臂下拿去，不知拋在什麼地方。整整的兩天，十七嫂不肯下牀吃飯，只在那裏幽鬱的哭着。她空虛着，十分的空虛着，彷彿失去了自己心腔中的肝腸，彷彿失去了一切的前途，一切的希望。她看見房裏遺留着的小鞋，小衣服，便又重新哭了起來，看見一頂新帽，做好了，他還未戴過一次的，便又觸動她的傷心。從前他的哭聲，使她十分的厭惡，如今這哭聲彷彿還在耳中響着，而他的黃瘦的小臉已不再見了。他如今渴要聽聽他的哭聲，渴要抱着他如從前一樣的撫着，拍着，哄着，騙着，說道：『寶寶，乖乖，別哭，別哭，貓來了，耗子來了，睡吧，睡吧。』而她的懷抱中卻已空虛了，空虛了，小小的身體不再給她抱，給她撫拍了。有一夜，她半夜醒來，彷彿寶寶還在懷抱中，便叫道：『寶寶，乖乖，吃奶奶吧，別哭，別

哭！』她照常的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中撫拍着，而仔細的一看，手中抱的卻是一隻枕頭而非她的寶寶！她又低聲的哭了半夜。這樣的奪去她的心，奪去她的希望，奪去她的靈魂，還不如奪去她自己的身體好些！她覺得她自己的性命很是輕渺，不值得什麼。

四孀也在上房裏哭着，而宏大的哭聲中還夾着不絕的罵聲：『寶寶呀，你的命好苦！活活的給你命硬的媽媽所剋死！寶寶呀，寶寶呀！』

而十七嫂的命硬，自剋了公公，又剋了子後，已成了一個鐵案，人人這樣的說，人人冷面冷眼的望着她，彷彿她是一個劊子手，一個謀殺者，既殺了父親，又殺了公公，又殺了自己的孩子，連鄰居，連老媽子們也都這樣的斷定。她的臉色更焦黃了，眼邊的黑痣愈加黑得動人注意，而活溜溜的雙眼，一變而乾澀失神，終日茫然的望着牆角，望着天井，如有所思。而她在這個家庭裏的地位，乃等六嫂而下之。連小丫頭也敢頂沖她，和她鬪嘴。她房裏是不再有四孀的足跡。她不出來吃飯，也沒有人去請她，也沒有人想到她，大家都只管自己的吃。還虧得李媽時常的記起，說道：『十七少奶呢？怎麼又不出來吃飯了！』

四孀咕嚕的說道：『這樣命硬的人，還裝什麼腔！不吃便不吃罷了，誰理會到她！不食一頓又不會餓死！』嚇得李媽不敢再多說。

她閒着無事，天天闖鄰居，而說的便是十七嫂的罪惡：『我們家裏不知幾世的倒楣，娶了這樣命硬的一個媳婦，剋了公公，又剋了兒子！』正如她一年前之逢人便告訴六嫂之好吃懶做，不敬婆婆一樣。

她還把當初做媒的媒婆，罵了一個半死，又深怪自己的疏忽魯莽，沒有好好的打聽清楚，就聘定了她！

十七哥是久不回家，信也十分的稀少。但偶然也寄了一點錢，給母親做家用，而對於十七嫂卻是一文也沒有，且信裏一句話也不提起她，彷彿家裏沒有這樣的一個媳婦在着。

有一天，三伯的五哥由上海回來，特地跑來問候四孀。四孀向他問長問短，都是關於十七哥的事。近來身體怎樣，還有些小咳嗽麼？住的房子怎樣，吃得好不好？誰燒的飯菜，有在外面胡逛沒有？她很喜歡，還特地叫六

嫂去下了一碗肉絲麵給五哥吃，十分的殷勤的看待他。

五哥吃着麵，無意的說道：「十七弟近來不大閒逛了，因為有了家眷，管得很嚴……」

四姨嚇得跳了起來，緊緊的問道：「有家眷了？幾時娶得小？」

五哥曉得自己說錯了話，臨行時，十七哥曾再三的叮囑他不要把這事告訴給家裏，然而這時他要改口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直說道：「是的，有了家眷，不是娶小，說明是兩頭大，他們倆很好的過活着。」

四姨說不出的難過，連忙跑進不久踏進門的十七嫂房裏，說道：「少奶奶，福官在上海又娶了親了！只說了這一句話，便坐在窗前大桌邊，哭了起來。十七嫂怔了半天，然後伏在牀上，哀哀的哭着。她空虛乾澀着的心，又引起了酸辛苦水。」

四姨道：「少奶奶，你的命真苦呀！」剛說了這一句，又哭了。

十七嫂又有兩整天的躲在牀上，帳門放下，幽鬱的低哭着，飯也不肯下來吃。

她自公公死後，不曾開口笑過，自寶寶死後，終日的愁眉苦臉，連說話也不大高興。從這時起，她卻覺得自己的地位是更低下了，覺得自己真是一個不足齒數的被遺棄了的苦命人，性命於她是很輕渺的，不值得什麼。於是她便連人也不大見，終日的躲在房裏，躲在牀上，帳門放下，房間裏是空虛虛的冷漠漠的，似乎是一片無比黑暗的曠野。桌子，椅子，櫃子，牀下的衣盆，腳盆都還漆光亮亮的，一點也不會陳舊，而牠們的主人十七嫂卻完全變了一個人。短短的三年，她已經歷了一生，甜酸苦辣，無所不備的一生！

她是這樣的憔悴失容，當她乘了她三弟給婚的機會回娘家時，她母親見了她，竟抱了她哭起來！

牆角的蛛網還掛着，桃樹上正滿綴着紅花，階下的一列美人蕉也盛放着，紅色黃色而帶着黑斑的大的花朵，正伸張了大口，向着燦爛的春光笑着。天井裏石子縫中的蒼苔，還依舊的蒼綠，花裏的芍藥也正怒發着紫芽，短短的三年中，家裏的一切，都還依舊，天井裏的一切，都還依舊，只有她卻變了變了，她板澀失神的眼，茫然的注視着黑黧的蜘蛛在忙碌的一往一來的修補着破網，由街頭巷尾隨風飄來一聲半聲的簡單而熟

悉的錚錚噹噹的三絃聲，便在她麻木笨重的心上，也不由得不深深的中了一節。
(家庭的故事)

書之幸運

鄭振鐸

天一書局送了好幾部古書的頭本給仲清看。一本是李卓吾評刻的浣紗記的上冊，附了八頁的圖，刻得極爲工緻可愛，送書來的夥計道：『這是一部不容易得到的傳奇。』李卓吾的書在前清是禁書。有好些人都要買牠呢。你老人家是老交易，所以先送來給你老人家看。』又指着另外一本藍面子，潔白的雙絲線訂着的隋唐演義道：『這是褚氏原刻的，頭本有五十張細圖呢。你老人家看看，多末好，多末工細。』說着，便翻幾頁給他看，『一頁也不少的，確是原刻的，字跡一點也不模糊，邊框也多末完整。我們老板費了很貴的價錢，昨天才由同行轉讓來的，剛才拿到手呢。』又指着一本很污穢的黃面子蟲蝕了好幾處的書道：『這是明刻的隋煬豔史，外面沒有見過，今早才收進來，還沒有裝訂好呢。你老人家如要馬上就可以去裝訂，看看只有八本，襯訂起來可以有十六本，還是很厚的呢。老板說，他做了好幾十年的生意，這部書還不曾買過呢。四十回，每回有兩張圖，共八十張圖，都是極精工的。』又指着一本黃面子裝訂得很好看的書道：『這是笑史，共十六冊，猶子龍原編，李笠翁改訂的，外間也極少見。』這位夥計曉得他極喜歡這一類的書，且肯出價錢，所以一本本的指點給他看。此外還有幾部詞選，卻是不大重要的。

仲清默默的坐在椅上，聽着夥計流水似的誇說着，一面不停手的翻着那幾本書。書委實都是很好的，都是他所極要買下的，那些圖他尤其喜歡。那種工緻可愛的木刻，神采奕奕的圖像，不僅是以考證古代的種種制度，且可以見三四百年前的雕版與繪畫的成績是如何的進步。那幾個刻工，細緻的地方，直刻得三五寸之間，可以容得十幾個人馬，個個鬚眉清晰，衣衫的皺痕一條條都可以看出；粗笨的地方，是刻的一堆一堆的大山，粗粗幾縷遠水，卻覺得逸韻無窮，如看王石谷，八大山人的名畫一樣。他委實的爲這部書所迷戀住了。但外面是一毫不露，怕被夥計看出他的強烈的購買心，要任意的說價，裝腔的不賣。

『書倒不大壞，不過都是玩玩的書，沒有實用。』他懶懶的裝着不大注意的說着。『雖然是玩玩的書，近幾年買的人倒不少，書價比以前貴得好幾倍了呢。』夥計道。

『李卓吾的洗紗記多少錢？那幾部多少錢？』

夥計道：『老板吩咐過的，你老人家是老交易，不說虛價。洗紗記是五十塊錢，隋唐演義是三十塊錢，隋煬豔史是八十塊錢，笑史是五十塊錢……』他正要再一部的說下去，仲清連忙阻擋住他道：『不必再說了，那些我不要。』

『價錢真不貴，不是你老人家，真的不肯說實價呢。賣到東洋去，洗紗記起碼值得一百塊錢。隋煬豔史起碼得賣個兩三百塊……』

仲清心裏嫌着太貴，照他的價錢計算起來，共要二百塊錢以上呢。一時那裏來這許多錢去買！且買了下去，知道宛眉一定又要生氣的心裏十分躊躇着，手不停的翻翻這本，翻翻那本，很想狠心一下，回絕那個夥計說：『我不要買，請送給別人家去！』卻又委實的捨不得那幾部書歸入別人的書室中。躊躇了好一會，表面上是假飾着仔細的在翻看那些書，實則他的心思全不注在書上。

夥計站在他旁邊等候着他的回話。

『這幾部書都是一點也不殘缺的麼？沒有缺頁，也沒有破損麼？』他隨意的問着夥計。

『一點都沒有，全是初印最完全的。我們店裏已經檢過了一頁也不缺缺了一頁，一個錢都不要，你老人家儘管來退。你老人家是老交易，一點也不會欺騙你老人家的，你老人家放心好了。』

『那末，把這三部書的頭本先放在這裏吧。』說時，他把洗紗記、隋唐演義、隋煬豔史另放在一邊，『其餘的你都帶回去。價錢，我停一刻去和你們老板面議，還要去看看全書。』

『好的，好的。』夥計帶笑的說道，好像他的交易已經成功了。『請你老人家停一刻過來。價錢，老板說是一定不減的。這部笑史也給你老人家留下吧，這部書很少見的，有人要拿去做石印呢。』夥計拿起笑史也要

把牠在流紗記諸書一堆。他連忙搖頭道：「這部我不要，沒有用處，你帶給別人家看吧。」夥計縮回手，把牠和其他揀賸的書包在一個包袱中，說着「再見，你老人家」可去了。他點點頭，仍舊坐下去辦他的公事，心裏十分躊躇着買不買的問題。

他的妻宛眉因為他的浪買書，已經和他爭鬧過不止幾十次了。

「又買書了！家裏的錢還不够用呢。你的裁縫賬一百多塊還沒有還，杭州的二嬸母窮得非凡，幾次寫信來問你借幾十塊錢。你有錢也應該寄些給她用用。卻自己只管買書去！現在你一個月，一個月，把薪水都用得一文不賸，且看你一有疾病時將怎麼辦！你又沒有什麼儲蓄的底子。做人難道全不想想後來！況且，書已經有了這許多了。」她說時指着房間的七八個大書架，這間廂房不算小，卻除了臥牀前面幾尺地外，無處不是書，四面的牆壁都被書架遮沒着，只有火爐架上面現出一方的白色。「房間裏都堆得滿滿的了，還買書，還買書，看你把牠們放到那裏去！」她很氣憤的說着，「下次再買，我一定把你的什麼書都扯碎了！」她的牙緊咬着，恨恨的頓一頓足。

他低頭坐在椅上，書桌上放着一包新買來的書，沉默不言，任她滔滔的訴說着。

「這些書都是要用的，才買來。」他等着她說完了，抗辯似的回答了一句，但心裏卻十分的不安，他自己懺悔，不該對他的妻說不由衷的話；他買的書，一大半是隨意的購買，委實不是什麼因為要用了才去買的。「要用，要用，只聽見你說要用，難道我不曉得麼？你買的都是什麼小說，傳奇，這些書翻翻而已，有什麼實用！」

「你怎麼知道沒有用？我搜羅了小說是因為要做一部，「中國小說考」這部書還沒有人做過呢。」他的妻氣漸漸的平了，「難道別處都沒有地方借麼？為什麼定要自己一部一部的買？」

「借麼？向那裏去借？那末大的一個上海，那裏有一座圖書館給公眾使用？有幾家私人的藏書室，非極熟的人卻不能進去，更不用說借出來了。況且他們又有什麼書？簡直是不完不備的，我也去看過幾家了，我所

要的書，他們幾乎全都沒有。怎麼，不要自己去買呢！唉！在中國研究什麼學問，幾乎全都是機會使他們成功的。寒士無書可讀，要成一個博覽者真是難於登天呢！」他振振有詞的如此的說着，他的妻倒弄得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不過爲了做一部書而去買了那末多的書來，也實在不合算。書店買不買你那部書還是問題，即便買了，三塊錢一千字，二塊錢一千字的算着，我敢擔保定你買書的錢是決計撈不回來，工夫白費了是當然！」他的妻懇摯的勸着。

「我也何曾不知道，他們亂寫了一頓，什麼詩，什麼小說，出了一二部集子，倒立刻有了大作家的稱號，一般青年盲目的崇拜着，書舖裏也爲他們所震嚇，有稿子不敢不買了。辛辛苦苦的著作，卻什麼幸運都沒有遇見。唉！世間上的事都是如此。誰叫得響些誰便有福了。以後，再不買什麼撈什子的書了，讀書買書有什麼用！」

「非必要的書少買些就好了，何必賭咒說不買書呢。別人的事不去管他，你自己求己心之所安而已。」他的妻安慰着他說。「不過，你說的話真未見得靠得住的。現在說一定不買，你看不到幾天，一定真又要一大包一大包的買進家了。」

他被他的妻說着了真病，倒說得笑起來了。

不多幾天，他又買了一大包的書回家了。一大半是隨手的無目的的買來的。他的妻見了，又生氣起來。「你真的一個錢在身邊也留不住，總要全都送了出去才安心。家用沒有了，叫我去想什麼方法。你卻又買了一大包的書回來！」她氣憤憤的從架上取了一本，書拋在地上，「一定要把他們都扯碎了。才可出我的一口氣。」說着，又拋了一本書在地上，卻究竟不忍實行她的扯碎的宣言。他伏下去一本一本的拾起來，仍舊安放在架上，心裏卻也難過起來，暗暗的恨着自己太不掙氣了，太無決心了，太喜歡買書了，買了許多不必用的書，徒然擺在架上裝裝樣子，一面卻使他經濟弄得十分窮困。他嘆了一口氣，自己怨艾着，他的妻坐在椅上默默的無言。兩行清淚掛下她的雙頰。他走近她身邊，俯下身去，吻她的髮，兩手緊握着她，懺悔說道：「真對不住，真

對不住，又使你生氣了！我實在自己太無自制力了。見書就買，累你傷心。我心裏真是難過！下次決計不到書店裏去了。」他又咬着牙頓一頓足的誓道：「下次再去的不是人！」他的妻仰頭望着他，雙眼中淚珠還滿盈盈的。

像這樣的，一年來不止有幾十次了。仲清好買書的習慣總是屢改不悛。正和他的妻宛眉打牌的習慣一樣。

「你少買書，我就少打牌。」

「你不打牌，我也不買書。」他們倆常常的這樣牽制的互約着，卻終於大家都常常的破約，沒有遵守着。現在，仲清要買的書，價錢太大了，他身上又沒有幾塊錢贖下。買不買的問題，總在他心上繚繞着。這一天，恰好宛眉又被她五姨請去打牌了，他又得空到天一書局去走一趟。老板見了他來，很恭敬的招呼着他，剛才送書來的夥計也在那裏，連忙端了一張櫈來請他坐，又送了一杯茶來。

「你老人家請坐用茶，我到棧房裏拿書給你。」那個夥計說着出店門去了。

「這幾部書真是不容易見到，我做了好幾十年的生意了，還不常遇見。隋唐演義，賣出三部，李卓吾批的洗紗記，只見過一次，那樣好的隋煬豔史，卻簡直未曾見過。不是你，真不叫送去看。趙三爺不知聽見誰說，剛才跑來，要看這幾部書，我好不容易把他回絕了。劉鼎文也正在收買這些小說奇傳。不過他們都是買去點綴書架的，不像你是買去用的。」老板這樣的滔滔的說着。

「那幾部書倒委實不壞，不過你們的價錢未免開得太大了。」

「不大，不大。不瞞你說，不是你老主顧，真的不肯說實價呢。這種書東洋人最要買，他們的價錢真出得最低。不過我們中國的好東西，不瞞你說，我實在有些不愿意使牠們流入異邦，所以本店不大和東洋人來往。不像他們，往往把好書都賣給外國人了。像他們那末樣不知保存國粹的做着，不到幾十年，恐怕什麼宋版元鈔，以及好一點的小說，傳奇，都要陳列在他們外國人的家裏去了。唉，唉，可嘆！可嘆！」老板似乎很感慨的說着，頻

頻搖着他的光頭。

仲清不好說什麼，只默默的遙矚着對面架上的書，慢慢的立起身來，走近架邊，無目的的翻翻架上的書，又看看他們標着的價目。

夥計抱了一包的書回到店裏來，「你老人家請來看，一頁缺殘也沒有，只有一點蟲蝕的地方，不要緊，我們會替你老人家修補好的。」

他一本一本的把這三部書都翻了一遍，委實是使他愈看愈愛。隋煬豔史上還有好幾幅很大膽的插圖，是他向未在別的書圖上見過的，每本書，邊框行格都是完完整整的，並無斷折，一個個字都是鋒稜鋼利，筆畫清晰，墨色也異常的清澀，看起來非常的爽目。一頁一頁的似乎伸出手來，要招致他來購買牠，他心裏強烈的燃着購買的願望，什麼宛眉的責難，經濟的籌劃，他都不計及了，然他表面上卻仍裝出可買可不買的樣子。

「書實在不壞，只是價錢太貴了，不讓些是難成交的。這種玩玩的書，我倒不一定要買，如果便宜了，便貴了，犯不着買，只好請你們送到別家去吧。」

老板道：「價錢是實實的，一個也不能讓。不瞞你說，隋唐演義我是花了二十五塊錢買下的，浣紗記是我花了四十塊錢買下的，隋煬豔史卻花了我五十塊錢，都是從一個公館裏買來的。除了我，別一家真不肯出那末大的價錢去買牠們的。我辛苦了一場，二三十塊錢，你總要給我掙的。這一次你別讓價了。下次別的交易上，我們吃虧些倒可以，這次委實是來價太貴，不能虧本賣出。」

他明曉得禿頭老板說的是一派謊話，卻不理會他，假裝着不熱心要買的樣子，說道：「那末，請你的夥計明天到我公司房裏把頭本拿去。太貴了，我買不起。」

老板洗下臉，好像失望的樣子，說道：「你說說看，能出多少錢？」

「一百塊錢，三部書，隋煬豔史要襯訂過。」

老板搖搖頭道：「不成，不成，實在不夠本錢，我本沒有向你要過虛價。對不起，請你作成了我，不要讓價了。」

閱了許久，許久，才突然的想起了經濟的問題。『怎麼樣呢？一百二十塊錢，一塊都還沒有着落呢！』他時的責怪自己的冒失，沒有打算到錢，卻敢於去買書。自己暗暗的苦悶着後悔着，想同宛眉商議。又怕她的生氣，責備。

他從來沒有開口向過人借錢，這時卻不由得不想到『借』的一條路上去了。這是一條唯一的救急的路。向誰去借呢？叫誰去借呢？他自己永沒有向人開口過，實在說不出，只好請宛眉去。這一次已經買了，總得還錢，挨些氣也無法。叫她到五姨那裏去借，五姨沒有，再向二舅去，總可以有。『唉，這樣的盤算着，真是苦惱！下次再不冒失去買書了！』

懶懶的在燈下翻着新買的書，擔着一肚子的憂苦，怕宛眉回來聽了，要大怒起來，不肯去借。嗒，嗒，門環響着，他知道是他的妻回來了。他心臟加速的猛烈的跳着。『蔡媽，開門，開門！』他的妻如常的叫道。

蔡媽開了門，她匆匆的走進房，見他獨坐在燈下，問道：『清，你還沒有睡？在看書麼？』他點點頭，懷着一肚子鬼胎，她走近他，俯頭吻了他一下，回頭見桌上放着一堆書，問道：『你又買了書麼？』他點點頭，心裏擾亂起來。『多少錢你昨天說身邊一個錢也沒有了，怎麼又有錢去買書？是賒賬的麼？千萬不要在外面賒賬，你又沒有額外的收入，這一筆賬怎麼還法？』他又買書！』見他呆呆的如有所思的坐在椅上，一句話不響，便着急的再追問道：『怎麼不說話？是不是賒賬買來的？』回答一聲說：『不是，』也可以使我寬心些！』

他心上難過極了，如果有什麼地洞可逃，他一定逃下去了。她見他仍舊呆呆的坐在椅上不言語，便顫聲的說道：『唉，你還是不說話！想什麼心事？是不是賒賬買的？請你告訴我一聲說，』不是，』說，』不是，』唉！』他硬了頭皮，橫了心，搖搖頭。她喜悅的說道：『那末，不是賒賬的了，是不是？』他點點頭。她向前雙手抱着他，說道：『好的，清，我的清，這樣才對！買書不要緊，有多餘的錢時可以去買，千萬不要負債！』

他沈默着，什麼話都說不出口。

全夜在焦苦追悔，自責中度過。

第二天清早，他起牀了，他的妻還在睡。他們沒有說什麼話。午飯時，他回家吃飯。飯後，坐在書桌上翻閱昨夜買來的隋唐演義，一面翻着，一面想同他的妻說話，遲疑了半天，才慢吞吞囁囁的說道：『你能否替我到五姨那裏借一百二十塊錢來？這幾天我要用。』他的眼不敢望着她，只凝視着書頁，一面手不停的在翻着，雖然假裝着很鎮定，心卻撲撲的跳着，等待她回答。

『什麼用，借錢？你向來沒有問過人借錢。』她詫異的問。

他不聲不響，手不停的翻着書頁。

『什麼用要借錢？你說不說用途，我不去借。』

他只是不聲不響，眼望着書頁。

『曉得了，是不是要借去買書，還書店的？除此之外，你不會有別的用處。』

他點點頭，等候她的責備。真的她生氣起來，把桌上的書一本一本的拋在地上，『一天到晚只想買書！這個癖氣老是不改，我已不知勸說了多少次了！唉！唉！最好把飯錢房錢也都買書去，大家餓死就完了。』她伏着頭在桌上，聲音有些哽咽。他心裏很難過，俯下身去拾書，說道：『不要把這些書糟蹋了，價錢很貴呢。』

她擡起頭來問道：『多少錢？是不是借錢就去買這些書？』

他點點頭，承認道：『是的。』把一本書拿到她面前，指點給她聽，『共買了三部書，實在不貴，一百二十塊錢。你看這些畫多末工緻！如果我肯轉賣了，一定可以賺錢。』

她不聲不響，接過了書翻了一會，她的眼凝注着他的臉，見他愁眉不展的樣子，心裏委實不忍。她的氣平下去了，嘆了一口氣道：『爲了買書去借錢，唉！下次再不可如此了。沒有錢便不要買。欠賬是最不好的事。這次我替你去借借看。』五姨也不是很有錢的，姨夫財政部裏的薪水又幾個月沒有發了。能不能借來，還是一個問題呢。』

他臉上露出一線寬慰的笑容。『五姨那裏沒有，二舅那裏去問問，他一定會有的。』
『你下次再不可這樣冒失的去買書了。』她再三的吩咐着。
他點點頭，不停手的在翻着書頁，似乎一塊大石已在心上落下。

(原載家庭的故事開明版)

別

朱自清

他長久沒有想到伊和八兒了；倘使想到累人的他們，怕只招些煩厭罷。

這一天，他母親寄信給他，說家裏光景不好已叫人送伊和八兒來了。他吃了一驚，想，『可麻煩哩！』但這是不可免的，他只得等着，一直幾天，他們沒來，他不由有些焦躁——不屑的焦躁；那藏在煩厭中的期待底情，開始搖撼他柔弱的心了。

晚上他接着伊父親信片，說他們明天準來。可是颯了一夜底北風，接着便是紛紛的大雪。他朝起從樓上外望迷迷茫茫的，像一張潔白的絨氈兒將大地裹着；大地怕寒便整個兒縮在氈裏去了。天空靜蕩蕩的，不見一隻鳥兒，只有整千整萬的雪花，鵝毛片似的『白戰着。』他默默地看，心裏盤算，『只怕又來不成了哩！該詛咒的雪，你早不好落，遲不好落，徧選在今天落，不是故意欺負我，不給我做美麼——但是信上說來，他們必曉得我在車站接，會教我白跑麼？——我若不去，豈不叫他們失望……』

午飯後雪落得愈緊；他匆匆乘車上車站去，在沒遮攔的月臺上，足足吃夠一點多鐘底風，火車才來了。客人們紛紛地上下，小工們忙忙地搬運；一種低緩而嘈雜的聲浪在稠密的空氣中浮沈着；他立在月臺上，目不轉睛地看每個走過他面前的人。走過的都走過了，那裏有伊和八兒底影兒——連有些像的也無。他不信，走到月臺那頭去看，又到出口去看，確是沒有——他想他們一定搭下一班車來了。

一切都如前了，他——祇有他——只在月臺上徘徊，警察走過，釘了他一眼，他卻不理會。車來時，他照樣熱心地去看每個下車的搭客。但他的努力顯然又落了空。

晚上最後一班車來了，他們終於沒有來。他可惱了；沒精打彩地衝寒冒雪而回——一路上想，『再不接

他們了，也別望他們了！』但到了屋裏，便自回心轉意：『這麼大的雪，也難怪他們……得知幾時晴哩！雪住了便可來了罷！』
落得小些也可動身了罷！

兩天匆匆過去；雪是一直沒有止，那晚上自在房裏坐，僕人走來說，有人送了一個女人和孩子來了。他詫異地聽着；這於他確是意外——窗外的雪還在落呵。他下樓和他們相見，伊推着八兒說：『看——誰來了！』
八兒回頭道：『唔……爸爸。』他沒有說話，只低低叫聲：『跟我來罷。』

他們到樓上，安頓了東西，伊說前天下雪，伊父親怕八兒凍着，所以沒有來；他教等天晴再走罷。但伊看了兩天，天是一時不會晴的了，老等着，誰耐煩！所以決然動身。他聽了，不開口。他們暫默了一會。那時他的朋友們都已曉得他的喜事——他住的一所房子原是公寓之類；樓上有好幾個朋友同住——闕着來看伊。他逐一介紹了，伊微低着頭向他們鞠躬，他們坐了一會，彼此談着，問了伊些話。伊只用簡單的句子低低地，緩緩地答復。他想，伊大約怕『壽生』的，這時他忽然感着一種隱藏的不安；那不安底情，原從他母親信裏捎來，可是他到現在才明白地感覺到了。——其實那時的屋裏所有的於誰都是『壽生』的，誰底生命流裏不會被丟了瓦礫，掀起不安底波浪呢！但丟給他倆的大些，波動自然也有些，所以便分外感着了，於是他們坐坐無聊，都告辭了。他倆顯然覺得有些異樣……這個異樣，教他倆不能即時聯合——他們不會說話，電燈底光確和往日不同，光裏一切，自然也都變化。在他倆眼裏，包圍着他們的，都是偶力底漩渦；坐的椅子，面前的桌子，桌上的墨水瓶，瓶裏墨水的每一滴，像都由那些漩渦支持着；漩渦呢，自然是不安和歡樂底交流了。

電燈滅了，一切都寂靜；他們也自睡下，漸漸有些唧唧噥噥底聲音……半夜底話終於將那不安『消毒』了；歡樂瀰漫着他倆間；他倆便這般聯合了，和他們最近的分別的一秒時一樣。

第二天，他們雇定一個女僕。第三天清早便打發那送的人回去。簡陋而甜蜜的家，這樣在那鬆鋪着的沙上築起來了。他照常教他的書。伊願意給他燒飯；伊不歡喜吃公寓裏的飯，也不歡喜他吃；他倆商量底結果，只

有由伊自己在房裏燒了。但伊並未做慣這事，孩子又只磨着伊；新地方市場底情形，伊也不熟悉。所以幾天過後，便自懊惱着；但爲他的緣故，終於耐着心，習慣自然了。他有時也嫌房裏充滿厨竈的空氣，又不耐聽孩子懶懶的聲音，教他不能讀書；便着了急，只繞着桌子打旋。但走過幾轉，看看正在工作的伊，也只好嘆口氣，諒解伊了。有時他倆卻也會因這些事反目；可是照例不能堅持。不是伊，便是他，忍不住先道歉了，那一個就也笑笑。他倆這樣愛着過活——雖不十分自然——轉眼已是一年些了。

但是有一件可厭的，而不可避的事，伊一個月後便生產。他倆從不會仔細想過這個，現在卻都愁着。公寓不用說是不便的，他母親信上說：『可以入醫院，有我來照料。』父親卻寧願伊和八兒回家。他曉得母親是愛遊逛，愛買東西的，來去又要人送——所費必不得少；倘伊家也有人來監產——一定會有的——那可怎麼辦呢？非百元不可了！其實家裏若能來一女僕和八兒親熱的，領領他，伊便可安然到醫院去。但他怎好和母親說，不要伊來呢？又怎好禁止岳家底人呢？他不得不想到怎樣急切地湊着一百元了！可以想到的都已想到了！最後——最後了，他的心只能戰戰地答道：『否！』——於是一切都完了；他鄭重地告訴伊：『現在只有回去了！』爲一百元底緣故，他倆不得不暫時賤賣那愛底生活了。

伊忽然一噤，像被鍼刺了那裏，掩着面坐下哭了。八兒正在玩耍，回頭看見，忙跑近伊，搖着伊膝頭，懇求似地望着伊說：『娘，不淌眼淚！』伊毫不理會；孩子臉一苦，哭嚷道：『看不見娘，看不見娘了！』——他呢，卻憤騰騰的，只想搜出些有力的話安慰伊；話可是將說那一句好，便默默地看伊的手搗着的，和八兒淚洗着的臉上；半晌，才啞囁着掙出三個字道：『別哭罷！』以下可再說不上來了，正窘着，恰好想一件事，就撇開了伊們，尋出紙筆，寫信給家裏，叫那回送伊來的再來接伊去。寫好，走出交女僕去發。伊早住了哭癡癡地想，八兒倚着伊不作聲。他悄走近前，拍伊肩頭一下。伊大吃一嚇，看了看是他，微笑說：『剛才真無謂哩！』

第三晚上，孩子睡下了，接的人走進房裏，伊像觸着閃電似的，一縷酸意立時淪浹了周身底纖維；伊的眼一眨，擰不住要哭了。伊趕決別過臉去，竭力忍住，小聲兒抽咽着；半晌，才好了。他問那人底話，伊只仔仔細細端

詳着。那人睡的一發聲，頭的一轉動，都能增加伊思想的力量，教伊能够明白記起一直以前的事。婆婆怎樣慇懃伊走，伊怎樣忙着整裝，怎樣由那人伴上輪船，火車，八兒怎樣會淘氣，伊怎樣見着父親，最後——怎樣見了他……伊尋着已失的鎖鑰，打開塵封着的記憶的箱，滿眼都流着快樂呵！伊的確忘記了現在，直到他問完話，那人走出去了。於是伊疑一凝神，回復了伊現在的伊，現在使疼着伊的淚，靈伊可再禁不住，祇好聽他橫流了！他也只躺在牀上，不敢起來，全不能安慰伊，等到曉得伊確已不哭了，才拿了那半溼的手帕，走過去給伊揩刺在臉上的淚；又悄悄他說：「後天走罷，明天街上買點東西帶着……」伊嘆口氣，含着淚微微地點頭，那時接的人已經鼾睡，他倆也祇有睡下。

第二天他倆有說有笑的，和平常一樣；但他要伊同出去時，伊卻回說：「心裏不好，不去了。」他晚上回來，伊早將行李整好，孩子也已睡了。伊教他看了行李，指點着和他說：「你的東西，我也給你收拾了。皮袍在大箱裏，天氣熱起來，也可叫聽差拿去曬曬，別讓他霉了——霉了就可惜了。小衫褲和襪子，帕兒，都在小提箱裏。剪刀，線板，也放在裏面。那邊抽屜裏還賸下些豬油和鹽；我給你買了十個雞蛋，放在這罐裏，你餓時自在煤油爐上燉燉吃罷。今天飯菜吃不了，也拿來放在抽屜裏，你明天好獨自吃兩餐安穩飯——孩子在這裏，到底吵着你——後天再和他們一桌吃不遲……」伊聲音有些岔了，他也聽得呆了，竟不知身子在那裏。他的淚不和他商議，熱滾滾直滴下來了。他趕緊趁伊不見，掏出帕兒揩乾。伊可也再說不出甚麼；只坐在一旁出神。他叫送的人進來，將伊的帳子卸下。鋪蓋捲了——便省得明早忙了。於是伊僅剩的安慰從伊心裏榨出，伊覺兩手都空着了。四面光景逼迫着伊，叫伊拿甚麼抵禦呢？伊只得由自己躺下，被蒙在伊流淚如水的臉上。那時他眼見伊睡了一年多的牀，漸漸異樣了，只微微地噓氣，像要將他血裏所有愁底種子藉着肺力一粒粒地呼出一般。牀是空了，他忽然詫異地看着；一年前空着的牀，爲甚支了帳子，放了鋪蓋呢？支了，放了，又爲甚卸了，捲了呢？這確有些奇怪，他躊躇了一會——忽然想起來了，「伊呢？」伊已是淚人兒了，他可怎麼辦呢？他親親切切地安慰伊些話，但是毫不着力，而且不自然；他終於徬徨無措，嗚咽咽哭了。伊卻又給他揩淚帶着鼻音說，

『我心裏像被凌遲一般！』一會，又抽咽着說，『我走後，你別傷心！晚上早些睡，躺下總得自己將被蓋上——着了涼誰問你呢？……』他一面拭淚，一面聽着，可是不甚明白伊的意思，只覺他的心絃和伊的聲帶合奏着不可辨認的微妙的悲調，神經也便律動着罷了。那時睡神可憐他們，漸漸誘他們入夢。但伊這瞬間的心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被誘惑的東西之一，所以伊不久便又從夢中哭醒；他也驚覺，大黑暗間微睜着惶惶的兩眼，告訴朝陽便將到來了。

他們躺了一會，起來，孩子也醒了；天光已是大亮。他叫起那接的人，大家胡亂洗了臉。他倆不想吃甚麼，只拿些點心給八兒和那人吃了。那人出去雇好車子。他倆叫女僕來，算清工錢，打發伊走路，將伊的行李搬完，他便鎖門下去。女僕抱着八兒送到門口，將他遞給車上的伊；他忽然不肯，傾着身大張開兩臂，哭着喊着要女僕抱。『家家……家家！』伊臉上不由也流露寂寞底顏色。他母親只得狠狠心，輕拍了他兩下，硬抱過去；車子便拉動了他看見街上熱鬧光景，高高興興指點着，全忘記剛才的悲哀。他們到了車站，黑壓壓滿都是人，哄哄的聲音攪渾了腦子，他讓伊和八兒在一張靠椅上坐下；教接的人去買車票，寫行李票，他便一面看着行李，一面盼着票子。——這樣迫切的盼着，旅客們信步的躑躅，惶急的問訊在他都模模糊糊的，無甚意義了。但這些卻全看伊的眼，聽在伊的耳，塞在伊的腦裏，伊再沒有自由思想的餘地；伊的身子好像浮着在雲霧裏一般。那時接的人已在行李房門前墊着腳，伸着頭，向裏張着，房裏滿擠着人；房外亂攤着箱，籃，鋪蓋之類，大家都搶着將自己的東西從人縫裏往裏塞；塞時人們的行列微微屈曲，塞了便又依然。他這時走過去，幫接的人將伊的行李好容易也擡到房裏，寫了票子，才放了心。他們便都走到月臺上候車，八兒已經睡着，伊癡着眼不說話，他只盤旋着，時時探着頭，看軌道盡處，火車來否——嗚嗚……來了！人們波一般暫時退下，靜着傾斜了身子，預備上去，眩人眼的列車懶懶地停住。乘客如潮地湧上。他抱了八兒，一手遮着伊，掙扎了幾次，才上了車。匆忙裏找了一個坐位讓伊歇下。伊抱過八兒，他上車時哼了哼，便又睡着了。接的人也走來。他囑咐他些話：『你去罷。』他說等一會不要緊，可也只能立着，說不出話。但是警笛響了再不能延挨！伊默默地將八兒抱近他；他噙

淚低頭在他紅着的小頰上輕輕地親了一下。用力睜着眼，沙聲說，『我去了！』便頭也不回，下車匆匆走了！伊從窗裏望着，直到眼裏沒有一些他的影子，伊才發見兩行熱淚早已流在伊的臉上了。伊掏出帕兒揩乾。火車已經開動，微風從伊最後見他的窗裏吹來，伊像做夢一般……

他回來緊閉了門，躺在牀上空想；他坐不住，所以躺了。他細味他倆最近的幾頁可愛的歷史。想一節傷一回心。但他寧願這樣甜蜜的傷心，他又想起伊怎樣無微不至地愛他，他痛苦時伊又怎麼安慰他。但他怎樣待伊呢？他不曾容忍過伊僅有的微細的譴謫，他常用語言壓迫伊，伊的心受了傷，伊便因此哭了！他是怎樣『肆虐』他該怎樣對伊抱歉呵！他將向誰懺悔呢？他所會的壓迫將轉而壓迫他罷！

他似乎全被伊佔領了；那晚沒有吃飯。電燈快滅時，他懶懶地起來，脫了衣服，便重又睡下。他忽然覺着，屋裏是大獸了，被兒，褥兒，枕兒，帳兒，都板板向他，也這樣彼此向着寒心的默嚴霜似的裹着他的周圍。——『虛幻的，朋友們，你們曾有的，伊和我同在時，你們曾有的，狂醉，在那裏了呢？』這或者——或者和他自己，都給伊帶去了麼？但是屋裏始終如死地默着。

唉！累人想到的伊呵！

(原載星海商務版)

祖父的故事

——在搖籃裏之二——

徐玉諾

那時我也許還要小些；在夏天的夜間，我常常搬一塊小木板，靠近父親的牀，在路邊的樹下睡覺。離這地不遠，就是我們的牛房；那屋的裏間，僅有三塊磚豎起的小窗孔，透着外邊的，便是我祖父的臥房。在冬天和秋後春前，父親總放些乾草進去；一則教祖父取暖，再則以備喂牛不時之用。現在什麼也沒有了，那裏只留着潮溼和黑暗；我們要一猛的進去，那些朽木材，細菌及乾草的泡酵氣味，立時會竄進你的鼻孔來，窒住着你的呼吸。

祖父那時也不過六十五六的年紀；但他的眼渦塌下，有一隻眼睛較小些，還帶着一隻很大的蠅翼；他的腰肢向前屈着，顯得他的兩肩更低垂；因為他的兩足曾搬運過很重的東西而受過六十多年勞苦的緣故，走起路來看去很奇怪；的滯重和困難。這在現在的共產黨看起來，是應該入養老院，或者有吃飯資格的吧。

他的確是一個奇怪的人，不知爲什麼，他總不肯到外邊露天睡覺……也許是因爲他常常腰疼吧；近幾天來，他那臥房裏更是鎮天鎮夜的冒着撲鼻的艾煙；我想着他是要趕那小到看不見而卻有惡大的勢力的蚊子吧；一直到這天的早晨，我的姑母要我去給祖父送茶，我才看見，他正用一端燃着的艾繩來烘他的腳。我奇怪的問：「爺呀，怎麼烘蚊子呢？」那時他很自然的笑了笑，涎水幾乎流出來，卻「吸流」一聲又收回口裏，並且將艾火更煨近他的腳後跟，帶着幾分談話的說：

「傻孩子，你知道什麼；我的腳腫了啊！」

那時我不知腫了和艾火有什麼關係，所以再也沒有向下問什麼，將茶碗放在祖父的腳邊地上，便走出玩耍去了；就在那天晚上，我的祖母來和他吵鬧。

那年剛到六月便下起雨來，一直下到七月初間，眼看着時節已近收穫，那豆子被極蔥蕪密集的雜草積壓着，還只是在弱莖的頂端扛着一個十字形的嫩葉。我們全鄉的農人都是這樣覺着，假使不趕緊將雜草除去，使那快去的秋陽曬一曬那豆子和土壤，今年會收不到一粒豆子！所以大家都是急急忙忙的去鋤那雜草。那季倒也奇怪，我的父親在春天就得了胃氣疼，直到麥罷才好；他身體黃瘦，幾乎起動不得。那時海叔叔還算不得能做活的大人呢。所以大家都看見，在我們村里的就數着我家田間的草深，而且數着我們不能做的。

在前一天晚上，我那好調着京腔說話的十五爺，那時大家都是田間工作了一天在街上休息並吃着晚飯；他將湯碗放在地上，又將吃煙管放近嘴邊，才說：『我跑在路上看着，哼……』將煙管放進嘴去，竭力的吸了一陣，又說：『芳呵，他今年的命運是看得見的！』

祖母因為這句話極爲難受，伊一夜不曾睡着，伊只是胡亂的思想；一到了這天五更，便叫起了全家的人，只留下我的姑母在家做好飯，再帶到田間去；我的母親也將小弟弟抱在懷裏，和海叔叔和父親，一同先到田間去鋤草去了。

那雜草在我們田間的，也彷彿特別有勢力；他們一根挨一根的，帶着露水和他們所抱持住的水分，緊緊地和土壤聯合在一塊兒，使你沒法下鋤；就是竭力將鋤頭掘下去，他們大家密集起來，才括着你的鋤刀使你推拔不動。

父親和祖母，他們在熱烈的陽光下掙扎着，滿身是汗；他們喘吁着鋤了很長時，看着用鋤無效，便拋下鋤頭來，用手指一根一根的拔。

我的母親和姑母都是被習慣支配着纏着腳的，他們跑着爬着喘汗着。一直掙扎到晚，看看太陽已經落

下去，黑暗已經給四圍籠了上來，他們的成功，也不過長長短短的一席地。

三

這天晚上，我的祖母生了滿肚子氣，從田間回來的路上，一腳高一腳低伊都不知道；伊急急的跑回來。一見我的祖父在路邊的一塊石頭上坐着，伊便癡癡的坐在門前地上對着嘲起來。

「你好呀——你看我的兒子，他害着病，我的閨女，我的抱着幾個月大的小孩子兒媳……都是爬的跑到田間去鋤草……」

祖父很驚奇的看着。祖母氣憤憤的續着說：「你呢，你清涼避暑的在家裏……坐在樹涼蔭裏納福啦……你說你的年紀大了，誰還比你少一歲！你看那……你沒心肺的人……你……」

這時祖父慢慢低下頭去，他那苦皺的面孔上現出極深奧的慚容；祖母續着半哭的說：「你沒到田間去看看那雜草蓋滿了田地……你就是再活一天你也要吃飯呢！」

這時已有幾個人來勸解；我的姑母端出兩碗湯，另一碗給祖母喝；祖母直甯不喝，姑母將一碗放在地下，將另一碗給祖父送去。祖母忽然搶上去，將那碗從姑母手中打洒，口裏嘲着：「你不要顧這樣的老子！他不能吃飯，他不能吃飯……這都是我一滴血一滴汗換來的，他白吃不了……」好，我就不吃；我永遠也不吃了！」他說這話時，他的嘴唇顫抖着，他那殘餘的一個真實的男子的血輪忽然暴集在臉上，這時祖父真惱了。

我的姑母和母親都很難受的搖了搖祖母的肩背，低低的說：「娘呀，娘呀！你們都老了……你們都做了半輩子……這是我們的錯處……娘呀，娘呀！不要再嘲吧……」

這時大家都在一種困苦和悲哀的亂境裏沉思着。大概全村的靈魂，都酣眠在疲困的身體裏了，一時顯得異常的靜默。一會兒，明月像清水一般從東南天角上照過來，在一團一團的黑影裏將祖母的額上映出一道白光，看見清淚晶瑩瑩的從她眼中流出來。涼絲絲的秋風從林梢上帶着幾片落葉吹過來，吹得人心神顫

慄，引起一種衰老與寂寞的感想和恐怖。

好久好久，我的父親才說：「天無絕人之路，只要我們努力做去……」母親和姑母都說天不早了，要祖母去睡覺，祖母也立了起來，就是要回去，祖父也立了起來——彷彿他並不惱，祖母那樣的氣憤，他覺得也是道理，——笑了笑說：

「現在我真老了，我看不見前面的路，我常常腰疼，——男怕穿靴，——現在我的兩隻腳也腫着……」

「腫着！」祖母很沉濁的插嘴說：「那可不能留給幾個人服侍你！」祖父好像沒聽見似的，只是很興奮的說：「當我少年時候——」

「當你少年時候……呵，我要哭了！」伊說着，用衣襟拭淚，繼又嗚嗚的哭着說：「當你少年時候，再不用提吧！再不用提吧！……」伊哭着被姑母挽回家去，祖父怪傷心的也再沒向下說一個字，他只是沉默的回憶着。

四

這實在是伊最傷心的事情，伊是清水營張六德的姐姐，伊從小就生在有錢的家，伊有三個妹妹也都嫁給有錢的，伊來我家時，卻是一貧如洗。可是伊並不因此難受，伊是個有血性的女子，伊覺得白手起家更是有興，伊從來到我家那天起，便立志要建起一分家業來，可惜伊掙扎到這樣的年紀……這真是最傷心的事啊！

但是我的祖父也並不是沒有出過力，在徐營北地與國寺的兩邊，有一塊四週被小河圍着的一百多畝的良田，名叫「大荒地」的，誰不知道呢？那是祖父親手開闢的。現在或者一直到永遠，人們看見這塊肥沃的土地，或是看見這茂苗的田苗，便要想起我的祖父來，因為關於這塊地的故事像刀子一般深深的刻入人們的心裏，永遠不會忘卻。

這故事，我的姑母會清清楚楚的告訴過我。有一回，我隨姑母到河上去洗衣裳，走過一家高大的瓦房，那

牆又高又厚，牆的兩面都是用大方磚砌着，伊指着告說：『這家是大財主，是我們的仇人！』

『爲什麼呢？』我問着，用手劃着那磚牆走，那時我並不惱怒仇人。

『我們永遠不會忘了他，看着他享福……』伊那時也不過二十歲左右，說着臉變蒼白了，混身戰抖着。『北地有一塊大荒地，你爺爺在那裏放牛，早就看中了，那地裏所以有水，是因爲四外沒有河溝的原故，你爺爺想着在邊上掘成小河，再築起堤來，一定會成爲好地的，所以他就買了兩頭大牝牛，預備開闢那塊地。』

這事預備好了，大家都傳說着：『好是好，可是不大易容。』在一天晚上，大財主家忽來人教我們說：『你們怎敢不告我，說要開我的地！』

『你爺爺告他說：『那是你的嗎？』他答說：『你沒看四外都是我的地！』』那末怎麼傳說……就沒聽說是你的呢……那末我就不開他。』爺爺說着就要回來，他拉着他說：『你要開也好，開後我讓你耕種着……』比別的優待一點，你要六個，我分四個……』

『爺爺因爲沒有地耕種，便決定就這樣開闢了。』

伊說着，我們已經走到河邊，伊將衣裳放下，並且指給我看：『那不是大荒地，現在是頂好的莊田……那時你的爺爺天天趕着牛去犁地，要你奶奶給他送飯，在熱天，又常在夜間住在地上，那兩個牛瘦死了，又買兩個牛……整整開了四年，那一年全開好了，才種上高粱，這年因爲雨水過多，高粱一半被水淹沒，一半長得也不大好，就那邊收了五車高粱……不知爲什麼，那高粱都送在大財主家裏去了，後來去打高粱米去時，看見那原放的地方沒有了，問他，他伴着沒聽見，拉着他，大聲問他：『高粱弄那裏去了？』』

五

我不知道祖父來到我的牀邊說些什麼，我醒時只模模糊糊的聽得『……去！』的聲音。我恍恍惚惚的，似尙看見他將兩手攀在膝上，坐在我的牀邊，卻不久我又沈沈入睡了。

「信兒，回去給我找些茶喝去！我口渴的不了。」第二次他慢慢的將我拍醒來的時候，他很和藹的這樣告訴我，我答應了一聲，立起來，看見月亮在西方天上分外清明，我問：「爺爺！這有甚麼時候……你還不會睡覺嗎？」他答說：「我已在屋裏睡了一會兒，但是口渴得睡不着——你快去吧，孩子，這時差不多過半夜了。」他說吧，連着嘆了二口長氣，但這並不是傷心的嘆氣，彷彿他心中很寬闊，很平安，別的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了，表示吧了。

我赤着腳走過那黑暗的門洞，我閉着呼吸，很快的走到家裏，在月光下，看見我的母親倚門睡着。家裏和外邊一樣，一切都在靜默着，只聽見「吱吱」祖母在屋中，在惡夢中發出的咬牙聲。

我並沒有叫醒他們，我自任在廚下摸着冷茶盆了，盛了一碗，就走出來了。我走到祖父坐着的地方，將茶送給他，我的呼吸非常的短促，他笑着說：「你怕嗎？」我吞吞的答說：「我不怕，只是不敢看那黑暗的影子。」我說着，已仰面躺在小板上。

祖父喝了茶，輕輕地咳嗽咳嗽，又立起來在小樹蔭下遊走遊走，然後仍舊坐在那地上。

這時卻已到了子夜，夜是死寂死寂的；除下牆角下淒淒切切的蚯蚓和蟋蟀的低吟，摻點着父親的疲倦的低弱的鼾聲，以外連一點聲音也沒有，雖說冷絲絲的秋風吹着衰老的樹葉，因為那變黃的樹葉早被夜的濕露溫潤得柔軟了，並不會發起沙沙的響聲來。濃白菲薄的雲片，一片一片的慢慢浮過月去，照得樹梢忽明忽暗，那奇異的布在地上的殘葉的影子也微微的隨着秋風動着，看去又真摯又活潑。這時我靜靜的看着這些景緻，我的酣睡也不知道丟掉在那裏了。

「爺爺，你再給我講一個故事吧！」我破空的問着，他那時彷彿也正醉心着這樣殘餘的景緻，他並不轉向我，淡淡的說：「什麼故事呢？」

「什麼故事都可以！」我很高興的這樣說罷，他便變做平常給我講故事時的沈思狀態，「但是你不要講那些！」

祖父忽然插嘴說：「那些？」我續着說：「……一個舉子上京趕選去了，在路上，下着雪，覓不着地方住，後來在一個黑暗而荒涼的古廟裏，誰也不知道那裏邊放着一口用白麻繩細着的新棺材……遲了一會兒，就碰的響了一聲，遲了一會兒，又碰的響了一聲，每一回響的時候，就發出一道閃光，在那閃光裏，看見那棺材裂開了一道縫，從縫中伸出一隻白手來……那真可怕，也不要講那些……一個上山殺葛條的人，夜間住在一個石洞裏，在半夜時，便聽見鳴——鳴——來了一個大妖怪，碰的落在洞口，他看見那妖精長着長毛的手，掌比簸箕還要大……他是不能活了……幸喜在那石洞的裏邊，有一個小小的石人，那石人「叮叮」輕輕的咳嗽了二聲，那大妖怪嗚嗚——去了……那真危險……一個青年農夫欠着人家錢，人家迫着他，他沒法自己吊死了……後來人家捕住他的吊死鬼，打着，他又給人家變成一個大綿羊……千萬不要講這樣的，這樣的真教人傷心！」那末講什麼呢？祖父這樣說罷，更沉靜的思索起來。這時月亮已沒到西方屋脊上去，樹下各處都積壓着黑，只有那高的樹梢上，還盪漾着淺淡的月光。那時正有唧唧的九頭鳥從空中飛過去，我心中異常的恐怖，幾乎不願聽這不可測的故事了。但是，就在這時，祖父很有興的轉向我，他的臉頭貼着我的小板，他說：

「好，就講這一個吧！——這是我自己的。」他的頭低垂着。

「在我年青時候，有一回我不知要到什麼地方，翻了幾架山，渡了幾道大河，沒有見着一個村落，一個人，後來我跑過一個很大的竹林子，在那邊忽然有二個青年女子在井邊汲水。伊們正要擡起跑了，看見我，伊們才停下。我就恭恭敬敬的問：

「這是什麼地方？」

「伊們很奇怪的看着我，並且微笑着說：『過去就會知道的！』伊們的聲音也清伊的奇怪。我很疑惑，想着莫不是我走錯了路……那時我也像今夜一樣，渴得要命，我就懇求他們說：

「二位大姐！可以借給我一口水喝嗎？」

「伊們彼此看了看，起初不讓我飲，後來微笑着說：

「你喝吧！」我俯下就桶飲了三口，我覺那水分外的冷，冰得我心疼……

「我心中充滿着疑惑，我卻又向前走了。不多一會兒，就看見一座高大的門樓，（上邊還寫的有字，可惜我不認字。）那門樓正同先前大財主家的門樓一樣。待我走過那門樓時，那真正走出一位五十多歲模樣的白頭髮的老婆婆，伊很奇怪的看着我，並且問：

「你是那裏人，怎到此地來？」那時我正腹痛得厲害，我望着伊流着眼淚，一句話也不能說；伊走近我，伊又說：「我看你是喝水了吧！快些解開你的褲腰帶！」我忙的解開時，就聽見噹啞，噹啞，落到地上三條大鋼錐，隨時就又墜入地下去了。

「我怕得要死啊！我哭着跪在伊的面前，求伊救我，並問伊這是什麼地方。伊說：「這就是金鷹村，天天要剝吃人呢！你怎麼走到這裏來——救你也不難，你起來跟我走吧！」——這地方也不敢久留……」伊說着，我就立起來跟伊走了。

「我隨着伊走了幾進院子，只見幾堆紫色的紙和一些鈎上的鮮肉，並沒有一個人。後來跑進一個小房子去，伊說：「這就是我的地方，我是他們的女僕。」他又從窗孔中指給我看。我果然看見一個院中，有一個奇異小樓，樓的中間架上立着一個很大的鷹，這鷹同捕雞兒那鷹一樣，不過有着奇異的金紅的眼睛吧。那鷹正在擺頭尋視……我心神戰慄着，不敢再看。伊告我說：「不要緊，這不是老金鷹，這是他的女兒，還沒有出飛呢！——但是每天都要剝吃一個人……你過來時看見那紫色的，不是紙，那就是人皮啊！他將活活的一個剝死，肉和眼睛他吃了，血他喝了，皮他留着鋪地，他還將鬼魂封在筆帽那麼大的鐵筒裏……」真是怕得要死啊！我心跳着問：「那鬼魂會變成綿羊那樣大哩，怎麼能封在一個小鐵筒裏？」伊答說：「他有一架大機器將靈魂積壓到很小很小的時候，然後再封起他，永遠不開那封……」正在這時，我聽得呼——有聲響，我驚慌着沒處躲藏，那老婆婆猛的將我推倒在牆上，我的頭一暈……」

祖父作奇異的手勢說着。我也沒有出來一口氣。到此時我猛的問：『後來呢？』

祖父心戰抖着說：『後來我一點也不知道了！』

這時月光早已沉沉下去，全世界都在死寂的黑暗裏。

祖母早已死去，祖父就在徐營寨破的那年，死在牛房的裏間那黑暗的草裏——他的靈魂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

慘霧

許傑

上

自從新嫁的香桂姊從她的夫家環溪村回門的那天以後，我們的村裏就接連的和環溪村聚起兵來。環溪村和我們的玉湖莊是隔着始豐溪的鄰村，溪水在牠倆中間流過，天然的畫了一道界限。我們的村的後面，從前都是一片膏沃的土地，正如現在我們從村後望過隔溪的樹林，穩藏着的土地那麼豐饒。無情的溪水，因為距離牠的發源地不遠，還帶有奔暴的氣概，在東衝西決的奔騰，差不多每日都要改換牠的故道，踐踏我們的田地。現在流到我們的屋下了。我們的建築，因為要避免溪水的要挾，在村外築上了堅固的城寨，溪水奔騰的衝來時，破不了那堅固的城寨，就在牠的下面潑洩了一回，轉了幾個漩渦，泛成澄碧的深潭，駟馬一般的向下馳去。

我們到村後的溪濱眺望時，我們可以看着溪流的後面，是一灘黃色的沙石，沙石的後面是一片草地，草地上面生長着叢密的柳樹，和許多蘆葦，柳林長滿了綠葉，直遮蔽了遠山的山嶺，與蒼碧的青天相接，相離不遠的隔岸的環溪村，已埋沒在柳浪之中，找不到一個屋角。

我們的村舍盡處，恰與村後相反，流水蕩蕩地從西南方衝來，直到了村舍的靠壁；在那邊順勢成一個反動，匯成一個射出角，向東南方流去，因此就堆成了一個沙渚。

沙渚漸漸的漲大起來，有幾處已可種作。我們玉湖人希望在那邊有一個最大的開墾，雖然在現在是滿眼的蓬蒿。

這裏靠着我們的溪濱，倘若用始豐溪的界劃作證，環溪人當然管不到這些未來的財富，但是他們說那

是他們從前所有的地址，他們有重新開墾的權利。

這是一個權利和財富的衝突，因為他們看重牠，正如一座國際的鑛山。

已是五月的天氣了，小麥早已收穫，大荳和田禾，正待耕耘。村人們雖然不是正忙的時候，卻也不能十分怠惰。

暖風輕拂柳梢，新蟬開始歌唱，善鳴的黃鶯兒飛過時，正直的投下一個黑影。我和我的妹妹雜在村人們的行列中，在祠堂前的樟樹下納涼。

那邊坐在石櫬的盡處的老人，是加裕大伯，他穿着一件青布小衫，豁開了胸口，很安閒的吸着旱煙；他說話的時候，額紋一定摺成三疊，短短的鬍子，一根根的矗了出來，正似一個脫了毛的舊刷子。他最愛說話，大家都喜歡聽他。靠着加裕大伯右面蹲着的是多理哥，他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後生，頭上還有一條辮子，終日盤着；他手裏拿着一大碗的粥，和一块麥粉的餅乾，蹲在石櫬上吃。再順數算過來，第三個是做鞋子的老六，他比較上懦弱一點，不大說話。第四個是麻皮加來，他是一個最癩的人，而且是最黏滯的人，大家都叫他麻皮加來，就是我們下輩，也沒有一個叫他加來叔的。第五個——這邊的盡處，是金櫻妹扶着她的剛纔週歲的弟弟站着。這邊呢？那個坐着的獨眼，是獨眼三，因為他不是我們同姓，所以大大小小都叫他三哥；他側着頭，坐在門檻上，同樣的坐在門檻上面的，是江林公，他抱着他的小孫女兒拍着，儼然似一個白髮的保姆。此外還有許多小孩子，都隨意的立着跳着；而最使注意的，是穿着全身白衣服的香桂姊的弟弟多能，我叫他能弟，他在那邊。

加裕大伯俯下頭去，要找尋一塊大些的石頭，敲他的旱煙灰；一面在講笑話，一陣涼風在柳梢上發笑，拖亂了柳條，卻不能移動了蔭在樹幹下面的樹影；但同時加裕大伯新落地的旱煙灰卻被他吹散了。

癩頭金氣喘喘的從村舍的盡處跑來，驚破他們的沉靜；他帶來一個可怖的消息，說環溪人已有四五個帶着鋤頭短棒，在下溪渚的蘆葦叢裏，兇狠狠的墾地。這是一個很可驚人的消息，對於玉湖莊的村人們，因為這是一樁偉大的財富，癩頭金還接着說，他已和環溪人爭辯起來，相互的罵了一回；但是環溪人欺他只有

個人，惡狠狠的想來打他。幸虧他手腳快，在蘆葦叢裏一隱，就一溜煙的跑來了。

癩頭金的話還沒有說完，多理和麻皮加來已經跳了起來。

『去！去！那還了得！』

『金！你再去喊一聲加啓和保東，他們都在大屋廳的中堂裏。——你說我們已在祠堂前等他們了；——帶短棒來……』

癩頭金已經走了；多理立刻拿出了一束短棒和棒頭裝有尖刀的豬刀槍；這些都是藏在祠堂裏的。

祠堂前的空氣，頓時各樣；那些跳着玩着的小孩，立刻套上一副駭異的鬼臉，直瞪着兩眼呆呆的站着。

多理把那束短棒和豬刀鎗丟在地下時，鏗然的聲音，與灰塵同時飛起，震得金櫻妹的小弟直哭了起來。

多理解開那束着的繩，自己揀起了一枝豬刀鎗，用手掌去措那柄上的灰塵，麻皮加來揀起這根，又揀起那根。老六也揀了一根短棒，獨眼三還沒有起來，多理就拿了一根短棒給他，催他起來。

接着，癩頭金跑了回來，後面跟着加啓、保東、多智、來富等一批人。他們都倉忙的走到祠堂前，只有加啓帶

來一根鐵尺，保東和多智等便順手拾起一根短棒。

他們一羣人，都拿着武器，凶糾糾往前走。癩頭金過先，後面就是多理和加啓，以後就是保東和多智等了。

加啓大伯好久沒有說話，最後也拿着早煙管，慢慢的跟了上去。不知受了什麼暗示似的，能弟和一批玩

着小孩，也隨着加啓大伯前進。

江林公發出他破鑼一般的沙音，說：『不要老老實實的打他！把他們嚇一下子，趕走了就算……』

但是大家走得遠了，沒有聽清楚他說的什麼說話。

在半路上，他們已走入楊柳樹的叢裏，一個個散了開去。多智回頭看見能弟他跟在一羣小孩中間，就吩咐他回去。

在柳林中，樹影在沙上搖動，恰如活動影片；日光隨處的透下幾絲光線在他們頭上，幾疑出沒在雲彩間的明月，人聲隨處的驚動了樹上的鳴蟬，翼聲沙沙然的從這樹飛到那樹，和人們一步一步的踏着細沙的響聲相和。

癩頭金開始在柳蔭中出現，走近那些凶狠的環溪人的前面，他開口就罵：

『你這批牛生的兒子！快把你的爺爺滾開！誰要你在此地開墾！』

環溪人還沒有看見他召來的一班人馬，厲聲的回答。

『賤賊！不要在你祖宗的坟上爬癢！』

『你快些跟我滾開！不要來送死！』

環溪人自恃人多，如虎一般的追了過來。

『你打嗎！』

柳蔭裏面喊出了一班人馬，環溪人嚇得一跳，就退縮了。加啓裝着沒事似的，把鐵尺藏在袖口裏，走上前來，好像代他們講和，要訊問他的原委，他走到環溪人的面前，癩頭金也追了上來，重新壯起他的膽量，打那個環溪人一個耳光。同時加啓也抽出鐵尺，只是對腦門的敲。多理、麻皮加來、保東等都趕上了；加裕大伯和幾個頑皮的小孩子也出現了。環溪人見來勢不好，忙抽身往水裏逃，多理恐怕豬刀鎗傷得太利害了，就把牠丟在地上，順手把多智手裏的短棒接過來，追到水岸，向那環溪人的背後一擊，那人就往前衝，跌在水裏。

加裕大伯連忙止住他們，都沒有下水。那五個環溪人當中，有一個走得太忙亂了，在急流裏滑了一腳，一個水渦兒，滾到深潭裏，流水平他的頭上，他因為加啓的向着腦門敲來的鐵尺太厲害了，所以提不起精神，纔溜下去。這邊的一批人都走出來，立在岸上，看那跌在水裏的人發笑。

那先渡過去的三個人，就在對岸等着了，還眼睜睜的看着我們這邊。及到那兩人也到岸時，他們又開始大罵。

多能在那沙堤上，經他的哥哥多智喝回後，就呆呆的佇着，走回他自己家裏。他母親還在灶下洗碗，香桂姊因為是新回門的客人，穿着新衣，在那邊和他母親談天，一面無意的搖着手中的麥桿扇子。他的爸爸，加庭，沒有在家。她們還不知道剛纔所發生的事情。

能弟報告她們，說剛纔玉湖人已和環溪人打仗，並且告訴她們關於打仗的見聞。最後，他很鄭重的說出，多智也是同他們一塊兒拿着短棒去的。

香桂姊聽說和環溪人打仗，就吃了一驚。因為一面是她的夫家，一面又是她的母家，無論如何，這是使她為難的。

他母親很埋怨多智不知理路，說他還沒有成年，就要被自眩的本能所驅使，很緊的要做後生。況且環溪村又是我們的新親，雖然姊丈是不一定在那裏，但也難以為情。

能弟見着他的姊姊發呆，就跑了出來。他想他的母親和姊姊們都不喜歡他報告的消息，對於他自己的自信，似乎有些陰晦。

祠堂前的人又站滿了。各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張皇的情緒；此種情景，平時在那裏是很容易有的，因為平時在那裏都是沒事的閒談和嬉笑；今天卻如觸了電一般的，大家的臉上，都如巖峻而削壁的山石，被一層迷蒙的煙霧遮蓋着。能弟知道是爲了剛纔的那件事，就一聲不響的走入人叢中，仰着頭聽他們說話。

因爲我家的小門，就靠近那株大樟樹，所以祠堂前的空地，簡直是我和妹妹的遊戲場。

春舟大伯，穿着一件白夏布的大衫，在人叢中說話，大家一點都沒有聲音。他是加裕大伯的弟弟，前清進過一個秀才，現在可以同縣城裏的知事和警察官直接見面，因爲他是一個文人，兄弟又多，家裏又在年年的釀酒，年年的買田，所以沒有一個不聽他的吩咐的。他說：

『糟了！這一件事，我們不應該如此做……現在那邊上風了……我們應該叫警察……叫警察，說他私自開墾，強佔土地，糟了！現在……是他上風了！』

他的語音有許多牽制，正好像什麼人把他的舌根拖在；他想使自己的語言普遍的及到全體的聽衆，所以喉嚨特別的提高。他說到後面簡直是不成聲了。他那語言飛散的效力，還不及他口邊的泡沫的爆發；而他的聲音的拖搭和凝滯，卻正以嘴角上的白沫一般的漸漸凝結着。

能弟擠在他面前，仰着頭，不住的看着他。我從他的泡沫的飛散上，發現了能弟的沉默的頭顱，在那邊仰承甘露。我不喜歡能弟吃那些沫泡，正在我自己不喜歡別人用唾沫睡在我的頭上一樣。我擠了過去，牽着能弟的手，要他走到我的後門的門檻上坐，他就隨我走來。

在那裏，春舟大伯又說話了：

「現在，他一定去報警察了！……但是，不要緊，你們快把那些短棒和豬刀鎗束好，藏到祠堂裏邊去，警察如果當真來的時候，由我去說話！」

這「由我去說話」幾個字，春舟大伯，特別的說得重；好像要無論什麼人都聽見。同時，立着聽他說話的人們，心中如放了一塊石塊，面上都微微地現出一種歡喜尊敬的顏色。

「說一句私話罷！我們用兵器，是見不得客的。兵器……是刑事犯呢！……這是我們犯虧的……好！現在把牠藏起來好了……警察來時，什麼事都由我擔當……因為這是關於合村的財富……」

春舟大伯講得滿身都是汗，背部的汗珠，已經鑽到白夏布大衫的外面，又開始流動了。他說到此處，就退了回去。

祠堂前的人們，又開始走動起來；嘈雜的聲音，好像和那些人走動，有很高的相關度。

在那裏，癩頭金是最容易招人注目；因為他本來是很耐人尋味的，而這次的事實，又直接的與他有關；所以大家都追問他當時情形。

多理也很出衆，他講述他用短棒撲擊那個落伍者的環溪人，真是有聲有色。加啓也自述他的鐵尺的利用，如何的輕便與如何的巧妙。而多理最以爲榮，最說得津津有味，就是他肯用豬刀鎗穿那個人的背部。

繙之。祠堂前的空氣，是非常的緊張，太陽稍或斜了一點西，火熱的光焰，並沒有改殺，樹梢頭靜悄悄的凝練着，鳴蟬也沒有唱歌，雄雞和母鷄們，彳亍的在草坦上走，幾隻活潑的村狗，也躺在樹下，深深的咋舌。我偷偷的問能弟，香桂姊在家裏作什麼？他說在家裏嬉。我想看一看他的姊姊，就要求他同我一塊兒到他家裏去。

香桂姊一個人躺在樓上，向南的窗門開着，正可以望見村外的澄碧的溪潭，和隔岸的密接的綠蔭，隱約的綿互着的遠山。

我說：『香桂姊！我來看你呢！』

她立起來喊我：『秋英妹！』

我覺得她出了嫁以後，舉止就有許多不同了。我說：

『你現在的面色，比什麼時候都好呢。香桂姊！』

『不見得罷！——你看我很紅潤，是嗎？——那是熱得發燒的。』她說了微微的一笑，當即就把她的笑容斂住。我覺得對於她已經非常的隔閡的樣子，找不出可以對她說的話。

『你聽見了嗎？我們玉湖人同環溪人打仗。』我說到環溪人，驟然憶起：她是出嫁到環溪的，她的丈夫，也會到這邊來過。

她說：『剛纔聽能弟說過了。』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我急忙搶着說：

『你的姊丈我看見過呢，生得非常的雄壯；我當時還說笑：『若是和香桂姊打起來，香桂姊一定打他不過的。』那天在你家裏吃了雞子麵的點心去的……』

『秋英妹，你的妹妹來叫你了，說你的父親回來，要你燒點心去。』能弟的母親在樓下叫，我便立了起來，往樓下走。香桂姊還勉強的送到樓梯頭站着。

我走到家裏，果然父親坐在大櫬上，解他的草鞋和破襪，我喊了一聲『爸爸，』就走入灶下燒火。母親吩咐我去買酒。我走出後門，祠堂前已經沒有剛纔那麼多的人了。

江林公仍舊抱着他的小孫，加裕大伯仍舊坐在那裏吃旱煙，做鞋老六很安閒的躺在石凳上；一切的空氣，又沒有以前那樣緊張了。

警察沒有來，一直到天黑了都沒有來，大家期待着的心，於是乎放寬了。

吃了晚飯以後，我和妹妹，坐在母親旁邊，聽爸爸講述他在外兩年的情形。他末後又嘆了一聲氣，說我不是男孩子，不能幫助他出外做事；又說我沒有兄弟，對於他的前途，是很空虛。我沉默着沒有說話。

龍弟在外面叫，說香桂姊要叫我說話。

滿天的繁星，正如中午的日光，正照在閃爍的沙上，反射到我們的眼簾裏的那麼晶瑩而繁夥，白天的熱氣，已經躲到羣星的背後，涼風隱在樹梢上唱歌。

龍弟緊握着我的手，用力的靠近我走着，我覺得他的手有些熱烈的顫動。

這是我的幻覺罷！我覺得在這樣黑夜的道途上，周圍是非常遼曠的，前途是非常空虛的。當我覺得這一種情景時，我的耳朵裏好像有人告訴我，龍弟的熱烈的顫抖的手，就是這空虛的黑暗的安慰者。

大概那時的龍弟也有這樣的感覺了，他愈握緊我的手，愈靠近我來，他輕輕問：

『英姊你今年是幾歲了？』

我覺得他的無端的詢問，是含有深意的。我說：

『你呢？龍弟你先對我說了。』

『十四。那麼你呢？英姊。』

『我，十六。』

他的幾句英姊，真是一支刺透心肝的鑽，一句句都透入我心的深處。

他愈加擠了過來，我就把他抱住，摟在我的左懷走着。我好像是超於現實的了，我的心內的舒適，簡直是戴上偉大的王冕，世界是融和了芬芳的花香與柔和的鳥語的春晨，我倆是游泳其中的兩尾五彩金魚了。繁星嵌在深碧的天底，正似我倆游泳着的魚池的水底，嵌着的晶瑩射目的寶石。

香桂姊仍舊在那個樓上，向南的窗門猶是開着。和風從窗口吹來，回復到我的在屋外走時那麼清爽，脫除了剛纔進入室內時的許多混氣薰陶。窗外看不見澄碧的溪潭，從淨的水聲，是中午時享受不到的天韻。天河從她的屋背橫過，小星填滿了河街，一顆顆細潔得可愛，直掛到南天的盡處，與那些隱隱約約，用遠樹與山影組成的如長堤一般的黑影相接。南大人頭上戴着紗帽，天庭上的帽飾，愈燦爛得出神，穿着朝衣，偏向西面跪着，正對窗口，禮拜我們屋後的北斗星。

室內的燈光，還及不上兩顆螢火蟲的明亮；因為南風吹得太強，故意把牠放置在箱子的後面，光線更加微弱。

香桂姊的麥桿扇子也沒有扇，多能弟還擲着我不肯下樓。我也不心願要能弟離開。她說：

「英妹你對我的話沒有說完，你就走了——你告訴我：他們同環溪人相打時情形怎樣？你說我的他，（她說到這個他時，語音特別的放低，悠久而輕和，我知道她的臉上同時有一陣清風掠過了。）你在那邊看到嗎？你告訴我英妹！」

我看了她這種說話情氣，我平時的好多話而直爽的特權，早被她駁落了。我告訴她：今天並沒有看見她的丈夫，不過那時他到她家裏看她的母親時，我看到一次。她輕輕的哼了一聲。

她吩咐能弟到樓下去；她要求我今夜宿在她家裏，伴她睡眠。

能弟還躊躇着不肯下去；我說要回去對母親說一聲再來；她催促我就去；我又要找能弟同伴。

這一次的來往，我覺得能弟的心完全同我的心黏住了。我們倆相抱的走着，一句也不言語；我只覺能弟

的心同我的心完全黏住了。

我的母親沒有話，因為我的爸爸新來，要重新鋪眠牀，現在更加便當了。

我沒有把能弟事對香桂姊說，因為我知道她要要笑我倆的。

多能還擲着我，他見我可以同香桂睡，也說要伴香桂睡。香桂姊嗤的一笑，說他還同小人一樣的不識情事。我的意思就是三個人同睡也不妨，因為這張牀子很闊，但我沒有說出。

香桂姊叫她的母親把能弟叫去；我就去拂了蚊子，吹滅了燈，窗門仍舊開着，夏夜的涼風，不能有冬天的朔風那樣尖銳與堅實，牠只能在帳子的外面，微微的搖動，不敢驟然穿入。

她說她昨夜一夜沒有入睡，只是左右的轉側，現在雖是住在她從小長大的母家，她總覺得是異鄉，自己是離鄉的孤客。她想要回轉環溪，或者明日差人去叫她的丈夫來；但是她卻不敢說。

她還說她的丈夫待她怎樣的好，怎樣她來的時候，送她到什麼地方；怎樣他對她說什麼話……但是我早含糊着答應，迷迷糊糊的睡去了。

在噩夢中，她把我叫醒，要我到窗口聽那沙灘上的奔騰的人聲。羣星仍是彩燦的閃爍着，西南角的天上多了一顆如日一般的大星，我張開朦朧的眼睛找尋溪灘的人影，卻被一圈圈的燈光的紅暈遮住；激湍的聲音，更尖銳的可怕，漸漸的把那些石灘磨擦着的奔跳的人聲沖去。

香桂姊說我睡了同死去一般，剛在和我說話，我就入睡了，老死也喊不應。她說：

『我到現在還沒有睡過，連眼角都沒有交接，我以前似乎聽着溪灘有沙沙的人聲，我道不知什麼野獸有追逐，以後我聽那些聲音漸走漸近了，我就伸長了我的耳朵去聽，我聽他們好像走到水岸了，好像在渡水了，好像渡過來了。我心裏在想，怎的今夜到這樣的更深了，還有這許多人過水呢！我剛想到這裏，只聽得外面一陣喊聲，接着就是亭亭碰碰的短棒聲敲門聲，和不堪入耳的大罵聲，以及各種的辨不出的聲音，混做一堆。我幾疑是那裏失火，或是強盜來搶春舟叔的家裏了，我心頭不住的跳，我推一推你，你還是睜睜的酣睡，以後

我聽見我們村裏也有人響了，我樓下的智弟也開門出去了。聽說還有許多人在大屋廳的堂前打牌，大家都沒有睡，齊聲喊了幾陣哨喊，他們因為來的人不多，所以就退了回去，他們的喊聲真如雷震一般，只有你這位年老而龍鍾的老太婆，福命生得好，有些安靜的睡眠的命運，是喊不醒的。」

我聽了她說的這許多話，以及末後的幾句譏諷的語句，心裏很難以為情，一再追想她和我述說的情景，又使我心裏微微發寒。

我終於轉入睡鄉。

中

第二日下午，我們的祠堂門也大大的開了，許多的人都在那裏進出。這一雙門上畫有門神的大門，是不常開的；除了正月和春秋二祀的祭祖，可是今天也開着了。

春舟和肖峯，都穿着夏布大衫，在那邊人叢裏很倉忙的跑進跑出。癩頭金的死屍躺在祠堂門的旁邊的石板地上；他的眼睛還是睜着，左邊的面上有一很深的刀痕，鮮血流染遍了頭部，轉成紅黑色，將額後的幾根毛毳毳的黃髮齊住。此外胸口，腹部和臂部，都有尖刀的傷痕，而臂部的肉已經緊張得反花，腹部的傷口，還流出一節小腸，大家都很悲憤的觀看。最後就用一張草蓆蓋上，要把他擡到上祠堂去。

癩頭金不是我們的同姓，他是和肖峯屬親。我們的村裏，就是這兩姓的人氏，雖然有兩個祠堂，各姓由各姓自己管理；但是平時總沒有多少界限可分的，何況這一次是對外的呢？是全村的財富關係呢？是全村的名譽關係呢？

我們的一族，自然是春舟作主；他們呢，不用說是肖峯了。

那邊，多理最激烈他說：『不是我們把他追趕了，他不是要把我們村裏的人都殺死了嗎？他是預備來同我們打的好了。癩頭金已經打死了；我們是小村，橫豎再同他賭死幾個罷！』大家沒有人響了。他又眼睜睜的

對着獨眼三說：

「三哥打死的是你們的兄弟呢！反是你們貴族不倒霉，要我們倒霉嗎？」

「好不用說了，我們自然是要同環溪人比一個勝負的。」三哥奮前的起來，睜着一隻大眼，好像要把這一隻眼睛睜得比兩隻還要大的。

三哥不比麻皮加來一般，是隨便說話的；他一說定這一句話，就是「過五關斬六將」，也要把牠魔到多。理見他毅然的決定了，就喜得跳起來。

宵峯雖然是一個文人，卻不及春舟的有魄力；他十分的躊躇着，不主張復仇，要請人正式的講和。春舟知道村人們的勇力是衝天般的；不能再壓了，也想聽憑他們做到怎樣，再來收場，做個結束。

癩頭金是昨夜被害的，他自己沒有老婆，家裏只有一間養着蚊子的小屋，和一張板牀。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他做人很好，代人家做事，很勤謹，村裏的人都相信他。因為他家裏沒有帳子，又沒有貴重的東西，所以他就向外關着門，走了出來，在祠堂前的石板地上躺着。這是一處清閒的幽境，又沒蚊子和熱鬧的空氣來苦悶。這是他平常的事，卻不料昨夜的環溪人走了過來，竟認定他是個對主，可憐落拓的頭顱，竟做了死罪的佐證。環溪人把他拖了起來，順手在他的臂部一刀，接着有三四個人過來，把他擡到那邊柳蔭外的水岸，就殺死在那邊了。今天他們無意中要看那些環溪人新開墾的荒地，卻發現了癩頭金的死屍。那邊的石灘上面，已經流了四五大堆的血，鮮血被嚴厲太陽晒乾了，轉成黑色，凝在石塊上，有幾分厚薄。他的死屍躺在那邊，一羣蒼蠅知道了，會集起牠許多的朋友來吃食以外，什麼人也不會知道，他們在那邊發現時，成羣的蒼蠅，已不許人們走近，好像這是牠的專利，不許人們侵佔似的，囁囁然起來作示威運動。

對於枉死的癩頭金的傳聞，經他們無意間在溪灘發現以後，也如蒼蠅的世界一般的闐動得熱鬧；那個消息的飛散，真要比癩頭金的臨風的屍臭還要快便而遼遠。在鄰近的村莊，和較遠的村莊的親戚，都上玉湖來問訊，說外面傳聞，玉湖與環溪，不久就要開火。

村中的勇士，如多理一批的人，都主張當日出兵。額頭金的死屍，也不要報官檢驗。現在可以先把他葬入白鹽或者黃沙當中，待再打死幾個，將來一共總結賬。

春舟不贊成當日出兵的提議；他說乘人不備，固然有道理；但是即能知道他昨夜來偷了我們一次營，今天就不預防我們的報復嗎？而且遲一天，我們自己也可以多預備周全一些。

大家都沒有說話。多理紅了的眼睛退了一些熱度，正如被太陽燒熱了的霞影，慢慢的被晚風扇一涼。玉湖莊的空氣，是茶壺內的空氣一樣，緊張；那些人心的惶恐與震蕩不寧，真如壺內沸騰着的氣泡。全村裏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就是金櫻妹的剛纔週歲的弟弟，江林公抱着的小孫女兒，和那些黃的黑的花的村狗，大大小小的母雞和雄雞，都不能例外。

在我們的祠堂角頭和各家的門頭間，農具儲藏室裏躲着的稻桶，都擡出來效勞了。牠們是些壓寨的老將，一個個分佈向南的臨水的巷口，裏面裝滿了鄭重的石塊；要是兩三個疊着，簡直是一座城垣。這是幾個要隘，各處都要有人把守；多理差不多最忙，他儼然是一位總督，跑來跑去的巡察。

靠近香桂姊的那個巷口，一樣的疊着幾隻稻桶，桶內填滿了石塊；那隻新的稻桶，桶外的四個「五穀豐登」的大字，和「積德堂能記置」幾個小字，都沒有磨滅淨盡；這明明還是香桂姊家裏的農具。多智拿着一根短棒，就在那邊守寨。

那天晚上，大家都沒睡；好像什麼大難要降臨的樣子。多能坐在家裏，時常要跑出去看看街上的動靜，並且沒有奇異的消息。

我因為同香桂姊約定的，今夜也要去伴她。不過我的母親吩咐我做了許多事情，所以出來就遲一些。路上毫無聲息，我的心臟直提到喉頭。我的足音如幻影一般的引起了巡察的多理的注意，他在我面前閃了出來，問我是什麼人。我的心中明明曉得是多理的聲音，不提防心旌卻跳得愈加厲害。我說：

「是我理哥！」

『誰喲！』他好像還聽不清楚似的更鄭重的問。

『是我理哥！』我不心願自己的名字在自己的口裏說出，再答出一個：

『是我！』

『是秋英妹嗎？』你怎麼到現在還要出來走？——到那裏去！』

『到香桂姊那裏去。』

『你不應該到這時還在外面走，——女人！』

我不歡喜回他的話，我覺得他的『女人』兩字當中，有許多輕薄的意思埋着。

能弟警眼間瞧見了我，就跑了過來，牽住我的手。口裏不住的媽媽姊姊的叫，說我已經到他家裏了。他的

母親說：

『唔！多能今夜對秋英這樣好，你停一些不要反轉臉來罵她！』

我覺得她的話有些話外的深意，要使我難以爲情的。我想把這說頭岔開，說能弟不會反臉的，那裏曉得她更加有一個反面的證據，我覺得自己已經說錯了話，不禁臉上燒了起來。

能弟立在旁邊淡笑，香桂姊牽我上樓，赴那和平的女神所召集的睡眠的音樂會。

多智與忽忽的走進來，像一個在酒櫃上吃醉了的酒鬼，手裏拿着爲明日戰爭而磨擦鋒利的尖刀，凶糾糾的放在桌上，閃閃的白光印着燈影，使人生出一種悽慘而恐怖的景象；他又把那枝藏在門後早被灰塵蓋滿了的『前膛』拿了出來，形式也要使牠擦淨，待預備好了，明日就可顯他和牠的身手。

他的母親說：

『你自己還沒有長成十足，多智如正一株嬌嫩的茅竹，那裏可以臨風呢？這些公共的事情，你只要不落

了人後，已算好了，怎麼還要出人頭地呢！』

多智如沒有聽見一般，回頭對他母親說：

『我自己不知道嗎！要你多說！』
說着，走了出去，他母親隨着他走上門首，覺得全村的屋頂，都罩着一層兇狠的網，她告訴多智，要關門了，讓他一人在外面，他沒有異議。

睡神是和我結了緣的，在黑暗中我迷蒙的入睡，好像酒醉後，在落花細雨中看桃花一樣的輕浮與微妙。及到我被香桂姊喊醒時，我的眼簾纔招受了清晨的可愛的陽光，聽牠把眼底遺留着的黑暗逐去，心境開了喜躍之門，來歡迎那些戴上露珠的小草上的晨光的跳舞。窗外的流水的歌聲，好像告訴我這睡鄉的羈旅者悲怨的戀歌。我的心靈像感受一種多方的人馬馳騁的闖入的複雜之感，使我心境一時難以分釋。

震人的鑼聲，已經響着第二遍了；第三遍就要會齊；第四遍就要出發。

我從香桂姊那邊走來，迎面的太陽，剛在我家後門的那株大樟樹的樹上，猛烈的驚人的陽光，已經表示出不是平常的日子；祠堂前的兩邊牆上，都豎着豬刀鎗，約有一尺多長的雪亮的刀鋒，都張着牙齒冷笑；我覺得一陣寒慄，身上就長滿了森森的汗毛。那鋒利的刀鋒的下面，都繫着一簇鮮紅的，如傳說故事和戲臺上看到的，厲鬼的紅毛，晨風很急燥的吹動了牠，我幻想着一個長滿了獠牙善於吃人的關口，就在那個下面。此外還有短棒和長鎗，都很使人驚怖。

路上走着的人，都如着了魔一般。

那邊多智，多智，都在弄着前膛鎗。加裕大伯從前是善於打飛鳥和松鼠的，他在那邊指示多智。多智這小後生，一枝前膛，已經把他的面孔弄青了，還要去打仗。

那邊麻皮加來拿着一根豬刀鎗，在試驗着，好像要殺人的樣子，向着來富。來富連連的退避。加啓走上來罵他，說他不應該這樣無誠心。

這邊，保東喝退了一羣小孩子！不要他們來玩弄這些危險東西，同時就開始計算牠的數目。
老六倉忙的跑來，說春舟要多理去一去，多理把洋鎗遞給加裕，走往春舟家裏去。春舟還在家裏吃早飯，

他問多理預備好了沒有。

「你去再打第三遍的銅鑼，告訴他們是會齊的時候，不要再延遲了。」

「他們還有許多在吃飯呢。」

「那麼稍爲等一等罷——你可先去，我吃了飯就來。」

多理仍舊跑回祠堂前。可怕的戰事就要開始了；大家開始恐懼起來。多理要大家看一看，還有什麼人沒有來，不許他們躲在家裏幸災樂禍。

第三遍的鑼聲響了。這是一種帶有辣椒一般的興奮性的謹告，對於那些不慣於吃辣的婦人小子一般的男子，已經覺得大爲過火，而他們的喉嚨的作梗與發燒，和鼻腔裏異樣的刺激之溝通了眼淚的奔流，都使他們有退縮和遲緩的可能。

「吃過早飯了的，都到祠堂前聚會！」

鑼聲反復的鳴着；這句成語也反復地唱着。牠們從村的這邊走到村的那邊，駭人的謹告如濃煙一般的繞着樹梢好久不散。

春舟沒有穿着那件大衫，卻穿了一身老布的短衫，在鑼聲與呼叫聲的中間雜了出來。大家的視線都麇集到他的身上，嘩然閃了一聲。

「春舟先生來了！」

「預備好了沒有？」

「這邊都好了，只是人還沒有來齊。他們來了就可以出發。」

鑼聲還繼續在響，勇往的人們都穿了短衣，縛好了很闊而很堅實的腰帶，一陣一陣的從鑼聲中湧來，各人都自告奮勇，不歡喜自己有怯弱的表示，致人們看出他是一個怕吃辣椒的弱鬼。

一聲震天的鐘聲，震得大祠堂的石壁和大門軋軋的搖動，祠堂外的大樟樹和村莊外的柳樹梢頭的棲

鳥，也隨着駭人的鎗聲四起，直要繚繞到遠山的山谷，而遼遠的山谷的回聲響着時，第二個的鎗聲又起了。在人叢的頭上，還盪出船槳一般的短棒，棒頭一齊的高低，好比斬了樹蔭的樹幹。豬刀鎗露出一尺多長的鋒芒，若刀山一樣的豎列着，太陽的光線一閃一閃射人靈魂，紅鬍子就在震怒般豎立了。

第四次的鑼聲還沒有響，他們就動身前進了。肖峯和春舟忙着要點一點出發的人數時，可是前面的人已經喊不回來。

他們走過自己的門前，各人的母親和妻子們的口裏都啣着一個梅子，胸甲上裝着一副水堆，眼睛裏的泉水並沒有潰發。可是全身上的冷汗卻流得不了。

多理和加啓，差不多是個少年總督，春舟和肖峯，就是運籌帷幄之中的軍師。多理背着一枝前膛，腰間縛着腰帶，脅下掛着火藥袋和子彈箱，胸口插着一把小尖刀，刀柄圈成一個圓圈，用紅洋布繞住，露在腰帶外面。腳底穿上一雙棉絲草鞋，可以使牠的運用，前進與退後，上山與過水，都顯出輕便而靈敏。腿部繞着腿布，腓部如躲着一隻小豬，足見牠的精壯。大家都是差不多的裝束，可是總沒有像多理的那樣引人注意。

多智的臉色，已經有些發白，他背着的一枝前膛鎗，特別的高出他人頭上，早被他自己門口的香桂姊和他的母親看到了。他走到自己門前，也不看一看那邊立着的是些什麼人，好像對於他的出陣，是有無意間的禁止與訕笑存着。多能看得發呆，要跟他的哥哥去，多智把他白了一眼，他的母親就把他叫住了。

人馬走完之後，村上非常的靜寂，牠是兼着大水後的淒清與暴雷後的驚恐的兩種情調渲染成的一幅圖畫，有令人置身在千丈飛瀑之下的寒慄與恐怕的魔力。

他們走出了村莊，就分成三路，每路又各各分散，各向適當的地方埋伏。

村上的婦人與小子們，都緊張着十分期待的心弦，希望得着一個什麼消息；耳朵也豎起來，什麼一點微細的震動，都可以引她們出外張望。

野外的鎗聲連續的響了，要是不是先告訴人說有戰爭，他一定疑心清明時節的掃墓的爆竹了。有時竟

然隔着許多時候，一點也沒有動靜。婦女們的心旌，正如看着大火一樣；她們不能前去救火，只能在遼遠的異方看着牠的勢焰的兇猛與緩和，而用自己的心弦的緊張與弛緩同牠相應和罷了。

樟樹上的日影，一點點的移動，一朵飄蕩的白雲，忽然遮住那緋紅的太陽，光線頓時轉換。

老六在戰地走來，吩咐大家煮幾桶熱茶。她們問他情形怎麼樣，他只說還沒有交鋒，我們的兵，都在老虎山下。

停了一會，老六又回來了；這一次他代春舟先生找箬帽的。她們問他現在怎樣了。他說環溪人已經在對岸樹林隱出來了；已經接過幾聲鎗聲。

加裕忽而一人一蹶一蹶的轉來，她們很怕他是受了傷，但是不敢問出，只問他現在情形怎樣了。他說：

『可惡的環溪人，實在太頑皮了。他們知道我們這邊沒有深密的樹林，老虎山的幾株烏桕樹，那裏及得他那楊柳樹林的藏身的巧妙呢！他們都取巧地躲在林中，太陽又照不透，你們又看不到；但是你們一動一走，他到可以看到了。他那邊到現在只有放過兩三槍，他靜待着我們的動靜。沒有法子，我們又不敢上去；他們又不敢出來，恐怕打了幾日，也沒有一個輸贏。』

『我們大家都沒有戴箬帽的，太陽直照得汗油直流。我老人家，橫豎在那邊也沒有什麼補益，不如讓我抽身回來吸幾口煙罷！』

她們還要問他她們自己的親人的情形如何時，那邊震人的槍聲，又一連響了起來。大家一句都沒有說。加裕大伯說這幾聲鎗響得特別，恐怕是環溪人出來了。

接着又是連續的鎗聲，在這許多鎗聲中，可以聽出有幾聲鎗聲實在遠而且微，可以證明是環溪人在那邊接戰。

加裕大伯對於吸煙，好像有特別的緣分，雖然他吸的不是鴉片。他要回頭向她們告別時，那邊又是一個鎗聲。可是，這個鎗聲太奇怪了；我們只能想像牠是一種輕飄的，而且是扁平的橫流的發響。加裕大伯很發愁，

說不是火藥的不足就是倒坐。但是他仍舊走了。

我和香桂走回她的樓上，太陽射入窗內的光線的位置，已經告訴我們是燒晝飯的時候。

窗外的景緻又是異樣，隔岸橫列着如屏障一般的柳林，葉片滲透淡淡的陽光，覺得還是十分嬌嫩。全個大地籠罩着帶有殺氣的表情，使人感得心懷不寧。香桂猶絮念着她的丈夫所居住的環溪和她的丈夫。她站在那邊呆呆的出神。她平時不愛說話，猶其不喜歡說及男性的話。她對我說及她的丈夫的事情，她總算是破例，因為她相信我還是一個可說話的人，雖然說我年紀太輕，不識情事。

她幻想着她歸來的那天。他們醒來，天還沒有大亮。他握着她的手，說不歡喜她到母家去。她回去了，使他太覺寂寞。她也這樣回答。她起來梳洗的時候，他坐在她的面前，眼睜睜看着她梳頭。他送她到那座小石橋頭，又穿過那座松林，在那個蔭着一株老樹的路亭裏面，他說她到玉湖後，過了幾日就來看她。那時亭外的老樹被微風吹得佝僂的搖動，好像在告訴他們說青年人不要太纏綿了，轉瞬間就要衰老，而他自己的凋零，正是他們後日的象徵。她好像感到這不是留戀的時候，不應該在這新婚的一月後就這樣的徘徊而柔情。他回頭看着她走去，又回頭看她，正如她頻頻看他一樣。多智弟伴着她走回家裏時，她還沒有想到她的母親的渴念。她想到她的一切——對着對岸的深密的柳林，和柳樹外的松林，幻想着關於她的丈夫的一切。

我看她看得出神，料定是在想着她的丈夫了。我也不去理她。

忽然樓下發生了一種驚異聲音，她的母親的哭聲，兩三個的男子的嘈雜聲，隱隱之中還帶有呻吟聲，混然相和，傳到我們樓上，我知道有不幸的事在這種聲音中發生了，我的心頭便蔓延着一種不可言說的恐怖。香桂姊也被一種聲音打醒。我倆一同走下樓來，只見老六背着多智，加啓跟在後面，走進門來。多智左臉燒得漆黑，正如塗上一臉的黑黴，連那眼珠的地位都不能清楚的找出了。左耳的耳輪，微微的在流血；血痕延長到頤上，造成幾條河道，在黑色的面頰流過，好像黑雲中的閃雷。一部分的斜披的西髮，已經變成黃色，圍成許多小球，退了許多地位。肩頭上的衣服和領口，也燒了幾個細孔。這都是他自己放的前墜倒坐了火的傷痕。

多智的眼睛是微微的閃着，臉上飛舞一種悽慘的情調。他那種倔強的氣概，和自傲的表情，現在正如兩隻捉入網內的野兔，雖然牠不住的要跳出這個網羅，但是牠的能力，卻只許仍舊如此。母親的心，自然沒有這種懷抱，但多智的過敏的神經，雖然沒有聽他的母親絮語和誹謗，甚至於輕視或冷淡，他總覺得他母親告訴他『不要太想後生做了，少年人』的幾句話，是在他的耳膜外敲門，他不敢說出傷口的那樣痛，就是套上這種心情的面具。

多智躺在他自己牀上，老六和加啓早已歸去了。

香桂姊覺得這是一樁不幸的事情，對於多智的受傷，似乎還是什麼更不幸的事的預兆。我因為多智的冒火，卻聯想到能弟的，同他哥哥的相反的心情。我想若能弟的鄭重將事，定沒有這種冒失。

他家中沒有一個流泪的，我更無從爲他心酸，雖是她們的心覺得是酸的。

多能不知從什麼地方聽來的消息，說環溪人已經兩個被我們打死，還有幾個被我們打傷的，香桂聽着環溪人打死和打傷，又怔怔地心酸。

多能牽着我的手對多智與他的母親和姊姊說話時，外面忽有一陣嚴重而嘈雜的喊聲（直比山崩地陷還要驚人與震耳的喊聲，直可以喝得山也崩了地也陷了的喊聲）傳來。我們呼吸都被牠塞住了。這是很可以給我們以推想的事實，那一定是短兵相接了。

這種聲音與推測，很使我的心地不安，尤其左右爲難的是我的香桂姊。她的臉色已經和那喊着的聲音，高低曲折的轉了幾轉了。

喊聲又漸漸的停止下去，這是我們推想着他們停止的時候，我們剛默禱着不要傷失任何人的生命，但是那悠長而悲哀的婦人的哭聲，已經在村上旋繞了。三哥的老婆，她聽着傳聞，說她的丈夫三哥已經被環溪人轟死，她就哭了出來，要上老虎山下去。這是誰也不能阻止她的事，這是她的儘有的自由，神聖的生離死別的重要關頭。

但是當她帶着哭聲要上老虎山時，他們已將獨眼三擡回來了；他並沒死，神氣也很清醒，不過因為淌了一大堆的血，面色覺得很沮喪。跟着獨睛三的後面，又擡來兩個受傷的人，一個的額受了前膛鎗，只微微刮去了一小塊的皮肉，子彈也沒有透入腦壳；但是當時卻是昏倒了。還有一個是比較三哥的傷，更重要一點，因為三哥的傷處是臀部，而他卻是肋骨的下面。

村中的路上，已經染了幾點血跡，各人的心中，大概也是一樣的渲染那些鮮紅的血痕了。

從偏於東方的太陽變爲無偏無私以後的不久，牠又轉偏於西了。勇往的兩方的人們，不知道被誰驅使了的人們，已經餓了半天了，雖然他們的家裏或者有一些麥餅送去。

雙方經過了這次喊之後，環溪村的人們，就退了回去；其實，照他們說，是我們這一陣喊聲趕了去的，這個，我們可以不管；總之他們已經收兵了；我們的心也可以放寬一些了。

據他們確實的傳聞，環溪村的確被我們打死三個人。其餘受傷還不知多少。而我們這邊，卻一共只有四個人受傷，打死的人，卻半個都沒有。

據多理說那邊被打死的三個人，兩個是他親手打死的。一個是他看他在楊柳樹叢隱了出來，卻不知道多理的火藥已經上好了。他打傷了還會走，但是不上三步，就跌倒了。還有一個是在這邊的烏柏樹後面，那株烏柏樹是縛了一身的麥稈，穿了簍衣的漁夫一般的。他隱了進去時，多理早已看見；他料他不久就要出來，就瞄準鎗頭，一鎗就中在他的胸口倒了。至於還有一個呢，那就這一次最後的喊聲中，短刀相接時，保東把他穿死的。因為那人很奮勇的追過來要穿獨眼三三哥，雖被他穿着，卻不料自己的生命，已經掛在保東的鎗頭上面了。

另外，他們還各自說環溪人死了多少，但是都沒有的確。總之環溪人除了死人以外，而所得受傷的人的報酬，卻也不在我們的下面。

晚霞好像一天的血泊，一塊塊在天海飄浮；我們村上的驚恐而悲酸的情調，正如一縷縷灰白色的濃煙，

遲遲地在霜晨的屋背旋沒。

這是什麼景象！被傍晚血泊一般的晚霞帶着一種殺伐之氣所籠罩着的！這是何等地令人可怕的情形啊！

下

第二次的正式接戰又起來了。

這是距離多智自己冒火受傷的那次戰爭之後的第四天了。一切的佈置與設備，一切的器械與人馬，都要比前次多一倍或多二倍；而他們心中懸着的可怕的重累，也要比前次多幾倍或者幾百倍。

托了祖宗的蔭福和全村的龍脈的祠堂基址的風水，在前次戰爭，纔沒有死了一個人；雖然有幾個受傷，但是人數很少而且傷勢都是很輕。

可是，環溪呢，環溪是不得了。據外面的謠言，說環溪已經被玉湖打死的人有七八個，而受重傷的有好幾十，——稍微受了一點微傷的還不算。這種可怕的謠言，對於人丁充足錢財富有的希求得有最好的上風的名譽的環溪人，簡直是教唆他重新挑戰的呈請書；而對於我們玉湖，更是一顆痛嚇的炸彈，和弄得人們驚恐無着的鉤魂旗。在那天戰了的晚上，我們就從許多隣村戚友的慰問口中，聽得環溪人大有非得剿滅玉湖不止之氣概的消息。

第二天早晨，我們都立在屋後的溪岸，遠看那隱隱的樹林裏如螞蟻一般的移動着的環溪人，他們張着一面金黃色的綢旗，在隨風飄展，好像在代表他的強悍自高的氣勢，料定我們玉湖人不敢重與抵抗，而故意裝出挑撥你去接戰的樣子。那邊的軍隊愈走愈近了；他們走出了榛密的松林，踏過了青碧的草坦與種有大豆的田岸，再穿過了多蔭的柳林，在那個沙岸遊行，炮聲一鎗鎗的時常穿過我們的頭後，而撞動了我們懸掛着的恐懼的心房。他們這一種大膽的示威運動，使我們只有深深的躲避與退縮。

我們不敢立在容易被人看見的溪岸，也不敢容易被人聽見的大聲張皇，我們都緊閉了板門，伏在門隙中間窺探。這正如一隻避難的狗，逃入自己的洞內，又回頭去張望那追者的情形一樣的可笑而可怕。

環溪人知道我們不敢出去，只重重的放了幾聲冷鎗，又巡迴一般的回去。

這是給我們以太難堪而可怕的暗示，更可以證明那些友誼的慰安者所帶來的消息的不錯，和環溪人的自高自大與好勝的心理。

多理看得急煞了，在村上只是跳：

「怕死鬼，就一定要打死了嗎？打死就給我先打死，我做先鋒！來！我當頭陣！我充敢死隊！」他這樣喊着時，許多好勝的後生，已經被他打動了。於是他的後面就跟上許多人，像加啓，加來，保東和其他最出死力的許多人。

全村的灰了的心，又被他扇熾了；埋葬了的好勝的勇敢，又被掘起了。各人的心裏都有點動搖。多理又奮然的狂跳而且喊得聲都沙了。

「況且又不是我多理一人的事情，就是讓環溪人走來把我多理的頭砍了，把玉湖的房子都燒了，把新漲的小溪灘完全佔去了，對我也沒有相干。我是為大眾的喲！我是為玉湖的喲！怕死的我是為玉湖的名譽與財富的喲！」

在大眾的心中，差不多是無疑了；——要對環溪重新接戰。

畢竟是春舟老練而耐心一點，因為多理在頭上跳躍的火，沒有一個可以壓他，而春舟卻只要一句問話，就把那撲不滅的火撲滅了。他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只想環溪的人本來比我們多，現在又有他的鄰村的助戰與借兵，我們這幾個螃蟹一樣的人馬，還不被他捉蝦配酒一樣容易打敗嗎？」

多理一時被這個疑難壓住了，這好像一塊鄭重的石塊，壓在身上，很不容易脫離。最後，春舟決定，也要借

兵。

自然，借兵只有向同姓的村莊借，因為我們都是同一個祠堂，或者祠堂都同一個字。

那天晚上，早就有人在打掃祠堂的橫廂，祠堂的東面的長久沒有噴過青煙的煙囪，也借春舟家裏拿來的二石白米，揚眉吐氣起來。此外還要先宰兩隻肉豬，他們在村上選擇着的一隻，就是我母親所養的那隻大白花。

我的母親，因為我爸爸做的生意，是一年兩年不歸家的；家中的應時費用，他又不能隨時寄到，所以我母親差不多看着養豬是一大宗的儲金的。有的時候，我們甚至於糴米的錢都沒有了；但是，要是有錢來，母親寧可先糴糠，她說，我們自己命苦不要緊，只要不會餓死總可以勉強的。而這隻豬呢，卻不能餓了，餓了就瘦了，要少了許多收入。

這次他們要選着我們那隻大白花去宰時，我的母親猶遲疑不肯。但是他們一定說，這是公衆的事情，是不能爭執的——就是爭執，也歸無用；——因為大家已經選中了我們的大白花是最肥最胖了。

我母親帶了一種說不出的悲哀，呆呆地沉默着，讓他們把牠在圈裏拖去。這真使我母親十分爲難——莫說我的母親，就是我幫着母親，一桶一桶的把牠喂大的毫無金錢的觀念，合雜進去的心情，也覺得他們是過分。就是那時我的唯一的小弟死了的悲痛，對於我母親的打擊，也不過如此罷。

夜半的時候，我忽然自己醒了轉來，追尋我可怕的夢境，香桂姊問我怎的今夜破了例。我說好像有一個人，在夢中叫我醒來的樣子。她吩咐我不要響，靜聽這沉靜的黑夜對我們耳語些什麼。霎時間，我聽得許多的腳步聲，從遠處響來，正似銅鍋上走着的一羣逃命的螞蟻。我疑心又是環溪人來偷我們的營了，可怕的可憐的，血漬的皮面，就在我的眼前出現，那種聲音漸漸的近來，我纔在牠的強弱與高低身上，玩味出牠的位置與聲色。我決定那個聲音，不是在我們的村外，而在村內；而且他們的舉止，也帶着不甚張皇的躲避的和衷共濟的情氣。香桂姊也這樣決定，她說她不歡喜這樣做。多理那東西，簡直是搗死鬼。她說她這幾日簡直沒有一

日是舒服，她聽到打仗，尤其是同環溪打仗，就好像把自己的心肝割了出來，提在手裏，在北冰洋的冰山上面走。她對於多智的受傷，也覺得是無爲的天譴。

天還沒有亮，又有什麼人要敲門捕鷄了；鷄聲叫得很是淒慘，好像要把我們從噩夢中叫醒，好去援救牠的生命的危險。那人手裏的待殺的鷄也不止一隻，他是從各家捕來的，要拿到祠堂，款待那些同姓的深夜的來客。

兩姓的祠堂裏都住滿了助戰的同宗，而尤其是我們的祠堂特多。

他們都有自己帶來的兵器，像後膛槍，玉湖人所沒有的，是有五枝，其餘快五響也有一枝，前膛鎗念五枝，而且他們都是好打手，——能够打飛鳥的。他們又個個都是很精壯的男子，——就是徒手擊搏，恐怕兩個也打不倒他一個。

雖然這許多的援助的來了，在我們的心中增加一種預期的必勝的喜悅；但是，在同時的反一方面，卻在我們的心坎中，搖動着幾百個的毒蛇的紅舌頭。許多的人們，正如我們一樣，不敢違反大眾的意思，看他們預備這樣設置那樣。他們要用破舊的木板與竹片，乘着深夜無人知時，將那些環溪人所要走到的要阨的地下掘成一個深邃的圓洞，然後把尖利的木板裝好，上面仍舊蓋好原來的草色。他們也要用破舊的被絮，拿來浸在水裏，待牠的各部分都吸飽了清水，同飽和了的大海棉一樣時，拿了起來，掛在有力的如牌坊一樣的木架上，預備着打仗時，可以做一個隱身的屏障。他們還吩咐了許多說話，如火藥應該買多少，子彈應該買多少之類，總之他們是一個有條理的計劃，誰可不佩服他們呢！

第二次的接戰又開始了，這次多了二倍以上的參戰的人。

當他們拿着兵器，兇糾糾的武裝起來，走出村外的時候，家屬的女人們，也和前次一樣的懷着恐懼，立在門首看着。她們向老天與祖宗祈禱：

『天呀！有靈有性的祖宗呀！』

『你們幫助着我們得到勝利罷！』

『少數的死亡歸諸我；

『多數的受傷歸諸那環溪人罷！』

這是一個奇怪的禱告，要死亡歸諸自己的禱告。但是他們已經想透了；戰爭是沒有不受傷或死亡的，而死亡可以有價命的經費的收入，受傷卻不過受了要死不死的苦痛。

這一次的戰地，卻不是前次的老虎山下；因為在那邊作戰，實在沒有好的地方可以進攻與退守。大兵出去之後，不久就有許多震耳的砲聲，在婦人們的預料中，知道是接戰了。

香桂姊坐在樓上，沉湎在悲慘的愁思之中；她的空虛的胸懷的門內，緊緊地關閉着對於戰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別離而獨居的孤寂的悲苦。她不歡喜那些討厭的鎗聲來敲她的心門，正恐牠觸發了不安和悲苦，使牠們來蹂躪她的心田。

村上的婦人們，都用她自己的心把她的丈夫或兒子的生命扶住，她恐怕惡魔在他們的頭上回旋着，正如強悍的老鷹一般，轉瞬間把他們的生命啄去。

她們期待着的心弦，緊張得將要爆了。

她們的嗷氣與悲嘆，和期待着勝利的虛榮，合上那些同情的骨肉的愛，繚繞出屋背的青煙，來燒那麥粉的早糧和茶水。

村上没有留着一個十六歲以上的男子，那些從同情之愛與骨肉之愛間所發生出來的送點心送茶水，當然是小孩或女子了。

我的父親前次沒有去，他們都罵他躲懶，對於公共的事業不熱心。他對他們說剛在異鄉作客回來，路途上有些勞頓，所以沒有追隨他們之後，以後自當爲公衆効勞。可是這次，就推托不過了。

我父親的茶水和點心，當然是要我送的了。母親的膽，此我還小，妹妹平時連聽放爆竹都要掩耳朵的；這

幾天，她簡直不敢出來。我提着一手的紫砂茶壺，一手的小竹籃的麥餅。那些麥餅，我想是母親的心肝做在裏面的；而母親的心肝，卻帶有眼淚的酸氣和熱汗的鹹氣與悶氣，——那是代表着她的恐懼與悲哀都向肚裏流的意思。

多能這幾天常要跟着我，牽着我的手；現在又要我帶他一同去。反而他家裏倒很閒了，多智躺在牀頭，能弟是年紀太輕，所以倒不要耽心。雖然香桂姊是很愁悶的，但她是爲着別個原因。多能要代我拿茶壺，我只許他拿竹籃，因爲茶壺，我恐怕他打破了。

村上總是充滿一種殺氣，這一種氣味是辣人的火藥氣和澀口的血腥氣所混成的；同時，也充滿了一種囚牢裏的驚恐與斷頭臺上的肅殺。

金櫻妹也要送點心去；她沒有茶。他送的點心比我的多幾倍。她有二個哥哥和爸爸，都在那邊。她的眼角還是紅紅的，面上留有幾道泪痕。她說不敢去送，她的母親就罵她，說要告訴她的父親打她。她現在手裏提着那個竹籃，還是在顫抖的；我是不敢說她是提不動而顫動的。

她與我們同走。

現在我們須從村後的小路走。那邊走着的人很多，他們都從各處來的，來觀戰的。我走過那三株大松樹的墳墩，又走過春舟、大伯那坵八石的田岸，纔走到那株雷打了的剩有一半的老烏柏樹。那邊還有許多人，最近的我就不敢過去了；因爲再過去，就要俯身在田岸的下面爬。

我遠遠的望上老虎山的山頂，那邊滿山都是看戰的人；他們有的張着洋傘，有的戴着箬帽；他們的衣服的顏色是白的最多，青的和黑的次之。他們在那邊蠕動，如一羣螞蟻。

我用我自己的手，提着我自己的恐懼的心；我向戰地望去，可是看不到幾個人。驚人的鎗聲，我是一連聽到的；及到我回頭找尋時，卻只有幾縷青煙。

那邊的一個帆布的溼被絮的架子，也孤另豎着；我在牠的下面，找不到一個人影。

我只能在不意間，忽然看一個從這邊爬到那邊，或者從那邊爬到這邊。我在疑慮間，我的父親走來了。那邊村裏送來的東西，都放在那裏等他們。

父親並沒有拿洋鎗，他的兵器是豬刀鎗；他說他伏在那個高墳墩的後面，沒有移動過，一直到現在。他說他伏在那裏很危險，許多彈子在他頭上飛過，或者跌在他的旁邊。他形容彈子在他頭上飛過時的情形，真使我戰慄。

鎗聲是繼續的響着，父親一面吃點心，一面在述說他的所見。忽然有一回使人注目而悲痛的情景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那邊爬行着一個男子，同時他又拖着一個受傷的人，他們不敢立起來正直的走，就是受了傷了也不能使敵人看見，只得順勢放在地上拖挾。那受傷的人，正是保東。他的鎗傷是在肩部，子彈從這邊飛進從那邊透出，當時他自己用地上的泥土，抓了一把，放在傷處；以後就暈去了。現在那些血流，把泥土滲透了，分不出是血是泥。經那人把他拖來，向下的傷口，在地上磨擦成更大傷痕，蔓延到背部。

我不忍看這個，我就牽着多能回來。

我還沒有到三株松，我忽聽得老虎山上的人們的異樣的聲音，我回頭看時，他們已如螞蟻一般蠢動，各向後退散。我走到村裏，保東的受傷，已經有人傳聞了。一會兒，兩個人擡着保東進來，婦人們看着發呆。我剛走進家裏，母親問我爸爸好否。我還沒有回答，可怕的消息就追到了。

『秋英，你的爸爸受傷了。』

我起初還不相信，我剛纔見我的爸爸很好，母親也怔住了。

『秋英，你的爸爸受傷了！』

這明明是一個實在的報告，於是我的母親的眼泪流淌着了。我自己呢，也流着辛酸的眼泪。我不知道我的眼泪是爲爸爸流的，或是爲母親流的，甚至於爲我自己流的。總之我的泪流得辛酸而悲苦。

母親當即就要追去，但是受傷的父親攔到了。

父親的左腿受了後膛鎗的子彈的傷，鮮血還在滾滾的流下。他的傷痕，有兩個指頭並着那麼闊，一隻手掌那麼長，所微倖的，還有損着骨頭和留住了彈子，因為這一顆彈子是從他的外邊掠過的。

母親一邊哭着，一邊燒湯給他洗滌；父親還要做好漢，母親纔止了哭，含着眼淚，我說：

『父親難道是喜歡受傷的，你——也是不喜歡出去的啊！』

於是父親的眼角也紅了，母親又哭起來。我和妹妹也哭起來。

能弟見我們一家都哭着，他也哭起來。我要他回去，把他送到門口。他跑到家裏，看不見一個人，多智躺在牀上睡着了。燒黑了的面孔，今天更加發腫，使他瞧着發怕，他不見母親，就哭了起來。哭聲震動了樓上的母親和香桂，她們在樓上喊他，他不肯上來，而且多智也醒來要茶了，他的母親就走了下去。

樓上仍舊只有香桂一個人了。

這時的鎗聲，似乎就在她的窗外；她被好奇心所引誘，走向窗口觀望。

啊！那是短兵相接的可怕的時候了，怪道現在的鎗聲這樣響得近來。這不是退步的表徵嗎！——那末，

玉湖已經戰敗了呀！

——啊！愈加近來了！看呀！他們相差着簡直沒有兩丈多遠了。天啊！殺機就在這一瞬間了。

——那些不是環溪人嗎！三個，四個，六個。啊！他們好兇猛呀！

啊！他們接觸着了。那個不是多理嗎！他跑的多危險啊！怎麼這邊只有他一個人在跑呢！呵！兩個！三個。危險呀！那人放鎗了！

青煙起處，當那可怖的鎗聲送到她的耳膜時，那顆彈子也到她的旁邊的窗門上陷入了，她的眼睛，在一瞥間，就告訴她生命的危險。她震驚着眼前就變成黑暗。她的丈夫，面上留着許多血漬的形象，就儼然的在她的眼裏閃出。她惶惑着；一會兒，覺得他在那個路亭上送她的行；一會兒，她覺得他倆的新婚後的甜蜜的情話。她不能明瞭這些感覺是什麼現象。

她瞪睛看時，那真是她的丈夫，不錯的，那剛纔放鎗的，就是她的丈夫。她的心頭，跳得利害。她幻想着這是一個惡夢，不是事實。

——啊，你還要追呀！你不要太勇敢了！啊！這邊有伏兵呢！別要再追了罷！

——啊！危險呀！又放鎗了！天！多理，是多理，中了鎗了。

——還追過來嗎？啊！不得了！跌一個兩個！跌！啊！這是什麼地方！

——啊！怎麼走不起呢？你們的力量沒有了嗎？你們這樣搖動如一隻吊在地上的老虎。起來！那邊的人來了。

——怎樣你又要開鎗呢，先走出去不好嗎？

她的眼睛又昏迷了，她不能看見什麼。她覺得有人在提着她的頭，陰森森的白刀在她頭下飄過。她顫慄着，她的心膽碎了。啊！那是什麼一回事！

她眼見着她的丈夫，在那個虛設的陷坑裏走不起來時，那顆殺星就在他的頭上照耀了。那里閃出幾把長柄的豬刀鎗，雪白的利鋒，遼遠的張着惡口在笑。牠好像笑着她的命運，她的丈夫已經在牠的支配之下了。

——啊！多麼殘忍！我的天！呵！他流的血就是我的心肝跳出來的！呵！呵！胸口！够了罷！脊！下面部！腹部！——殘忍的流血呀！

這是玉湖人的埋伏；但是也是環溪人的墮計。

她的丈夫的同伴，已有兩個帶傷逃遁了；但是，他呢，他在那里流血，鮮紅的熱血，潰泉一樣的湧起；牠將要直射太陽，散成殷紅的霞彩，騰騰然把滿天的光明罩住，洒下迷蒙的一天的血雨。

太陽如一夥殺星，照耀在沙漠一般的沙灘上；灼灼的細沙的眼，正似隱伏在地下的鬼火。始豐溪，染着可怕的鮮血，滾滾的激出絕調的哀音，滔滔然泛成血河的霞彩，和那立在旁邊靜悄悄地瞧

着的柳樹上的鳴蟬的淒厲的哀聲，與那覆在頭上的沉默着的愁容的天空裏慘雲的消魂的色彩相映和。

——啊！殘忍的流血呀！——我的他！——怎麼他們又拖他的尸屍呢！呵！——

她如墮石一般的，驟然不省人事，跌下在樓板的上面。

可怕的響聲如墮牆倒屋般的，對於她樓下的母親，正似一個疾雷一般的巨彈。她拋了受傷的智兒的看護，卻發現了窗下的香桂的死屍。

一切的空氣之中，都籠罩着粗厲的恐怖之網，和倒垂着尖利的死神之刀。

世界是被黑暗所佔領了；惡魔穿着黑暗之夜的魔衣，在一切的空氣中，用粗厲的恐怖之網籠罩人生，和尖利的死神之刀對待人生。

尾聲

祠堂前的那株大肚皮的老樟樹，蓬着一頭陰森的頭髮，隨着猛雨和狂風的顛簸，蕭蕭然如一個瘋人的發怒。在牠的下面，滴着許多不自然的無次序的石塊那樣大小的雨滴，正似瘋人洒着的眼淚，深深的要滴穿那個飽含怨恨的草坦。

草坦的遠處，當我家的後門正對過去一箭遠近的地方，埋着三個已死的人的屍骸和靈魂；那就是癩頭金，多理和那被拖過來的香桂丈夫。

暴風雨不住的下着，老樟樹瘋病一般的爲他們垂淚。那三個新鬼的頭上，一同堆積着一個高高的土墩，上面已經搖曳着嬌嫩的小草。

他們的奇異的攝合，很使香桂姊的不安。因爲他們把他從溪岸拖過來時，就當作玉湖人的死屍，放在祠堂前的右面的石板地上。他們把他和多理的死屍一同陳列着，再并起日前沙葬了的癩頭金的屍體，希圖環溪人償命，而環溪人的被他們打死要向他们索命的，也可藉此抵消，這是一個苦心的剝毒的計畫呀！

香桂姊在昏暈之後醒來，聽說祠堂放着兩具死屍。她如有鬼神指使一般，丟了幽居的騙人的名義，跑往那可怖的人中叢擠看。呀！那與多理一同躺着的，睜着圓睜的兩目，塗着滿身的血漬的，的確是她的丈夫呀！他們不許她哀哭，因為她的哀哭，要引起人們的疑忌。

她含糊着哭着一聲『兄弟！』就投入他的懷中，用力的摟住他，好像要鑽入他的心裏的樣子。她的眼淚直流，滔滔然直欲把他的屍身漂去。

她的眼淚流過了他的屍身，滲透了他的血痕斑斑的衣服，再染着那貼着屍身的石板。屍身在石板上印了一個人影，一直到了現在。

是暴風猛雨的使人感到吃辣一般的夏夜，是細雨連綿使人感到吃酸一般的春朝，是黃梅時節的淒其，是白雪漫飛的淒厲，我們都可以在祠堂前的右邊的石板上，看見那潮濕的冤鬼的人影。

是瘋人一般的樟樹的流洎時，或是瘋人一般香桂姊的流洎時，我們就可以發現那個人影了。

一九二四，六，五，上海。

（原載慘霧商務版）

紅腫的手

趙景深

朋友們啊！我要告訴你們一件故事，這是我到現在都不能忘記的。每逢月明如水，涎着臉兒從窗扉窺看，同時舊的思想和迴憶來拜訪我的時候，我便彷彿看見了我所不忍看的那可憐的紅腫的手了。我愈是不想看，那雙手便愈加顯明的呈在我的眼前。他們很黝黑，好像是從炭堆裏掘出來的，平常人的手都是很平坦的，但他們卻浮腫得好似兩座小墳墓。平常人的手都很豐滿，但他們卻是處處開裂，紅色間着一條條的紫痕，血肉模糊，瘡斑相間，幾乎沒有一塊整皮膚。那樣的可怖，使我不敢開眼！他們只是微弱無力的在我的眼前搖晃。我愈想愈可憐，緊緊的閉着兩眼，不去看他們；伏在枕上，幾乎要哭出聲來。心裏面非常非常的難過，有無數的憐憫的箭射中我的心坎，使我幾致不能安眠。這雙手的主人，我雖是心裏沈痛，也不能不告訴諸君明白，便是我至親至愛的小友，我家以前的小僕人，小全，而他的手所以凍裂，由於冬天的天氣嚴寒，操勞過度；其實說來，我常常使我當少爺的性子來，喚他出去買東西，我實在不能辭其咎啊！我真對不住他。我恨不能再見着他，戴金色輝煌的冠冕在他的頭上，稱他是我們的王！我又恨不能能夠，倘上天見憐這個，見着他，和他很溫和的握手，喊他一聲小弟弟，庶幾可以贖我的罪愆於萬一呢！上天呵，茫茫天海，我從那裏去找尋他去？我又怎能有一個幸福在他面前表示懺悔，使我的心平平安安的渡過生命之海，而不受驚擾呵！應該的，應該的，我不配再見他，我沒有顏面再見他。紅腫的手應該在我的眼前晃動，還應該晃得更猛烈些，更兇些。可怖而可憐的現象啊！我可憐的小友小全的紅腫的手啊！

我現在要竭力的抑止我的悲痛，敘述他的事，來紀念他，略為減少我一些痛苦！

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他的母親姓苗，在我家做傭工，我們都喚伊苗媽。伊是一個極和善的婦人，伊年紀有三十多歲，做事很勤敏，從沒有發過怨言。伊出來做傭工，聽說是和婆婆嘔氣出來的。伊因為放心不下伊的

小孩小全，所以把他帶在身邊。一同在我家做事。伊的工錢是八百文，後來添到一千文。可憐，這一點錢夠什麼用的。他呢，在我家吃飯，可以說是專替我做事，跑跑街，掃掃屋子，做些他所能夠做的事。在他們看來，覺得我們真好，非常感激，爲了肯讓小全在我家住，小全是個很有忍耐性的少年，很沈着的，無論我怎樣打他罵他，他都不說一句話。

起初小全還沒有來的時候，苗媽便對我說：『少爺，我家孩子小全，要在你家吃飯，你願意嗎？』

我很急切的問：『他多大？』

伊說：『他今年十三歲，和你的年紀差不多。』

我微笑着，弄着手指說：『比我小一歲，好極了。我現在正寂寞得很，我正沒有做伴的呢！他認得字嗎？我教他讀書好嗎？』那時我的臉上，現出很得意的有學問的樣子，彷彿將要當老師了。

伊低聲柔和的說：『只要少爺肯耐心去教我那不成器的孩子，我真感激得了不得。』

小全來的時候，我果然和他很要好，當時要他陪着我玩，雖然他不敢和我玩。過年的時候，我要他幫着我，擎彩燈，做萬國旗，掛在屋裏。還用五彩紙包起落花生來，好似包香焦糖一樣，也分給他吃了一些。打鑼鼓的時候，也讓他算作一員，或是拿鼓，或是拿號。他不會玩，我便笑他，覺得他很有趣。他也歡歡喜喜的和我在一處，面上時常含着笑容，也許這就是他唯一的歡喜的時候了。

但是，後來，這後來呵，我仍是和他在一處玩，他玩得不好，或是不高興的時候，便要打他罵他，甚至於踢他一腳，雖說我是小孩，不懂得什麼，難道小孩的罪愆就該被饒恕麼？

有一天我要小全做一種遊戲，他不願意做，我一定要他做。後來兩邊堅持不下。我便氣狠狠的跑到他母親面前去說，那時他母親正在洗衣服，用力的將衣服在洗衣的板上擦洗：

『小全他不肯和我玩。』

『他不肯和你玩，你只管打他罵他。』伊一口氣很促的將這句話說完，又喘了一口氣，嘆息一聲，但又不

得不裝出快樂的樣子來。我當時不覺得這句話含着什麼重大的意義，現在想起來，伊說這句話真是不容易，那有自己親生的兒子，願意一個不相干的人打他的，這也只是依在人家的籬下，不能不忍氣吞聲罷了。

我又惡意的緊逼一句話：『你真肯讓我打他罵他麼？』

『有什麼不肯？』少爺打他罵他是好意，我不但願意少爺打他罵他，還願意少爺多多的時常的管教管教他呢！』說時頭兒垂下，兩目只是轉着晶瑩的淚，縐着眉兒，幾乎淚珠兒要衝出眼珠，滴到照澈人間苦惱的洗衣水裏，我任是怎樣再要伊說，伊也不多說什麼了。

我得了伊這句話，凱旋也似的回來，因為歡喜過度，忘了再和小全交涉，他總算是便宜了這一次。

又有一次，苗媽在廚房裏切白菜，白菜一絲絲的切得很碎，放在案板上，伊總是很有規律有音韻的一刀的嗒嗒的切。小全也在廚房裏，坐在小板櫈上，呆呆的看着火。那時快要用午飯了，他們都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預備飯，好讓我們吃個現成。我也在那裏，我一定要撿着小全放下柴火和我去玩。小全說：『我不能去，因為我現在有事。』

『你有什麼事？』

『你看我現在不是在生火麼？』

『不用生火了，你陪我去玩玩罷！』

『不能去玩，太太要說了。』

這時我捺不住性子，不覺的生了氣，我便大聲說：『一定要你陪我玩。』說時眼睛睜得很圓很大的望着他，兩手將小袖子也撈了起來，似乎要動武了。

嚇得小全變了色，但即時又還了原，他幾乎要哭出來，但他卻竭力的忍着，裝作英雄的樣子，發出他那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抵抗的聲音很洗着的說：『我不去玩。』

苗媽在旁邊看着事情漸漸不對，伊便很摯愛而又含着無限的冤抑的樣子向小全很慘的說：『全兒，少

爺要你去玩，你就去罷！我替你生火。白菜我可以等一會切的。」

小全很簡單而固執的答道：「不，我不。」

我又很凶惡的說：「不麼！一定要你去玩。」說時走過來拉他的身子。他兩隻手只是抱着凳子不肯放，好似那荷蘭的童子救提一樣，握得非常的緊，臉上又現出忍耐的神氣，悶悶的只是一句話也不說，身子一動也不動。我又用力想使他的手離開凳子，剛扳上來一點點，他又趁着機會放下去，仍是緊緊的握着板凳。我和他這樣相持了許久，終於因為我是一個少爺，他是一個僕人，我得了勝利，由他母親竭力的勸解，他陪我玩，伊替他看着火。

又有一次，我教小全讀初等國文，不知學到第幾課，我記不清了。那一課一共有二十幾個字，我教了他十幾遍，他還不會念。於是我這小先生實在不耐煩了，又發起脾氣來。我扮出先生的樣子說：「你給我跪下。」說時聲色俱厲，裝模做樣的，連我自己也在怒氣之下，都不禁要笑起來。但又苦了小全了！他不像他母親那樣要怎麼就怎麼，非常柔順，聽着我的意思，好像馴熟的綿羊一樣。他終是一個有生之意志的青年，竭力要圖存的，自然無論多少總有些反抗，所以他反抗了：「我不跪。」後來我捉住他的耳朵要他跪下，他果然身子低了下來。我再一考查，他卻是蹣跚，並沒有跪。忍心的我，這時又敲了他幾下頭。就連私塾的老師也不過我這樣的嚴厲呢！我這樣蠻橫我母親都不知道，要知道了也是要打我的。但他們也不敢告訴，如果一告訴，他們便要吃的苦了。

我不敢隱瞞諸君，關於小全和我的事，像上面所說的，不知還有多少，不過我腦力薄弱，又兼事情已經相隔七八年，所以印象漸漸的模糊，所可記得的只是這一點，但現在這一點遺痕卻是一天深似一天，使我心中非常難過。就是上面這一點，我竟能很殘酷的很閒在的用筆慢慢的寫出來，真也太忍心了！但不寫確乎又很難過，還是寫了的好。最使我不能忘懷的，便是大雪紛飛的天氣，我還要他上街買東西給我吃。我那時做少爺做慣了，那裏知道他的手是紅是腫？我知道的原因，也不能不告訴諸君，但我爲了要說明這事，我竊聽的罪又

犯了。怕什麼爲了人道，爲了使人知道爲奴的可憐，我的什麼罪惡可以表達出來的。

這事是在一個冬天，我在房裏看書，聽見客廳裏有兩個傭婦談話的聲音，我的心便不能沈在書裏，而字跡早已搖動起來，只於是一個一個的字跡，不能連成句子，心兒早在竊聽伊們說話了。

這兩個聲音我都很熟。一個是鄰居的傭婦，一個便是苗媽，從話裏聽來，似乎小全也在那裏。鄰居的傭婦帶着尖銳而清亮的聲音說：『你的福氣真好呀，有這樣大的一個孩子。』

聽熟了了的柔和的苗媽的聲音說：『唉！像我們做傭工的人，說什麼福氣，只要不餓死就是好事。小全呢，可憐——』

『怎樣？』一個急切的問發出。

『可憐他的紅腫的手，你看，冬天裂得這樣……』

彷彿那時我看見了可怕的手。

我聽到這裏，大大的受了感動，實在不忍再聽下去了。好似有一線的光明，照到我的心田，使我對他發生一種同情的哀憐。第二天將小全的手拿來細看，便證實了這件事。從這天以後，小全的紅腫的手便時時不斷的總在我眼前閃爍。

後來我待小全也好了許多，不像以前那樣的苛刻蠻橫。但他第二年春天就離開了我到一個酒店去做堂倌去了。

他去了，我很想念他。在一個禮拜日，我隨着苗媽去望他去，並在他所住的飯館吃飯。他只是不來見我，還是他母親強拉了他來的。他也不喊我少爺了，對我漠漠然的說幾句話就走了，本來我的權力也達不到他的身上了。應該的，他應該這樣的待我，愛他的只有他的母親。你看他見他母親時把我撒在一邊，兩眼誠懇的望着伊的母親，說了許多愉快的話，對他的母親是怎樣的親愛呵！他以前怕我，只爲了在我家吃飯，現在他憑什麼還要怕我，憑什麼還要喊我少爺，憑什麼還要來見我，他現在好得多了，臉也比以前豐潤些了，聲帶也清脆。

得多了！雖是脫離了一層壓迫，又受一層壓迫，但我想，總比我這野蠻的小孩無理的壓迫要好得多呢！

現在那一隻紅腫的手又現在我的眼前了，似乎在戟指，顫威威的指着我的心之痛苦處。他們好似在那裏說話，確實紅腫的手在那裏說話：『你這壓迫人的人！我們爲了你受了這樣多的痛苦，腫得像墳墓，黑得像炭堆，紅色間着紫痕，血肉模糊，瘡斑相間。你真忍心呵！你真忍心呵！』

一九二二，一〇，八。

（原載梔子花球北新版）

醉裏

羅黑芷

雍姑娘蹬蹬地走進了房，一眼瞧見伊的朋友蓉姑娘，快快地獨自坐在燈前椅上。

「啊呀！你什麼時候溜進來的？你的病好了一點兒麼？我實在替你擔心啦！」

同時伊很快的想：今晚的宴會真快樂，熱鬧，有意思；我的孤獨的生活收拾起了，快樂的希望邁開腳步向前進了。

「你爲什麼不赴我們的宴會？我等候你，焦心地等候你，你總還我一個不來。」

伊想：什麼她原是想來的好一個口實——病了！其實她不來我也不關心；我那裏已經有不少的客了——慧瑜，琰，可愛的瑜呵！喝了三盃酒，她的眼角邊便那樣地有光采，那樣地歡喜瞧這個，看那個——滕先生的性樣兒，給她越瞧越現得可愛。他倆原是和我們一樣呵！只有那肥頸項的楊先生，時時低下他的近視眼；還有……他呵！他希望之神！我喝醉了。

「蓉！我喝醉了。你的眼皮兒爲什麼浮腫的？」

「這也值得哭腫這可愛的有用的眼睛麼？你看我幾曾哭過一次！寶愛自己，我要告訴你，蠢人！」

「你昨夜不曾睡覺吧？」

「沒有這事！這是當面說謊。一切我都知道了。你定了婚，不是，你離了婚，呵！我真的喝醉了。」

「今晚那地方的菜蔬真好呵！蓉，你爲什麼不去溜五柳鱖，無黃蛋，蜜餞白果，還有，我數給你聽，什麼哈哈……我忘記了。」

我忘記不了的！只有他！尤其是在今晚；我用媽媽的名義請客只有這一次了。再過一個月，我便是他的……啊呀！不講給誰聽。

伊忽然想起了什麼重大事情似的，匆匆走到房門外去。一會兒，伊提了一桶熱水進來，傾在那白瓷面盆裏。伊放下那提桶在那洗面臺腳下，一邊在那面盆裏掇弄得洗面巾在溫水裏潑潑地響，一邊扭轉伊的腦袋向着蓉姑娘。

「蓉！你吃了晚飯沒有？」

嘻嘻，她還能穀吃得下一粒米進喉嚨嗎？「呵！媽！你去告訴太太說：我這裏來了蓉小姐，拿點兒什麼吃的東西來。」

「不吃！你不要使客氣：你往常不是這樣，不是。」
很靈活的忖度和想像在伊的頭腦內盤旋。

病了，她自己只好這樣說病了。我今天早晨還聽見瑜說：「她同兩個男子坐着人力車兒往什麼地方去；一個有鬍子的坐在最後的一乘車上，滿臉醉熏熏的；兩旁的行人都詫異地望着前頭兩乘車內的人，因為一個是淚汪汪的，那一個也是淚汪汪的。」哈哈！我只能這樣在心裏笑。

「蓉！楊先生在今晚的筵席上不肯喝酒，他的眼眶底下彷彿現出微微的黯色；而且他的眼皮總是低着的；我不知道他有什麼不高興的事在他的心裏。」

着了！你瞧她的兩手漸漸握緊了，裝笑的臉上有點兒青白色了。我知道——我什麼事不知道——那在今天早晨和她一道坐着人力車在街上跑的青年，就是那位近視眼。

伊的洗面巾正在伊的那被酒染紅豔了的臉上蓋着：

裝神裝鬼地這兩人鬧了一年半光景，前幾日他們不曾表示定了婚嗎？……呵！我的他，我們便不是這個樣兒。

那洗面巾又隨着伊的小手落在那白瓷面盆中的溫水裏，將那緻細潔白一排指頭伸開去，平鋪在那面巾上停住不動。

「你這會兒心裏好受一點麼？」伊從伊的右眼角偷瞧了她一眼。你不要只拿着那手絹兒出氣，他沒有罪呀！你的那個近視眼也太不中用了，你請他到我的那個人跟前，去覘一覘丰采，他有怎樣的透亮的思想和勇敢的行為呵！我只要請你的近視眼和他，我的他，同在一處談講五分鐘的話。

伊的面巾已經在伊的手裏絞成一個兩股交扭的形狀，而剛要給抖開來了，卻又很溫柔地搭在伊的手背上。伊微微笑着。

「你爲什麼瞧我？」我今晚真的喝醉了，口裏只胡說。」

我的胡說也教他夠受了。最好笑的是那位近視眼。他平時扮起那樣嚇人的面孔，好像一個研究了二十多年學問的面孔，又好像一個故意教人知道：他永不會和女性發生什麼交涉的面孔。這應該是一個理智的動物了。

「蓉，你不吃點東西，肚裏不餓嗎？何媽，你爲什麼不快點兒走？扭扭捏捏地……」

那面巾已經搭在盆邊了，伊的右手食指正伸進到一瓶放在側旁的雪花膏內去。

「吃一點，蓉，隨便吃一點，那蛋糕是很新鮮的。」

嫩白而芬芳的脂膏勻淨了伊的前額，臉頰，鼻子，頸頸，和那黃黑髮下的白耳朵，使得伊的紅色面容，又蒙上了薄霧似的乳白色，映在當前的鏡子裏，伊還是如電閃般很快地想着：

理智的動物爲什麼會哭泣呢？今晚我在筵席上所看見的近視眼的臉，也有些兒微微浮腫。瑜告訴我，瑜也太關心這些事了，說那近視眼自稱是一個孝子。哈哈……我竟給弄糊塗了；孝子又需要戀愛；而於是戀愛便不得不在孝子面前退讓了。

「蓉，吃一點，隨便吃一點，病了還是要養息的，你不吃東西，那又怎樣去養息呢？」

蠢物！她真是一個蠢物！眼淚是那樣地往肚裏流。管她呢！呵，快活，我今晚真快活，雪亮的希望邁開腳步向

前進了。

伊活潑地走到蓉姑娘的身旁，一張椅上坐下去，眼紅耳赤地瞧着她；伊口裏還在微微地喘息。伊吸進去的還是剛才那酒樓裏燦燦的電燈，溫煖的爐火，和許多的笑聲混合而成的空氣；而伊呼出來的便是從最近三個月以前的長時間裏那曾經教伊偷偷地歎氣，哭泣，而且自己常常告人『我肺病的危險徵候呵』那種宛轉哀傷的憂愁。

(醉裏)

在澹靄裏

羅黑芷

預定昨日退院而延到今天午前九時半才將這事實行了的秦先生，已經躺在自己家中的牀上。窗外的天，老是被灰色的濕雲佈滿得密密的，頭夜的西北風轉了方向，氣候忽然變熱了，從慢慢移動的雲裏射出刺眼的白光，這使病人感到煩躁。醫生給他的命令是要靜臥，因為這病人是國文教員，上課的事必須限制到一星期後才行；即是在那時而改批學生文卷的事是絕對的在禁止之列的。這些話在三月以前，當病人向醫生探詢病狀有沒有起色和出院後的攝生方法的時候，已經說明了的。病人此刻躺在牀上，那雙向前方凝視着的眼睛的前方猶自現出那醫生的叮嚀的親切和那狡說的明白：『肋膜炎是無妨的，只要病人自己能遵守醫生的吩咐。』

他將一牀在春天用的白洋紗面子上灑有藍色小花點的薄棉被，蓋齊胸口；從短棉襖的袖口裏伸出來的兩隻手拿着一張北京最近出版的週刊，豎在被面上。這是講文學的東西，也帶有諷刺時事的雜文。他讀到前月北京屠殺事件的記載中說女學生給兵打死了，而且被剝去衣服成了裸體屍，很感興趣地讀下去。不知他讀完了沒有，隨手將那小小的一頁紙上堆着的許多憤恨，都摔到牀灣角裏去了。於是他的臉上現出一種無聊的疲困來，然而他寂寞他微微笑了。此刻在他的房中沒有一個旁人，沒有一隻貓乃至沒有一隻蒼蠅。牀側書桌上零亂地被紙煙盒子，熱水瓶，茶壺，茶杯，醫院裏帶來的藥瓶，一個墨池，三兩枝毛筆，散亂的蓮子糖，七八片吃剩了散亂的橙子皮，和書籍雜誌等等，擺佈得幾無隙地。他扭轉腦袋望着這些東西幾乎是同窗外的濕雲和氣溫的悶鬱一樣的可厭。他被一皺眉頭，要努力揪住他的平日的思想：『狂亂是可愛的事，是呵，殺人也就是可愛的事。』他忽然覺到胸肋又微微作陣痛，他咳出一口痰，含在口裏，他預備呼喚他的妻子。從他鼻孔裏叫喚出的第一聲很微弱，不曾得到回答，而他的近來變成淡墨色的一雙眸子恰恰正向西處搜尋什麼

似的遊移中，偶然碰到他腳下那頭的一根牀柱上去，從那牀柱旁邊便如霧裏一般漸漸露出一個人來。

這是一個將剪齊了的黑髮紛披額際，而用那極膽怯的但是在人間最難瞧見的極懇懇的眼光望着他的年輕的姑娘，伊剛從房門外走了進來，手裏擎着一個小的玻璃藥瓶，站在他的牀前。

『這是九天以前的事，伊給我去取藥。』時間的迅速所給他的刺激，在他的警覺的腦中忽然釘了一下而立刻回到原狀。

那位姑娘低聲說話，伊的平日天真活潑但是時時流露出陰鬱和憂愁的面容，此刻忽然在兩頰上染了赤色。病人躺在牀上睜開隻眼睛望着伊，一句一句很清楚地從伊口裏說出而遞到他的注意傾聽着的耳內的是：

『這瓶藥水是二日的分量，攙合着些什麼在裏面，我可不知道。醫生很客氣，他問先生的病狀怎樣了，住院也或許是不能倖免的事，一個人患了病總得要醫治，他在我臨去時，附着我耳旁悄悄地說：『這病症不輕，病人要靜養，不要讀書，不要談話，不要吃不消化的食物，不要……』伊躊躇一會，『倘若肋膜裏脹滿了水分，那就不能醫治，那就……』

『那就怎麼樣？』病人掀開蓋被，着一條單褲，赤着雙腳，從牀上翻身跳下站在地上，彷彿他的墊被中有一根彈簧將他彈了出來，他興奮地枯聲大笑着：『這倒是一個好機會。』接着他便拖起一雙舊的鞋子從牀前大步走到門邊，又從那門邊走到牀前。此時滿意的笑容現出在這姑娘的發光的臉上。伊在心裏無罪過地感到伊的先生彷彿在一條無窮盡的蒼涼的路上走到了一處可以永久駐足的地方了。奇了，伊不過這般掣電似地一想，忽然覺得眼角裏有滾熱的淚珠要流出來。

這房門口有一個穿藍色條紋衣裳的女人影子閃了進來，短小的身材，有歇斯迭里病態似的青白色的瘦臉，這是他的妻子。伊捧着一疊洗晒過的衣物，到對面窗下的方檯上坐下，伊望了這姑娘一眼，淡淡地問道：『勸藥取來了。』

『取來了。』

『要住院麼？』

『醫生只說病了是要診治的。不然，現在雖不感十分的疼痛，將來一定有痛到坐臥都不能忍耐的時候。』伊只是漠然地聽，一面坐在那兒摺衣服、襪子、和手巾，一面泰然而且是冷靜地低頭答道：

『是啦！同樣也是害病，外診和住院沒有分別。』

他在房裏繞了幾個圈子，似乎喝了杯火酒般高興着，從桌上摸到一根紙煙，刮燃火柴，就火上吸着，將燒殘的火柴拋在地上。煙子從他的鼻端散出去，現出一副高高的額頭，朗朗的鬚腳和眉尖，端正的鼻梁和嘴唇，但是被近日的胸部疼痛將牠們蒙上了一層暗暗的灰色，雖即是現在的那似乎能超脫一切而萬慮俱寂的嚴肅的感觸，將他全身的血液都凝結在這興奮到微紅的顏貌上，也到底是一個病人的面目了。

徽已經坐在桌前，屈着一隻胳膊，連同伊的腦袋歪斜地放在沿桌上，披散的短而柔的黑髮遮住伊的半個臉頰，這臉頰上的赤色已褪去了，炯炯地轉動着的一隻眸子，只背着那窗下摺衣的人而向他望着。

『是這樣麼？』醫生說的，現在雖不感十分的疼痛，將來一定有痛到坐臥都不能忍耐的時候。』他重復坐下在牀沿邊，將手裏的煙灰彈落，彷彿研究着一個重要問題似地向伊發問。

伊只輪動着眼睛而不做聲。他的妻將衣服摺疊完了，送到那豎立在旁壁邊的栗色櫥木衣櫥內去，口裏歌唱着似地獨自說：『將來一定有痛到坐臥不能忍耐的時候……你的灰色絲襪現在要不要換洗呢？』

他正熱情地等着徽的回答，他不會聽得他妻子的問話。他頭腦中盤旋着一種希望，『這醫生的話是一種騙人的恐嚇吧？』他想：『只是水漿漲滿胸肋了，無痛楚地就這樣完結，確是幸福，確是幸福。』然而轉過頭來，卻瞧見他的母親的一雙衰弱無力的眼睛，不知什麼時候早已在那兒瞅着他：

『怎麼說的醫生？』疑雲彌漫了這老太太的心。

『醫生說我的病快要好了。這是不緊要的症候。』他筆挺地站了起來，打一個哈哈去安慰這老年人。徽

也亭亭地站了起來，眼皮是低着的。他的妻子卻因事出房去了，老年人眼眶中有點東西一亮，忽然撇轉臉去……

他的舌子一顫動，那包含在口裏的痰液，便使他回覺到自己還是倚靠在被褥內的。他伸出半截身軀在牀沿外吐了那口痰，重復靠下去。煩躁使他眩昏，他只得將眼皮閉上。那回憶又繼續着：

那天晚間來了一位同事，是一個帶着近光眼鏡而唇上有短鬚的中年人，聽說他病了而來慰問的：

「怎樣貴體舒適了一點兒麼？」

「老是這個模樣，到了下午便覺到胸口微熱，大約是受了寒吧。」

「天時不正，感冒是常有的事，會請醫生診瞧過麼？」

「診瞧是診瞧了的，醫生說斷不定，待到星期六再去給檢查。」

「那比感冒似乎又厲害一點兒的症候了。」

「或許是如此的罷。」主人頗有厭倦的意思了，談話還是有趣味似地繼續下去，直到他打了一個呵欠，而嗓音又帶了一點兒沉濁了，那中年人便攔住他要起身送客的姿勢，說：『病中，不必客氣。』於是去了。

他此刻剩下自己靠臥在牀上，獨自吃吃地笑，從雜亂的思想中尋到了書間徵所報告的話，於是偏着他的腦袋，苦笑似地點了一點頭。他的母親進房來了，他的妻子也進房來了；燈光下她們的影子都是凄然的。然而徵呢？伊到何處去了？爲什麼在這燈光下不能瞧見伊的披覆在額際耳際的黑髮呢？單單是這樣一個極容易答覆的問題便教他的身軀灰冷了半截。他裝做要打呵欠，但又將那張開的嘴唇使勁兒遮住那露出的牙齒，因爲他的兩頰快要聽話地顫抖起來；結果他歎了一口氣，想從心中吟出那平日曾在什麼的愜意的地方所讀過的波斯詩人俄麥的詩句來……詩句到了喉邊，又被不知是什麼的哀痛的情緒，硬堵塞住了。他忽然聽到母親的聲音。

「健，你到底怎麼樣好些麼？」

好愚笨的老年人呵！你的丈夫不會死了許多年嗎？你沒有力量將他拖住，一個兒子的消滅決不會是兩樣的。他想到這兒，照例地扮起笑臉去哄騙這老年人，同時卻回憶到他父親的死。

一個又長又瘦的六十三歲的老年人睡在臨終的牀上；喉管內的痰，上下地抽動着發出那教人聽了不愉快的響聲；臉上的筋肉還能够微微活動，彷彿要向那站立在牀前的妻子和兒女說最後的一句話；聰敏的兒子知道他父親的意思了，便趕忙抓過一枝筆送到那擱在被上的一隻快要完全僵硬的手裏，一張白紙鋪在這老人的胸前，紙上劃出了一些粗而黑的歪斜的直線，隨後，那枝筆便跌落下來了，枯皺的眼角邊擠出一滴淚，沿耳旁流下。

這老年人決未曾在他的肉體某部分上有痛到坐臥都不能忍耐的徵候的，知他的陰森有鬼氣的面目表現着的是什麼？這有點使這正煩躁着的病人不敢再往下去搜索；他的眼睛睜開了，這回他果真瞧見腳下那頭的牀柱邊悄悄地走出一個人來，便是那徽姑娘，他望住伊，不禁微笑。

此刻那街上人力車夫們的吆喝聲，那偶然經過的一個盲人敲着銅鑼要去算定人間的運命的聲音，和那些叫賣零食的小販們的歌唱聲，隨着那帶有濕熱濕氣的南風吹進窗來，都似乎含有一種強有力的蘇醒的生命，雖然窗外的灰色雲層依舊是沉沉的佈滿在天空。

這恰是午后二時光景，他的妻子搬進飯食來，放在一張小方檯上，將近十天的醫院中的生活曾經使他感到各種的拘束和不自由，例如，一日中平均只許他會兩次客，吃三餐稀粥和兩個生雞蛋；廊下散步的運動是要禁止的，睡在牀上讀小說也要禁止的，乃至和家人談話，在醫生的理想中，也是要禁止的。這回好了，而且重新看見自己常用的飯碗和筷子，常吃的鹽和臘猪舌，坐在這平日常坐的短椅上，瞧着這平日常在身旁陪食的妻子和徽，他的食慾竟比在醫院裏增加了一倍。

吃完了午飯，喝了一杯茶，他又望着書架上的一排兩個裝盛點心的圓形洋鐵筒子和一個裝有雪白的薄荷糖片的小玻璃瓶，『給我一片糖。』他將剛才在那刊物上所讀過的殘殺事件的記載，回想了出來，同時

向那姑娘說道：

『那個女士的死，真叫我動心，伊當時看見朋友倒下地去被兵士用槍刺錐殺，便跑去拖她。這樣，她自己便給鐵彈貫穿了胸脯。』

他要表示：人間原不是沒有意義的。這在他剛才吃午飯的態度看來，簡直是一個證據。

他的妻子一面喊了女僕進來，幫着收拾食具和殘肴，一面絮絮地同他的丈夫和丈夫的這位學生談些瑣屑的事情。不知是什麼緣由，徽姑娘卻用伊的鞋底尖使勁兒去踹那個在腳旁尋找骨殖吃的花貓的尾巴，幾次弄得那可憐的小動物發出尖銳的鳴聲。於是病人秦先生笑，而伊卻要哭了。

(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原載文學週報)

請客

彭家煌

這天晚上九點鐘，×縣民報館的狹陋的編輯室裏忽然擠進了一張大方桌，方桌上擺着『馬將』和『籌碼』；但那些『馬將腳』卻老是圍着爐，靠着主筆的寫字臺，背貼着書報櫃，就這樣你瞧我，我瞧你的猶疑着，觀望着；大概是爲着『一塊錢』、『么半銅板』和『么半角子』的爭執，附帶着人選問題，以致僵了局。

久已寄居在這報館的上海客人老潘這時剛從友人處宴畢回來，走進編輯室，眼睛逡巡了一下，首先對着寫字檯邊那位不知從什麼地方揩油喝過一點酒的紅臉的校對先生打趣的說：

『嚇，畜生先生，又喝了酒啦！天天喊請客請客，酒又老是祇給自己喝，你究竟幾時請客啦？』

『請客就請客，難道我還賴不成？可是，阿弟，我每天晚上天亮快才醒覺，下午六七點鐘才起牀，連晚飯都趕不上，你瞧我這幾天有工夫沒啦！』

畜生先生大概是在牌局裏遭了排擠的緣故，他盛氣的用那粗糙而沈鬱的沙沙之音回答他那個『阿弟』以後，像當飛丟了臉一般，走到方桌邊默默的坐下，左手撐着頭，頭縮在借來的那件大衣裏面，右手使力摸着桌上那塊光溜溜的『白板』，聳着肩，重重的將那『白板』打在桌面上。主筆和其餘的諸公皺一皺鼻頭，依然幽默着，因爲這請客問題，在他們看來，已不怎麼新鮮了，雖然，如果畜生先生真正請客，倒也是一件新鮮的事。

畜生先生原來的『大號』是『楚聲』，因爲和『畜生』音相近，所以才被人這樣不雅馴的稱呼了。他在這報館薪水不算少，如果一元大洋能換三千文，以文計，足有二萬四千文。雖然他平日愛喝兩杯酒，愛抽兩枝煙，但煙酒向人家揩油的時候是很多的。至於茶，他能將地下的橘皮拾起來，放在玻璃杯裏，用開水一二次的沖下去，一壁喝着，一壁還自得的說：『人家喝西湖龍井，我喝橘子露。』校對到半夜三更，有時他也肚皮餓，但祇須攔筆立起來對天叫兩聲：『阿爸餓煞呢！』這餓的問題也就算解決了。雖則他冬天穿的是夾袍單

褥，但白天用不着起牀，牀上有被，被的全部沒有多少洞，即令有時白天要起牀，他祇須經過半個鐘頭的顛抖，讓那加了煤的爐子通紅了，這冷也不能奈何他的。那個沒有頂的碗帽，雖則四分五裂的漏出紅底子，很不愛看，但據他自己說：「這帽我越戴越愜意！」他以壓髮的名義，讓牠永留在頭上。聽人家嘲笑，作弄，總不發脾氣，頭上有一頭很長的黑髮，就沒有了那破帽也不礙事，說到「二四」銅板的馬將上，他贏的時候也有的，又馬將他雖愛，「么半角子」卻不來，爲着想把黑漆破爛的臥室弄白一點，雖也會化錢買紙請主筆編輯等名流去寫署名「人傑題」的字，但在這上面化費也有限，像他這樣儉樸的生活，在誰看，每月他該賺兩個錢的，何至於連請一次客都請不起呢！況且老潘是主筆的客，這客人還請他吃過飯，因此，有一次，他對老潘談過這樣客氣的話：

「老潘，過幾天我請你吃飯！」

「啊，你請我吃飯當真！」

「當真，不過什麼時候還不能定。」

「那爲什麼，你也不是怎樣有錢啊！」

「這是不管的真心話，阿弟，你這人很好！我想和你軋個朋友，並沒有別的意思！將來到上海，我還要來看你呢！」

「不敢當，不敢當——好，定要請客，我也祇好謝謝你，一定不失約就是。」

雖不希望這預言能夠實現，但他們混熟了，老潘每每開玩笑的催着他：「喂，你究竟幾時請客啊！」他總滿口應承道：「快了，你在此地總還有幾天耽擱吧！」於是就抽空向朋友接洽着：「喂，朋友，你們如果要請客的話，我願入兩塊錢的股，因爲我搭便要請一個人。」老潘差不多早已將他的這種苦衷宴飽了的，實在不忍去叨擾他的，但不知如何，依然愛向他開玩笑的催着。

現在，距畜生先生宣布要請客的日子，已經個把月了，舊事重提，他縮在方桌邊不免有點羞惱的意味，這

老潘不會顧慮到，笑嘻嘻反在他那冒火的薪上潑了一瓢油。

『要請客，畜生先生，我看你還是把那件借來的舊大衣押幾毛錢再說吧。』

『不要太瞧不起人吧，阿弟！』畜生先生向老潘瞟了一眼，依然低下頭，弄着那塊『白板』。

『豈敢，豈敢，並不是瞧不起人，這是你自己說的，我不會要求你請客啊！』老潘涎着臉走攏去，站在他右邊。

『請客就請客，你開口好呢，請多少錢的客，你開口好呢！』

『要我開口嗎？——好，那末，五塊錢！』

『……………』

『唔——不答應嗎？——數目太大了嗎？——那末，兩毛錢，兩毛錢！』

老潘調侃的說着，又站在他左邊。這時，他放下撐着頭的那隻手，胸部挺了一挺，露出那件破舊的綢小襖。老潘湊近他，用手揭了一揭他那大衣，繼續說道：

『小襖還是綢的呢！倒看你不出噢！那件嘩嘩夾袍那兒去了啦！』

『什麼話，兩毛錢，我楚聲是請兩毛錢的客的人啊！你睜開眼看一看，綢夾襖，嘩嘩袍，你管得着，哼，什麼話！』

畜生先生憤怒的立起來了，他平常就恨透那安富尊榮的享樂者，而特別同情於可憐的自己，同情於和他差不多或比他更蹩腳的人，因此，他一開口就滿口『阿爸阿爸』的，稱老潘『阿弟』算是頂客氣的。現在，『請客』『借來的舊大衣』『兩毛錢』『綢小襖』等等等等，全把他剝光啦，『阿爸』是眞比阿貓阿狗還不如的畜生啦，於是他丟了那『白板』，手在桌上拍了一下。

『好啦，好啦，畜生！』

『何必呢，人家和你開開玩笑的呀，何必呢，畜生！』

『哈哈，畜生，今天又要發瘟啦，醉啦，又要亂鬧起來啦！』

其餘的諸公都對他丟着嘲弄的眼光。

「得啦，得啦，動什麼氣，我不和你吵。——不請客，不請客就行了，動什麼氣！」老潘退了幾步頹然的說。

「真笑話啦，你把我楚聲當什麼東西，哼，請兩毛錢的客講出這種話來，先就把自己看得不值兩毛錢的。告訴你，兩毛錢，你吃得下，我楚聲就沒有臉皮拿得出。」畜生先生說着，又在桌上拍了一下。

老潘禁抑着自己的憤怒，也深深的感到因開玩笑弄成這樣結果的無意思。但終於看不慣對方那威武神氣，便也奔上前，在桌上打了一拳，憤罵着：

「拍桌子想打人嗎？哼，好傢伙，我老潘是不信邪的，就頂怕的這一手。請客又不是我自己要求你的，真笑話啦！你問我請多少錢的客，我說五塊，你不響，我說兩毛，你就動氣，哼——你畜生有錢，闊，我早已聞名啦，你大膽請十塊二十塊錢的客，我姓潘的肯吃你的不是人！」

「什麼大好老，什麼大好老別人怕，我楚聲不怕，儘管來好呢！怕你不是人，媽特皮！在上海，我怕你，在×縣，嚇嚇，你打聽打聽看！」

實際也用不着去打聽，畜生先生那瘦小的拳頭並不怎樣威武。那睜着的凹進去的眼也並不像活人的那般嚇人。那貧血的臉枯瘦的身體，尤其看不出是富於精力的。光是那粗糙而沉鬱的沙沙之音也顯然不能在武力上洩憤。但憑着那股蓬勃的怒火，作興演起武來也說不定。於是

「畜生，你也太什麼啦，老潘是我的朋友，他在這裏做客，你也該原諒點，況且還是你的不是……老潘犯不上跟他吵，犯不上。」主筆說。

「真是豈有此理，——再鬧，我定規毆他。」

「若不是主筆……連我……哼……」

諸公中隱約發出不利於畜生先生的聲音。

畜生先生稍稍靜默了，兩手撐着頭，看着「中風」「發財」「一萬」「九萬」……

頹喪的走進隔壁房裏躺在牀上的老潘也靜默了。回憶，懺悔，羞慚，不斷的由他的腦門出出進進。

——這是貧窮者的火鉢！

——我是客，而他至少也算半個主人！

——我住在這兒，真是太長久，得不成話了。我對他，有什麼呢？他是晝伏夜出，在冬季簡直是個見不到太陽的人，他餓，他冷，他被任何人叫着『畜生』，他喊叫，他自尊爲阿爸，這種種，誰懂得他呢？我是徹底了解他，同情於他的。

——他空無所有，然而他要請我，和我軋個朋友，他對我總算客氣呀！竟由我的不檢點，把一件客氣的事弄成毫無情趣的粗暴的結局，把這弱者侮辱了，這應該嗎？儼然以『富有者』的態度，奚落『窮乏者』，這迫他對自己實行一種出乎他能力之外的禮節，這是多末醜惡，多末值得羞慚的事！何況我並不怎樣富有，如他心目中設想的，而竟以此釀成他的誤會，惱出他一種失態的怒火，且無端遭受了旁觀者的冷眼，唉，多末殘忍呀！

——朋友，來，我們全是一樣，我們全是吃不飽，穿不暖，住不舒適，我們全是走頭無路，全是背上壓着重載的驢，受鞭打的牛馬，我們應該化大事爲小事，化小事爲無事，我們應該握手言歡，互相擁抱，互相關懷援助！無數個我們這樣可憐蟲，應該祇有一顆心，一條路，向我們公共的仇敵奮勇的打去才對的。朋友，我沒有戰勝你，你也沒有打敗我，我勝了你，你勝了我，全是恥辱的，可悲哀痛哭的！

——禁不住淌着淚的老潘，用手絹揩了揩眼睛，又走進編輯室了，他勇敢的說：

『楚聲先生，今天是我錯了，對你不住，當日你要請我吃飯，我本不願你化錢的。往後，我雖然常常提起這件事，今天又提及，誰都知道，這是開玩笑的，何況你的心境不佳，而且又喝了點酒，無論如何是我錯了，很對不住！』

『是的啦，在這種地方，老潘是很虛心的，從前我也同他鬧過，結果還是他向我賠不是。』主筆說。
『誰喝了酒，誰喝了酒，誰喝了酒的人才講這種瘋話，因爲我喝了酒，才說對我不住，哼，笑話！』

祇好以這種有錢的威嚴和惱憤的惡罵，結束了那一回請客的事！

一九二十日，於上海（選自喜訊）

請客

二〇三

德 屈

彭家煌

一

端陽節前半箇月的一晚，裕豐的老闆馮郁益跟店倌禧寶在店裏對坐呷酒。

「郁益爹，旁大說下倉坡東邊政屏家有對肉豬，每隻有百三十來往斤，我想明日去看看，端陽快了，肉是一定比客年銷得多，十六七隻豬怕還不肯。」禧寶抵了一口堆花，在帳臺上抓了一把小花片，向老闆告了奮勇後，兩隻小花邊接連飛進了口。

「嗯，你去看看，中意就買來，把價錢講好，留在那兒多餵幾天更好，這裏豬樓太小，雅難尋豬菜。」郁益安閒的說，忽然想起舊事，又懶洋洋的關照着：「你去了第一要過細些，莫手續不清，明日又來唱枷絆，翻門坎。他屋裏的牛七是頂無聊的傢伙，隨是什麼，愛尋縫眼的。」

「那怕什麼，凡事離不了一箇理，不遠理，就是牛八雅奈我不何！」禧寶滿不在乎。

牛七是辮鎖團轉七八里有數的人物，哥哥四爺會八股，在清朝算得個半邊「舉人」，雖說秀才落第，那是祖上墳脈所出，並不關學問的事，祇是老沒碰得年頭好，在家教十把箇學生子的幼學三字經，有空雅愛管點閒事，老弟畢過京師大學的業，親朋戚友家與乎宗祠家廟裏，還掛起他的「舉人」匾，姪兒出東洋，兒女們讀洋書的，不瞞人，硬有一大串。這些都是牛七學生的榮幸，況且蘿筐大的字，他認識了好幾擔，光緒年間又花錢到手個「貢士」，府上又有錢，鄉下人誰趕得上他偉大！他不屑靠「貢士」在外賺衣食，祇努力在鄉下經營打官司嘍，跟人搥槓嘍，稱長鼻子嘍，鬧得呵喝西天，名聞四海。他雅餵過蠶，熬過酒，但都是冒得一眼經驗，憑着一鼓蠻勁去亂搥，每年總是虧大本，沒得「打官司」，「搥槓」那樣的成績好。他的身胚很高大，大肚皮

水牛一般的，在文質彬彬的兄弟裏，他真是走了種的蠻。他的排行是第七，人們便派他一個『牛七』。他膽量很大，又學會了刀，又拳棍的武藝，黑夜裏聽見屋前後有響動，一個人敢拿短棍入山趕強盜。有一年清鄉委員下了鄉，遠幾乎挨了他的做橫衝直撞，那裏找到對手，牛眼睛釘住了誰，誰就得小心些；若不幸闖在他手裏，就同黏了油漆樣，弄不清爽。他那黑漆的臉又油晃晃的，顧名思義，雅有尊他『油漆』的。但『油』與『牛』，厲害很懸殊，因而尊他『牛七』的畢竟佔了勢力。

禧寶洋腔海白慣了，生意經他知道點巧妙，是非場裏可沒得他的份。他相信老闖郁益的大哥原拔抵得牛七的四爺二哥雪河，而且是牛七頂怕的，而且他家裏雅有人掛過『舉人』匾，尤其雪河爲人剛直，發起脾氣來，連年尊派大的活祖宗雅罵的，有一年牛七衝撞了他，託族叔枚五老信到裕豐放鞭爆賠禮，雪河叫細人子把鞭爆踏滅，跳起腳，拍桌子罵：『枚五爺，你書由屁眼裏讀進去的啊！這事由你放鞭爆就了啦嗎？好不糞漲！』枚五老信給姪孫罵了一頓，垂頭喪氣，出門投族人，要開祠堂門整頓家規，但是，空的，蛆婆子拱磨子不起，還是由牛七親自送禮賠罪了事。雪河在省裏教過多年洋學堂的书，縣裏是跑茅廁一樣，見官從來不下跪的，而且在堂上說上幾句話，可使縣太爺拍戒方，嚇得對方的紳士先生體面人跪得出汗，他還怕誰！這在谿鎮的婦孺都知道，背地稱他『雪豹子』。牛七祇蠻在鄉下碌的人，撞了他，不是小蛾子撲燈火，裕豐有這樣的聲勢，禧寶那有『牛七』在眼裏。

翌日早餐後，禧寶換了件白褂，赤腳上加了一雙襪，扣在褲腰帶上的牛骨頭煙盒子也取下裝一滴盒條絲煙，找了一把黑摺扇往頸子上的衣裏一插，揹着洋傘，出門邀旁大到下倉坡買豬去。

下倉坡是述芳政屏兩兄弟的產業。他倆他們保管不住，不能不找主兒。牛七是他倆的從堂兄弟，本有承受的優先權，但他那幾年事事不順手，於是述芳將下倉坡的西邊連屋帶田賣了一半給裕豐，現在歸原拔經理着。賣祖產就是賣祖宗，這在谿鎮人認爲是奇恥。牛七瞧着述芳兄弟許多人拖拖踏踏擠在下倉坡東邊住着，對東邊的祖產真有喪了考妣一般的悲哀。

『你屋裏的公成了這個樣子，以後真不好辦！蠻好的祖產，輕輕的送掉，真碰得鬼，我看你，述芳，你想想，當年驕四公創業如何的艱難苦楚，到了你們手裏，就風吹落葉樣凋零下來，再空兩年，怕連東邊也靠不住。將來我看你遷到那裏去？』牛七這樣說，述芳雅不願將一口悶氣從屁眼裏撒出去，仗着牛七和政屏二娘子的娘家那一霸人物爲後盾，於是信了牛七的主張，在賣給裕豐的一邱田的那一頭耕種起來，原拔質問所得的回答是：『媽媽的，我耕我的田，礙着誰的祖墳啊！』裕豐的雪豹子知道了，拍桌子罵牛七，因爲原拔自從搬到下倉坡，家裏常常鬧鬼，黑夜裏有石子飛進窗，裕豐就鬧賊，這是牛七的鬼，雪河早就有耳聞，於是他派人警告述芳，述芳蠻不講理，到許起七日夜的朝天懺，說裕豐欺他，人不知道天知道，族長貢老爹知道什麼葫蘆裝什麼藥，牛同豹子會有一架打，於是邀人出來和，哼，白忙了幾天，貢老爹縮了頸根，其餘沒面子的白菜鬼誰來管這閒事！於是雪河在縣裏告了一狀，述芳沒料到要見官，逃了。雪河又一稟帖，加了述芳個『恃勢凌人，畏虧逃審』的大罪，在縣署請動了四差八票下了鄉，尋到孟蘭會上，將述芳抓了去。禍是牛七闖出來的，就是千斤的磨子，不能不硬着背，祇得聯合劣紳，上堂抗辯。雪河斬釘截鐵的幾句話，縣官就戒方一拍，牛七隨着『跪下』的命令，伏在地下，半句屁都不敢放。那場官司，牛七掉了『貢土』。述芳捱了四百屁股，還坐了一個多月的牢，赦出來後，就一病登了鬼籍。這是牛七一世不會忘記的，而禮寶卻忘記了，即令禮寶不忘記，但是裕豐這樣的勝利，恐怕更使他沒有『牛七』在眼裏，況且他是跟政屏買豬，這關牛七的鳥事！

二

買豬，禮寶是老手，政屏自然弄不過他。譬如人家一注牛頭對馬尾的生意，有他在中間勸諭，沒得不服服貼貼成功的好比一樓豬，他祇在樓邊吼幾聲，揮幾鞭，那些貨就從他那豬腰子眼睛裏刻定了身價。大肚皮的那隻分量多少，白頸根的油頭如何，黑尾巴的吃路太差，那怕那些貨餵過隔夜糧，又磅過斤兩，雅逃不過他的神謀聖算。他人和氣倒還在次，唯一他那嘴啊，隨便放句什麼屁，都像麻辣子雞樣塞在人家口裏，又厲害，又討

人歡喜，平常到是跟政屏還講得來。他一進政屏的門，就搬出他那生意場中的口白：

「嘿，政二哥發財發財，一向不見啦，兩公婆都好吧？」

「好好，你自己好！」

「這响如何不到店裏來，捨不得二嫂吧？哈哈！店裏正熬酒呢，你來，我准爲四兩堆花的東。」禧寶嘻皮笑臉的說，伸出四個指頭在政屏前打了個照面。

「有酒呷，好的，明後天許來秤肉。」政屏很歡喜。

「今年府上餵些什麼寶，樓我看看去。」禧寶說着，政屏領他進去看豬。

「賣吧，這對貨。」禧寶在樓邊吼幾聲，拍幾下，試探着問。

「節邊子來了，賣是要賣的，但是有許多人來看過，都是價錢講不好，吳桂和出了五十塊，中費歸他出，我沒答應，至少要五十五六。」政屏表示賣意，順勢吹了幾口牛皮。

「政二哥真厲害，這對貨四十塊賣得掉算運氣，你還想五十五六，做夢嘍！」禧寶用先聲奪人的語句，直往「五十五六」上壓。

「五十六末，雅要看什麼貨啊！」旁大湊着說，「到火房裏來談吧！」於是三人走進火房。

牛七的野貓腳是常在政屏家走動的。他自從跟豹子交過手，掉了「貢士」後，他到政屏家，最愛走後門；那裏有茂林修竹，是僻靜的地方。這天，他走進政屏的後門，聽見火房裏有禧寶的聲音，他怔了一怔，點點頭，悄悄地踱到窗外去窺聽。「禧寶之來是什麼壞勾當，政屏不經他的同意，擅自跟這壞蹄子幹什麼？」他急切要探出個實在。他由窗紙破處瞧見政屏在桌上拐着水煙袋，取了插在爐邊的火筷，箝着火炭，又將火筷夾入拿煙袋的手指縫裏，騰出右手來擦一擦煙袋嘴，才伸出指頭到烟筒裏去掏煙。煙筒是空的，即刻就起身，於是牛七的頭避開了。

「不必去拿了，我自己有煙。」這是禧寶的聲音，這聲音又將牛七的頭引回來。禧寶雙手接着政屏的煙

筒和火篋，取下褲腰帶上的煙盒，上了煙，引火抽着。政屏睜眼凝視空中繚繞的煙，有時還釘住地上的煙屁股，牛七扳起油漆的臉，眉毛皺着，似乎有誰欠了他的錢不還的神情。『若是政屏還暗中呼吸禧寶那腐屍噴出來的臭煙味，那真是下流透了頂。可恨二娘子還泡了茶一杯杯分遞，禧寶配接她的茶嗎？』牛七似乎有些看不上眼，心裏在咒罵。

一刻子，政屏竟公然抽起禧寶的條絲煙來了。條絲煙，在政屏家是稀罕的寶貝。他生怕孤負黃生生的煙，抽出半年難洗一次的煙斗，用小棍子通了幾通，將周圍凝結的黑黃色膠汁往自己的赤腳上一揩，隨即裝煙抽着，一口長氣，連兩頰都吸進去半寸深，煙如進了鱗，沒一點糟蹋的，過足了癮才遞給旁大。『禧寶的和氣，堆花條絲煙』連連的在他的心裏打轉，樓裏的那對貨，無形中已輕輕的減了價，如果禧寶誠心買的話。然而，在窗外牛七的腦裏，卻是『政屏那一世沒吸過絲煙的醜態。』『禧寶那鬼臉，那刁滑，那可惡的語調，總而言之，處處討嫌得要死。』『裕豐那麼興盛，他媽的禧寶還孝順他，豬賣給他，真得十倍的價錢才行。』

『這對貨是真的要賣嗎？如果真的要賣，那我真不敢向你開口。政二哥，我買，你總讓點，再開個實在價吧！』禧寶正式開口了。

『怎麼不賣你不是別人，讓是要讓一點的，祇是……』政屏在桌上摸了一個算盤，在算盤的橫木上爬了一顆子，又在橫木下偏右的一行爬了一個『二』，交把旁大，一面將口裏含着的『不到這裏不成』吐出來，旁大看了，遞給禧寶。

『什麼，政二哥雅真是……還是這個價錢，那有什麼講頭，就是過秤，雅跟價錢差得太遠啦，那隻大的連毛不過一百二十四五斤！』禧寶說着，掉轉頭，正伸長頸子在窺聽的牛七的頭，於是猛然的又縮了。

『兩邊都吃點虧吧！』旁大擅自算盤上爬一個『四』，一個『二』，給禧寶看，禧寶接連說了幾個『這不行』，可是算盤已到了政屏的跟前。政屏囉囉了半天，才在算盤上爬了個『四』，爬了個『八』，幾個『再少就吹了』，連翻套似的出了他的口，算盤同時又到了禧寶的跟前。這樣的來回三四次，結果是禧寶袖子一

勒，坐了個騎馬裝，一手叉腰，一手劈空氣，用勁的說：

「當面的鑼，對面的鼓，我俾打開窗戶說亮話，政二哥，你是三兩塊錢不在乎，我出價雅實在不算少。一句話，買賣成不成在你，四——十一——五——塊——錢，你願意，我俾就空幾天來趕豬，不願意，我俾就對不起，在府上打擾太久——啦——」禮寶本沒講完，眼釘着政屏站起來，口仍然張着探形勢，等回話。旁大雅起身，裝出要走的神氣，形勢很嚴重，政屏似乎已屈服，很為難的苦笑著說：

「這樣，我就太吃虧了，你們真厲害！」

「好啦，好啦，話就講到這裏止，政二哥，過幾天來趕豬就是恭喜恭喜，兩邊如意，我俾走了吧！」旁大兩邊作揖，政屏起身預備送客，窗外的那位客，咬緊牙關，一溜煙的早兩步走了。

五天後，禮寶到政屏家趕豬，政屏不在家，關照了二娘子說過幾天送豬錢來，隨即將豬趕走，又空兩天，那豬肉已裝進了人們的肚皮。

三

爲着這事，一天，牛七起了個絕早，跑到政屏家，在豬樓邊張望了一下。

「爲什麼這樣早，七哥？」政屏有點驚異。

「不爲什麼……喂，你的豬賣啦？」

「呃，禮寶買去了。」

「啊，禮寶買去啦！多少錢？」

「四十五塊錢。」

「嗎啊，四十五祇賣四十五啊！錢付清了嗎？不賣把張三，不賣把李四，單單賣把禮寶禮寶的錢好些……你賣把范泰和，如他會少給你的錢！」

「禮寶同旁大來，講了半天，不好意思不賣他，我願是不大願意。趕豬的那天我雅沒在家，聽說豬趕去不久就殺了，錢是一個還沒到手。」政屏爲積威之所怯，見牛七問得奇怪，敷衍着說。

「既然你不願意，他俚如何趁你不在家就把豬趕去殺了呢？錢還一個都沒有到手，有這樣強梁！當初你如何跟他講的？」牛七假意的盤問。

「那天我逼住了，他俚祇肯出四十五，我說這樣我就太吃虧了，後來雅沒說不肯，旁大就兩邊拱手道喜，說空幾天來趕豬，隨即就走了。」

「那就有大戲唱啦！這件事你硬可以講沒答應他俚。人不在家，膽敢把豬趕去殺了就是，把你當什麼東西！事情沒得這樣痛快！生米煮成熟飯啦！政屏，禮寶送豬錢來的時候，難爲他一下，硬要活豬還原，隨他是多少錢不要答應。政屏這是個頂好的岔子，我看裕豐有好厲害，娘賣勺一的。」

「看着，今天初六，明天初七……端陽過了，現在還不到手錢……七哥，裕豐不裕豐，豬是禮寶買去的，如何好奈何裕豐？況且從前吃過裕豐一回虧，現在何必……」

「裕豐怎麼樣，禮寶怎麼樣，禮寶買就是裕豐買，你當禮寶是好東西，他專會鑽裕豐的狗洞，不管他是誰，都要請他結結實實上老子一回當娘賣勺一的從前的事，不必講得，鴨婆子進秧田，來往有數，於今送肉上釘板，還不砍他個稀爛？政屏，你不聽雅隨你的便，以後，你屋裏的事就不必來問我啦。」牛七跟政屏賭氣，「你屋裏的事，」就是政屏每年少飯穀，少不得拿錢到牛七家去纜，政屏那敢開罪他！

「不是這樣講，七哥，我單怕是腳伸出去收不回，又是一交絆倒山礮腳下爬不起。七哥既肯替我出主意，我還有個不好的。」

「那麼，這樣，政屏，我是無論什麼事，沒得不衛護你的。禮寶送豬錢來的時候，你硬說從前沒答應賣豬給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死人要活豬還原，沒得活豬還原，跟他拚了。隔壁原拔伢子同裕豐是一家，叫二娘子死到他家裏去。」牛七剛斷的替政屏出了個好主意，又睜着眼睛湊近政屏的耳邊，「原拔伢子不到這邊來的吧。」

政屏答聲：『不來的，從來不來的。』於是牛七放膽的解釋那主意的內容：『政屏，『要活豬還原，』這不過是一句話，『要二娘子去死，』雅不過是小題大作，裝裝樣子。我的意思是跟他俚鬧翻了，二娘子就悄悄的到隔壁去上吊。你們即刻在外頭喊『尋人，』並且警告原拔，事情是爲他俚起的，他俚當然會尋人。人既然在他家裏，他自然要負責。你屋裏有我作主，你就趕快把信二娘子的娘家蔣家村，叫幾十個打手上他俚的門，祇要一聲喊，就够把原拔裕豐嚇倒的。將來人是好生生的，就敲點錢算了，如果人真的死了，那就更好辦。』牛七說到這裏，頓住了，在腿上拍了一下。『政屏，裕豐有的是田莊屋宇，哼哼，叫他俚領教領教我七爹的厲害。』牛七抿着嘴，保持着盛氣，腿上又搥了一下。『雪河，仔子在省裏，三五天之內，料雅沒得誰敢跟我作對。』牛七依然是振着嘴，扳起臉，牛眼睛睜得酒杯一樣大，在室內橫掃。政屏祇有『是』的應聲。祇是這主意決定了以後，二娘子關着房門痛哭了一場。

四

『嘿，政二哥，老等你來拿錢，牌子真大，一定要人送上門。』禮寶一進門就搬出他那油滑酌老調。政屏裝做沒看見，低了頭，扳起面孔，預備發作，半天才心一橫的答：

『什麼話，我並沒答應賣豬把你，請你仍然趕回來。』

『豬早就殺了，今天送錢來。你要仍然趕回來，你到那些人的肚子裏要去。』

『啊，殺啦！不同我商量好就趕去殺啦！不行，我要活豬還原。』

『要活豬還原，有的是，政二哥，這响買進來不少啦，嘿，嘿，嘿，你要那一隻就那一隻，加倍賠你的錢雅行。』禮寶仍然嘻嘻皮笑臉的跟他纏。

『放你娘的屁，你跟你爺老子弄幌子，狗入的，沒得活豬還原沒得好收場。放仔細些，我告你。』政屏鼓着勇氣說完幾句破臉的話，幾步衝到妻子房裏不見面。

「哎呀，政二哥動氣啦！這何必呢？無緣無故的，這何必呢？」禮寶朝着牆壁說，事情彊了，祇得退出來跟原拔商量。原拔走出來想大公無私的來調和，在大廳上見了政屏，正待開口，突如其來的給政屏臭罵一頓。原拔回了幾句，政屏就縱步跳上前，一手撈住他的襟，一手撩着他的陰。禮寶那張空嘴沒用場啦，站在旁邊祇發顫。文縷縷的原拔無可奈何的嚷出幾聲「救命」，幸而他的崽甫松來得快，甫松是開豁了兩下子的，三兩個笨漢不會攔他的身。他祇在政屏的太陽穴上輕輕的一按，政屏全身軟了，甫松又一掌刷去，政屏一鶴子翻身倒在天井裏。二娘子聽了信，趕來幫忙，給原拔家的長工盛大漢一把摟住，正合其式。她那肉包子似的乳峯，貼胸的粘在老盛的懷裏。她那有肥又嫩的水豆腐一般的身體，還給這久曠的鏗夫上了一把暗勁兒。原拔這邊人佔了優勝，即刻退進房，關上門，讓政屏在廳上一跳八丈高的罵，讓他的堂客蓬頭散髮，哭哭咧咧，直朝窗木上砸腦牀，額上竟自掛着鮮紅的彩。

牛七編的劇，第一齣剛閉幕，第二齣拿手的又人不知鬼不覺的開始了。常人的口白，「出嫁從夫，」這是天經地義。二娘子雖是響屁都不敢放的賢德女子，標緻堂客，本來犯不上做一對死豬的殉殯，但是這幕劇的花旦祇有她一個，爲着要圓牛七和她丈夫的臺，而且可趁此機會以公濟私的出出被摟抱的氣，她不出馬，還有誰告奮勇？因此，在原拔家正午餐時，她援進他家的窗。她單單溜進老盛的房裏，在牀灣裏上了吊。

五

牛七自從替政屏決定了大政方針後，天天祇等禮寶送豬錢來，這天，政屏喘吁吁的走進來，他知道是喜信到了。

「有什麼事？有什麼事？政屏，禮寶來了嗎？」牛七奔上前問。

「來了，來了，我跟原拔打了一架，二娘子已經上了吊。」政屏急促的凄然的說，幾乎要流淚。

「那麼，這樣……我俚就去，四哥，我俚一同去吧。」二娘子的娘家報了信嗎？牛七三腳兩步的奔着，一壁問。

『去是去了，但是這件事情如何好收場呢！』政屏依舊是很淒然。

『有什麼收不了場，這樣好的岔子，難道還給別人佔了上風去！政屏，你真是多心！』牛七有點不心服，但是事情鬧大了，如果二娘子果然有差錯，說不定惹起雪河豹子的威，他不能全不顧慮，於是他湊近四爺問：『四哥，你看要如何才穩當，這件事？』

『我看這件事我儘祇能暗中出主意，出頭鬧是要靠政屏和二娘子的娘家的，還是等蔣家村來了人再說吧！不過這苦肉計，我是不大贊成，如果二娘子有個什麼，就是裕豐傾了家，政屏有什麼了不得的樂趣！你……』四爺鎮靜的低聲的說，責備牛七，眼睛防備着政屏，怕他聽見。牛七皺眉無語。不久，到了下倉坡的竹山，走進了政屏的後門，在蔣家村沒來人以前，一切都照牛七原來的計畫。

『二娘子不見啦，尋人啊！』『啊呀，二娘子好好的，爲什麼不見啦！』『如果有什麼不吉利，和原拔家脫不了枷絆，事情是由他家裏起的。』政屏家人來來往往，將這套成語送到原拔家人的耳邊，原拔家人噴出口裏的飯，丟下筷子，紛做一團去尋人。盛大漢是頂關心的，走到臥室取圍腰布，預備去尋找，忽然他狂奔出來，『不得了，嚇死人，吊在我的牀架上啦！』

『快點，快點，把她解下來攤在牀上。』原拔鎮靜的發號令，於是大家擁進去，七手八腳把二娘子擡到盛大漢的牀上。二娘子的身段頗柔軟，臉上依然有幾分美麗的桃花色。原拔用手指在她的鼻前探探，點了一點頭，『嗯，不礙事，不過暫時暈去了。』他想，即刻派人到裕豐取高麗參，西洋參，聞鼻散，順便要老弟郁益，着人找堂姪日年來。原拔娘子用濕手巾將二娘子臉上的凝血揩去，又摸摸她的身體。『身上還有熱氣，救總有救的。高麗參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到呢？這真是天大的禍，唉，二娘子，你平常對我儘雅蠻好的啊，爲什麼心一橫，命都不要啊？』她幾乎掉下淚來。擦凝血，是受了原拔的指使，因爲那凝血很可助牛七，政屏的威，雖則是二娘子自己流的。

政屏過來瞧了一瞧，衝進衝出的很氣憤，口裏嚷着：『遭人命，還了得！』他的帶着勝利的威武，很使原拔

家的孩子們有些恐懼，因為孩子們雅有看過『遭人命』的。

裕豐在鏗鎮可算是衆望所歸的人家，四姨姐爲人很慈霽，最愛周濟苦人，治家又嚴肅，兒子原拔、郁益又能安分守己，滿意中過舉，在外面很掙氣，雲河又愛急公好義，家裏無論什麼事，有的是幫忙的，雖則說人們愛鑽狗洞，雅不能說絕無感恩圖報的。亂幹一百幾的小通州得了信，雅趕到下倉坡，他在二娘子的身上摸了一摸，說好救，不過要趕快，他沒進過鄉立的小學，當然不知道科學的人工呼吸法，但他主張通通氣，那通氣的方法是一面吹屁股，一面吮嘴唇，這是他發明的。淹得半死的螃蟹的毛牙子就照他這法子治好的。原拔雖明知不必通氣，但他是最謹慎的，又不便狐負小通州的熱心，就讓他去包治。

這辦法決定了後，原拔的家眷躲開了，二娘子的陰魂回來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堆了變幻的彩雲。不久小通州拿了吹火筒來，關了房門。

『死在你的牀上啦，你不能祇在旁邊看。我在這頭吹，你在那頭吮，這算便宜了你，何如？』小通州笑對盛大漢說。

盛大漢祇是笑，小通州找不到幫手，遲疑着，對於手裏的吹火筒沒法辦交代，對於吹女人的屁股免不了有點含羞，一直等盛大漢口裏唱出一聲『好的』，這才回復了高興。本來二娘子雖是鄉村的姑子，然而白胖帶嫩的小胚子，很有點曲線美，禮教森嚴的鏗鎮誰敢對她問什麼，雖然這是嚴重的時候，他倆仍是觀望着。最後是小通州先告奮勇，吹火筒在地上一蹬的說：

『老盛，這是要救命，管不了那些，動手吧，來！』

盛大漢走攏來，他倆顫着手去解二娘子的褲子，窗外面的孩子們鬼鬼祟祟的徘徊着，發出嗤嗤的笑聲，那接着窗戶想偷看的，冷不防挨了甫森的『耳巴子』，哇哇的哭。真個，二娘子死了，不知道羞恥，即令沒死，想顧羞恥，要奮勇的爬起來，但是這人命案可就功虧一篑了。恐怕這兩個莽漢有進一步的舉動，爲着要貫徹牛七和她丈夫的主張，她雅祇有忍着點吧。小通州素來是幫裕豐的，平常雅遭過牛七的鐵蹄，二娘子並不在乎。

探形勢，「諸位老爹是平常接都不到的，今天既是看得起政屏，都發了大駕，那末，政屏吃了虧，雅就不是蔣府上各位老爹的光彩。嘻嘻，諸位老爹看對不對。」牛七眼睜着仍在巡視，他教了秦庭之哭，自然得到那些紳士的「是，是，是」於是他膽壯了，即刻吩咐着政屏：

「政屏，你關照蔣府上的人一聲，祇管放威武些，這是人命案，不要太便宜了裕豐，硬要在這回把他家裏洗成流水坑，想什麼就要什麼，不好生辦出來，就把原拔家毀啦！再講，這是人命案。」牛七越說越聲音大，「鬧出了禍，諸位老爹跟我七爺擔當就是。我七爺不信邪，就是碰得惡老蟲雅要咬牠一口。」他一手坎空氣的喊，捏着拳頭拍胸脯，頭向側面一擺，大有「不可一世」之概。政屏應着，帶啦白鬍子老倌們到原拔家去查看個實在。

預備來大顯身手的這羣莽漢，本悶得發暈，忽然得了政屏的暗示，於是原拔家的桌椅跳舞起來，杯盤碗筷，響聲雜作，同時還有許多人叫驚着助興：「把穀倉打開。」「把大門取下來當柴燒。」把他家裏的祖墳掘了，媽的。」……真是天都鬧轉了。

但天崩地裂的聲音，驟給一位來客鎮住了。那來客在人叢裏擠進去，這羣糾糾的漢子竟先讓出一條路來，癡癡的站着看。那來客的魁梧，紅臉盤，服裝的完美，到處顯出「了不得。」他雖是戴着眼鏡，但似乎不大看見下倉坡有這許多英雄在耀武，祇低着頭，誰都不理，一直衝到原拔的臥室。原拔家人互相傳語，臉上浮出喜色，好像得了救星，嚇散了的靈魂又歸回了。「這不是裕豐的豹子，就是舉人，總而言之，至少是裕豐請來的大好老。」蔣家村的人這樣猜着，沒得從前那樣放肆了。

牛七聽說原拔家來了一位紅臉漢，知道是日年，他當着許多人臭罵：

「哼，他來了怎麼樣，日年，我還不清楚，裕豐隔房的窮孫子。他伯伯打流，偷人家的傢伙，當衆丟過醜，全屋都是跛腳瞎眼的，娘偷和尙還說不定，讀了這些年載的書，還是個桐油罐，破夜壺，貓屁不通的紅漆臭馬桶！這沒出息的雜種，我料他跳起腳雅痾不出三尺高的尿。政屏，你去看看，他如果不安分，叫些人結結實實的排他

一頓。」牛七跳起來咒，口裏的唾沫飛上了政屏的臉。他罵，是會罵，能不能「排」，卻沒有他的責任。政屏跑到原拔家，日年正跟蔣家村的紳士開談判，其餘的擠在後面，集中視線，注意日年的議論。政屏知道形勢不對，日年果然有些不安分，可是牛七他要排日年一頓的話，竟無從入手。

日年起首對蔣家村的紳士們道歉，藉他倆的力量鎮住可怕的暴動，隨又質問他倆帶那麼多人來的用意，語意中帶有「趁火打劫的」諷刺，又請禮寶政屏等當事人將事實辨明，那時旁大進省去了，由禮寶政屏據實報告，辯正。日年再逐項簡潔中肯的解釋，什麼「賣買手續不清的責任」嘍，「禮寶，原拔，裕豐，界限很分明，陷害原拔近於可笑」嘍，「二娘子自殺嫁禍的無聊」嘍，這許多富於理性的事實，竟封住了那些紳士們的嘴，他倆無從抗辯，悄然的先後散去了。然而坐鎮東邊的牛七卻堅持着，大概裕豐不洗成流水坑，他不便就收場。

二娘子躺在牀上有呼吸，有熱度，臉上紅豔豔的，祇是口眼緊閉着。原拔家人寸步不離的謹防着。膽小的原拔娘子那時雅安閒的說她那老雞婆孵雞蛋的要事，孩子們聚在一塊拋石子，小通州時時「可憐啦，我的二娘子，死得真慘啦！」假哭着湊趣，有時也來幾句「死得够了吧？」的俏皮話。真個，他倆看二娘子死到幾時，大有任其自然之勢。二娘子臉上硬露出死得不耐煩的神情，大概她死了這麼大半天，不免有些肚餓和尿漲。這樣的情景，誰敢鬧人命案，掀天的波浪，竟平靜下去，這是牛七意料不到的，半夜三更，不很相干的，誰肯陪着他喪氣，蔣家村的不消說，牛七的四爺，祇願他自己乾淨，走了，祇賸得牛七在東邊屋裏對政屏發脾氣：「你們真無用，以後看還找到這樣的好岔子不！蔣家村的人雅真是些飯桶，來了這麼好幾十條，沒得一條中用的，半天啦，沒鬧出一眼子印象，唉，真氣死人，氣死人！」牛七拍着腿唱埋怨，埋怨了一陣，仍是不甘心，「政屏，我的話你是不肯聽的，事情鬧到收不了場，你雅不能怪我，時候不早啦，我是要少陪！」牛七前行了幾步又站住：「但是原拔，你子不肯多出錢，人不要擡回來，聽見嗎？我走了，有什麼事你跟五孀孀商量商量就是。」政屏知道他的臭脾氣，送他出了門。

政屏的五嬖婦跟牛七有意見，因為她憐惜二娘子活受罪，才出頭來調和。她向原拔商量，要他出百把串錢，放鞭爆賠禮。原拔不答應。五嬖婦是專走五湖四海的女光棍，刁橫的牛七雅蠻怕她的。她對原拔說：

「原拔爹，你想想，二娘子儘留在你這裏，於你有什么好處？可以抹糊就抹糊點吧！這件事就是政屏沒道理，你是讀書明理的大量人。家裏又富足，就可憐他這一趟辛苦，雅可憐二娘子這趟糟蹋吧！我是不相干的，祇願鄰居的和好。實在和不了，雅不關我的事。」

原拔生怕二娘子會餓死，承認出五十串錢，和放爆竹。政屏自然不敢再堅持，於是豬錢和賠款點交清楚，爆竹一響，二娘子依然壁直的死着被擡回了家。

七

這二天晚邊，原拔在屋後的竹山散悶，忽然發覺四五丈遠的政屏家的後門口走出個穿長衫的蠻漢來。

「這件事，真吵了七哥的心。」政屏送他出門，很難爲情的忙鞠着躬說。

「這有什么講頭，都是自家人。」那蠻漢頭都不點的仍帶責備的神氣答，他忽然瞧見了原拔，急忙的直往前衝，即刻，他那偉大的肉胚，在暮色朦朧的竹山黯處消逝了。

二娘子呢，可憐，她自從死過這一次，沒得誰見過她一次，真個，她是被活埋了。但是，雅奇怪，空幾天，玩青苗龍的玩到下倉坡，誰都出來瞧瞧熱鬧，政屏也出來了，祇是他的房門虛掩着，門灣裏有一堆黑影，迎龍的鞭爆就從那兒放出來，惹起許多人打哈哈。

八

熱鬧的端節過了，在省垣勾留了一晌的旁大回了家，到裕豐閒坐，那時郁益、禧寶都在店。

「噲，我說，寶先生，前回下倉坡那對貨味兒何如咧？」旁大莫明其妙的問。

禱寶沒回話，漲紅了臉，眼向郁益一睨，轉背朝着旁大，把舌頭吐出來兩寸長。

（原載懲惡開明版）

人肉

汪靜之

白虎嶺上的白虎亭是縣西鄉的一個險要。右邊是萬丈巉巖，峻拔峭絕，深不見底，下面有一條山溪，因為高低懸隔，聽不見潺湲之聲。左邊雖不是垂直線一般的絕壁，但山勢陡起，聳然矗立，也幾幾乎有壁立之概。山巔又有許多巍巍然的山石，好像古代的巨獸一般，猙獰地怒目下視，令人望而生畏。左右都不能走，只有當中一面向東斜下的崎嶇的山路是上下的通道。

同治二年的初冬，『長毛』第三次蹂躪縣的時候，白虎嶺之東汪村、胡村、曹村、王家寨等大小十幾個村莊的婦女老幼都躲到白虎嶺進去的深山裏，少壯的男子便在白虎嶺據險抵抗。

這白虎亭是鄉民的第一道防線，亭裏和亭後駐紮了兩百多人，離亭上去不到半里路，因為山勢微凹，有一塊平地，那裏駐了八九百人算是後備軍。鄉民們都是打髮辮的，有的把髮辮纏在頭上打一個箍，有的把髮辮打一個結堆在後腦，好像婦人的頭髻。天王定都南京，曾下令禁雜髮，可是鄉民們都不聽命，他們覺得不打這條祖傳的辮是比殺頭更可怕的。他們每人身上都有一把尖刀，尖刀以外有的拿一把大刀，有的拿一條長矛——大刀長矛一共不過五六十件，是前兩次『長毛』蹂躪本鄉被官兵驅逐時遺失下來的——其餘的人拿的是斧頭、鋤頭、木槓，白虎亭門口靠牆站得四把打鳥鎗是當做神聖一般供奉着的，好像要用牠們向『長毛』示威說：『當心我們也有鎗。』但這些都不是他們的重要武器，他們所以有恃無恐的並且也是『長毛』最懼怕的武器，乃是石頭、樹木和毛竹，他們把十幾根柀枝已劈去根端已削尖的杉樹、松樹、毛竹，又拿十幾塊稍帶圓形的大小如農家穀籬的石頭放在白虎亭口，幾十個人站在亭口預備着，『長毛』如上來時，他們便

把石頭向下滾，把樹木毛竹向下衝。白虎亭以下一段的白虎嶺，特別傾斜得利害，近乎豎直了，樹木疾速地衝，石頭飛快的滾，那氣勢比較於千兵萬馬還要猛不可當。

白虎亭下來約二三十丈遠的路邊上有半塊從山壁中露出的石塔，可以做屏障躲幾個人，而白虎嶺剛好石塔邊向南略微轉了一個彎，兩百多個「長毛」便利用地勢在此停留——只能說是停留，因為山路狹窄無從佈陣。

這天上午「長毛」初到白虎嶺的時候，毫不遲疑的越過石塔而上，不提防樹木石頭立刻飛到跟前，連忙回頭逃已來不及，有幾個被樹木衝倒連同樹木一起墜落到右邊的巉巖下去了，有幾個被石頭滾倒頭顱壓碎睡在路上，石頭也墜下了巉巖，接着白虎亭口又有十幾根樹木毛竹，十幾塊石頭預備在那裏，亭後面還堆着許多備用的樹木和石頭，上去半里路白虎嶺頭上還有八九百人在那裏伐木砍竹開山石，繼續擡到白虎亭來。

「長毛」不敢再嘗試，只得站在石塔邊咬牙切齒地望着白虎亭的鄉民，有時舉起大刀來向空砍幾刀，有時舉起矛來，向空刺幾刺。上面白虎亭的鄉民露着勝利的笑，也舉起大刀長矛來砍着刺着，於是雪白明亮的刀光矛影時時上下交相輝映。

鄉民們有時又指着「長毛」恨入骨髓地惡罵着，其實「長毛」聽不懂他們的土音：

「大清天子派會國藩帶官兵來了，把你們殺個乾淨！」

「你們這些狗×的，殺了我的爹媽！」

「你們這些陰司地府裏出來的惡鬼呀！」

「你們這些十惡不赦的，都死個精光呀！」

「南蠻子，我×死你的娘！」

他們罵「長毛」為南蠻子，是他們的總司令汪村的一個舉人汪舜臣告訴他們的，他曾自炫地說：

「洪秀全是廣東人，廣東是南蠻之地，他們便是南蠻子。從前黃帝和蚩尤打過仗，洪秀全一定是蚩尤的後裔，多半還是蚩尤投胎來的。」

汪舉人是這一鄉最爲博古通今的紳士，又是汪村的首富，他有三百畝田，又有許多現銀，但最緊要的還在他是這一鄉一世紀以來獨一無二的舉人，所以鄉人都尊敬他。他爲人清正，向來以道德爲帽，以禮教爲鞋，以天理爲馬褂，以良心爲長袍。他那方頭大耳，再加上不斜視的銳利的目光和自鼻孔拖到兩邊嘴唇角的兩條八字形的深陷的威嚴的紋路，完全是一副天生的正人君子高等紳士的相貌。

兩年前，咸豐十一年，官軍克安慶，敗退的「長毛」有一部分竄擾了縣，沿途奸殺劫擄，汪村，曹莊等十幾村的莊丁數千人會到東邊的一個口子龜蛇關外去抵抗。這一鄉十幾個村子向來依照大小排成第一，第二，……常因爭執次序的前後而械鬪，鬪勝者居前一級，敗者則居其次。械鬪時都極有勇氣，往往死傷數十人甚至數百人。可是見了「長毛」勇氣便完全嚇跑了，他們對於「長毛」都有一種極難鎮定的畏懼心，遠遠望見「長毛」還在半里路之外大家便「我去小便」，「我去大便」地在後面溜了許多，前面的人看見後面人偷回去，心裏更加恐慌起來，便也向後轉。退到龜蛇關上大家又站着憑關而守，不多一忽，「長毛」距離龜蛇關較近一些的時候，看得清楚「長毛」頭上包着紅布和白光閃閃的大刀了，大家又回頭飛奔，奔到象鼻嶺打算佈起陣來，陣沒有佈好大家又拼命地跑；跑到紫氣橋回頭望一望更加跑得快。結果各人跑回本村去。各村的婦女老幼都在村口上疊着兩三張八仙桌站在桌上瞭望，這是伊（？）們探望前敵消息的僅有的方法。

「打败了，「長毛」來了！」

婦女們更是恐怖得很，伊們覺得「長毛」兩字裏含有不可思議的恐怖，伊們不以爲「長毛」也是人類，只覺得那是一羣惡鬼兇神——比吃人的妖怪和僵屍還要可怕，伊們恐怖到發瘋發狂的程度，有許多便投塘自盡，投八卦塘的人最多，滿塘的水都浮着死屍，後來的人竟沒有空位置了，於是用兩手把死屍分開從

兩個死屍之間的空隙裏鑽到水裏去。婦女被殺的很少，一部分是投塘了，一部分是逃到深山裏去了，一部分是被『長毛』擄去了。

咸豐十一年同治元年『長毛』到了縣來了兩次，鄉民都只知道逃避，而今年這一次鄉民竟敢於抵抗了，這是因為舉人汪舜臣的緣故。原來舉人有一個年輕而標致的妾，太平天國雖有不許畜妾的禁令，但舉人卻能够安然納妾，一來是天王禁令沒有實行到這萬山中的窮鄉僻壤，二來是堂堂一個舉人老爺納個把妾，雖曰不宜，鄉民們讚美之不暇，再也不會去報官。

舉人把愛妾藏在深山草舍中，咸豐十一年那一次倒還無恙，同治元年那一次，『長毛』尋到深山裏尋着了舉人的草舍，舉人幸而逃脫，愛妾卻被擄去了。舉人說不出的心痛，憤恨，欲得『長毛』之肉而甘心，所幸舉人的父母也於去年被『長毛』殺掉了，今年『長毛』第三次來時舉人便有一個正大光明的名義，為雙親報仇！這一鄉十餘村男女老幼原有一萬人之譜，經『長毛』兩次的殺與擄只剩三千人左右了，這三千人也附和着舉人說『報父仇！』或『報母仇！』

既有大衆的附和，社會上一般人的意見都尊重有功名的人，汪舉人便成了當然的首領。他看過列國志，又看過兵書，鄉人都說他是足智多謀的，都願聽他的指揮。舉人便發號施令教各村婦女老幼各人自己背一小袋米（天王有禁纏足的命令，可是不纏足便不成其為女人，所以仍舊是三寸或四寸的金蓮，只能背一小袋米。）趕快向西逃到離汪村有三十里要翻過許多重山複嶺的深山裏去，有的到黃頂山，有的到金銀山，又命令壯丁到汪村與黃頂山、金銀山之間的白虎嶺去，白虎嶺西去汪村十里，離黃頂山、金銀山二十里，是各山的入口。至於分配壯丁於白虎亭和白虎嶺頭兩處，用杉林、松樹、毛竹、石頭等為武器，也都是舉人想出來的法門。

『長毛』從東邊來，到各村一看都沒有，只捉着一個逃不動落後了的爛腳告化子，便威逼他帶路，派了兩百多人向西追趕，直追到白虎嶺，他們所以要追有四個原因：一是要擄些女人來發洩；二是要擄些男子

來挑水，燒飯，搬運刀槍物件；三是要搶逃難者隨身帶走的銀錢首飾；四是他們在鄰縣被官兵打敗了竄走到這里來，找些人來殺殺好出氣。

在通不過白虎亭的白虎嶺的半路上，『長毛』在那裏想方設計。

天漸漸黑暗下來了，汪舉人得意揚揚地下命令說：

『只要一百個人守夜便够了，其餘的人都可以睡，到了後半夜另外換一百人守，前半夜的一班去睡，李太白的詩蜀道難裏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這白虎亭也差不多是這樣一個天險，有一百個人守，『長毛』除非長鳥翅勝決不能上來。這個口子守得好，山裏面便可平安無事。』

白虎亭除了守夜的一百個人外都在亭內或露天的地上和衣睡了，白虎嶺頭上的人也都在露天地地上，舉人自己不曉得究竟睡在那裏好，睡在嶺頭固然穩妥一點，但是露天太冷，睡在亭內雖可以避風，然而離『長毛』太近，他站在亭內躊躇着沒決定。

這天是陰歷十月初二，晚上沒有月亮，顯是黑暗，但眼睛在黑暗內習慣之後也能够隱隱約約看得出兩丈以外的人，因為是晴爽的天氣，天空裏密密的繁星非常燦爛，細微的黃光減低了黑暗的濃度，黑暗已比較稀薄的緣故。

『長毛』已想出了暗襲白虎亭的計策：路左的山壁雖然很陡峻，但並非垂直的絕壁，在山壁上開步走是辦不到，攀援而上卻是可以的。五十個『長毛』向路左山壁爬上去，爬到離路約三丈高的地方向西斜行，與嶺路成一平行線。大家左手攀援着茅草，小木及樹枝，右手拿着刀柄把刀尖矛頭插着山泥支持身體的重量，待左手另外攀着一樣東西時，右手也把刀矛另換一個位置。這樣偷偷地緩慢地走着，大家都輕手輕腳不發出什麼聲音，人家聽不出一點響動。

走到白虎亭背後，一些站在亭後牆腳邊，一些站在亭以上靠山壁堆在路邊的許多略帶圓形的石頭和樹木堆上，大家把大刀長矛舉起一齊大聲喊着『殺！殺！殺！』留在白虎亭下原地方的一百多個『長毛』也

同時響應，叫破喉嚨地喊着『殺！殺！殺！』並且打着戰鼓助威，鬧得震天動地，頓時打破了黑夜的山中的沉寂。亭裏守夜的一百人都駭得目瞪口呆，呆睡着的人也從夢中驚醒，大家不曉得怎麼半空中忽然落下許多『長毛』。各人連忙拿了大刀，長矛，斧頭，鋤頭，木棍，沒命地向嶺上奔跑；一邊與路旁靠山壁的石堆樹堆上砍下來的大刀及刺下來的長矛招架，一邊閃避逃走。『長毛』的地位站得高，大刀長矛砍在鄉民的頭上或刺在肩部，鄉民站得低，便用大刀橫砍『長毛』的腳，或用長矛刺『長毛』的肚腹。一場肉搏，『長毛』只死了十幾人，而鄉民死了四五十，還有幾個鄉民，爲躲避長矛大刀，失腳墜落到路右的高深險峻的巉巖下去了。汪舜臣卻依然無恙，因爲他是『舉人』，鄉民都保護他，他半爬半跑地躲在正和『長毛』接戰的鄉民的屁股後的嶺上逃去。

他們用全身的氣力逃跑，走過白虎嶺頭有八九百人睡着的地方並不停步，也不喊醒睡着的人起，來逃命，因爲喊一聲便要浪費一分寶貴的氣力，便要減少一點速度，尾追在後面的『長毛』和自己的距離便要縮短一步，所以誰都不肯輕易地喊一聲。那八九百人都睡得正濃，只有一小半被這一隊近二百人的飛快的腳步聲所擾醒，因而縱身跳起加入奔逃的隊伍，其餘一大半都仍睡着。

兩百多『長毛』趕到嶺頭上，因爲鄉民的頑強抵抗，殺死了二十幾個『長毛』，非常痛恨，便用大刀長矛向地上深入睡鄉的幾百鄉民亂砍亂刺，算是報仇。手續非常迅速，不多時候幾乎殺完了，僅僅少數人被受了刀砍矛刺卻沒有馬上斃命的同伴的呼痛聲所驚醒，因而逃脫了。

『長毛』因爲山路不熟，這天夜裏沒有窮追，便睡在幾百個尸身的旁邊，第二天早晨太陽照着這片尸首縱橫，血流遍地的黑夜裏的屠場的時候，他們仍命爛腳乞丐領路向深山裏探尋去。

二

汪舉人當夜和鄉民們一道奔逃，到黃頂山已是半夜時分。黃頂山山陽的坡上有一千畝左右的茶地，這

裏的茶是了縣產品中最好的高山茶，茶地裏本有幾十個爲了每年茶忙時往山採茶而設的草舍，今年又新蓋了幾十個預備逃難時居住，幾家合蓋一個，幾家的人便合住在那個草舍裏，這種草舍是很簡單的，在茶地左近砍些樹木搭一個架子，割些長及胸際的茅草蓋上，再破些竹片夾着茅草，便成了，從正面望去好像一個A字。

舉人走到他自己的一大塊茶地當中的草舍前，開了竹片和茅草編成的門進去。他的太太媳婦和其餘十來個本家親戚都睡着，區把大家喊醒報告了「長毛」已經攻入白虎亭的消息。那些婦人都驚駭得哭起來，同時隔鄰幾個草舍裏大概也得到男子帶來的惡消息，因而發出婦人的哭聲，哭聲馬上成了一種傳染病，一忽兒全山坡一百來個草舍裏都有哭聲了，彷彿深夜裏一隻狗叫了一聲引得遠近許多狗都響應一樣，悽慘無助的哭聲像山霧般罩了這黑暗裏的寒冷沉寂的山坡。

「你們不要哭，「長毛」人生路不熟，那裏找得到這裏來！前年去年「長毛」別的山上都找到了，黃頂山沒有來過。」

舉人用這同樣的話勸慰了幾次，大家才算止了哭。他便在黑暗裏摸索着要睡下去，一邊用一種平常對他太太說話的口氣問：

「我睡在那裏？」

「這里，你把手伸過來。」

他的太太懂得他的話是問她的，伸手握着他的手扶他睡下。地上鋪的是乾枯的茅草，一家蓋一條棉被，舉人和他的太太媳婦睡在一條被裏。他太太要他和她睡在一頭，但兩人中間隔着一個睡在另一頭的媳婦，以爲用媳婦的腳來隔開了，比較夫妻兩人緊貼着要不難爲情些。但舉人以爲不可，他的意思是公公和媳婦睡在一條棉被裏已經幾幾乎是亂倫了，同被而還要緊貼着睡那還了得！所以他太太睡在中間做他和媳婦之間的隔壁，如此總算不是亂倫了，他纔放心睡下。

他背着他的太太睡，忽然襲來一陣婦人頭髮上的氣味，——菜油和頭髮混合的氣味，不能說他是香，也不能說他是臭，但因為是婦人頭髮上特有的氣味，所以舉人覺得與其說他是臭無寧說他是香，嗅了很舒服的。照這氣味濃烈的程度推想發出這氣味的髮髻離他是很近的。只要把臉向前移幾寸，他的鼻尖大概便可以觸着那髮髻。這草舍裏睡十多個人，所以擠得很緊，他想起剛纔睡下來的時候，他的右手觸着另一條和他緊擁着的棉被，他便知道這髮髻的主人是和他頭並頭睡着的。

「髮髻上擦着菜油，大概年紀還輕，無論如何不是老太婆，這是可以斷定的。」

但這髮髻的主人到底是誰呢？三舅娘嗎？已經老了，不會再擦菜油。大表妹麼？可惜是麻子。內姪女麼？臉兒太黑。妹夫的妹子嗎？真是俏皮，但願這髮髻的主人便是妹夫的妹子。他想着他的兩個兒子都在去年「長毛」來時失蹤了，等太平的時候，可以後嗣為由把妹夫的妹子娶了過來。

全草舍的人都打着鼾聲了，他還不能入睡，而且那髮髻的香氣更加濃烈了，裏邊夾着極強的女性的魅惑的力，由他的鼻官輸送到全身，他的血脈很奮興的跳着。那發出香氣的地方有一種吸引力要把他的手吸去。但是一個體面的尊嚴的紳士，向女人伸出手去的事是未免失身分的，所以他的手依然在自己的被裏。他想拿出打火刀和打火石來，打個火吸筒旱煙，利用紙捻的火光看看是否妹夫的妹子，但怕打火的響聲驚醒了別人，這時他更加恨「長毛」了，假使不在逃難的時候，有這樣的豔遇，那便不管三七廿一……

他的手無意之間摸着藏在身邊的一百多張田地契，因而想起金條來，便翻身朝着他的太太，把伊搖醒，湊在伊耳朵邊低低地問：

「你帶來幾根金條，沒有了？」

「我不曉得窖在那裏好，你去窖吧，門口有把鋤頭。」

他接了伊塞過來的指頭般粗半尺長的六根金條，輕手輕腳地爬起，到舍門口拿了鋤頭走去。到一棵特別大的茶樹邊蹲下，用鋤頭輕輕緩緩地掘地，使鋤落地不發出很響的聲音，免被草舍裏的人們聽見。掘了兩

鋤頭便停下來猶疑起來覺得這裏不妥，於是走到茶地邊上一株大松樹底下，又開始輕緩地掘。他忽然後悔了，覺得金條不該帶到山上來，還是和窖在家裏豬欄底下的幾十隻銀元寶一道窖着穩當些。不過這後悔馬上便打消而轉為焦急，怕『長毛』已經發現豬欄裏的元寶了。

掘了二尺多深的洞，把裹着幾層舊布的金條放下去，蓋上泥土一層層地踏得結實，再加上枯黃的野草使人看不出新掘的痕跡。這樣弄得如意了，他纔回到草舍裏。一睡下去，那髮髻的香氣又使他想起和他頭並頭睡着的一準是妹夫的妹子。但他這回馬上便『君子不可不慎其獨，何況草舍裏有許多人並不是獨呢？』這樣自己警戒着，聳了聳從鼻孔拖到嘴角的兩條八字形的威嚴的紋路睡去了。假使不在黑夜裏，人家見了這威嚴的八字紋沒有不必恭必敬，規規矩矩地對他，縱使心裏有百種邪思惡念，見了他也即刻要嚇跑的。

第二天他睡得很遲纔醒，一睜開眼便去看誰是那髮香的主人，但他右邊的位置空着。原來大家都早已起身了。他起身捲好棉被之後，他的太太從小口袋裏掏了一把米給他。

『這一小袋米在家裏我們三個人只够吃半個多月，『長毛』這一來曉得要幾時去，我們只好分做三個月吃，少吃點勉強止止餓。這裏毛竹也不少，再過一個月便可找些冬筍來添添，明年春天有了嫩草野菜便沒有米也不怕了。』

接着伊又遞給他一個用本山的大毛竹做的竹筒：

『這是昨天三叔公替我們做的茶筒，水也是他幫忙到山洞裏去打來的。』

他嚼完了一把生米，喝了幾口冰冷的山水，便走出草舍到幾個男子聚在一塊談天的地方去。那些人看見他走去都尊敬地招呼他，把鋪得最厚的茅草坐位讓他坐。他們談着『長毛』的本領非凡，談着昨夜沒有到黃頂山來的癩殺的人，舉人的長工也是被殺之中的一個，他們談到前年去年逃難的情形，被殺被擄的男女，被燒去的屋宇村舍。他們痛罵『長毛』的惡毒，『長毛』頭洪秀全的兇頑。有的說這是因為世上人太多

了，糧食不夠吃了，所以天要收人，『長毛』是天上放下來的好多惡星宿，有的說不是糧食不夠吃的緣故，是因為世上作孽的罪人太多，譬如奸臣逆子，欺凌了聖君慈父，悍婦惡媳，欺凌了良夫賢婦，虎奴驢僕，欺凌了恩主東家，悍妾兇婢，欺凌了老爺太太，地痞流氓，欺凌了正人君子，強盜竊賊，欺凌了財主富翁，因此一般冤氣衝天，玉皇大帝勃然大怒，便降下這駭人的天災，原是懲罰有罪的人，卻連他們善良的好人都殃及了。這都是天意。

汪舉人和人談話時常常警視他昨夜在下面審了六根金條的大松樹，但也不敢多看，怕被人覺察。這時他聳了聳口鼻之間的威嚴的八字紋說：

『我道光三十年庚戌中舉，再中個把進士，自信是有把握的，並非很難的事，偏偏那年洪秀全便反了，害得我不上京去會試，洪秀全在南京雖然也定國都，開科取士，但我是大清百姓，我的舉人也是大清皇帝治下中的，忠臣不事二主，誰願到『長毛』頭那裏去考試！』

大家更替他可惜，歎氣，因為這一百年來唯一的舉人在他們這一鄉已是了不得的大人物，假使再中進士做京官，那樣闊氣的功名，真是這一鄉最高的光榮了。

他們的目光離了近前向東遠眺去了。這黃頂山是非常高的，他們的視線可以跨過如在腳下的許多起伏的岡巒，望到三十里以外的大村小莊，那些村莊只看見縮小了幾十倍的白牆黑瓦，東一堆西一塊，好像魚鱗似的。他們由過去兩次的經驗，知道『長毛』臨走時是要放火燒屋舍的，他們在高山山頂遠遠望見村中火起，便飛跑回到村裏救火，跑到時『長毛』雖然去了，但屋舍也已燒去了不少。今天他們在那裏指點某村某莊，希望村莊上起火，他們便好回家。

因為昨夜辛苦，今天纔薄暮大家便睡了。汪舉人正在打開棉被的時候，忽然聽得湧起一陣驚叫號哭之聲，聲音來得太突然太奇異，立刻跑到草舍門口去看，見有一羣人逃來，『長毛』來了！四字嚇着舉人，敏捷異常，一轉身進了草舍，挾了棉被便和哭着的太太媳婦向外逃，沿着山坡向西跑去。

舉人太太和媳婦因爲是財主人家的婦女，一雙腳比平常農家婦女小得多的確只有三寸幾分長，又加之眼淚鼻涕地掛着，只是跑不快。舉人跑跑等等，焦急萬分。跑到一個山坡很陡峻的地方，看看『長毛』已追在後面後面不遠了，舉人用悲悽的聲調很快地對太太媳婦說：

『已經來不及了，保全名節要緊，你們被他們擄去污辱，不如便在這里滾下去自盡了吧。這是沒法的，我們今生分別，來生再相會。太平時我到這山坡下來替你們收屍。』

太太受他的從父從夫從子和貞操節烈的教訓已經很久，已經成爲一個可爲坤範很通達很知禮節的太太，所以聽了丈夫的話毫不抗拒，馬上便預備跳下去。但當伊用了很大的力量做起跳的姿勢正要跳時，丈夫卻忽然想起一件極重大的要事似的，用力一把握住伊的臂：

『你袋裏的珍珠——險些兒忘了！』

太太很快地從袋裏掏出一包珍珠交給丈夫，一聲不響，臉上絕對沒有怨恨畏懼的表示，連忙閉了貞潔正派的眼睛向陡坡跳了下去，跳得這樣快，好像怕要耽擱時候的樣子。

媳婦看見婆婆跳在兩丈多之下的山坡上，因爲山坡頗陡。剛一着地立刻便又向下滾，身軀滾得像一個大的球一般；而那寬大的長及膝頭之下的衣裙衣袖和更寬大的掩至腳背的百褶裙，因爲滾得快的緣故在昏黃的暮色中翻飛着。媳婦心裏想着婆婆的頭顱一定給石頭碰破了，婆婆的骨頭一定給石頭碰斷了，這樣一想使伊戰慄起來，從手指戰慄到腳尖。伊不願死，伊無論如何鼓不起婆婆這樣的勇氣。

『長毛』追到了，快快快！』

舉人這樣急急地催促，不斜視的深銳的眼光和口鼻之間的威嚴的八字紋都露出一種令人懾服的莊嚴鄭重的正氣。但是媳婦還是猶疑着，低頭呆立只是戰慄。舉人心裏焦急萬分，看看時機非常迫切，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便用手很命把媳婦向下一推，同時嘴裏迸出這樣的話：

『你的鬼魂不要怨懷我，我是爲你好！』

但媳婦已經沿着剛纔婆婆所經過的路線，和婆婆同樣的姿勢，同樣的形狀，同樣的動作——這樣地滾下去了，並沒有聽見公公安慰伊的好話。

舉人如釋重負，把棉被馱在肩上拔腳就跑。

三

汪舉人由黃頂山向西南跑到另一座山，這是一座荒山，鄉民還沒有替牠取名字。鄉民們種茶，種玉蜀黍，砍樹，掘筍都以黃頂山爲止境，沒有到過這座更深的荒山，所以這座山沒有山路，土地沒有開墾過，樹木沒有砍伐過，山陰這一面滿山都是繁茂稠密的樹林。

披荆帶棘，攀樹扯藤地在樹林裏跑上山的汪舉人，實在疲乏透頂了，手臂和腳腿也酸得僵硬了，而且知道『長毛』早已放棄了他們，並沒有固執地追蹤，所以便把肩上一條棉被放下，預備在這山腰的樹林裏過夜。

樹林裏比空曠的地方更加黑暗，真可以用『伸手不見五指』這句話來形容。他用腳和手摸索出一塊不十分傾斜的比較平一些的地方，把棉被鋪在地上，連人帶衣一起裹在棉被裏，頭在較高的上面，腳在較低的下面，好像睡在藤榻上面那樣的姿勢。

一種不知什麼聲響忽然帶來一陣恐懼，他怕這荒山裏有老虎，但一轉念便知道不是老虎，因為據傳說老虎來往都走山脊不走山腰。他屏住呼吸諦聽，那聲音又來了，好像因柅枝的震搖而發出的樹葉的聲音。這使他馬上想到山魃，他腦中的山魃的形狀是由傳說和書本兩方歸納而成的：形體和人一樣，青紅色的很兇的臉，手指像鳥的腳爪，只有一隻腳，住在高樹上。因此他聽見樹葉搖動的聲音，便以爲是山魃在樹上動。

不但樹葉響而且聽見地上有柴草的響聲了，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不遠的左近走動。汪舉人心裏想着這陰荒森森的荒山的樹林裏確是有鬼氣的，自己覺得驚駭到毛髮都豎起來了，暗道：

「莫非山魃爬下樹來吃我了嗎？」

忽然他想着抱朴子裏說：

「山精，一曰跋，一曰超空，一曰獬，一曰飛龍，呼其名不敢爲害。」

他爲了學神仙術讀過的抱朴子，現在正用得着了。但是這幾個名字呼那一個好呢？

「山魃——山精——跋——超空——獬——飛龍——」

他把每個名字喊出很大的聲來，但他立刻聽見——

「喂！誰在那裏喊山魃！」

這分明是人類的聲音，但舉人嚇得不敢答覆，以爲是山魃聽見他的喊叫要來捕捉他了，因爲他沒有聽

見說過山魃說話的聲音和人類不同。

「大哥，你到底是那個？你總是人吧？是汪村人還是胡村人？」

一根根豎着毛髮這纔倒了下來，舉人知道這並不是山魃，便說：

「阿呀！你幾乎把我誑死，你是那一村的人？我是汪舜臣。」這個名字人家聽起來是很響亮的。

「原來是舉人老爺，我那裏不嚇我？聽見你喊了一聲山魃，接着便是什麼雞——刀弓——裙——尿桶！

我一句也不懂，還道是什麼惡鬼和山魃在那裏說鬼話了。你是說的咒語呢還是念的經書，聽說念起經書來

鬼聽了就怕，可惜我不會念。」

「你這呆鳥，我那裏是喊雞，刀弓，裙，尿桶我喊的是跋，超空，獬，飛龍，這都是山魃的名字，書上說喊着山魃

的名字，牠便不敢來了。——我問你是那個？」

「我是石村人，名叫石金萬。」

「你過來一點和我在一塊過夜吧，我們好膽壯一點。」

陪伴舉人是多麼光榮的事，石金萬自然便把他的破棉被搬過來在舉人身旁睡了。

早晨醒來的時候，因為山陰的樹林裏太陰森，晒不着太陽，寒氣很重；他們便翻山到山陽去。滿是太陽光，茅草最多，樹林也有，但很稀，不像山陰那樣滿山擠滿了樹。他們想這樣無路的荒山「長毛」總找不到了，而且他們也不敢更深去冒險，怕太深的無人跡的荒山裏有老虎，所以便打算在這山岡久住，等「長毛」離去再回家。

他們看見一個巖石底下的石洞，洞口的高可以容人出入，他們想這裏沒有草舍，或者便在這石洞裏居住，但他們走進洞內便打了一個寒噤，沒有陽光的黑暗的洞內太陰冷了。他們由洞裏出來，看見山陰樹林裏走出許多也是從黃頂山來的人，他們便迎上去。於是大家十人一組二十人一幫地伐木，蓋了幾十個A字式的草舍。

黃頂山的人逃到這裏來的約佔一小半，其餘除被殺被擄者外逃到別的荒山裏去了。大家從黃頂山匆匆逃走時都想着冬天棉被最要緊，只帶了棉被沒有帶米糧，於是餓的恐慌佈滿了全山坡。草都枯了，樹葉也都落了，冬天不落的樹葉又太粗硬，即使咀嚼得很久，也還是要刺破喉嚨的；有冬筍是好的，但這裏大多是小竹的金竹苦竹，毛竹很少，當然經不起幾百人吃，可以使他們的生命苟延殘喘的只有飛禽和走獸，但他們沒有帶着打鳥槍，用竹做了弓箭也不容易射着，只好夜裏的時候，爬上樹伸手到巢裏去摸，至於野獸，用手捕獲是不可能的，但他們也有獵取的法子：用竹做一把大弓放在地上，樹皮搓成繩索做的弓弦的一端穿過一尺長的竹筒，竹筒口有一個活動機關，弓弦在那裏做成一個圓圈，上面用草遮蓋着，野獸誤踏這圓圈時，牠的腳便被縛着了。但獵得的次數也很少，而且只能獵得小野獸，如兔子，鼠，狼，狐狸，狗獾……之類。大野獸野豬熊之類便獵不着了。

他們過的生活宛如太古漁獵時代的原人生活，永遠不洗的臉上堆滿了烏黑的積垢，鬚髮也不修，一日到夜只忙着獵取鳥獸。大家完全不相往來，各人自己獵得的東西各人自己吃，如果一隻兔子吃了半隻剩下半隻留到明天吃，夜間怕被人偷去，就抱在胸前睡。便是對於他們素常最恭敬的汪舉人，也不肯分贈一個鳥

頭一隻獸爪了。汪舉人暗中很有些憤然，埋怨大家竟一點東西也不孝敬他。

這山陽因很少樹林，可以藏匿，沒有什麼鳥獸。他們天天早起，沒夜到對面另一座山的山陰樹林裏去獵取。但不知是鳥獸有意遷徙了呢，還是被他們獵完了，一個多月之後，差不多便極少有獵獲的事了。

這時有人發現了一種延命的寶貝，有一塊大巖石，顏色白如石灰，石質非常疎鬆，用指甲一挖便麵粉似的碎落下來，雖是淡的沒有味道，但也不難吞嚥，大家便都去挖來充飢。於是起了一種傳說，說是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作了仙術，把巖石變成仙粉來救苦救難的。汪舉人便把這巖石取了個名字叫觀音巖，那粉便名觀音粉。

但是這觀音粉吃了三四天，大家都覺得肚裏阻滯梗塞，如有硬塊非常氣悶，甚至有時腹痛，而且大便閉結，出恭萬分困難。於是有人發明了一種耙屎器，把竹片做成一個比挖耳朵大些的耙子，男的找男對手，女的找女對手，你替我，我替你地交換耙着。這才把觀音粉凝成的糞耙出。

接着便下大雪了，一連下了兩三天，他們不能再去找東西吃，而且氣候又奇冷，手足都生了凍瘡，只得關起草舍門，不分日夜在棉被裏睡，口渴時便到舍門口抓幾把雪來吃。

在凍餓夾攻的痛苦裏，他們臥着回想，都覺得今年比前兩次逃難的情形更壞。去年「長毛」來是夏天，夏天鳥獸一樣有，還有年幼的野獸和巢中的鳥卵容易獲得，還有蛇——山中多的是——也是很好的食品，此外山中野生的水菓，和青翠肥嫩的野菜，烏綠的青草，綠油油的樹葉，更是取之不盡的。前年「長毛」來時也在冬天，但前年「長毛」殺人最多，常常有機會遇着人肉，而且是剛殺死的，或者是殺而未死還在痛苦呻吟的新鮮人肉，今年沒有這樣的好機會了。這山上人雖有好幾百，但「長毛」不來代殺仍是無用的，你假使自己拿尖刀或斧頭去，下那個人的手，他也要下你的手，決鬥的結果誰勝誰敗是沒有把握的，恐怕你沒有嘗着他的肉，倒把你自己的肉去果了他的肚腹了。所以這山上的幾百人雖然大家都是我看想你的肉，你中意我的肉，卻只能望梅止渴，想不到口，吃不下肚。

雪停止後接連出了兩天太陽，還有很多殘雪沒有化盡，大家便到對面南邊山上去尋獵鳥獸。汪舉人走到南邊山腰樹林裏他九天之前埋伏在那裏的大竹弓旁邊，見那竹弓依然埋在枯草枯葉之下，沒有野獸來觸動過。當他失望的時候忽見前面有一隻兔向山上逃，他明知人追兔是徒然的，但他還是沒命地追上去，追了幾丈路便不見了，仍不肯放過這唯一的野味，只是不停地上山去。

不覺直追到山巔，出了樹林，忽然約二十里路之外有很多白牆黑瓦的村莊呈現到他眼前，使他出於意外地驚喜。

「這絕人跡的荒山裏怎麼會有人家？難道是桃花源，記裏說的桃源洞那樣的仙境麼？」

但想到T縣S縣是在J縣的西南，便馬上明白這大概是兩縣之一。

「這縣分假使沒有「長毛」便好了。」

他向西南走去，翻了幾個較低的山岡，約走了十多里路，在一條平坦的山路上遇着四個人，三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他看見那四個人都餓得鳩形鵠面，像個病鬼似的。其實他自己原來是方頭大耳的，也餓得頭不方而耳不大了，臉上有了一菜色，額骨突起，兩腮的肥肉好像被刀削來，把威嚴的八字紋也瘦掉了，不過鼻孔到兩邊嘴角還有八字紋的餘威，而且由那餘威可以認出八字紋的遺跡。

「我餓得東南西北也分不清了。」

這句S縣口音的話是那四人中的一個身架較大的壯年男子說的，汪舉人聽了便明白這地方是S縣。但另外兩男一女的話卻是J縣的口音。

「晦氣！總找不着新鮮的米肉。」

「我餓透了，一定要吃些米肉才好。」

『我做了鬼也要吃一頓米肉做個飽鬼。』

因爲人肉二字聽來觸耳，所以他們諱言人肉，而用米肉來替代。他們也有一個理由來解釋這名詞，便是：人是吃來的，所以叫做米肉。

汪舉人也想去弄點米肉，但他走到那裏看見兩個無頭的尸首衣服已被人剝去，皮膚浮腫帶點烏青，腹部已經有腐潰之勢，發出一股尸臭。另外找着一個，皮肉雖現死色，卻不十分難看，也沒有尸臭，但他彎下腰去仔細看看，覺得吃或者還勉強可吃吃，而新鮮實在是不新鮮了。

這時他擡起頭來忽然發現那四個人不知去向，只見見約三十丈路之外有兩個人向這邊奔跑過來，那種情形一望而知有『長毛』緊追在後面，他倉卒間不知到那裏去藏匿好，警眼看見幾個尸首，想起真正好藉以保護自己。他立刻把尸首聚在一堆，自己仰臥在路旁，把有點腐潰的兩個尸首蓋在下身，把沒有腐潰的五個放兩個在胸部腹部，放一個在頭頂，還有兩個架空擱在胸部和頭部的兩個尸首上，蓋着他的頭面。一忽兒便有腳步聲音傳來，他的耳朵接近地面，腳步聲就很響很清楚，還聽得出不止兩人的腳步聲。

『大人饒命！』是男子的S縣的口音，好像是被『長毛』追着了。

『饒命呀！大人呀！』是婦人的帶哭的S縣口音。

『殺！』是外路的男子口音，接着這聲音只一剎那便有一個身軀倒下來的聲音，地上有什麼東西掙扎的聲音，和剛才同一婦人的『天呀！我的天呀！』痛哭的淒慘的聲音。汪舉人聽了這『天呀！』的哭聲，心裏想『倒是夫妻兩口兒，可憐！』

『這位堂客……您家哭……麼事！』是湖北男子的口音。

『大哥，你先請，我第二，他第三，他第四。』是蕪湖、南京一帶的男子的口音。汪舉人鄉試時到過南京、蕪湖，所以懂得南京官話、湖北語也約略懂些。另外還有兩個廣西男子的話他便聽不懂了。

『天呀！天呀！——大人饒了我吧！我不……』婦人好像要拒絕。

『賤婦！你看這把刀，強一強，和剛才這漢子一樣！』

於是舉人聽見便在他身邊有幾個人忙手忙腳的聲音，又好像有什麼東西輕輕放在地上的聲音，衣襟繚繚的聲音，男性的呼吸急促的聲音……

舉人壓在僵硬冰冷的尸首底下，一般死的寒氣侵入他的身體，使他發起冷來，臉面和手更加冰冷，惡毒的尸臭又一陣陣繼續向他暗襲，毫不客氣地纏繞着他。但因為恐怖，這些他都忍耐着，他一直到這時都閉着眼睛，屏住呼吸裝做死人一樣。他爲了使呼吸不發出一絲的聲音，把嘴張開給呼吸一條自由出入通暢無阻的大道。然而這時忽然有兩滴冰冷的水先後滴入他的口腔，他大吃一驚，慢慢睜開眼來看是什麼，眼睛睜開一看更把他嚇壞了；原來他的嘴唇之上隔空一寸多一點的地方有一撮結冰的毛，他口裏呼出來的熱氣剛好打着那撮毛，毛上的冰便爲熱氣所融化而滴下冰水來。這尸首本是仆倒臥在地上的，胸前，腹部，腿縫裏前兩天下雪時結的冰因爲見不着太陽光沒有消融，汪舉人剛才在最緊急的關頭，保全生命要緊，用了極敏捷的手段把尸首匆忙蓋上，那有功夫細看，何況這又是個女尸，他想：『倒運！要晦氣一生了。』他雖覺得這比殺頭還要怕，但終不敢動一動，張着的嘴也不敢閉攏來，怕鼻子裏發出呼吸的聲音。

耳朵裏來了活像洗衣服時肥皂泡兒的吱察吱察的聲音……嘴裏又來一滴冰水，而且壓着他的前額的女尸肚臍下的冰，因爲他的前額的熱度，漸有融解的冰水浸到他的兩鬢了。

耳朵裏來了婦人喊痛的聲音……嘴裏冰水來了第四滴。

『可惜死了，本當帶了去還可以——吧了，我們把狐皮襖剝去吧。』

半點多鐘之後，一個男子的聲音這樣說，接着便是衣服扯動的聲音，四個人的漸遠漸杳的腳步聲……於是死一樣的沉寂。

汪舉人臥着還不敢舉動，再過一刻聽見先起那個S縣人和三個J縣人的漸漸走近來的語聲，他纔憤怒地用力把尸首推開了跳起身，第一件事便是把合着的已經溫熱了的半口冰水吐了，找了些石頭陰面的

未融化的殘雪含在口裏，一遍又一遍地漱着，——不是漱醒，是要洗晦氣。

『恭喜！恭喜！新鮮的米肉來了！』

那四個人開心地說着，走到那男尸邊把衣解開了看，是個枯瘦的老頭子，便不滿足的謾罵說：

『瘦骨如柴的癆病鬼，老鬼！』

『容易有了新鮮米肉，卻是鴉片煙鬼，餓死鬼！』

『你娘同我爲什麼不先得肥一點該死！』

『豈有此理！皮包老骨頭教人吃。』

『滾！』一個中等身材的男人報仇似的，把地上的男頭用勁踢了一腳，那男頭便像西瓜似的滾到剛纔哭他爲『天』的胖婦尸體的右腿邊。

『羅！好貨在那邊。』一個尖臉的男人隨着滾去的人頭望去，看見下半身裸着的非常肥胖的婦人的尸體，這樣驚喜地說着，大家便爭先向那邊走去。

舉人還在那裏鄭重其事地洗晦氣，這時看見四個人向胖婦尸體走，頓然醒悟，也連忙趕過去，一邊走一邊吐掉口裏的雪水。

五個人差不多同時趕到，唯有舉人比較先一步，他趕快蹲在肥婦尸體的右腿旁邊，屁股幾乎騎在那個男頭上，伸出兩手去捧着兩隻雪白的肥大腿，口裏急喊道：

『你們不要來，是我的。』

『是你的，是你的老婆女兒。』和其餘三人同來的臉上有許多皺紋的婦人問。

『我先到。』這是舉人的理由，但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都蹲下來，要搶肥大腿和肥屁股，五個人擠在一塊，十隻手互相推打。

『這應該是我的，S縣的米肉應該S縣人吃。』身架較大的S縣人說。

「S縣的米肉，有什麼證據？」舉人問。

「這是我們北鄉程村的一個大財主的小老婆，我認得。」大個兒答。

「照道理是我的，女人的米肉應該給女人吃。」皺紋臉的婦人說。

「我只要兩條大腿和屁股，其餘你們分去。」

聽了舉人這樣的話，大個兒跳起來一邊從套袴裏拿出尖刀，一邊怒視着舉人大聲說：

「×你祖宗十八代！我給你點利害看看，看到底是誰吃大腿屁股。不要弄得我冒火起來！哼！小心你自己的大腿和屁股……」

看見大個兒拿出尖刀，大家也都伸手到套袴裏去握着刀柄準備。這裏五個人要算大個兒體力最強是可以從外表看得出的，其餘四個人都不敢做他的敵手，舉人自然也有些畏怯，所以擺出紳士的斯文架子用溫和的聲氣說：

「你這不懂禮數的粗人，客客氣氣，有話好說，怎麼罵人家的祖宗？還要吃好好的活人，天理良心——」因爲這時大家面面相對，而且舉人有擺出他從前固有的斯文的紳士態度，那個尖臉的J縣人纔認出了舉人，便打斷舉人的話頭說：

「阿呀！你原來是汪舉人，我餓得眼花了，連舉人老爺都不認得了。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不過你實在也瘦得大大變了樣子了。」

「原來是汪舉人。」其餘兩個J縣人也恍然地說。

「你是胡村的——名字我想不起來了。」舉人向前走一步。

「胡銀寶。」他的尖臉又轉向大個兒的S縣人，「這位大哥，他是舉人，體面的紳士，請你客氣一點。」

S縣人看見四個J縣人認了同鄉，覺得有點勢孤了，而且對於「舉人」二字也生了敬重之念。「雖然

便恭敬地對舉人說：

「汪舉人，這樣吧，你得右邊的大腿帶半個屁股，我得左邊的，總算公平了吧！」

他們兩人一個有功名，一個有氣力，其餘三人當然沒有異議。他們三人依體力的大小而分配，中等身材的人得自兩肩到腰間的背部，尖臉的人得胸部和兩手兩腮，皺臉的婦人最壞得膝頭以下的兩腳。照伊的本分伊只能得這一份，但因伊喊着說太吃虧了舉人和那大個兒爲了可憐伊起見便每人把膝頭以上讓一寸給伊，而且允伊獨得胖婦尸身上的緊身棉襖和墊在屁股下的棉袴。

分配妥當之後大家拿了尖刀上前舉人一腳踢開胖婦尸體右腿邊的男頭，中等身材的人和尖臉的人先把胖婦的大紅湖縐的緊身棉襖脫掉，解開鈕扣露出白嫩豐肥的兩乳，尖臉的摸了一把說：

「還是溫熱的，恐怕沒有斷氣呢！」

「身體棉軟的，還沒有僵硬。」中等身材的人加上一句報告。

當緊身棉襖脫掉那胖婦的裸露的肥圓茁壯的身軀就完全顯出來，舉人震驚於這身軀的豐腴光豔，而沉入默想。他讚美他陶醉，他現出豔羨的顏色……

當那裸體的上身復又臥下之後，卻復活起來了，伊睜開了眼睛「哎！~~~~~」地嘆了一口長氣。這一來真使大家掃興——幸而不過掃興而已，於進行上並無甚妨礙。

「好死不死，怎麼又活了轉來！」皺臉婦人恨不得胖婦馬上再死去。

「哎！~~~~~」胖婦還是歎氣，好像沒有聽見。

「活轉來有什麼要緊！活靈活跳的米肉不更好吃麼！」聽了尖臉的人說的這句話的肥婦驀然一驚，神志也清楚了，精力也提起來了，伊立刻感到自身地位的危險，想要爬起逃避，可是四肢癱了般翻不動，何況有人按着伊的手足，伊只得乞憐：

「你們做做好事，可憐可憐吧！」

『不要多嘴，貓嘴裏挖鐵是不中用的。』胖婦望見說這話的大個兒是伊認得的，哀悽的臉上露出『有的帶點慶幸的容色向他哀告：

『應天安（一頓）老爺（這兩字加得極不自然）我們認識的，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

『不相干，我餓透了，現在只認得米肉。』大個兒帶點滑稽的笑。

胖婦覺得好像置身虎口之中，好像週身被千條毒蛇纏繞着，好像沉溺在駭浪驚濤的海洋裏，伊僅能悽悽地哀哭，另外想不出別的法子。

在大家說話的時候，舉人心裏盤算：如果他救了伊，將來太平時他便有一個很好的妾來替代，去年被『長毛』擄去的那一個，而且剛纔這大個兒不是說伊是大財主麼？他也是一個大財主，兩人的資產合併起來，那份家私便更可觀了。但他知道伊已是這一羣餓鬼的口邊食，要救是不可能的，除非以他自己的肉來代替，其實他的瘦肉便是肯代替也沒有人要，他想與其說出犯衆怒的話，弄得不好連已到手的肥大腿都要犧牲掉，不如飽了眼前的餓肚安當。他便對胖婦說：

『大嫂，我們都要餓死了，你就吃點虧救救我們吧，也算做好事。教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現在救人五命，勝造三十五級浮屠哩。』

『老爺們，饒我的命吧！』胖婦還希望能得到伊的食主的憐憫，用慘然的話來說着，臉上縱橫着眼淚，『我舍不得死，我有好幾百畝田的家私，我後半世還要享享福哩！我的男人兒女都死了，家私也沒人管……』

『這不用你操心，』大個兒有點不耐煩，『有我管，你的田地我大多記得。』

『我也有幾百畝田，我也還要享享福呀！』舉人的銳利的眼睛豔羨地看着裸婦的肥大的雙乳，『大嫂，你不要學楊朱爲我，一毛不拔；你該學墨子兼愛，舍己救人，磨頂放踵而爲之。』

『養豬餵餓（楊朱爲我）是的，我的爹娘是養了我這隻豬來——』憤憤然說到這裏忽然截止，伊想道：『餵你們這些餓鬼！』但怕得罪人不敢說出，停了一剎那，伊忽有所悟似的說：『路旁邊有一堆尸首，你們

還怕不够吃；怎在一定要吃我？」

「你這位大嫂也太不懂事了，」中等身材的人微笑着，「你叫我們去吃臭死尸的肉麼？」

「我的男人是剛纔殺死的。」胖婦不好意思說出似的，「很新鮮；不過請你們吃了肉把骨頭還我，讓我好替他埋葬。」

「大姊，」皺臉婦人手指着纔死的男尸，「那瘦得不像人樣的鴉片煙鬼就是你們當家的麼？叫我們齧骨頭，虧你說得出口。」

「你們饒了我。」胖婦悽苦地說，「我送你們每人五隻銀元寶，一百顆大珍珠。」

但回答是：「這種世界，一顆珍珠不如一粒白米。」

「每人再加一根六寸長的金條。」胖婦的聲音更加悽苦了。

但回答仍的：「一根金條買不來你這樣肥嫩的一塊米肉。」

胖婦全然失望了，無助了，又哀慘地哭着。

「大嫂，你們當家的死了，」舉人臉上現出紳士們常有的溫和態度，用勸誨的語氣說，「你現在這樣死法比餓死——烈婦都是餓死的——還難得，也可以算得烈婦，將來天下太平的時候，任任縣官都和我有來往，我託縣官替你請個聖旨，造個節烈牌坊，流芳百世。」他說到那裏臉上換了教訓的嚴正的態度，「被」長毛——強奸過的女人，還有什麼臉面活着，多少不知廉恥呀！又換了鼓動的口氣，「生而辱不如死而榮——這話你不懂，就是說：活在世上獻醜，不如死了體面。」

「不過我總不願死哩！」胖婦有了羞愧之色，合着滿眼眶的淚，睫毛也完全被眼淚弄溼了。

「替你請聖旨的事我決不忘記。」舉人的表情幾乎是仁慈了。

「管他願意不願意，」大個兒忍耐不住了，冒火起來，「嚟嚟叨叨和伊說什麼了！我老子不高興等了，我們動手吧。」他手中的尖刀便跟着聲音切下去，切在胖婦左腿膝頭之一寸的地方。

「呃哨！……」胖婦痛得肉都跳起來沒命地喊叫，同時四肢抽縮抖動着。伊知道無論如何終歸要做人家的肚中物了，便說：「那麼請你們……先用……先用繩子……把……把我絞死，再割罷……這樣……活活地……割……痛……痛死了！嗚嗚咽咽斷斷繼續的語調裏有無限的悲酸。

「不行，不行，活靈活跳的米肉味道好得多，誰要吃死肉！」

「絞死的米肉血沒有放掉更加不好吃。」

第二刀切上去，胖婦忽然有了力氣，翻身亂滾着，嘴裏連喊着「呃哨，痛死了！」聲音非常慘悽，非常響，非常尖銳，殺豬似地。

「銀鏡先把頭割下來，滾得討厭！」舉人好像下令一般。

尖臉的人用尖刀在胖婦頸項上狠命切下去——

「呃——」這短尖銳促的裂帛般的嘶叫，本意好像是要喊「呃哨！」但因咽喉已斷氣已絕，所以只喊出半聲便截然而止了，然而這半聲嘶叫裏卻不知藏了多少的哀怨，多少的憤怒，多少的仇恨……

頭切下之後，手足略微抽動了一下便不動彈了，頸口裏鮮紅的血有力地噴出來，尖臉的人伏下就渴。舉人「見人吃飯肚腸癢」也伏下湊着血流如注的頸口狂飲。

「真受用！」飽飲一頓之後，擡起已噴上很多血的臉的舉人滿足地笑着，「又像有點鹹，又像有點甜，好鮮的味道！」

於是五刀齊下，照他們各人分內的界域切着。十隻眼睛貪婪地垂涎地俯視着，剛纔有血色的光潤滑膩生動柔和的肉，因為放了血，已變成白慘慘黃鬆鬆硬僵僵冷冰冰的死肉了。

舉人看見當中墳起處黑黑的一撮毛，便想起剛纔他臥在尸堆裏看見的那一撮毛，他更不要那近旁的肉，但偏偏那處是特別肥嫩的所在，真是費躊躇的問題。沉吟了片刻之後，結果他毅然決然犧牲了近毛處半

寸地位的肉。

切開了肉，刀砍着骨頭發出一種聲音，你到豬肉店裏去買肉時從屠戶的刀下可以聽到這同樣的聲音。

「你們S縣逃難的時候怎麼還有這樣肥的肉？」舉人一邊切肉一邊問大個兒。

「長毛」沒有來，伊家便教幾個長工挑了許多糧食豬肉，先自到臥龍山去躲起來了，聽說前幾天「長毛」找到了臥龍山，想必是——」

大個兒沒有說完，中等身材的人說：

「我真餓狠了，便是「長毛」攔把刀在我頭頸上，我也要吃一頓纔行。」

「便是閻王派陰差小鬼來捉我去，」尖臉的人帶點滑稽意味，「我也要吃一頓再動身。」

「我好像不曉得多少年沒有吃過東西，」皺臉婦人說，「怎麼吃法也快要忘記了。」

「囉！我教你吃。」大個兒切下一小塊肉用刀尖送到嘴裏。

「吾自食米肉以來，」舉人搖頭擺腦地哼起他讀古文時的調兒來，「如此肥嫩之米肉，未之見也。昔易牙蒸其首子，而獻之齊桓，恐亦不過此耳。」

「舉人老爺好興致，念經書了。」皺臉婦人說。

「眼睛睜開做什麼？」尖臉的人很怕女頭上的半開的淚痕猶在的悲楚的眼睛，「閉下去！」用刀尖把每隻眼睛戳了一刀。

「哦！」大個兒猛然憶起了什麼，「一件要緊事忘了，伊家的田地我是知道的，但傳聞伊家有許多金條，元寶，珍珠首飾，不知窖在那裏，忘了問伊一聲。」說着不勝惋惜。

肉切好了，各人拿了自己的一份去，只剩下一張肚皮，一堆夾血夾糞的肚腸，一個剛去了腮肉的頭顱，做烏鴉的糧食。

舉人捧着一隻連帶屁股的大腿向山上走去。到一個樹林裏找了些不溼的柴草集在一堆，把大腿屁股

放在柴草上，拿出打火刀打火石來取了火燒着柴草。火旺旺地燒着，火腿一般黃的光亮的人皮上的牛油炙得滋滋滋滋地叫。舉人餓饑饑地眼看着這老黃的人皮燒成焦炭色，知道已經熟了，便熄了火用尖刀切下來饕餮地吃。吃好之後心裏獨自想道：

「這米肉是頂好的貨色，真是佳肴美味！美中不足的是淡了點，假使有鹽，那便刮刮叫了。」

(父與女)



是 香 華 文 世 界 文 學 名 著

- | | |
|--|---|
| <p>西線無戰事..... \$ 2.00
E. M. Remarque: All Quiet on Western Front.</p> <p>愛的教育..... \$ 3.00
E. de Amicis: Heart, A School-boy's Journal</p> <p>黛斯姑娘..... \$ 4.00
T.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p> <p>小婦人..... \$ 3.00
L. M. Alcott: Little Women</p> <p>好妻子..... \$ 3.00
L. M. Alcott: Good Wives</p> <p>茶花女..... \$ 2.00
A. Dumas le fils: Camélias</p> <p>悲慘世界(一名孤星淚)..... \$ 2.00
V. Hugo: Les Misérables</p> <p>大地..... \$ 2.00
P. Buck: Good Earth</p> <p>罪與罰..... \$ 5.00
F. 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p> <p>虛誕懺悔錄..... \$ 2.00
J. J. Rousseau: Les Confessions</p> <p>茵夢湖..... \$ 1.00
T. Storm: Immensee</p> <p>聖安東尼之誘惑..... \$ 2.00
G. Flaubert: The First Temptation of St. Antony</p> <p>少年維特之煩惱..... \$ 1.00
J. W. Goe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p> <p>初戀..... \$ 1.00
I. S. Turgenev: First Love</p> <p>泰綺思..... \$ 2.00
A. France: Thais</p> | <p>俠隱記(一名三劍客)..... \$ 3.00
Dumas le pere: The Three Musketeers</p> <p>我的童年..... \$ 3.00
M. Gorky: My Childhood</p> <p>沙寧..... \$ 3.00
M. Artzybashev: Sanine</p> <p>少奶奶的扇子..... \$ 1.00
O. Wilde: Lady Windemere's Fan</p> <p>死的勝利..... \$ 3.00
D'Annunzio: Triumph of Death</p> <p>昔兒流浪記..... \$ 2.00
H. Melot: Sans Famille</p> <p>天方夜譚..... \$ 2.00
The Arabian Nights</p> <p>格列佛遊記..... \$ 2.00
J. Swift: Gulliver's Travels</p> <p>金河王..... \$ 1.00
J. Ruskin: 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p> <p>伊索寓言..... \$ 2.00
Aesop's Fables</p> <p>水嬰孩..... \$ 1.00
C. Kinsley: Water Babies</p> <p>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 1.00
L.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p> <p>木偶奇遇記..... \$ 2.00
C. Collodi: The Adventure of Pinocchio</p> <p>金銀島..... \$ 3.00
R. L. Stevenson: Treasure Island</p> <p>魯濱孫飄流記..... \$ 2.00
D. Defoe: The Life and Adventure of Robinson Crusoe</p> |
|--|---|

第一集三十大册 六千餘頁 四百餘萬言

合購價洋六十六元

特價國幣五元郵費一元

分購每册照價一折

啓明書局發行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自五四運動直到最近的代表作——

中國新文學叢刊

集一百餘人之作品 篇篇是名著 個個是名家

小說(一) 茅盾等著(二册) 小品文(二) 林語堂等著(二册)

小說(二) 郁達夫等著(二册) 戲劇 田漢等著(二册)

小說(三) 魯迅等著(二册) 詩 徐志摩等著(二册)

小說(四) 丁玲等著(二册) 書 信 胡適等著(二册)

小品文(一) 周作人等著(二册) 日記與遊記 韜奮等著(二册)

▲每册價洋四元(特價每册四角)

硬面全書十大厚册 二千五百餘頁 價洋四十元 特價祇售三元(寄費七角)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小 說
(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價者
編纂者
發行所
經售處

會及本改定價為一元

四元
錢公俠
施公瑛
朱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31

日六廿月十九九

